

年

卷

第

4

第

3

—

4

期

NEW FORT

A LITERARY 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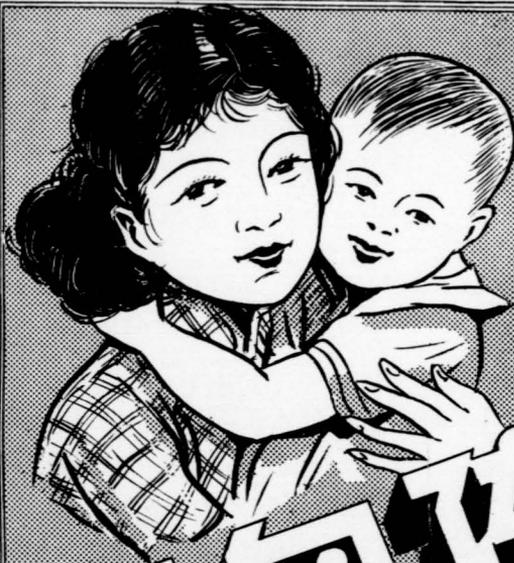
新 壘

第四卷

第三四期合刊



標準潤膚美容劑



面兒兒

一九三四年
時代美容劑

精裝孩兒面

軟質雪花
裝璜華美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質地勻淨 香味濃郁
 柔化肌膚 潔除脂垢
 治雀斑 消黑痣
 化疹癩 褪油光
 常日搽敷 艷比孩兒
 高等仕女 一致購用

本期封面插圖「思想者」為近代法蘭

西大雕刻家羅丹 (Auguste Rodin 1840-

1917) 傑作，曾於千九百〇四年出品沙

龍，驚震藝壇。羅丹之藝術雄偉而富熱

情，有近代 Michelangelo 之稱；其餘

「黃銅時代」，「羅了鼻子的人」，「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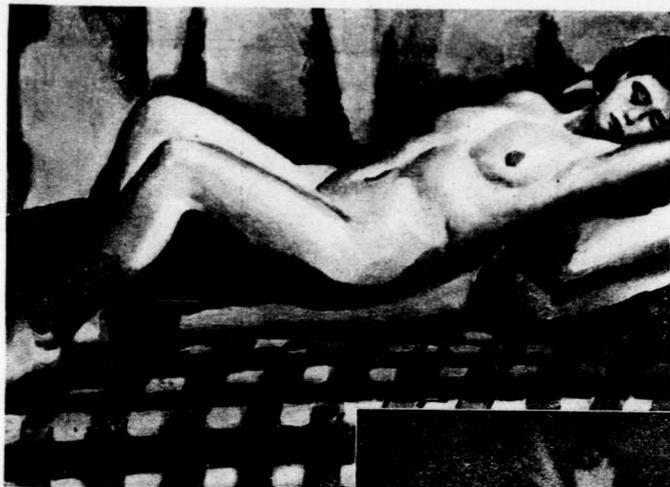
娼婦的女人」等傑作亦均震動一時。

倪貽德畫展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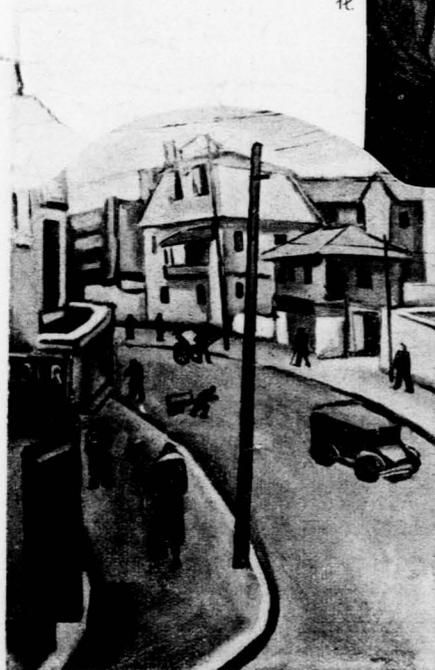
倪貽德氏近由決瀾社主催
舉行個人畫展於上海南京
路大陸商場陳列作品五十
餘幅均為倪氏五年來的收
獲中西各報多致好評爰刊
數幅以饗同好（上圖為出
品之油畫人像右圖為倪貽
德氏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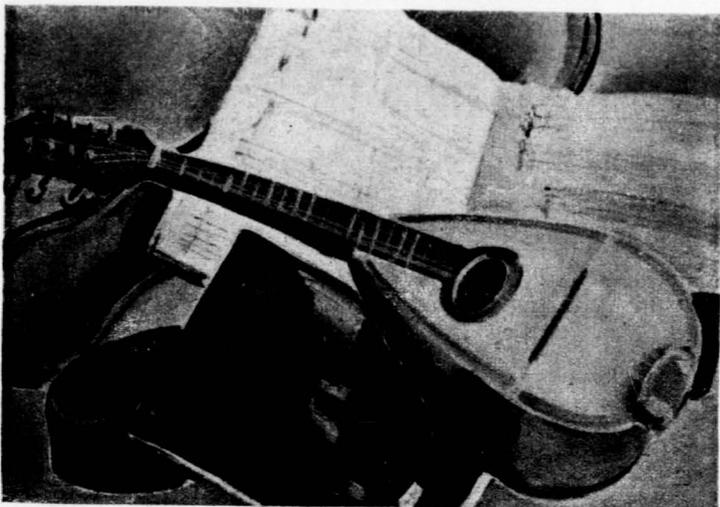
横臥裸女

花



市街即景

樂
器



靜
靜
的
河
流



港
灣

倪貽德個展畫談

郭谷尼

倪貽德個展已經在中秋之日閉幕。會期原定是五日，後來因為看的人還不減衰，故又展期四日。在這四加五等於九天的會期中，我幾乎每天都到，有時我到得最早，又退得最遲，五十幾幅的油畫，都在我的眼睛裏溫得很熟。

風景畫在這一個小小的畫展中是占了絕對的多數，靜物人像似乎不過是站在作客的地位，聊以陪襯陪襯而已。但是我們所萬不能忽視的，這些站在陪客地位的靜物和人像，也都各有其本身的價值。人像如「讀書」「S女士像」「友人像」和「橫臥的裸女」幾幅，都很有可取。「S女士像」是一幅六十號大的肖像，具有青春的悅感，一種脈脈的情態，在作者的魅人的筆尖下，毫不假借的刻劃了出來。「友人像」用筆自由豪渾，如健碩的乳鹿，欣躍奔騰，無「S女士像」的形似的拘束，而飽含有超越「S女士像」的生趣。「橫臥裸女」用色的老練，可以說是倪氏技術的堅壘作了。

靜物如「花」「百合花」「桌上靜物」等都值得一提，「花」一幅，描寫花香的氣霧，很是濃郁，色調楚潤可人，目接鼻觸，迷離欲醉。「百合花」二幅，花與瓶描寫皆佳，襯以黃緞，略近豔妍，有奪花寵之嫌，但在全體的統一上，則竄來極佳的效果。「山鷄與盆草」有硬澀之感，「玫瑰」一幅，有如紙花，「果物」一幅，則似蠟果，遠遜於「花」及「百合花」多矣。

風景畫多為水的描寫，佳作亦占最多數，如初期作品的「海岸」「碼頭」「港灣」「雪後的同濟路」等，過渡期的「松木場」「秋老湖山」「湖濱清趣」「潮音」等，及後期的「水鄉情趣」「秋之街」「靜靜的河流」「河岸」等，都是這次展覽會的樑柱作。「海岸」與「碼頭」前者為澳門，後者為香港，均為倪氏滯粵時所作，一股漂渺的情懷，寄抒於客旅的大自然的變幻中，縷縷不絕。「秋老湖山」頗饒靜美之勝；「湖濱清趣」則詩趣彌濃，佇立畫前，似有習習涼風，沁入心脾，胸襟為之頓爽。「潮音」一幅，作於南海普陀，有Skiff風，粗塗淡抹，形態畢具，波濤二三，尤稱神化。「水鄉情趣」景物宜人，平原遠曠，頗有擊舟楊柳下，到草原一跑之想。「秋之街」有靜感，蕭瑟之秋的气象，有獨到之表現。

倪氏前期作品，隱蓄而深沈，後期的作品，明淨而暢達，於藝術的立點言，似以前期為較純真，於技術之立點言，則後期的倪氏，已達圓熟之頂端，是毫無疑義的了。

新 壘

第 四 卷

第 三 期 合 刊

十 月 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
查委員會審字第四二八號審
查證



新豐文藝月刊

十月號

第四卷 第三四期 合刊
民國廿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畫刊(倪貽德畫展特刊)

倪貽德個展畫談

郭谷尼

新學談叢

國民文學的精神

饒生

論魯迅式的歐化語法

楊柳

中國文人的病態

榮楨

國民文學與國民語

陽冬

論思想自由

李麟

漫談批評

真白

匯票(小說)

白木(九)

再論國民文學(論文)

楊柳(六)

桂生小記(小說)

鄒向明(三)

強尋書味齋書談(隨筆)

高倚筍(吾)

一個丑角(小說)

一空(毛)

鶯(Marie Von Esner-Eschbach 原作散文)

夫凡譯(六)

詩選

韓夫的歌

孤西

自己的墓碑

宋翠心

故園

虹飛

預言

荔枝

暴風雨的夜

宋衛心

三弦

孤西

三一三

(一八)



由所謂大眾語到所謂大眾意識 (論文) 餞生 (壹)

八月的黃昏 (小說) 笑 鶯 (貳)

母親底悲劇 (小說) 子 蘊 (參)

兇行低能兒 (小說) 鄭康伯 (參)

塔與流星 (小品) 鄭康伯 (參)

桂林紀遊 (遊記) 持 大 (四)

公道 (小說) 夢 白 (二六)

泡影 (小說) 墨 汀 (三三)

負生散記 (散文) 丁雲山 (三五)

梅花嶺 (小說) 徐梗生 (三五)

前哨 (一三一—一六)

陳公博也談文化 馬 兒 緊防假冒 述 之

投降了白話文的大眾語 翰 秋 唐·吉阿德的楚容 大 馬

「灑橋一聲」的動向 煥 然 告心地狹窄的紳士 卡 斯

曹聚仁在歷史前面站住了 漢 黎 告中國批評家 魂 影

阿Q式的勝利 陽 冬 徐懋庸笨得離奇 方 舟

投機的大眾語的提倡者 戾 波 狗頭文學者的自供 菲 如

貨色問題 紅 僧 「八股文研究」正誤 劉如水

珠江的夜 (散文) 一 空 (一六)

八條不值錢的生命 (小說) 周野萍 (一七)

國民語文與語文統一問題 (論文) 段光軍 (一八)

奇異的噩夢 (戲劇續二) 高倚筠譯 (一七)

編後贅語 編者 (二〇)



本刊爲優待定戶及代售處啓事

本刊爲全國唯一定期文藝刊物，內容豐富，裝璜雅麗，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深得讀者贊許。現自四卷三四合刊起內容更大刷新，每期并增加名畫多幅，茲爲優待讀者及外埠代售處起見，特訂優待辦法如下：

- 一：原定戶續定者，照定價九折。
- 二：凡蓋有學校，圖書館以及一切文化團體圖章訂閱者（學生在內），一律九折。
- 三：凡介紹全年定戶十份者，即贈閱本刊全年，凡介紹半年定戶十份或全年定戶五份者，即贈本刊半年。
- 四：每期認銷五十冊以內者每冊照定價七五折計算，每期認銷五十冊以上者每冊照定價七折計算；每期認銷一百冊以上者每冊照定價六五折計算。

告預目要

雙十國慶獻詞	何香凝
雙十節之紀念與展望	孫治公
二十三年來之回顧與前瞻	孫治公
黨章上關於中央政治的規定	孫治公
雙十節感言	孫治公
四個十字架	孫治公
國慶日想到的	孫治公
對國民黨的希望	孫治公
青年熱情的培養	孫治公
何慶之有	孫治公
我國內債之檢討	孫治公
紀念雙十節應有的認識	孫治公
畸形發展下的日本經濟	孫治公
九一八與雙十節	孫治公
國慶與國難	孫治公
心靈片片	孫治公

是現代青年唯一的讀物

社 會 報 週 國

刊 特 念 紀 慶 國

內容五 仍

宗旨光明

態度嚴肅

立論公正

編制新穎

價原售仍

李 燄 生 主 編

零售每册三分
全年一元五角
國外四元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定 單

本 刊 定 價 全 年 二 十 年 預 定 連 郵 費 二 元 半 一 元 一 角

(寄郵各國另加郵費二元四角)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社 營 業 部 定 書 人 茲 交 隨 給 定 單 並 將 刊 物 按 期 寄 下 爲 荷 此 致 上 列 書 價 郵 費 (國內各地郵費在內) 計 洋 元 角 分 查 收 隨 給 定 單 並 將 刊 物 按 期 寄 下 爲 荷 此 致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社 營 業 部 定 書 人	國 外 郵 費	書 價	起 迄	份 數	地 址	定 書 人 姓 名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自 卷 期 至 卷 期 止			

定閱本刊者請填用此單

月

日具



國民文學的精神

談生

十一日的品報告訴我們，原名民族文藝的刊物，現在已經改名為國民文學。所謂國民文學，雖不是始自我們，（俄羅斯的普希金是國民文學的創作者。）但在中國文壇上，祇有我們才很鮮明地提出，並且站在文學的立場上，自願以國民文學做我們努力的目標。因此，在民族文藝改名國民文學之秋，對於國民文學的精神，有說明之必要。

我們之所說明，並沒有含什麼版權與商標爭奪的意思。老實說，提出了一個主張，有人在接受，原是高興不過的事情。但我們對於主張的接受者，不希望僅僅接受一個名詞，而是望切實的接受此精神。

我們對於國民文學，意念是在一年以前，爲了慎重，故爾遲遲提出。我們是反對文藝黨派政治化的，如普羅文學（以下同此）反對文化奴隸化的，所以，在本刊二卷三期中，陽冬君提出反對奴隸文學，發屢國民文學的意見；在三卷五期我所發表「五四運動的檢討」文中，明顯要求造成「健全的國民文化。」旅行南方的楊柳君，見了此文之後，匆匆地寫了「國民文學的防禦戰，」（發表於四卷一期）寫出我們對於國民文學的概念。

國民文學的反面，就是奴隸文學。國民文學，是國民的，不是階級的，也不是民族的。是自由的，創造的；不是限制的，模仿的與搬賣的。是站在中國的國民立場，不是站在蘇俄或意大利的國民立場，換句話說，不是布爾

什維克化，也不是法西司蒂化，也不能說是德莫克拉西化，而是社會主義化。國民文學的精神，普遍的說，是社會主義化的國民主義，個別的說，是社會主義的超人主義。（即楊柳君所謂尼采主義。）

因此，國民文學的意識表現，根據了國民與文學的立場，是反封建的，反帝的，反黨派的普羅文藝。所以，古衣冠的封建文學，不是國民文學；西裝的買辦文學，不是國民文學，在黨派政治綱領下的文學，更不是國民文學。不已，國民文學與上述各種文學，很尖銳的對立着。

國民文學真精神之所在，是不能假借的，也不能冒充的。此精神，在現階段來說，是初出的太陽，此初出的太陽光，久浸於奴隸文學的黑夜裏，熱還未能隨其光芒而發揮其威力。但到了相當的時期，太陽上昇到了天中，封建文學，買辦文學，黨派文學；一切奴隸的，虛偽的，無聊的文學；必將如冰山般而消散。

我們歡迎國民文學的接受者，但要反對國民文學的利用者。國民文學，不是僅僅一個抽象名詞，並且有具體的精神。

論魯迅式的歐化語法

楊柳

所謂「歐化」，如將牠解釋為吸收歐洲近代的精神，這是誰也不反對的，只有一些盲目的復古派和國粹主義者纔提出所謂抗議。

不過說到語文和文法上的歐化，則有三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一）中國應該完全保持牠的固有語法，（二）中國的語法應該完全歐化，（三）中國語法一部分保持牠的固有形式，而以歐洲的語法來補充牠的未完備的部分，但牠仍不失為中國的現代的語法。

對於以上這三個問題，我是主張第三個辦法的，因為我們畢竟是中國人，不是歐洲人。我們的文學是寫給中國的大眾在原則上讀得懂聽得出的，我們固不應該高喊什麼中國語法的門羅主義，但也不應該做歐洲的純殖民地而主張中國語法的完全歐化。

魯迅先生是極力主張中國語法的歐化的人，他說中國的語法不完備和嚴密，應該應用歐洲的語法。可惜他的主張是陷於那偏激的完全歐化的毛病。魯迅先生曾經以中國的文字翻譯過一本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就是完全歐化的典型，以致信屈放牙，令人讀不懂聽不出。我們手翻開那本書，便到處發現這種完全歐化的語法，例如：「問題是關於思想的組織化之際，則直接和觀念形態

，以及產生觀念形態的生活上的事實，或把持着這些觀念形態的社會底集團相連繫的事，是頗為容易的。和這相反，問題偏觸到成着藝術的最為特色底的特質的那感情的組織化，那就極其困難了。」（該書頁十二）

「在趣味，是有客觀的法則的。諧和，以及和聲的客觀的法則，是容許無限的創造和無數的創造底變調和那全製造的豐富的發展的。」（頁三七）

「生命差者，謂從生命的普通的流裏橫溢出來的事，由直接環境的影響，以及或種內底過程所惹起的。」（頁四八）

夠了。這不過是隨手俯拾的例子，全書中像這樣的語法是到處皆有。像這樣「信屈放牙」比文言文還利害的語法，莫說就是大眾讀不懂聽不出，即「小衆」的新文人們也讀不懂聽不出的。——魯迅先生雖然可以除外，但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甚至於譯了後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的。

如果中國的語法，都是這樣魯迅式的臆化起來，那麼，我要恭喜魯迅先生替汪懋祖的文言復興運動立下這一椿「爲淵驅魚」的汗馬功勞。不管魯迅先生及其底下的一羣，嘴上是如何熱烈的喊打倒文言文，然而文言文却實在

被魯迅先生及其「羣」間接地助產出來了。

中國文人的病態

榮 楨

文藝家以其特殊的生活訓練，故其頭腦較常人爲銳敏，因而其喜怒哀樂的感覺也較常人爲益深刻，要求發洩的心思也愈迫切。此種情形，原是文藝家的長處，然苟施之不得其當，用之容有過甚，則其結果，便反成爲他底短處了。

有些人以爲文人是天生的預言家，故當時代轉換之前，必有文人叫出這時代的苦悶，以喚起大眾的注意。於是，歐洲近代的文明，便不得不歸功於文藝復興；法國的大革命，不得不歸功於盧梭的小說愛彌爾；俄國的大革命，也不得不歸功於十九世紀俄國的文學運動了。這是當然的，文學的價值，誰又能夠否認？但在中國，文學便似乎從來沒有盡過這任務，屈原底離騷，苦悶則苦悶夠了，但叫來叫去，無非是他個人的苦悶，他雖也在暴露當時政治的黑暗，但黑暗的無非是楚懷王不能重用他，與大眾并無多大關係；假使他能見用於當時，取得了政治上的支配階級的地位，他底離騷也馬上可以擱筆了的。其餘如賈誼的懷

涉，曹子建底辭賦，也大都由此辨味。唐代天寶年間因爲時代過份的苦悶，也有人寫出石壕吏一類的詩文，但因為力量并不大，所以不會多少影響當時的社會。至於近代的五四運動，雖也影響了最近的社會不少，可是牠就并不是純粹的文學運動，而且說中國近年來的革命運動，是以牠爲發動的，也未免是誇大其詞。

中國文人們，因爲知道在外國，文學會發生過很大的作用，便以爲一切文藝家都是天之驕子，應該受過乎一切常人的享受，稍不如意，便要呼嘯唧唧地大叫其苦悶，失戀了，說這是社會的罪惡。沒有錢進電影院，上跳舞廳了，說這是經濟制度的罪惡。住亭子間了，沒有錢住洋樓了，說這是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就是一般自命爲普羅作家的人們，也莫不是坐到亭子間裏喊革命。其實他們不知道，真正需要革命的人，就連小閣樓也沒有住，慢說上跳舞廳，找愛人了。

還有些人以爲凡文人必爲文藝家，凡文藝家必有其特殊的風度，於是處常必留長頭髮，遇事必嘆聲嘆氣，作文必在某某病院，說話必插進幾個外國名詞。其甚者，行路時脅下必挾雜誌兩部，訪友時必帶一封某某雜誌編輯部的信。也許這封信正是一封退稿的信，但是他可以說，這是

某雜誌請他寫稿的證據。

有些文人，則不顧一點社會的實況，只盡情地發揮自己底要求，要求不遂，苦悶便隨之而生了。過去某文人的自殺，聽說是因爲經濟的壓迫，這原是值得人同情的。但是一考實際，則可以知道他如果能夠稍微降低他底要求，他是未嘗不可以生活下去的！他能作詩，他底詩，在文壇上已有了很大的出路，但是他要求人家以四元一行詩的代價，試問在這樣不景氣的局面下，誰又有力量收買他底詩呢？於是他不得不自殺了。倘使他能注意於社會的實際，知道大多數人都生活在這窮愁中，而犧牲自己底享受，以爲解脫大多數人的窮愁而努力，則他於詩的產量必多，而他就未必自殺了。

可是，在中國，像這樣的文人，還不止某文人而已呢。

在唐朝的時候，有一個詩人李白，因爲遇着了一個唐明皇，所以他能夠逢店取酒，逢庫支錢。所以他能夠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至於其他的文人呢，既無李白的才，也無李白的命，然而他們却希望天下金錢盡歸我支配，天下女人盡歸我選擇，那麼，除了苦悶與死的兩條路而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這便是中國文人的病態。

(九月五日寫成)

國民文學與國民語

陽 冬

誰也不能否認一國的語言和一國的文學，是有着重大而密切的關係吧。因為通過語言，再加上作者的藝術手腕，纔可以很切實而且逼真地將文學中的氣質，人物，談話，以及人們的全部生活，都表現得非常生動活潑。所以我們現在來提倡國民文學，對於國民語言非大加注意不可。

在前兩期的本刊裏，饒生先生曾一再提出建立國民語文的理論，我覺得這實在是建立國民文學的第一步重要的工作。

在俄國，普希金 (Pushkin 1759-1837) 是一手奠定了俄國國民文學的大詩人。他生長在一個貴族的家庭，他的父親很喜歡法國文學；但他受影響最大的，倒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他的祖母和老乳母，從她們那裏，他學習了許多俄國的民間語言，同時也得到無數的民間傳說，製作成他那偉大的富有國民文學價值的詩篇。尤其是在他的後期作品，從浪漫主義轉變到寫實主義以後，在著名作品歐仁沃

聶琴裏 (Engene, Oxyerin)，更藝術地應用俄國的國民語言；這篇作品雖然是有點模仿拜輪的唐允 (Don Juan)，但他不變成拜輪的，而仍是普希金的；牠不變成英國的，而仍是俄國的；其原因，即由於普希金應用的是俄國的國民語言，而拜輪所應用的是英國的語言，因為他能夠善於藝術地應用着俄國的國民語言，所以在他的詩篇中，便仍舊充滿着俄國人的氣質，生活，性情以及鄉土色調，而不致變為英國的或拜輪的。

繼承着普希金的功業，完成俄國寫實主義的國民文學的，是郭哥爾 (Gogol 1809-52)。他是小俄羅斯人，他更善於藝術地應用着小俄羅斯人的語言，描寫小俄羅斯的鄉村生活。於此，他最初寫的那兩篇小說狄甘加農場之夜 (Night on farm near Dihanka) 與美格洛得 (Mirgorod) 就在這一方面成功而文名大噪。以後他的作品，沒有一篇不充滿着純粹的國民的神趣笑聲，完全實行他著書的目的：「在詩的全華裏表現本鄉烏克拉因。」當時俄國權威的大批評家伯林斯基 (Belinsky) 曾說他的小說是：「意思平民化的淺顯，有真實的生活實感，有非常活潑而滑稽的作風，永久透出俄國人憂傷抑鬱的情調。」他所以能夠有如此的大成功，是得力於他那巧妙的國民語言和靈活

的文筆。

回觀我國的近代文學與國民語言的關涉是怎樣的呢？五四運動的時代，我們看見的只是一些知識階級的「官腔」式的國語，到了最近這幾年，我們雖然看見些「奶媽雄」「奶媽的」之類，但除開了「奶媽雄」「奶媽的」之外，還有什麼？近日有些人提倡所謂大衆語，却很呆板地叫人寫方言文學。方言文學與國民語文學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我們要從方言中提煉出共同的國民語，表現出有普通性的國民語，然後藝術地應用這國民語去寫作國民文學，這纔是一條坦直光明的大道。

論思想自由

李麟

有人說，「高談思想自由的人們，就是造成思想混亂的罪魁。」又說，「一入混亂狀態，即很容易把社會國家的秩序擾亂，於是國家社會失却了進化的組織。」這位余廣漢先生，對黨國是很熱心的。所以，他「略談思想」的文章中，火上加油的主張統制思想，抱憾於當局沒有計劃做到這一步工作。

余先生胡爲乎而作此言，代表那一方面，聰明的讀者

，似乎不必要我勉強解釋，一定是很明白的。至余先生詞意之不通，爲了有要說的話，不能不一吐，快與不快，那是另一問題。

談思想自由的人們，不是正動，是事實，但說是反動，也未免冤枉。拿例子來說罷，還說革命的朝黨，自然以爲野黨是反動的。但野黨之不許思想自由，正和朝黨一樣。文壇上發見「文藝的干涉主義」的名詞，正是確鑿的證據。若果腦根還清楚，心裏不糊塗，不有個人的企圖與偏解，不是利令智昏，決不出賣自己而中傷他人。（此他們，是與余廣漢先生同在文字地獄層，以文章吃飯的同道者。）所以，我的見解是，談思想自由的人們，真正要思想自由的人們，雖不正動，也不反動；在社會文化的進程上，是自動，自然而動；他們的觀念，決沒有如余先生所想的那末齷齪與危險。

思想應該不應該統制，我們老百姓是不由自主的，因



匯票

白木

一位工人模樣的年青人，在郵政局門前的那個大鐘指着七點三刻的時候，就守候在郵局的前面了。

他好幾次把眼睛畏怯地朝郵局裏面瞧着，那給厚玻璃和鐵格子兩重門阻隔着的郵局辦公室，悄悄地一點沒有動靜。只有在那個塗滿漿糊痕跡的破木桌上，有幾個蒼蠅在一抹陽光停留的地方飛來飛去，那年青工人彷彿聽得見那些蒼蠅的嗡嗡的鳴聲。

他的藍布短衣的袋口裏露出半個信套子，一隻手時刻不離的蓋住在上面，彷彿怕着要遺失什麼貴重的物件似的。在他的畏怯和顫顫的表情裏，可以看出他正有着一肚子的心事。

突然辦公室裏面有一個打掃的工人出現了，揉揉倦眼，用雞毛帚拂着櫃台和桌子；不久另一個工人拿着一柄掃

帚掃着地面，灰塵揚了滿屋子，從玻璃門子裏望進去，彷彿是瀰漫着一團濃厚的霧。

八點鐘左右，辦公人員漸漸坐到他們的位置上去，郵局的大門打開了。

那年青工人楞着骨碌碌的眼睛，像做賊似的溜到了裏面，怯生生地朝着那個大辦公室瞧了一個圈子，顯出手足無措的神情來。

「先生！什麼地方是寄錢的？」

「九點鐘！」裝着銅欄杆的長櫃台裏面，一位郵務員傲慢地向他瞥了一下，就用鄙夷的口氣粗聲地答着。這位先生彷彿一夜給臭蟲和蚊蟲叮得沒有睡眠，醒來精神不好，所以肝火這樣旺盛。他說出了這三個字，頭就轉了過去，表示不願再講第二句話了。

年青工人計算一下到九點鐘還得有一個鐘點，如果要等到那時刻，這會耽誤了他上工的時間，但是沒有什麼

的辦法，錢是一定要寄出的，於是只得坐在一條長木凳上，蹙着眉宇在那裏守候。

一些寄信的人們從大門口出進進，零亂的步履聲在辦公室的水泥地上磨擦着。玻璃門一拉一推閃出一種耀眼光影。大家都彷彿很守秩序地並不高聲說話，雖然郵務員用力的在用戮子打着信面，發出木質的單調的聲音，但是辦公室在大體上却算得是沉靜的。

那年青工人的眼睛呆呆地好像在看着這些郵局內的景象，其實他是什麼都沒有看見，祇有一些雜亂的思想苦苦地在他腦際縈繞着。

父親遠在數千里外的村子裏孤獨地患着乾咳症，現在有時候還會咳出血來，這病已經延長了一年多，當然不能再拖宕下去了，幾次三番寫信來，每次信無非是要錢看病。

他好幾年沒有回到家鄉，病着的父親究竟怎麼樣他不能親眼看見，但是衰病的老人到處都有，於是當他想到他父親的時候，往往會有一個記憶中的父親，和一般弱病老年人的模樣湊合起來的幻影在他眼前搖幌，現在這個震驚他靈魂的幻影又搖擺着出現了，於是又不免使他的心頭微微感到一怔。

做兒子的當然不忍使父親的，彷彿在狂風吹蕩中的一點殘火似生命，在坐視不救的殘酷的待遇下毀滅，他終想要設法寄一點錢回去的。

但是這年頭做工的那裏有什麼錢多餘呢？他在這邊有一個妻，和一個四歲，一個才兩歲的孩子。更不幸的妻也是病着，小的孩子因為沒有乳吃，也整天揮舞着黃瘦的手爪，吵搗個不停。在這種情況下那裏有錢寄回家裏？但是不寄回錢去給衰病的老父親，他的心上彷彿永遠有一塊沉重的石子壓着。這負載着人生重擔的年青工人，他的心情有誰能夠形容出來呢？

不過現在這年青人畢竟是設法找到了十五塊錢，他忍着重利盤剝的痛苦，預備要把這筆錢寄回家裏去。而病着的妻和沒有乳吃的孩子還是沒法可想。

初秋早晨的天氣並不怎麼熱，但是也許這位年青工人的內心的勞動太過度了，他的憔悴的暗晦的額上儘是掛着溼溼的汗滴，在汗滴裏混雜着流不盡的悲苦，徬徨，和憂慮。

他好幾次從那條長木凳上站起來，去看看那大鐘的時刻，又好幾次回到那長凳子上面去，獨個兒很無聊的嘆息着。在快到九點鐘的時候，他看見有些人站到一處銅欄杆

的洞口那邊，漸漸地那邊的人益發多起來了。而且有的人把鈔票和信一起拿在手裏，他想這一定就是寄錢的地方，於是也站到了那裏去。果然不久就有一位郵務員坐上了來，許多人把錢和匯款單放到那洞口下面的長櫃上面，那位郵務員就開始從長櫃上收取匯款，接着就是寫匯票，貼郵花，算匯費，用剪刀剪開匯票的存根，一件件忙亂地工作起來，每一筆款子都要經過這一套手續，每一套手續終要費上四五分鐘的時間。

他一來因為擠在後面，一來不敢把錢塞到櫃台上像好多人那樣遠遠地瞧着，因為怕人多萬一遺失了就糟了！所以老是站得很遠很遠。後來他設法擠到了櫃台旁邊，就把三張五塊錢的鈔票和一張匯款單放到櫃上去，但是因為不放心，還用一隻手搭住在那幾張鈔票上，心裏很焦急的等待着，雖然緊擠在人叢裏面，滿身流着大汗，但是彷彿一點也不覺得似的。

許久許久輪不到自己，他想時間至少有九點半鐘了，他想到要上工，於是不得不向那位郵務員喊出乞援的警號了。

「先生！請你快一點，我還要上去上工。」他的聲音是微弱的，而且還帶點顫抖的音調。

那稱他做先生的郵務員把眼睛朝他一橫，吐了一口冷氣，沒有回答他一個字，後來反而有意把他的錢拖到最後頭。

他祇有耐心地等待着，好像一個待決的囚犯似的。

等到他把一切手續弄妥，從另一位郵務員的手裏取回掛號憑單的時候，郵局門前的大鐘已經指在十點一刻上了。他用手指括去了堆滿上太陽穴兩邊的汗粒，蹣跚地無力地離開郵政局，這一天的工也就算是犧牲掉了。

二

那年青人的掛號信，當天就安放在終年轉動的郵政網的機輪上，隔不了幾天，就轉到了一位僻處在小村莊上的老年人的手裏，這老年人就是年青人的父親。父親收到了信，又收到了匯票，彷彿突然得中了意外的獎金似的，幾年凝凍了的血液又在周身的血管裏奔流起來，在霎時間忘記了他一切的病苦，欣喜得差不多要發狂。

他那能不欣喜得差不多發狂呢？幾多年來都是那麼個兒孤單地生活着。因為病了，一點事情都不能做，去年賣掉了二畝僅有的田，用到現在也已經空空如也，他又想把自已住的屋子讓給人家，但是茅屋既不值錢，也沒有入

要，於是他老人家急得格外病重了。白天好一點，一到晚上就格外遭難了，那麼厉害的咳嗽着沒法睡熟，可是一入睡就是滿身透濕的盜汗。牀橫頭的地板上，每清早終有幾堆夾着血絲的濃痰。在那終年枯守着的茅屋子裏，在時間奔逝的悠長的過程中，在說不出的病苦裏面，這老年人張着灰黃的眼珠子呆呆地思想着的，掛念着的，除了在遠處飄泊的兒子以外，還能有什麼呢？而現在他能看到兒子的信，兒子寄來的錢了。

他那能不欣喜得差不多發狂呢？

就是那一天晚上，老年人在得到滿足的精神上的安慰以後，咳嗽好了許多。一清早，他就懷着生命上稀有的熱望，趕到一個設有郵局的市鎮上換錢去了。

他從胸口裏探出那匯票，顫巍巍地拿到正在埋頭寫字的一位胖胖的郵務員的手裏，顫抖地說：

「先生！我是來拿錢的，兒子寄給我的錢。」

「信套呢？」郵務員接到手裏，看看光是一張薄薄的匯票，就那麼板起臉嚴正地問着。

「先生！什麼？那就是匯票啊！」

「不是，我問你寄匯票來的信套帶來沒有？」

「噢！先生，有有。這就是他寫來的信，你還要看看。」

信啦，他是，他是從上海寄來的。嗨！」老人連連點着頭，又從袋口裏取出了信，很恭順地在喉管裏擠出幾聲笑聲，把信遞過郵務員的手裏，笑嘻嘻地答着。

郵務員在匯票紙上一看，厲聲叫道：

「沒有蓋章！」

「先生！什麼？」老人僵僵着背，看着郵務員的眼色，疑惑地問着。

「匯票單上不蓋章是不興的。」

「先生！什麼，蓋章嗎？我們鄉下人那兒有什麼章，讓我畫個押字吧。」他依舊笑嘻嘻地溫順地說着。

「你這信是由趙昌泰米號轉交的，還要趙昌泰米號蓋一個章。」郵務員很有點不耐煩了，眉毛一沉，做出很難堪的樣子。

老年人躊躇了一回。

「嗨！先生，我活了這些年紀，還是初次到郵局拿錢，許多規矩不懂得。不過我是有乾咳症的，來往一次可真不容易。這裏是在我們的東邊，那米店却在我們西邊的一個小鎮上。你們先生都是大量人，宰相肚裏撐得動船，請包涵些，嗨！請包涵些。」

郵務員聽過這話，他才留意到這老人是有乾咳病的，

於是就像審判官似的望他全身打量了一回，骷髏似的腦壳，失神的眼，喘着氣的喉結，都閃進他的眼裏面，他頓時眉峯一蹙，彷彿在懼怕着那破爛衣服上骯髒的微生物要爬過他這邊來似的，怒聲答道：

「不行！我們「公事公辦」，什麼廢話都不要說。」

「先生！我年紀老了，還有病在身上，請通融一下，這比得做一樁好事！嗨嗨！」他說話時還是陪着笑。但是心裏一急，嗆咳又來了。

一堆濃痰吐在一處擦得很潔淨的地板上。

郵務員兩邊的唇角往下一拉，挺挺胸脯罵起來了。

「你這髒東西！一路不曉得衛生，人家剛擦淨的地板，怎好隨地吐痰？那個米店如果不蓋章，那是休想拿得到錢！」

他說完這話就坐到原來的位子上去。

老年人生怕郵務員生了氣，事情更不好辦，仍然陪着笑朝郵務員的背影說道：

「好好！先生，請不要見氣。我帶回去蓋章，蓋過章再送來。先生準定這麼辦，這麼辦。」

於是他就掉頭來走了。

隔了兩天，那老人又拿着兒子寄來的匯票在郵局門前出現了。他還是先前那模樣溫順地送過那位郵務員的手裏，一面說着：

「先生！已經蓋了章，蓋了章。嗨嗨！」

郵務一見這老頭兒，就油然升起一種厭惡的情緒，他用兩個指尖夾回那張匯票來，端詳一下，立時頓足罵道：「蠢貨！誰叫你蓋在匯票的正面？你看匯票背後不是留着空白給取款人蓋章的嗎？」

那老頭兒出於意外的嚇得一跳，口吃者說：

「先生！什麼事？不能好好地說嗎？」

「你們都是瞎子，不看看這背後的說明嗎？」

「先生！我不識字，真是瞎子，趙昌泰的夥計是識字的，不過識得不多就是。我們鄉下人不懂事，終得請先生招應招應。」

「不行！拿去蓋正了回頭再來拿錢去。」

老人看見一不行二不行，心裏不免懊惱萬分，看看郵務員漲得紅紅的胖臉，那種傲然自大的模樣，也有些不服氣。一種反抗的意念不由自主地閃進頭腦的裏面，他就不再裝出那副笑臉了。

「先生！要蓋在正面，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人呢？這正

在和我開玩笑了，和一個生病的老頭兒開什麼玩笑呢？」

「我是「公事公辦」，誰和你這種蠢東西開玩笑！」
郵務員的兩顆青筋高漲在太陽穴上，那麼粗魯地怒吼着。

「即使「公事公辦」，也得辦出點理性來啦！怎麼左也不對，右也不對？你說一句話，我這老頭兒要費幾多氣力啊！」

「你懂得理性嗎？」

「怎麼不懂？。我們不比得你們吃公事飯的人，刻刻憑理性還過不得日子，不講理性還能活得下去嗎？」

郵務員臉上熱辣辣地，感覺着被諷刺的難受，虛榮心的被損害，發怒得幾乎把雙腳直跳起來。叫道：

「什麼話却不要說，你不蓋章來要拿到錢，就砍掉我的頭！」

他憤憤地又坐了下去。

老人的憤火益發中燒，因為說話太費氣力，喉間咳嗽地喘着氣，但是抗爭的情緒本能地在內心發底，他不去計較什麼利害了，一點不肯示弱，儘管咳嗽那麼厲害，還是倔強地答着：

「你不付我錢，我不離開這裏！」

他很吃力的靠在櫃台上，濃痰跟咳嗽一口口送出來

。郵務員斜過眼角瞟了一下，用手帕子抹抹汗滴，咬緊牙關不說一句話。

隔了很久，他才招呼那位穿着綠色制服的郵差，鐵青了臉：

「根生！你把他拖到外邊去，這裏要辦公的。」

那郵差聽到命令就開始動作了，老年人在郵差的粗大的臂灣裏經不起幾下掙扎，就被送出郵局的外邊。但是已經支持不住了，癱瘓地埋在階沿的上面，閉着眼睛，微微地透着氣，一大口鮮紅的血鋪在他穿着破草鞋的腳邊。

強烈的陽光射在他乾痛的臉上，顯出蠟一般的死黃色。

無數的蒼蠅在吮舐著那口鮮紅的血漬。

一大羣的人聚集在那裏圍觀着，幾乎把郵局的門口堵塞住了。

郵務員在裏面來回地踱着方走，他覺得那老人如果死在門前，這也是一件麻煩事。背着手摸摸後腦，摸摸頭頸，猛然想到昨夜在王區長家裏一起打牌的沈巡官，終於計上心來了。

他從懷裏掏出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醜醜地寫了一些字在上面，叫人送到警察局裏面。

不久就有幾個穿黑制服的警察把那老年人收拾了去，放到警察局的詢問室裏面。

巡官坐到那個靠背椅上，開始詢問這個案件。

起先就由那胖胖的郵務員把事情經過說了一番，在他的結論上說這老年人犯了三點過失：第一是藉端滋擾郵局

重地，妨害安甯，第二是假託病倒，企圖向人詐害；第三是隨地在公共場所吐痰，有害衛生。

巡官點點頭，又向郵務員笑了笑。再問到那扶住在一個靠背椅上的老年人，老年人只睜了幾下死魚似的眼睛，彷彿他花白的頭上擔負不起一重重的磨折似的，沒有氣力說一句話。

巡官思索了一下，就向那老人下判決了：

「照違警罰法，妨害安甯應該罰洋五元，向人詐害應該罰洋五元，有害衛生也應該罰洋五元，一共算起來就要十五元。現在姑念你年老有病，就罰洋五元結了案吧。」

這樣老年人手裏的匯票不得不通融一下了，一個巡警拿了郵務員的信，幾分鐘內就取回了十五塊錢。警局扣去了罰金五元，又因為病人自己不能走回去，由警局代雇了一頂轎子，一塊錢的轎力也在裏面拿出，餘剩下来的九塊錢放到老年人的衣袋裏，由幾個巡警扶他走出詢問室，坐到代雇好的轎子裏送回家去。

蘇俄評論

第七卷第三期合刊

要目

蘇俄和平外交近景……………周潛六
 蘇聯第十七次黨大會……………特落斯基
 遠東俄領建設全豹……………日蘇通信社
 蘇聯國內反蘇維埃運動……………梁廣譯
 蘇聯共營農場之各種問題……………楊正安譯
 蘇聯促進農業的新政策……………王檢譯
 蘇聯農村的嚴重試驗……………卓卓
 蘇聯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尤卓

本刊每份定價二角 本合刊特價三角 全年二元 國外加倍（郵票代洋加一）
 社址南京獅子橋三十八號 上海代售處現代書局
 總代售處南京楊公井民智書局

蘇聯圖書報紙出版概況……………甲植
 蘇聯作家大會第一次會議……………國華
 蘇聯文學……………
 蘇聯文學動向及其成果……………洛三
 蘇聯五年計劃下的蘇聯……………陸夢衣
 蘇聯行政區劃……………附載
 蘇聯經濟史……………趙昕初譯

本全 每年三 份份份 價價價 二二二 角角角 倍倍倍 加加加 外外外 國國國 郵郵郵 票票票 代代代 洋洋洋 加加加 一一一

再論國民文學

楊 柳

一 國民文學的本質

蘇俄的「作家之羣」中，有所謂「同路人」者，他們是信仰藝術的自由，而反對文學黨派化的一羣；他們說他們的藝術不為某一階段的工具，或某一政黨的喉舌；他們覺得他們的功用在乎研究和描寫俄國生活的各方面，他們以為作家的任務是在於忠實地認識和反映人生！他們的人生觀是革命的，他們的思想是現代的前進的，但他們並不信仰任何政治上的主義，同時也不參加任何政治上的黨派，因為他們的革命人生觀和前進思想，並非以之貢獻於政治上的主義和黨派，而是以之貢獻於作爲人類的永久之明燈的國民藝術！

我們年來對於文藝的主張，也不過如此。記得在本刊的創刊號中，漢生先生曾寫過一篇新的壁壘的論文，以爲我們開始從事於文藝生活的獻詞，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三個重要的主張：「第一，要認清楚文藝本身所具的價值和意義，對文藝負其純正的任務」；「第二，鞏固文藝之壁壘，反對文藝主義化，黨派宣傳化」（如普羅文學）；「第三，要作品具有文藝的意義與價值，要文藝創作的活躍與自由」。關於第二個主張，他說得更切實，他說，「站在文藝的立場，此種黨派的宣傳員，以文藝來主義化，以文藝來政治化，黨派化，我們是極端反對的。現在，民族文藝與三民主義文藝，雖然放棄其佔領的文藝地盤，而所謂無產階級馬克司主義的文藝者還在如日本人一樣，高唱其自衛與合法。於是，反對文藝上的干涉主義的沈痛呼聲，在本刊籌備中，已呼喚出來，所以我們更有勇氣的提出第二個主張，鞏固文藝之壁壘，反對文藝主義化，黨派宣傳化。」——這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兩年以來，我們即秉承此主張，以孤軍奮鬥的英勇姿勢，對

當我那篇國民文學的防禦戰的論文發表在本刊以後，有一位研究文藝的朋友即跑來問我：國民文學與民族文學有什麼分別？我當時對於這個疑問表示很驚訝，因為在我那篇論文中，已經說過國民文學不是所謂民族文學了；大概我那位朋友沒有詳細地看過我那篇論文，故有此疑問的提出。是的，在廣義上，國民文學很容易與民族文學的涵義互相混同，因為一般人常說藝術上的國民性，也就是指藝術上的民族性而言，兩者在外國語的解釋上往往是沒有多大分別的。藝術之含有民族性，那是藝術必然的結果，就等於人類以膚色之不同而分為白種，黃種，黑種……一樣，這種所謂民族性，可說是整個人種學生物學的問題，而不單是反映在藝術上；對此我們也沒有加以反對的理由。可是除此以外，我所提出的國民文學與時下一般人所提倡的所謂民族文學，却有許多本質上的差異：

第一，民族文學的立場在於所謂民族主義，而國民文學的立場則在於國民主義。國民主義雖然並不排斥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的涵義却不能包括了國民主義的涵義。國民主義除開要求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同時也要求國民生活的改善，以達到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真正自由平等，因為我們知道有許多民族國家雖然獨立解放，而牠的國民生活並沒有改善；質言之，國民主義的涵義，包含着達到社會主義的意味，也可以說是以達到社會主義為其目的，這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所不能包括的。

所以，以國民主義為立場的國民文學，要以民族主義為立場的民族文學，是有着重大的差別的。有人甚至以為俄國國民文學存在的原理，是對於當時俄國沙皇政權的反對與鬥爭，從普希金，雷芒托夫（Lermontov, 1814-41）這兩位作家數起，他們無不竭其死力，以顛覆其時社會的政治的桎梏，這種意識反映在文學上，便成為光輝燦爛的俄國國民文學。由此，可知我所提出的國民文學，與民族文學，是不同的了。



第一，普羅文學的描寫對象是一階級的集團生活，而國民文學的描寫對象，是全部的國民生活；普羅文學僅服務於一階級，而國民文學則服務於全體國民。關於這一點，可分為以下兩方面來觀察：（一）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蘇汝君在文藝自由論辯中，曾經提出過否定的答案。他舉出兩大理由，說：（1）中國社會的現階段，還沒有發生無產階級文學的可能；（2）中國現在的作家們都是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他們雖然能夠以無產階級的理解去理解人生，而不能以無產階級的感覺去感覺人生，而文學則是感覺的東西。我認爲蘇君這個說法是很對的。文學是廣泛的認識人生和反映人生的東西，所以牠應該描寫國民大眾的各方面生活，而不該限制於描寫一階級的生活，否則文學將失其永久的意義與價值。即使中國的無產階級者能夠有文學作家產生，創作一些姑名之曰無產階級文學的東西，但尤其量也不過是國民文學的一方面，只這一方面，並不能盡了文學的認識人生和反映人生的偉大任務，還需要一些非無產階級文學而描寫中國國民生活各方面的文學。不過蘇君一方面否認無產階級文學，一方面又說無產階級文學是重要的，但他個人不能担任這個重要的任務，而願担任些次要的工作云云，話雖說得非常委婉，但謂無產階級文學爲重要，而認自由廣泛描寫的國民文學爲次要，未免太缺乏勇氣，而倒末爲本了。（二）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蘇汝君也有過一個很簡要的而清晰的論列，他說：「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這個，我當然也承認。在這裏是應當這樣的分別提出的：（A）所謂階級性是否單指那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B）反映某一階級生活的文學是否必然是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C）是否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文學即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文學？（A）……假定說，階級性必然是那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那我便大胆地說，不是一切文學都是有階級性的。（B）洩露某一種意識形態，尙不必是階級利益的擁護，更何況反映某一階級的生活！……美的照出來是美，醜的照出來是醜，不掩飾醜，同時也不抹殺美，此之謂反映。這點與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毫無關係的。（C）……這些「不敢冒充」爲無產階級的作品，却未必一定是擁護資產階級的作品。反之，牠們縱然在意識上還有許多舊時代的特徵，但多少總是傾向於無產階級的；即使這一點傾向都看不出，那麼，至少可說是中立的。然而在左翼文壇看來，中立却不存在，他們差不多把所有非無產階級文學都認爲擁護資產階級的文學了。這是論理學上拒中律的奇怪的應用。……」對於蘇君這個理論，除開有些因爲語氣委婉致陷於意義

味的地方外，我是很贊同的。文學之有階級性，這話在大體上看來，固然不錯；不過普羅文學者，一口咬定說有目的意識的鬥爭的階級性底文字，纔是偉大的文學，而國民文學者則認為祇要自由地忠實地反映各階級的生活，雖不一定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也可成爲偉大的文學；同時，普羅文學者僅限制於反映無產階級一階級的生活，而國民文學者則主張各階級的生活都要予以反映；——這也是國民文學與普羅文學不同的地方。

第二，普羅文學主張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國民文學則主張國民的寫實主義。普羅文學者因爲以文學爲政治的武器，故主張文學的積極性，主張革命的浪漫主義；所謂革命的浪漫主義，是與寫實主義對立的，爲了要使文學發生革命作用，故正確可以歪曲，而真實也可以掩飾，換言之，所謂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普羅文學，其所認識和反映的人生，不一定是而且不必要是正確的，真實的。國民文學剛剛與此相反：主張文學的真實性，主張國民的寫實主義，對於國民生活的各方面，主張要毫不歪曲的認識，毫不粉飾的反映。從這裏，可以發生文學對於人生的真正的作用，這作用在廣義上來說也可以說革命者；其所以不主張革命者，因爲文學的任務，不單是在於幫助革命，革命不過是人類生活的某一短時期的變動而已，如果除開革命時期便無所謂文學，那麼文學在人類的社會上便根本不會永遠存在，而文學的歷史，也可以燦滅，文學有時候也可以離開人類而消逝了。

四 結 論

歸納了以上的論列，對於國民文學，我們可得到如下的結論：——

- (一) 國民文學的總原則，是在於「自由而廣泛的描寫」；
- (二) 國民文學的立場，是社會主義化的國民主義；
- (三) 國民文學是趨新的，是反帝同時也反封建的；
- (四) 國民文學的描寫對象，是全部的國民生活；
- (五) 國民文學的描寫方法，是國民的寫實主義。

如果有人問我：你們既不主張民族文學，又不主張普羅文學，同時却不反對表現有民族意識或階級意識的文學，那麼你們主張的是什麼文學？我可以這樣答復他：我們主張的是國民文學，同時也希望今後我國的文壇，能夠走上這一條建設國民文學的康莊大道，中國的近代文學，才有輝煌燦爛，與各國近代文學並駕齊驅的一日！

一九三四，九，八，夜，午前三時脫稿。上海。

秋宵聽雨

趙鈺權

秋夢無成

窗外響着蕭索的冷雨。

擁衾獨坐，房間是漆黑的。伸着手，想把電燈扭開。——忽然，一個意念飛上心頭，覺得在黑暗中靜聽着窗外的雨聲，有無窮的妙味，我的手仍縮了回來。

「聽雨」，本來是微帶着三分悲感的事。尤其是在萬籟俱寂的客裏的深宵聽雨，一種淒涼的况味，便會瀰漫了整個的身心。何況更當這勾人愁思的三秋季節呢？

點點的雨，灑在窗外木香花的枝葉上，洒在窗間的玻璃上，洒在簷前的白鉛皮上，發出一種激越的清韻來。一會兒疏，一會兒密，一會兒高抗，一會兒低沉，一會兒如盤走珠，一會兒如小窗情話，一會兒又如潺潺的流泉，一會兒又如洶湧的波：濤斷續續地，淒淒涼涼地奏出複雜的錯綜的樂調來。我雖然悄然，我的心彷彿御着淡淡的長風，茫無所之地飛行於太空之中。

啊！這深秋的夜晚，不知滴殘了多少離人的魂夢，不知敲斷了多少抑鬱者的衷腸？什麼「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什麼「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疏雨秋聲顫，燈暈更冷，記初見。」什麼「秋風多，雨如和，籬外芭蕉三兩棵，夜長人奈何！」不都不古人們的哀訴嗎？千百年後的我們，讀了這些調句，心弦上還能生起共鳴，這固然由於他們藝術手腕的高明，然而，深秋夜雨感人之深，未始不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傾聽着窗外的雨聲，低吟着心愛的詩詞，此時的情懷，除了自家，有誰能夠知道呢？

二二年秋在古南錄。



桂生小記

鄒向明

桂生的家裏也和別的人家一樣，住在一個小的村子裏

，那村子的四周，除了一些低矮的茅山，看不見高大的山脈。有一條小河，直截的通過了這村子，每當天雨時，河水便泛濫到附近的田野。桂生原來有四畝田在這河岸的附近，自經兩次洪水後，這僅有的四畝田，可憐就被河伯吞去了。現在祇剩下一片沙灘，他每天都在這沙灘上躑躅着，哭泣着，桂生的老婆却極力安慰桂生說：這是天意，我們又怎能擋得住，好在這河灘上的田終久是靠不住的，讓它推去祇得推去了。我們的孩子是健康的，你有的是手，我有的足腳，我們仍舊可以幹，我們把那些茅山翻轉來，栽下一些山芋和馬鈴薯，況且主人也並不對我們十分壞，我們又何必灰心呢？

桂生自經這老婆一勸後，說也奇怪，以前那種頹廢的神情，忽然失得無影無蹤。現在却一旦轉為強有力的人了，他聳一聳肩，對準老婆說：

你的話既是不錯，就照你所说的辦吧，祇是開那茅山的本錢在那裏，並且種子也要錢買，你以為怎樣？

「唉！」桂生的老婆嘆口氣說：「這個？我以為橫豎要去主人王老爺那裏去設法，我們就決定向他借二十吊錢吧？祇要收成好，一次就可以還清的。」

桂生聽了這聰明老婆的決斷，就舞着兩手徑往王老爺的府上走，王老爺家裏錢是有的，不但有，並且很多。桂生要向王老爺借一二十吊錢，這算一回什麼事；祇是王老爺是一個窩吝人，不輕易把錢借給窮人，他以為借錢給窮人，就無異把錢拋在糞坑裏，既開不出花，又結不出子。所以像桂生這樣窮得精光的人，祇好一口回絕。桂生受到了回絕的創痛，他認為簡直無法生存，簡直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他老婆却仔細的想了想，然後對着桂生說：「你一定沒有向王老爺磕頭，你應當向王老爺磕幾個頭呀！窮人要富人憐恤，這一套是不可少的。並且你也應當提及我們

事情上的打算，你可以說出我們開墾那茅山的事，告訴他我們那兩頭牲畜也願意作他的抵借，這樣王老爺自然高興把錢借給我們了。」

桂生第二次去王老爺的家裏依照老婆的話實行，又大大的向王老爺磕了幾個響頭，果然從王老爺那鐵一般的手裏借回大錢二十吊，現在他不得不驚異老婆的主意，比自己來得高明，這一晚他們一家都在歡樂，都在作夢，桂生的夢尤其作得好。他看見那一塊山地，已開拓得很好，那塊地的中心和四周，都鋪滿了綠色的葉，如山芋的葉，馬鈴薯的葉，玉蜀黍的葉，並且這些葉子附着莖，就蔓延到鄰近的山壑裏。桂生覺得自己曾把那些長出的莖，用手折回來。到了九月，這些莖葉就不像以前那樣鮮嫩，漸漸的轉為粗老，因為這時所有那山地中的馬鈴薯，都從土裏微微的伸去頭來，希望桂生去抱牠，桂生記得他忙了十天，才把牠們一個一個的從山地裏抱回來。他的那一間小房子，就被這般可愛的小東西裝滿了。過不久，這般小東西賣到許多錢，桂生除了還清王老爺的那二十吊錢外，剩下的又買了一塊大地，再過幾年，桂生覺得自己的地位，已和王老爺差不多了。所有的人都願意奉承他，喜歡和他接近。他住在一所華美的房子裏，桌上擺滿了一切珍貴的

食物，兩旁有無數嬌妻美妾侍奉他，任意供他作樂。真是人生僕僕數十年，此景此情難再逢。桂生自經過這一次幻夢後，他就默默的記着這夢中的情景，也不把這情景告訴他老婆，祇是當他老婆在烈日下呵不出氣來時，這默默地道。

妻，不要苦惱，神靈會保佑我們得到一個快樂的日子，你瞧，就在後面。工作完畢一日，我們就可以多看一點。

現在那山地已開到半個工程了，桂生和他的老婆荷着鋤，每天都在那裏拚命的幹。但這裏地質既硬，樹根和茅草之類又多，大約至少還需半月方可完工哩。他們的家離這山地原很近，儘多也不過半個鐘頭，就可以跑到。但桂生爲了要節省這半個鐘頭，到了中午，就叫那大孩子名叫田兒的，預先把飯菜送到山地裏。田兒把飯菜送到他的父母面前，又要回家去照料他的兩個小弟弟，他今年十三歲，他的兩個小弟弟一個七歲，一個四歲，這幾個小人物都是張着小口等待那母雞把食糧送入自己口內的。桂生和他的老婆，辛苦地又幹了十幾天，這纔把那塊山地完全翻轉來，他們苦惱的皺紋中現在現出一點快樂的微笑。這一回這一對年青的勞働的夫婦，雖是虧損了一點精力，但他們望着

那一塊肥美的山地，就不覺虧損精力的痛苦，反而覺得這山地的可愛了。桂生用鋤把這山地劃成兩道長長的小溝，這小溝就宛如一個十字形橫互在這一塊山地的中央，因此這山地就被這十字分為四個小區了。桂生想把東邊的兩個小區種山芋，西邊的兩個種馬鈴薯。他的老婆却極力反對這一個提議，她認為種山芋與種馬鈴薯同一個性質，就是山芋與馬鈴薯同一種爬行的植物，儘可以共同種在一起。譬如東邊種山芋和馬鈴薯，西邊還儘可以種玉蜀黍和小麥。再不然就種一些青梁之類也可以。桂生問她這是什麼原故，他的老婆帶着發怒的口氣說：

如果照那樣子，我們就不必談！你想一個人人生來總不像笨豬，我們吃一些小麥玉蜀黍總比僅吃那山芋和馬鈴薯好。

桂生受不過老婆這口氣，原想發作幾句，但他想起老婆是一個倔強的婦人，就是和她爭辯也無益，還是屈從一次吧，現在什麼事都要想到那塊山地的將來。因此這一對年青的勞働夫婦，第二天又在開始工作了。他們把各種各樣的種子，用竹筐盛起來然後把地灰加上糞，桂生把加好糞的地灰倒在筐子裏，他們倆挑着糞提着種子在一條羊腸的道上緩緩的向前走着。初夏的太陽，照在這一對年青的可愛

的勤苦夫婦的臉上，晨鳥唱着歌，歡送他們去播撒這一年新的生命的種子。他們的心是愉快而舒展，有一種未來的希望在他的臉上浮現着。現在他們已到了那塊山地的前面了，桂生把筐子輕輕的從肩上放下，他老婆用手揮着汗在走近一塊石上坐下。桂生也坐下休息了好一會，然後他們立起身，把所有帶來的種子分配撒在這山地裏，但山芋與馬鈴薯不像撒玉蜀黍種子那樣容易的，必須先打好洞，然後一個一個的栽下去，這真是一件頗難為的工作，桂生每栽一株必需彎腰一次，他老婆在前面用手撒着灰，有時撒得過重，灰就不免飛入桂生的眼裏，這使桂生有點生氣了：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粗狂？

他老婆知道自己的錯處，就不作聲，祇抿着嘴笑了笑，向桂生表示愧疚。

到了傍晚，太陽從西邊的山上落下去了，有一羣烏鴉，遠遠地向桂生的山地邊飛來，這一羣烏鴉至少有四五十隻，桂生仰望了望忽然罵道：

這一羣該死的，老子的東西向未下土，就想來……將來非瀆你們的油不可！

說完就在地上隨手拾起一塊小石子擲上去，豈知用力過猛

標的不中，那塊石子落下來恰好打在桂生老婆的肩上，老婆發一聲肩跳起來喊道：

這是爲什麼？是你麼？你爲什麼要打牠們，你瘋了，

你把石子拋在我肩上一！

桂生眼睜睜的望着老婆，但也說不出什麼，過了許久這才默然的道：「你也不用生氣，我原是打那些烏鴉，總之這已是我們倒霉，這是一個不良的兆頭，你懂嗎？」

什麼兆頭？

剛才飛過的這般小畜生，將來無疑是我們這塊山地的害蟲。

那麼我們必需請起這裏的山神和土地了，你今天原就應該把剪好的大錢帶來。現在已來不及，還是明天多帶幾個來補苦薩的禮吧。

桂生點一點頭，於是這一對年青的勞働夫婦，就在暮色之中回家了。他們到了家裏，田兒已把飯菜煮好，一家人糊亂用了一些飯菜，桂生和他的老婆就帶着十二分疲倦了的身子，呼呼的沉入睡鄉了。第二天清早，有人敲門，田兒起得早一點，走進來說：

爺爺，老四要你起來，老爺要你去哩。

桂生擦了擦惺忪的眼，披好衣，拖着鞋子，走出房門，一

見老四坐在灶面的一條檯上，正在那裏吸一桿長長的旱煙，桂生走近前說：

四爺你好早？

阿桂你這一向算很辛苦了，你的種子已下了土吧？

託你老人家的福，昨天纔作得有點兒條緒。

那倒好，老爺現在要請你去幫兩天忙。

老爺又有什麼喜事？

是呀！老爺的大姑娘後天過門。

唔，過門？

桂生原想說一句我現在的身子很疲倦呢，我想休息兩天，但老爺是一個有權勢的人，不管你身子疲不疲倦，老爺有事，是不容你休息的，桂生祇好抖着精神，勉強跟老四走了許多田畦，眼兒人家的田都翻好，快要下種了，而自己的田裏却還滿是荊棘滿生着雜亂的青草，想到這裏，不覺唏噓了幾下，老四回轉來望了望他：

唔，阿桂，你在嘆氣呢，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的，不過隨便想一想。

他們走近王老爺的莊前，已是中午了，兩人跨進門，覺得滿門皆是春色，那門上貼着兩塊紅紅的喜聯，尤其使人看了歡喜，又有許多男女來賓，走來走去，大家穿上新衣，

臉上呈出一點喜色，堂屋的桌上擺滿了整齊的杯筷，桂生正注視着這些杯筷，老爺恰好從裏面走出來，

唔！桂生，我這一次派你服侍客人，你來了就好，你上樓就去把那些碗盪洗一下吧。

老爺的言語溫和而幽默，顯見滿心都是快活的，他今天穿一件藍色的袍子，上面罩一件玄色的馬褂，連平日不常修飾的那一疊鬍子，今天也修飾得特別整潔了。老爺在這種環境裏，真是夠忙啦！他又要自己作掌櫃，又要打發腳夫的錢，又要迎接客人，又要請客人入席，你看他一天就是那樣從樓上跑到樓下，又從樓下跑到樓上，至於老爺的太太那就不同了，她要指揮兒子們或女僕怎樣把裝盃裝得適合，怎樣把鏡臺配置均勻，怎樣把自己的女兒裝得像一個木偶。當她跑到廚房，有時還不免咆哮幾下：

唔！朱三快把柴抽出些，那火力過大，你又不是在這裏烹牛脚，柴應當節省一點呀！

兩天過後，王老爺家裏的熱鬧，都隨着大姑娘的花轎過去了，自然那邊又是熱鬧了好一會。桂生就在這天下午拖着兩條腿子，跑回家。這一回真是幸運啦。老爺毫不吝惜的給桂生工資一大吊，以外還有十來個禮餅，這禮餅是太太附加的。太太當時指着禮餅說：

桂生，這是姑娘們家裏來的，給你幾個，你拿回給孩子們吃吧。

那般孩子見了這好吃的東西，大家就伸出手來要，桂生一個一個的分配給了，他們吃得真夠味，有兩個早吃完的，就把那握過餅的手指，塞入口內重重的舐着那手指上剩餘的一點甜味。

有一天，桂生屋樑上忽然飛來兩隻燕子，這是暗示四月的天氣到了，有一片溫和的陽光，撒在桂生的屋脊上，那兩隻燕子穿着一身黑色的禮服，他們是第二次來桂生家裏作客了。桂生想：這兩隻燕子也怪可愛，去歲來時，恰好我的田裏的事剛作完，今年又一樣，我那些麥子都發芽了呢，還有玉蜀黍山芋和馬鈴薯，這些東西，都是我所愛的，牠們都很好；並且牠們將來就無疑使我成爲王老爺第二。到那時，我的女人不再向我吵，她是太太，孩子們都是少爺，我們一家都有錢，過安舒的日子。桂生想到這裏，那兩隻燕子還在樑上呢喃的語着，田兒忽然走近說：

老爺，你在這裏聽燕子唱歌呢，媽要你去吃飯，我們的牛剛才放出的。

桂生見這小孩子說得可愛，就在他小小的腮上吻了一下。到了下午，他就想去街上玩玩，那條街離桂生的家裏不到

一箭遠，有四五個舖面，附近的居民大抵往來在這街上買馬的，其中有兩三家洋貨舖，賣些洋布洋襪香皂手巾之類，其他都是豆腐店，酒店，豬行店，這其中頂熱鬧頂時的，自然要算洋貨店，所以這洋貨店似乎是專供給像王老爺家裏的太太小姐們出入的，至於像桂生這樣的人，那便一年中恐怕也難於出入一次呢。當桂生走至李順的店門時，猛見那邊牆壁上貼有許多紅綠色的紙條，這使桂生有點驚異了，因為這紙條在桂生的眼中，根本就視為一種不利的東西，一種危險物，他想起那年出了這鬼子，以致後來被農會鬧得全村都不安甯的，桂生雖是這樣的想，但自己是一條黑炭，究竟上面寫些什麼呢，桂生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想探一個正確的消息，於是就走進李順的舖子：

——順爺又是出了什麼岔子嗎？那紙上寫的是什麼？

——你是說那邊的標語嗎？那是縣裏的宣傳隊剛才貼下的。

——他媽的！又要組織農會了，是嗎？

——那倒不是，這是抗日宣傳救國會。

——什麼叫作堂一宣傳救國會？

——你聽我講，日本人要來打中國，所以中國就有抗日宣傳救國會，你要明瞭，你頂好去聽一下，他們正在那

裏，是呀！正在文廟開抗日宣傳救國會！

桂生一口氣跑到文廟，果見那裏一大羣人，圍成一個圈子，當中有一位穿學生服的青年，站得高一點，手裏拿着一朵小白旗，正隨着他的高亮的嗓音揮動着，桂生走近人圍，對於這一位宣傳員的話，聽得十分明白的：

諸位！我們所以要組織抗日宣傳救國會，就是要你們大家起來救國，大家起來幫助政府打敗日本，收回我們的失地，收回我們的東三省。但現在我們也不急於就望你們去當兵，去衝鋒陷陣，目前最緊要的任务：第一，你們不要買日本貨，不要坐日本船，不要作日本人的走狗；其次希望你們拿出一點錢，捐給抗日救國會。我們捐到了錢，就去救國，就去買飛機，就去打日本。你們懂嗎？

桂生聽得要捐錢打日本，就滿懷高興的走向前問：

——先生，我問你，日本人就是東洋人嗎？

那位宣傳員見他問得如此親切就說：

——正是，日本人就是東洋人。就是日本鬼子。日本矮子。

——很好！老子願意捐兩毛錢給你們去打日本鬼子！桂生把錢遞過後，接着就有一大片嘈雜的聲音，那聲音在空中

迴旋了好一會。

唔唔……呢……捐錢呀！捐錢呀，捐錢去打日本鬼子！我也來捐兩個。

桂生被他們擠不過，祇得從人叢裏鑽出來，這時一輪紅日已漸漸斜向西山了，他便趁着這紅日的光暉很快樂的跑回了家。他的老婆見他這副神氣，就問：

——你發了財回來了！你爲什麼高興到這個地步？

——喂……我，我今天救了中國，我捐了兩毛錢啦！

他老婆一時沒頭沒腦，以爲桂生的毛病又發作，輸了兩毛錢，於是破口就罵：

你這該死的！你又去賭錢，你輸了錢虧得你還有面目回來啦！

媽的！老子輸了錢！你看見過？滾你媽的瓜！老子告訴你，捐了兩毛錢給抗日救國會，老子救了中國！你懂嗎？

他老婆受不過，便大哭大鬧的喊起來。桂生走向前握着她的髮髻，又重重的在面上劈了兩三下，那老婆哭得更厲害，田兒聽見哭聲，不知從那裏跑出來，輕輕的捉住他爺爺的手掌說：

爺爺，你爲什麼又打媽？

你媽是一條豬！

這孩子聽見父親的惡罵，知道父親今天的氣可了不起，便不作響，祇站在一旁細細的哭着。那兩個小的現在也跑到他媽的懷前了，他們看見媽哭，不知如何也同樣的哭起來。桂生見了這幕情景，更是生氣，他把腳一轉，就像避鬼夜一樣的避出了這房子，他走出門，那一輪紅日已快要下山了。有幾個隣家的小子，從街上跑回來，他們手裏各拿了剛從市上買好回來的豆腐酒釀之類，桂生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但自己現在正是滿肚皮是氣，誰有心情理那些。他順着那一條路，無心的往前走。月亮已從那邊樹林子裏升出來，全村都浸在一種銀色的氣氛裏，桂生穿過了樹林，穿過許多田畦，他想不出自己爲什麼要走得如此快，要在這田畦裏無目的的亂走。他似乎看見他婆娘和孩子們還在哭泣呢，他的心現在完全軟弱了，軟弱得就像那冰塊溶下來的一樣，有數滴水在桂生的臉上掉下來，這是桂生第一次被情感所征服。桂生此時爲了情感的衝動，就想即刻跑回家去親一親他那可愛的妻兒，但是，忽然有一個尖叫的聲音把他駭住了。這聲音似乎是從對面的方向傳過來，距離是很近的，但不十分聽得明瞭，桂生爲了要探明一個究竟，就帶着恐怖的心情，往那聲音發出的方向走去。

桂生走不多遠，那聲音又叫了兩下，桂生對於這聲音似乎聽得有點像樣了，他一面走，一面很興奮地喊道：我的天，原來就是她！就是她！桂生走近那女子，那女子帶了十分驚異的口氣說：

桂生，你爲什麼知道我在這裏？

桂生說：

我聽見你的聲音，就知道是你。

呵，原來如此嗎？那再好也沒有。你能夠去禾隴裏替我趕出這兩隻鴨子？真要命！我在這裏叫了大半天，牠們一點都不理，你想把這東西丟了，主人的苛責你是知道的。

桂生說：

是的，我知道，我就替你去趕好麼？

好的！

但是我問你，你聽見牠們開口叫過嗎？在什麼地方叫呢？

我剛纔聽見的，就在那方，是呀！就在那方，你小心地去就是了。

桂生依照她手指的方向走入禾隴裏，那女子却立在路旁望着他。原來這女子不是別人，就是桂生平日所思慕的梅姑

梅姑今年十七歲，生得嬌小而玲瓏，她的命運早就被她父母拋入悲慘的河流了。她在四歲那年，就開始在王老爺家裏當使女，以後年紀大一點，工作也一天煩重一點，她要爲老爺搗風，爲太太倒水，爲小姐盛飯，爲少爺倒茶。以外掃房子，揩地板，也是梅姑每日必作的課程，梅姑如果沒有這些課程來煩擾她，如果她像王老爺家裏的太太小姐們，她臉上的玫瑰色，也許更要可愛一點。但她的父母不能使她快樂，她要在這種寒夜裏領受風露的侵襲，這在梅姑初出世時也許不會想到的吧。桂生在梅姑的眼裏，不過較普通一般男子使她較爲信仰較爲尊敬一點吧了。但桂生却另有他意，梅姑是不知道的。現在桂生已由禾隴中鑽出來了。他在禾隴裏真費力，那兩隻鴨子看見桂生來就跑到東邊，桂生到東邊，又跑到西邊。後來桂生叫梅姑打石子，這才把那兩隻鴨子趕入一個田角邊捉住。桂生把鴨子捉到梅姑的面前，梅姑親切地說：

桂生，這一次我真感謝你，你真是一個好人！

梅姑，你不要感謝我，我送你回家好嗎？

好的！但是你不要進門，不然，我便不喜歡你送！爲什麼？

沒有什麼，就是不喜歡你那樣送呀！

桂生知道她的意思，便不再問，他們倆踏着月色的光輝，走近一叢矮樹的旁邊，桂生的火實在有點按捺不住了，他的全身就像被燙在一個熱水的池子裏，有幾百萬條熱菌，似乎在桂生的血管裏奔騰着。桂生一步一步的靠近梅姑，他的手就被火燃燒到梅姑的肩上，梅姑嚇得退後兩步，桂生也像別的求愛的人一樣的跪下了，他跪在梅姑的面前，那發出來的氣息，幾乎就像那負傷的野獸的最後底哀鳴。

梅姑站，我的娘！你允許我……你可憐我這一次喇！

梅姑離桂生的距離是那樣的近，她的臉色完全慘白了。他看見這匍伏在地上的，並不是一個人，是一匹野獸，一匹兇猛的野獸。她差不多就要被這野獸吞沒了，撕毀了。你看她的全身是那樣的抖動得厲害。正當桂生預備第二次進攻時，突然聽得那邊有幾聲狗吠的聲音，這聲音，驚醒了桂生的好夢。於是梅姑遇救了，桂生好像聽見燉火一樣避入了禾隴裏。

這是一個清晨，在那山脚的一塊空地上，有許多人，他們正胡集著焚毀一些什麼東西呢。你是可以看見那火焰的浩大，與周遭人的表情的各異，他們有的表現着憤怒，有的露出驚奇，有的羨慕，有的欣喜，但大多是不滿意這一回事的。因為要把那樣的貨物，化成灰燼，除非那東

西是一種梅毒的傳染物。不然，你還可以把它拾起來，作爲你生活上最好的需要品，這一匹布，一打毛巾，一捲紗。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從中發現一點梅毒的痕跡，在你的敏銳的嗅覺上，你也聞不出的。但如果你是一個熱血的，你的血尚在年青，你便可以發現這上面佈滿了駭人的細菌，牠們要繁殖到每一個鄉鎮及都市，要吸取每一個人的血膏，要控制全中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那上面的太陽牌的標識，就是這細菌的標識，那種危險，你祇須閉一閉眼就可以想像每年有無數萬金錢向東洋大海裏流出，現在全中國的人們。都憤恨日本侵略東三省，造成上海一二八事變。大家正熱着抵制日貨，實行經濟絕交，所以在桂生這種小的村子裏，要被這般抗日宣傳員，焚毀一點日紗日布實在不算一回什麼事。假如你注意到上海及與上海同樣的各大大商埠，那每天所被焚燬的仇貨那纔是驚人的數目咧！

桂生自經過那晚的事的懊惱後，便很少出門。他的老婆也不願與他多說話，每天祇是在家裏很無聊的呆坐。但是今天有一件事，却不得不令他離開那苦惱的家中。他拿着他那常年使用的工具——一把鋤去田裏看水。現在是夏天，如果你整天留在家裏，有人就會把你田裏的水放光。你的禾便結不出穗來。桂生來到田岸旁，果見自己的田裏

有兩三處缺口，那水纔已很少，滿田差不多快要乾涸了。

桂生看了兩眼急得發白，便惡狠狠的罵道：

媽的！老子兩天未出來，就弄到這地步，造你祖宗的一萬代。

罵完，心中的悶氣似乎出了好一半。他抬起頭看見遠處山脚下有一堆烟，有一個人遠遠向自己的方向走來。過不久，那人已走近桂生，桂生認得是主人王老爺，連忙問：

老爺，這一向好？

老爺停住腳點了點頭，

阿桂，你這一會未到田裏來嗎？你看水都被人放光了，這樣子可不行！

桂生未等老爺說完，即說：

這一次請老爺原諒，以後再不敢疎忽了。這兩天因爲身子不適，今天纔好一點，請老爺帶過這一番。

老爺把眼瞅一瞅，帶了瞧不起的聲音回答說：

老是如此也無益，你還是自己打算吧！你的田裏有水無水與我無關，我的租是照例要收的。收不起我可以改佃。

老爺的聲氣顯得異常憤慨而決絕，說完便頭也不回的往前走了，桂生站在一旁，如木雞一樣的呆着，說不出一句話。

來，過了許久纔想起剛才所受的是一回什麼刺激了。他想着老爺平素原很好，今天爲什麼壞得那樣厲害，自己雖也有錯處，老爺竟不肯原諒一回，窮人真命苦！說不定又要去向他磕一回頭。

媽的！老子又要去向他磕頭，他是個什麼傢伙？

桂生想到最後，那火氣竟使他這樣的發起怒來，老爺現在是回到家了，他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那屋子光綫不十分明亮，常常要靠老爺那一盞燈去照耀的。你看老爺捲在床上，是多麼舒適，他用一桿小鐵棒，蘸了一點墨汁似的東西，就在火上作起戲來，過不久，戲法作完了，老爺口裏吐出一道濃烟，有一股濃烈的香味，散佈在空中，老爺生活在這屋子裏，差不多快滿二十年了，沒有一天不是吸入三百口，吐出三百口的，但這種東西越吸入，你的精神也就越衰退，所以老爺並不因了吸得多，身體就怎樣強健了，反而祇見日就衰退，日入於乾枯死亡的途徑。桂生的血汗要被老爺吸完，而老爺的血汗又要隨着煙雲流出來，這真是一件可痛惜的事。現在老爺要討論一件要緊的事，你是可以看到老爺的對面還捲有一個人，那就是老爺平日的至交李伯卿先生，他的身體並不見得比老爺高大和強健，他的鬍鬚是灰白，眼臉是陷的。他說話總不免要用手去

捏一捏那領下的鬚鬚，老爺有什麼事是時常請他到家商議的。

伯卿，你看這事體怎麼辦？老爺開始說：這般傢伙今天竟把乾順泰的一些貨物都沒收燒燬了，他們抗日救國，抗他娘的日，把自家的東西來燒燬，一絲毫也影響不到他人，那般東洋人就是知道了又干他鳥事？

伯卿點一點頭說：

老哥，這事體誠是來得浮誇，去得浮誇。這般浮誇青年，不上沙場立功戰地，馬革裹屍，反在家悶牆，真是該殺！該殺！況東洋人乃東夷之邦，非我黃帝子孫，原該與他開戰！

伯卿說到最後一句，更是喊得興奮，老爺的精神也隨着轉入一種興奮的狀態裏。

自然與他開戰，但是你沒有聽到中國已經打敗嗎？東邊三省已淪為日本人的轄下之物，上海聽說還是前月訂約，日本人才肯退兵的。

伯卿加緊一句說：

是呀，是故目前仍應集草屯糧，養兵蓄將，與他開戰

老爺對於開戰是不贊成的，他認為開戰必定要損失過度的

財物，如果把這些財物來抵當，就無異損失一角地，所以與其開戰鬧得一塌糊塗，不若把那些邊塞之地讓他佔去一角還要好。老爺說：

我們不要希望戰爭，戰爭是毒物，你看黃巢和安祿山那個時代，鬧成一個什麼樣子？況且一開戰就必須捐款，款從那裏來，又必出於民，翻來覆去還是民受苦，民遭殃，所以目前中國是「戰不得」三個字。

伯卿對於老爺這一番議論有一半是贊成的，有一半却還在腦子裏尚未決定，那或者是不願意使日本人在中國佔到一分便宜吧。但老爺的意思，以為中國有四萬萬同胞，將來不愁沒有恢復的一天，老爺說：

這問題討論的人多啦，你有你的宗旨，我有我的宗旨，我們還是讓他們去談吧，目前有一件要緊的事，我們倒不得不注意，伯卿定知道這般王八他們這一次不但燒燬乾順泰幾家洋貨店的貨物，並且還要在我們鄉裏打主意，他們要施行換戶捐，昨天有一般豬羈，竟自動的把大洋送進他們的荷包裏，可是我們殷實却不願意幹這個，我們應聯合起來反對他。伯卿，你以為怎樣？

伯卿說：

反對是可以的，我們且打聽他們的宗旨，再定方針。老爺隨手在桌上拿起杯子呷了一口茶，他的談論還是滔滔不絕的，他是主張拒絕這一次捐款的，他說：

我們村裏這幾年來，比不得從前，簡直弄得要破產，你看今天是煙捐，酒捐，明天又是航空捐，救國捐，後天又是剿匪捐。這樣捐來捐去，還有個什麼？並且我們根本就他無長物，兩個禾攬無人間，無人買，穀又不值錢，兩塊洋錢一石，好像笨物。老哥，你看在這年頭，富人又不是和窮人一樣的無辦法，一樣的無聊嗎？

伯聊隨後嘆口氣。老爺也嘆口氣，他們的眉頭皺得緊緊的，這一場議論至此便沉默下來。

秋天又到了，桂生所栽下的那些馬鈴薯山芋和玉蜀黍，現在已快滿三月，但是桃樹上的花已經飄零了，那偉大的山地，已看不見偉大的踪跡來。一切都是以使桂生苦惱，感傷，與無望，這是應驗桂生的預言的時候到了。你看那一羣，烏鴉一對對一羣羣很兇猛的向桂生的山地邊飛來，牠們用牠們那鐵一般的嘴去啄食玉蜀黍上的顆粒，有時竟潑開土啄食起山芋和馬鈴薯來了，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牠們把桂生辛苦地培養出來的東西，一粒一粒的吞下肚

，不再從口裏吐出來了，祇有一道煙將來或者是牠們應得的命運。桂生現在決心要防守。他有一管舊式的來福鎗，那管鎗在桂生的手裏已握過兩年了。但是還可以打出火來的。它的用途原是用來防賊，現在用來防鳥也是一樣。他把它修飾得很好，打上了油裝好火藥，帶到山地裏。他伏在一顆樹下咬緊了牙關，對準他的仇敵拍的一聲，呵啞，那般東西聽見這可驚的響聲，已完全飛走了。因為桂生的鎗早就掉火，幾乎把自己的鬚髮都燃去了，這使桂生感到萬分的不快。他在地上巡視了一番，不但沒有被他打殺一隻鳥。連一根鳥毛也無。祇有一些被烏鴉啄下來的殘物，那玉蜀黍上的包壳有一大部分已經被啄開得很厲害，你無論如何也不能從裏面尋出一粒顆粒來，有一些却還剩餘兩三粒。但總之，已被這般東西啄得狼狽不堪了。怪不得桂生見了這般慘象要流淚呢，桂生原就應該把這玉蜀黍早割回家的，但桂生的玉蜀黍並沒有得到天的啓示允許他早割回家，因為最少還須十天方能成熟哩。但是現在什麼都完結了，桂生望一望那東邊的山芋和馬鈴薯，有許多也被啄翻得不像樣。但希望還是有一點。不過還要等下十天，不然你現在就是掘回家也無用，因為牠們不能作你的最好食糧，它們尚在童年，尚未發育，你吃起來口齒一定感

到不快的，有一種未成熟的生的氣味，就會撲入你的鼻子，或是刺得你頭昏嘔吐。桂生是老於知道這一着的，就決定下來再等十天，他回到家裏，他和他老婆開始商議防餓這山地的計劃，他的心非常地不安，她的心也非常地不安，最後他們決議由田兒擔任看管上午，桂生却擔任看管下午，這樣分別完竣。第二天清早田兒開始到山地裏服務。

桂生告訴他怎樣動作，怎樣喊，怎樣罵，田兒一切都要學會。他手裏拿着一根竹竿，竹梢上又纏着一小塊棕皮，以為威嚇的信物。田兒拿着這竹竿坐在那山地邊的一塊大石上，他不時的用手搖動竹竿，因此那竹梢上的棕皮也隨着動起來。有幾隻烏鴉遠遠看見這揮動的異物，就不敢飛近。田兒以為牠們要飛近，連忙舞着竹竿喊道：

你來……我要打死你！

但是那般烏鴉越飛越遠了，田兒不能用竹竿打近牠們。他現在有一種思想從他小小心靈上浮現出來，他想自己如果能如牠們一樣的飛在天空不是很好玩很有趣的一回事嗎？他輕輕說：

那我要飛得很遠了，飛得很高，我就可以上天了！這思想不斷的煩擾田兒的心胸，也煩擾每一個小孩的心胸，當他看見那些殘留下來的餘物，他那一顆快樂的心田，

又印上一些悲慘的印象了，現在他不再想飛天了，因為飛天的烏鴉就不是好東西，他記起爺爺常常教訓要自己作一個好人的，烏鴉自然不是好人，牠偷爺爺的玉蜀黍，爺爺就應該用鎗打牠，田兒這種思想是在爺爺平日的言談中學來的。爺爺說，凡是強盜或偷竊都是犯法的，都應該用鎗打，所以爺爺的來福鎗就是用來打強盜或偷兒的，田兒希望爺爺把那些要不得的烏鴉都用鎗打盡。但是爺爺的鎗已經壞了，沒有修好，現在祇好停在一邊等有錢再說，到了下午，是輪着桂生治防的時候了，他仍舊拿着田兒那桿竹竿站在山塊地邊，烏鴉自然不敢近他的身，第二天上午又是田兒，下午仍是桂生，這樣兩三天嚴密的防範，那般烏鴉知道無隙可乘，已漸漸稀少，桂生和家人都慶幸他們防禦的得法，他們的希望又重新在那般山羊和馬鈴薯的身上長起來。但是到了第七天當田兒去山地裏防看時，就有一種驚人的景象呈現在田兒的眼前。田兒看了這種可怕的情景，他的臉色完全慘白了，他急得在山地裏亂跑亂跳，他看見所有的山羊和馬鈴薯，都被什麼東西翻出來了，牠們呈在土上，有的被吃得殘缺不堪，有的連蹤跡都不見存在了，這一回並不是那一般可惡的烏鴉，這是一種新來的災殃。桂生是想不到的，就是全村的人都沒有能想到。將

是你可以看見這怪物的出現底可怕，桂生的全村就要被毀滅在這怪物的爪牙之下，現在桂生已被田兒喚到山地上，他看見那般慘象自不免大大的哭了一場，田兒牽住他父親的手說：

爺爺不要傷心，我看這裏面的山芋和馬鈴薯還有許多是好的呢，我們難道不能把它檢回家嗎？

那自然可以的，爺爺嚴重地說：田仔，你不知道，我們不能一概把牠帶回家，因為這裏有許多已經受毒，這顯然是山中的野獸在晚上偷食的，比不得烏鴉，你看這上面的牙印，爺爺手指一個被殘缺的山芋說，田仔，你看這便不是烏鴉所啄的明證，並且這地上的許多野獸的脚印你也可以看得出的。

田兒問：

爺爺，那是什麼野獸的脚印呢？

現在一時也難分別得出，看起來大約是山鼠的脚印，或者田鼠的脚印，總之這一羣畜生最少在幾百隻以上，不然，我們的東西何以被它一夜就吃得如此精光呢？我想這是要成爲我們村子裏的大害的，它們不但單祇吃我們的，將來還要吃別人的，你在明天就可以知道的。

田兒聽了爺爺這一番解釋，覺得心裏輕鬆了一些，但又覺得很可怕。

爺爺我回家去拿筐子好嗎？

爺爺說：

好的，你祇須快一點來，不要老挨在家裏。

田兒走後，桂生就在山地裏檢拾那些殘剩的山芋和馬鈴薯，有許多確是咬得不像樣了，他看了心裏感到異樣痛苦，不覺怒道：

媽的，老子真命苦！

田兒把筐子拿來後，父子倆就把這些殘下餘來的東西裝成兩個樣子很悲憫的挑了回家，桂生的老婆見了這情景，不覺啞聲的嘆道：

這就是我們一年來辛苦的結果嗎？唔！老天，你怎麼這樣沒有眼睛？

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毀滅桂生山地的那般惡魔發現了，那是一羣兇猛的山鼠，毛色全白，身體的重量比通常的家鼠要大兩倍，遠遠看去就宛如一條小小的白兔，走起路來比狗還要快。每一羣至少有四五十條，牠們現在是由桂生的山地裏如潮一樣的放佈到這村子上的田野裏，無論你的山地裏的麥子怎樣成熟，田裏的禾苗怎樣長得美好，祇要遇

到牠們那一排銳利的牙齒，你所有的一切便都算完結了，因為現在離秋收的時候還遠，禾苗的莖在這時候被咬斷，是一點也無用處的。所以全村的人自這突如其來的可驚的消息傳遍後，大家便集在一處，討論防禦的方法：有的主張用槍彈射擊，有的主張用棍去打，有的主張用火去燒，祇有王老爺和李伯卿一部分人却極力反對運用以上諸法，他們認為這是天神，是天道下來的，凡人不可逆天，逆天的就祇有死，所以王老爺當眾就發表他最妙的宏論：

諸位：父老鄙意以為目前救濟之道，在文而不在武，蓋此乃神鼠，非通常鼠輩可比，諸位試觀毛色即可概見；是故當以法事送諸歸天，否則余村恐無安寧之日矣。

老爺剛說完，那位李伯卿就跳起來附議道：

王老爺的話一點也不錯！現在再請聽在下來說一句：自古道：「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今天下外有矮奴之犯，內有匪共之殃，余鄉雖遠隔未得波及，然此輩白鼠嗜禾傷稻，顯見為天所降下之妖孽無疑，但余人仍應視為天神，不可任意射殺，否則滅頂之禍即在目前，當今之計，惟有請道士作法超度。庶幾可免。

伯卿的意思，原就和王老爺剛才所說的相同，不過再添枝

加葉使這議論得以生長，果然其中就有人伸出手來喊道：

王老爺的話說得不錯。

伯卿見自己的議論已獲得多數人的同情，就走出來再加上

一句道：

諸位，這也是事實如此，非在下所敢掠美，現在既承諸位贊同鄙意，關於籌備法事，在下當與王老爺、劉老爺、胡老爺，諸先進共同負責商進，惟關於禁例，諸位中如有親見打殺白鼠者，可隨時報告鄙人等，以便按法懲辦。

事情就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議定下來，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第二天道士們就在文廟作起法事來，全村的男女幾乎都被鑼聲鼓聲引誘到了這一所不大寬大的廟裏了，他們帶着驚奇的面孔來看熱鬧，要來看道士們怎樣驅妖使鬼，怎樣降邪，怎樣收怪，大家的視點都注意在道士們的花衣之上，腔調之間，動作之間，白鼠的為害是用不着關懷的，因為現在正有道士們在作法，你看他們跳得真夠味，他們的左手執着劍，右手繪着符，似乎天兵天將已被請下擺在當中，馬上就可以收邪降妖，但事實恰相反，有一位老農氣吐吐的走進來向道士們說：

師傅，請你快帶着法器到我田裏去一下！

接着又是沖進好幾位，他們的臉上急出了一層汗，呼吸是異常緊張的！

不好了！請你們趕快去呀，緩一刻我田裏的東西便什麼都完了！

那般道士祇好依照他們的話，帶了法器，如天雷火印錫杖，寶劍之類，跟他們來到田岸上，於是又同樣的作起法事來，但是那般白鼠並不因此中止牠們的工作，反而嚼得更厲害，更殘忍，你看那一羣東西就如小豬一樣浩浩蕩蕩的橫過了田隴，祇要牠們足跡所及的地方，禾苗沒有不倒的道理。這真是一陣兇猛的狂風，桂生村裏的樹葉幾乎都有被推折下來的危險。桂生和幾個農人又看不過，就想用石子去打牠，但是後面有一個聲音惡狠狠的把他們的動作止住了。

停住你的手！你敢打？這是天神，你想害我們全村，開你大錢兩吊！

這聲音顯然是從王老爺口裏發出來的。他站在後面，李老爺，劉老爺，胡老爺都站在後面，他們的臉上是異常顯得凜肅而嚴正，他們自然不是和婦孺們一樣來看道士與天神鬥法，他們是全村的頭腦是負有監護與維持全村安寧的責任，如果有人破壞這一件事，就應當照章受罰。

現在這一件事弄得不可收拾，道士們儘管舞動他們的利劍，儘管唸符咒，儘管吹法螺，但還抵不過牠們那足趾的往前一躍，那般惡魔越來越兇，牠們就像海潮一樣的澎湃到每一個田隴裏，你是可以看到全村的禾苗在這數天之間，已被毀滅三分之二了，道士們弄得手忙腳亂，簡直要急壞啦，他們祇好用了下面的話來遮過他們的醜臉。

諸位老爺，諸位先生父老，我們已盡了我們的職務，但這是天意，是一場大劫，是不能勉強用人力避免的。請你們原諒，我們實在也不敢逆天。

王老爺和全村的人聽了道士們的這種報告。都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有桂生却暗暗的恨王老爺一般人多事，如果在初照了自己的意思去行，去打殺那一般惡魔，無論如何全村不致弄到這副慘象。但是現在什麼都完結了，狂風吹下的花葉，已再不能跳上樹供人們賞玩了，惡魔奏着凱旋之歌回入了石窟，祇有無數的嘆聲怨聲充滿了空中，在空中浮動着。饑餓之門打開了，有無數的爪牙從黑暗的深淵裏伸出來，他們要抓上王老爺等的家門，要實行他們自古以來所謂吃排家飯的主張了。你是可以知道以前搖動的是白鼠，而現在却是桂生們撞入王老爺李老爺家裏的時節，自然王老爺等家早就聞風避得遠遠了，這一羣饑餓的

狐狸，祇要見了可吃的就吃，可用的就拿，吃不到兩天，王老爺家裏的一切，都吃完了，於是又轉吃李老爺家裏，劉老爺家裏，這樣吃來吃去全村的富戶在十天以內都被他們吃得精光了，他們不再想方法以維護他們一息的生命，有的逃到了外地，有的却不願離開家鄉，有的在吃着那般惡魔嚼下來的殘物，有的在剝着樹皮。總之，桂生的這幸福的村子，就在這樣一場暴風雨之下毀滅了。桂生的一家現在真急得要命啦。他們的臉色焦黃而枯燥，眼睛深陷着，眼珠裏顯不出光，孩子們飢餓呻吟的聲音使你聽到了爲之酸鼻，桂生和他的老妻却咬着牙根，百般的忍耐，直到不能再忍耐時，方從那小的櫃子裏拿出一個山芋和一個馬鈴薯，煨到火堆裏，然後一點一點的分食給孩子們，去塞他們那飢餓啼哭的嘴，他們用最有力量的嘴去吮食，你是可以聽到那一片薄薄的聲響，一段嚼得最有滋味的人生，但是人生不能如此完美的，陰暗的烏雲已籠到桂生的屋簷前了，那一點殘下來的山芋和馬鈴薯已經是被吃得乾淨了，桂生現在也要和別的人一樣的吃着樹皮和草根，他們宛如野獸一樣的咀嚼着，用牙齒去磨碎牠，和着涎液把牠勉強吞下肚，桂生的老婆過着這種生活實在再不能忍耐了，有一天，正當他們嚼着草根時，她向桂生哭着說：

我們應當想一點別的方法呵，我不忍看孩子們脹肚而死。

桂生擦着眼說：

你要我想什麼辦法？我們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我想我們還是大家去外面討湯吧？

呵，那不行，那是拋宗棄祖的事，我不願那樣想。

我們將來還可以回家的，祇是目前作一作，能救一救孩子的話。

這樣嗎？桂生似乎有點感動了，那麼你說目前那一方可以走？

他老婆咬了咬唇皮，深深的思了一下，她的臉上浮出一層薄膜的笑容，有一種希望在她眼睛裏流動着，桂生立刻看出來了，他輕快地喊道：

妻子，你一定有了把握，我看你這樣歡喜，告訴我究竟是什麼地方，祇要那地方可以去，我願意和你共生死。

他老婆見桂生說出這樣的呆話，不覺嘻嘻的笑起來，她的笑容是美麗而溫和，她說：

如果我們能去到那裏是最好也沒有，你還記得阿黃嗎？阿黃那孩子現在不是還在上海嗎？

是呀，阿黃現在還在上海拉車。我們去到他那裏又有什麼希望？

這是用不着管的，我們去到他那裏再說，你沒有聽見上海是一個大口岸嗎？那裏舖面又多，地方又繁華，作一點小生意謀生是不難的啦。

桂生點着頭承認了。這是桂生的意志第二次被他聰明的老婆所屈服。

第二天他們便開始商議怎樣搭船，怎樣籌措旅費，桂生如果把幾件笨重的家具帶在身邊換來作旅費，那是不行的。幸虧他還有一點意外的洋財，這是當桂生那一回吃排家飯在那搖動的局面之下在李老爺家裏拾得的一付金鐲，正想不到現在要用牠帶桂生一家到上海，桂生拖着飢餓的身軀又走到小河畔看好了船隻，然後他們細好被舖帶着孩子，辭了祖宗，把門鎖好，他們一家就踏上灰黯的旅途又從新去開拓他們那未來的美好的樂土。當他們剛走近村口，恰好老四從那邊走來，老四顯着驚異的口氣說：

喂！阿桂，你們現在也要離開此地了！

桂生流着淚說：

四爺，沒有辦法，不得不如此。

那麼你們現在預備到那一方呢？

想去阿黃那裏。

呵！去阿黃那裏嗎？我也原想去那裏。但我娘固執不離開此地，他們說政府不久就有賑款來，所以現在還須等下幾天，看勢再說，你到了上海遇着阿黃就把這情形告訴他好！就是如此吧。祝你們一路平安。

桂生眼見一步一步的離開了老四，離開了三十來年生長的故鄉，別了，故鄉！桂生低着頭低低地禱祝道：

願祖宗有靈，將來保佑我們一家仍回故土。

船到第四天，就靠近一個小小的碼頭，那裏原是長江沿岸一個通商的口岸。但名字叫什麼，桂生是不知道的。那舟子因為走得熟，就告訴他道：

此地已到了蕪湖，你們可以上岸搭輪船了，搭輪船祇須兩天就可以到上海。

桂生於是領着妻兒上了岸，然後去街上把那帶來的金鐲換好，給了舟子四塊錢，把被舖挑上船，茶房見他們粗頭粗腦的一個個青黃得像鬼瘦一樣的，就帶了瞧不起的口氣罵道：

搵什麼！那邊去，那邊是三等艙！

桂生初出門不知道底細，恐怕惹禍，祇好依照他手指的地方把被舖放下，他和他的妻兒就靠近被舖坐下了，同艙的

人大約和自己差不多，都是青面孔，襤褸的衣服，有幾個還發出惡臭的氣味，全艙都爲之暈然了，過，不久，就聽見一道嗚嗚的叫聲，似乎是從艙頂發出來的。內中有幾個人，就喊道：船開了，船開了！果見船身漸漸的動起來，這在桂生還是第一次發現呢，他覺得這一個玩意兒，和以前所乘的那隻船完全兩樣。

太陽已經落下了，祇有幾隻白色的水鷗，緩緩地在水面飛行着，水波吻着船身發出一種輕微的調子，似乎是在哀悼桂生的命運，桂生和他的妻兒這一會真太疲倦啦，你看他們橫睡在艙裏，就宛如四隻睡熟了了的狗橫在艙裏一樣，直到那邊起了一陣罵聲，這才把桂生從睡夢裏驚醒來。

媽的，不打票，你想坐船！

桂生見了這情景，知道這是查票的人無疑了。他不等他們走近，趕忙把所有的錢都從袋子掏出來，

老爺，票錢在這裏，桂生向那兩個收票的人說。

那其中的一個接着桂生的錢數了數就問：

——豬獯，你一個人要這多錢幹嗎？

桂生囁嚅着說：

老爺，這是我們一家人的票錢，我們五個人，你看，

桂生手指着他的妻兒，又指了指自己，那人將錢重數了一數，把過剩的向桂生懷裏一丟就走了，桂生覺得這兩位查票的老爺，也並不壞，他便讓着向他的老婆說：

你瞧，這兩位老爺並不叫我們吃虧。

那老婆祇笑了笑，不作聲，後來桂生問到阿黃住在上海什麼地方，她才回答道：

我前次聽見他家裏的人說，住在上海什麼斜土坡。

桂生把這斜土坡三字牢牢的記在心上，暗地裏又稱讚了老婆一回。如果沒有她這一次來上海找不到阿黃又是白來了。傍晚的時候，船上的汽笛又嗚嗚的叫了兩三聲，旅客們都提着行李下船了，桂生以爲這還不過是靠岸，尙未到遠目的地，他和他的妻兒仍舊呆呆的坐在艙裏，茶房拿起掃帚來掃甲板，看見他們還這樣的呆坐不動，便罵道：

豬獯，你還坐到什麼時候，船已到了上海。

桂生聽見船已到了上海，心中立刻顯出一點光明。他似乎看見阿黃已立在自己身旁，他比以前長得更高更大了，桂生向他的老婆說：

妻子，你領着孩子們緩緩來，我把被先抹上。

他們上了岸，桂生和他的妻兒在人叢中急急的走着，不消說此刻他們的腦中是充滿了都市文明的偉大，崇高，新奇

，與景仰。當桂生舉首正望那一層高的建築物時，忽然有一根棍在他的身上重重的敲了一下，

「豬糞，你望那裏，讓汽車碾死，你滾開！」

桂生受了這巡警一棒，不敢再用眼往上望，他們走過許多路，但大都弄錯了，後來有人纔告訴他僱了幾輛黃包車，總算到達了目的地，但斜土坡的人太多了，你不知阿黃住在那家，他祇得去問一位老者：

「老爺，你知道阿黃的家在那裏？」

老者指着前面的一所小茅屋說：

「就是那一家，他現在是在外面拉車回來的，你們就到

那邊去等吧。」

桂生依照老者所指的地方到了阿黃的屋前，車夫把他們的被舖從車上放下，孩子們實在有點餓了，他們啼哭着，說着：

「媽，吃飯嗎？」

「等一等，他的媽說：等阿黃叔回來就有飯吃的。」

他們等了許久，阿黃還未見回來，黑夜已經籠罩了大地，籠罩了這坡上的幾百人家，祇有對面的一些熱鬧舖面，向靠着電光顯出它的熱鬧，來到了十點鐘，阿黃從外面拉着車子回來了。他看見一堆黑影，在自己的屋簷下就喊道：

「你們是誰？」

桂生認得是阿黃的聲音，立刻答道：

「我是桂生，

這使阿黃十分地驚奇了，他放下車，攜了車燈，走近他們，從黯淡的光中，看見桂生的妻兒都立在自己面前不覺大的歡呼道：

「呵，你們一家都來了嗎？」

隨後他把房門打開，替桂生把行李搬入屋內，這小小的茅屋，原來祇容得阿黃一個人，現在要加容五個，你是可以想像他們擁擠的情狀了，阿黃沒有錢置機，置桌椅，他的一切都是簡陋的，簡直一切都無，他讓桂生，讓桂生的老婆和孩子們坐在草舖上，自己却立在對面，他想問他們一些事情了。他開始說：

「桂生哥，我真沒有想到你們今天會來呵。你們是怎麼

能夠找到我這裏的？」

桂生說：

「我們是坐車來的，若不如此，就難於找到你了。」

「好呀！你們來了就好，祇是我問你，鄉裏還好嗎？」

桂生聽到鄉裏二字，那一幕一幕的悲慘印象，立刻從他心上印出來。過了許久，才嗚咽着說：

兄弟，一言難盡，自你出來後，便一切皆非了。

阿黃豎着耳朵原想一直聽下去，可是那兩個孩子把桂生的話打斷了。

媽。吃飯？

桂生的老婆在他們的小身上拍了幾拍，

不要響，聽爺爺說話。

阿黃猛然的道：

是呀。你們還沒有吃飯，小弟弟不說我倒忘懷了。好，你們坐，讓我去買點心你們充飢。

阿黃從街上買了許多麵食之類的東西回來，他們狼吞虎嚥的把它嚼完，桂生一面嚼，一面告訴阿黃前後所遭的慘遇

，阿黃聽了哭着說：

唉！兩年未回家，竟有如此變故，想不到！想不到！

阿黃又接着問：桂生哥，我娘你是知道的，她現在怎樣了，她不願和你們一起來嗎？

這是輪到桂生的老婆回話的時候了。

阿黃弟。我前回到你們家裏，嬌嬌當時不願意跟我們走，她說：就是死也死在鄉裏好。在外邊終久也免不了要受苦。

阿黃嘆口氣說：

唉，我的娘實在也大固執，在這時候住在鄉裏過那種生活，不是要活活餓壞嗎？

桂生接着說：

那大約不致於吧，依照四爺說來，據說政府最近有什麼賑款，賑到村裏，你放心，嬌嬌有四爺照顧的。

阿黃流了兩點淚，後來他們又談到上海討生的問題，阿黃恐怕桂生初來上海過於失望，祇要他暫且安下等有時機再說。

桂生來到上海已經七天了，他對於這大上海的一切，無論汽車，電車，摩托車，女人，小販，賣報的，賣魚的，拉車的，都發生一種異樣的景仰與羨慕。他要把以前在山地裏的那種希望燃燒起來，燃燒到了一塊新的大地裏，他確信自己將來也是這一片大地裏戰鬥中的一員。人們有欣賞好花的權利，自己也有，到了第十天阿黃就幫助桂生在自己屋前同樣造一座矮小的茅屋，桂生和他的妻兒，現在是作了這一座新茅屋的主人了。每個人都有一種新的希望浮現在臉上。他們住在這一所新的屋子裏，似乎比起家鄉那一所破爛的瓦屋還要舒適得多呢，祇是斜土坡這地方太不潔淨了，這是一個墳場，你是可以看到有無數的土堆並排的凸着，每一個堆裏都有一具屍骸，這些屍骸有的

已經腐朽了，祇剩下一副骨頭，有的或者正在腐朽。總之，像這樣一個場合，無論如何你也不願施行任何的野心。想要在他們的身上造起樓閣來，但事實正如此，斜土坡的幾百茅屋，不都是立在他们的身上頭上與腳上嗎？說不定桂生的家下是有一家呢。有一天，當桂生的老婆站在門首張望時，忽然看見兩只野狗從自己的屋後翻出一具屍骸來了，那屍骸真是可怕啦！那樣紅紅綠綠的，使你見了至少要嘔吐三日。桂生的老婆自從見了這情景，便天天向桂生吵着要遷徙，桂生用了教訓的口吻對她說：

你是不知道的，你要找好的地方住原來有，但是你沒有錢，就不能作這種夢想。阿黃告訴我上海每畝地至少要數千塊，以至數萬塊，這種夢你是可以作得的嗎，你瞧，這裏數百人家他們都很安分的，住在這裏，他們就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並不怕鬼，告訴你吧，桂生又把語音加重地向他老婆說：窮人是不應怕鬼的，窮人自己根本就是一個鬼，就不怕與鬼為隣。

他老婆自經過這一番教訓以後，就不再吵，相安無事的住下了。桂生對於斜土坡上的這數百人家，已漸漸熟悉他們的生活內容，他們確實和自己一樣，同是一個窮漢，說不定同是從內地流浪出來的，他們每一個人似乎都有一門職

業，都在拉車，賣花生米，糖果之類，可是自己，桂生想，自己來了十幾天却是未弄到一點條緒，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決定要阿黃替他租一輛黃包車，他便到阿黃家裏對阿黃說！

弟兄，我來了十幾天，還沒個條緒，我想和你一樣的車租一部車來拉。

阿黃說：

阿桂哥。這事我已經早就爲你想過了，祇是有一件困難，你初來上海，對於上海道路一定不熟悉。況且你的身體也未必……

阿黃說到這裏，不住下說了。阿桂知道阿黃的話，都是真話。自己的身體，這半年來確是不比從前了，每到夜裏，骨頭就酸痛，有時還不免出一身冷汗，所以重擔是不能挑的，就是挑也挑不上幾步。況且拉車這種生活從早晨一直到半夜，自己這虛弱的身體那裏能支持，何況上海的街道又是那麼如蛛網一樣的密佈呢？桂生想到這裏，對於拉車的念頭已是絕望了，於是他又問阿黃除了拉車以外，是否還有別的輕快的路？阿黃說：

有是有的，譬如作清道夫，推糞車，進工廠，替公司搬運貨物，這都是比較輕易的。但是呀，桂生哥，上

海的窮人不祇我你兩個，他們早就把那些地方佔得滿滿的，你看我們這墳地上的數百人家，有幾個是弄到那樣工作的。他們不大都在拾荒過日嗎？

桂生聽到這裏。眼淚差不多快要流出了，他想像這樣一座花園似的上海，竟也養不活一個窮人，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又嗚咽着問阿黃說：

那麼，兄弟，你要我怎麼辦？我一家有五口人。

阿黃說：

是呀，假如你祇有一個人，也好一點，現在你有五口人，他們年紀又小，又不能幫助你作事，桂生哥，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你一個要養活五個人，這一個擔子便也不輕啦。就譬如我，我來上海已經兩年了，在你想來，在這兩年裏，我一定有一點什麼積蓄了，其實我不但沒有積蓄，並且遇着日子壞有時還不免要挨餓，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幹這種生活的，是再苦也沒有，每天分兩班，每人祇能拉一個上午或是一個下午，無論天晴下雨，都是那麼幹，不管你拉得怎樣動跌，就是你的腳拉腫了，你的衣裳完全被雨濕透了，或是你的皮膚被太陽曬裂了，每天也不過掙得一兩毛錢，儘多也不上三毛，本來有時我們每天也拉到一塊多

，但車租便要分去一大半，你想還有個什麼剩？但是桂生哥，阿黃又接着說：你現在也不用過於着急，自古說：「事在人爲」，祇要作弟兄的能幹到，一定幫助你養活一家，目前你且領着田兒拾拾荒，將來等到你身子好一點，你對於上海的道路熟悉一點，再找個輕快的事作，你以爲如何？

桂生對於這兄弟的一番勸諭又是痛快，又是感激，他祇好依照阿黃的話領着田兒去各處暫爲拾荒，在上海這地方，靠着拾荒度活的，自然不祇桂生一家人，有無數的生物爲了他們的生存在灰燼裏縫扎着，他們要在那龐大的垃圾物內拾一片菜葉，一點煤爐，以致一兩片肉骨是不難的，你祇須到街衢中的垃圾箱內就可以發現此類驚奇，再遠一些，就是河岸的附近，那裏是拉坡的匯集區，每天都有清道夫駕着馬車投來此類形物，你便可以趁着人少任意揀選了，桂生第一天因爲去得大遲祇拾回一些煤爐，第二天籃子盛着的不是煤爐而是兩隻半新舊的女鞋，一頂破爛了的呢帽，以外還有好些爛布之類，這些東西於桂生的一家是不合用的，他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骨肉，麵包屑，孩子們又在鬧着飢餓呢，桂生的老婆急極了，她看了看那籃子內的東西知道沒有什麼可吃的，就向桂生說。

這些東西我們也用不着，你就拿牠到荒賣店去換幾個錢多少買一點麵包，回來給孩子們充飢吧，你看孩子們又餓到那個樣子！

桂生祇好攜着籃子很無精神的走出了門，過了許久，這纔把那一點荒貨總算變賣了，但所換的食物真是有限得很啦，他們每個人連那可憐的父親還吃不到一整塊麵包呢。因此以後桂生便不再拾破布之類，依照老婆的話拾一些可食的食物了，桂生和田兒每天都在那垃圾的匯集區掘弄着，這裏你還可以看到每天有無數的生物在山峯下爲了他們的生存蠕動着，桂生和田兒不過是這數量中蠕動的一員，他們用鏟把這垃圾一層層的掘起來想要在其中發現一點異樣的驚奇或者可吃的東西，或者可用的東西，總之能夠把其中掘到的東西，如破爛的襪子，剪刀，洋鐵罐可以供給家用，而另一方面又能夠送到荒貨舖弄得幾個錢作爲一日的混飽，這便是這般失業者的無上的企求。桂生對於這企求，早就已經看見過了，但所得的是什麼，那便足夠祇有令他感到心灰，這在桂生是如此，在一般拾荒者的心理也是如此，桂生現在要不拾破布轉而拾可食的食物了，上海有許多酒館和私人的公館，每天都有這種殘食後的穢物，擲在荒郊裏，原是讓野狗去嚼嚼的，桂生現在要與野狗

去爭，他趕開狗，自己拾起來，你看他和田兒每天都有一籃子攜回家，那裏面盛着的是閩人們的殘羹穢食，而飢餓的桂生却把牠當作羊羔美饈攜回家了，當他老婆第一次見了這樣的穢物，不覺大聲叫道，

呀，這樣的東西怎麼能下口？

桂生說：

你也不要不知足，沒有井，纔知道井水之可貴。我想這東西比我們在村時喫那些樹皮草根總要好，你祇須把牠洗一下，就可以吃的。我看有許多人還拾不到這樣的東西呢？

他的老婆苦笑一下，也不作聲，就攜着籃子徑往附近的自來水邊洗去了，或者因爲食物已經被細菌侵入的原故，近來桂生一家的臉上常呈出黃腫的狀態，田兒的兩個小弟弟尤其黃得更厲害，那兩顆小臉上，就像被兩張黃色的蠟紙所蒙蔽，看不出以前桃色的可愛了。這一天，阿黃走近他們的屋子，一眼就是他們一家斜坐在一條檯上，阿黃不覺叫道：

呀，你們這一會來臉色爲什麼如此難看？

桂生站起回答說：

你以爲這樣嗎？

阿黃說：

何嘗不如此？

桂生很懇切的告訴他說：

弟兄，我告訴你，這一會來因為我們吃的不是飯，也不是麵食，祇是一點拾來的！……

阿黃知道他們這一會來是在拾荒，就接着說：

——是的，我知道，你們這一會來很苦，可是我這一會生意也不好，這裏節下一塊錢，你們就用來買一點米緩一緩吧。

桂生接過錢，深感阿黃的厚意，他們一家靠了這一塊錢，於是又過了好幾天快樂的日子，但接着悲慘的命運就到臨了。

有一天，當桂生正在一個垃圾堆旁翻弄時，忽然被他發現一點異樣的驚奇了，那纔是桂生從來拾荒時沒有遇見過的呢：原來有一堆小小的魚，串在一根草上，這一串魚大約有十來個，顏色還是非常新鮮的，桂生見了這樣新鮮顏色的魚，不覺動了吃的念頭，自然不肯把它輕輕地放過，於是他把牠們拾起來，藏在籃子裏，就宛如獲了珍寶一樣的攜了跑回家，他得意地向他的老婆道：

你瞧，這不很好嗎？我們一定要弄來吃呵，你快把它

們洗淨，我去阿黃家裏借錢買調和。

過不久，桂生的老婆已把魚弄好了，你看那一碗魚子現在放在一個小小的桌上又香，又辣，真是好吃啦！田兒和他們的兩個小弟弟爲了香味的刺激，就來近桌旁爭，先伸出手就想拿一點來嘗嘗，但是爺爺把他們喝住了，爺爺說：

緩一點，等媽來再說。

那三個孩子就不敢再動手，他們祇好流着口涎望着那桌上的珍物，媽媽已經把碗筷放上，現在是吃的時候了，孩子們自然很快樂的跳上桌，他們舉着箸吃得真夠味，最後爺爺竟把碗中剩下的湯都喝完了。

桂生吃得過多，他第一個就肚痛，起先原不過微微的痛，後來竟越痛越厲害，似乎他所吃的那些小魚，要鑽破他的肚皮，從他的肚裏跳出來，他伏在地上很悽慘的呻吟，他的妻和三個小孩子現在也伏在地上開始呻吟起來了，他們叫得真可慘，九月裏的空氣，都被他們叫聲喊得慘涼了。有許多鄰人聽不過，大家就湧進桂生的屋子，看見這種慘象就對着地上滾的人問道：

你們那裏不好嗎？你們究竟爲了什麼？

但是這地上滾的人並不回答，他們的聲音現在已經哽咽了，臉上顯出一層灰白的顏色，死神在他們的周圍旋轉着，

他們窒息着，呼吸已經很小了，看的人現在是變成了慈善家，作了這一家人的救護隊，他們嚷着道：

——這是受了暑，這是痧，阿四，阿五，去呀，去替這一家可憐的人拉痧，救治他們，趕快趕快！

於是立刻就有四五個人走近他們的身邊，用手重重的在桂生的頸上拉，又在他老婆的頸上拉，又在那三個孩子的頸上拉，但是全歸無效，你不能夠因為把他們的血脈拉動，就以爲可以使得他們復生，他們走的並不是這一條路，你是不知道的，祇有一個老者我們可以決定他是一位有經驗的老人，他走近桌旁，嗅了嗅他們剛食過的碗盞，又在地下拾了一片他們剛丟下的魚骨，他細細的看過一遍，突然臉上顯得異樣的緊張，似乎在這一堆魚骨上發現了置桂生一家死命的敵人，他立刻向這一大羣鄉人嚷着道：

你們把眼放開，你們不要誤人，這不是痧，這是受了毒，你們看，就是這東西使他們受苦，這是一片河豚魚的骨，我認識的，天呀，他們今天吃的是河豚，我祖父從前就是誤食了河豚喪命的。

旁邊的人，都鼓大了眼望着他。這老人又繼續說道：

現在你們不要望着我，我們應當趕快施行救治，趁他們現在尙未斷氣，送他們去醫院裏！

於是立刻就有三部黃包車把這五條受毒的生命載起來，拖往附近的醫院裏，醫生照例診察了一番，證明這一家確是受河豚魚的毒，桂生因爲食得過多，受毒最深，就在來醫院的十分鐘與世長辭了，三個小孩子抵抗力薄弱隨後也就斃命，祇有桂生的老婆，尙在昏迷之中，醫生忙着灌藥，竭力使她嘔吐，直到嘔吐盡了，這纔漸漸蘇醒，但是醫院的規約照例是不許病人受到任何刺激的，他們把她開隔在一間房子裏，不許他絲毫眼見那悲慘的景象，她要從床上爬起來走出房子，看護婦却把門扭上，把鎖鑰也帶走了。最後她無法祇好把窗子打開，她急於想看一看她的孩子和丈夫的安全，這可憐的婦人對於自己兒子和丈夫走向別一條路她是不知道的。她把窗子打開了，天呀，就在這時候，那四具大小不同的屍骸和棺材，便直直的刺入她眼裏，她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她的左脚已跨出了窗門，可是看護婦比她更來得快，她被地摔在被裏爬不起來，沉入一種模糊的狀態裏。

在陰黯的秋天，有四具慘白的棺材，向斜土坡的墳地前緩緩地移動着。阿黃哭喪着臉，燒了一疊紙錢，看他們埋下坑，變成四個小堆。他擦了擦眼，遠遠望着他爲他們所造的那一所空了的屋子。

阿黃，現在是一點也不能離開家了。醫生囑咐他，要照顧她，不要使她有發生意外的機會。她的神志仍是昏迷不醒的，這可憐的婦人，每天祇是呆坐着，仰望着天空，有時不斷的呼着孩子們的名字。或是桂生的名字，她是飢餓的，但她不願飲食，連一點麵包也不願入口，你看她消瘦得有如一箇活鬼，眼眶深陷着，嘴唇是黃的，她現在是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能麻煩她了。就在這天下午，阿黃

從附近的市上回來，就發現這可憐婦人的失蹤，他尋遍了屋內，尋遍了屋前，都未能尋獲她的踪跡，後來有人纔從那四座新墳前把她找到，她的身子躺在血泊裏，腦袋已經破裂了，有一片白色的漿液從那破裂的縫裏流出來。阿黃把她葬在桂生的近旁，離那三個孩子的墓地也不到一丈遠，他們算是又重新聚在一起了，這五座墳墓，將來也許有一天是會被消滅的。

勞 工 月 刊

第 三 卷 第 九 期

目 錄

廿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出 版

我國第一次獲選國勞理事之經過
僑外華工狀況
國際勞動競爭及其救濟
勞動立法之原則及其經過
統制經濟下的勞工政策
英國工會運動(續)
勞工法令解釋彙編(續)
李代表在國勞大會之演說辭

包登國
陶鎔成
謝嘉
洪濂塵
歐陽壁
楊放編
歐鎔成
包華國譯

定價每册二元
半年六元
全年十二元
國內四元
國外二元
郵費在內
代售各埠
大書局均有代售
發行南京林陵路
二號勞工月
刊社

黃 鐘

第 四 卷 第 七 期

版 出

橡樹和蘆葦
我們三個
哨兵
超羅派太田莊的卡立塞貝
三次的警告

陳鐘
盛明若
牧馬
楊鎮華
茜茜

耕讀傳家
憶西湖
北遊瑣記
街

徐寶山
汪錫鵬
張曉紫
朱管

通訊處：東南日報館

隨筆

強尋書味齋書談

高倚筠

前年年底傑生兄籌備刊行「新學」，向我索稿，我無以應，只說有暇時當略盡些幫助。慚愧得很，讀書十年時，毫無成就。近二年來，只是寄人籬下，做些事與願違的工作，騙些錢用用，實在問心不過。幸喜主持的人向予以優容，不加斥逐，算是萬幸的了。今夜偶讀船山詩草，到「無事何須投筆記，此生原為讀書來」句，真覺得生在這個亂世，我輩原不應該像胡適博士所說的躲在研究室里的。現在是四郊多難的時候了，青年們難道還不投筆而起，立功塞外嗎？可惜像我這樣軟弱的，當然不能選入隊，只好縮在後方領略些讀書的福氣而已。傑生兄叫我寫文章，這真使我為難。本來我讀書只是「強尋書味，不求甚解」，以慰長夜之寂寞的，那有寫文章的本領，不得已，只得寫些隨筆，以為「新學」補白。

廿二年四月十八夜，上海。

1 托爾斯泰誕生百年紀念全集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八月廿八日，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年了。英國的託爾斯泰會，出了一部英譯全集紀念他，由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全書二十一冊，定價九鎊九先令，只預定，不零售的。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八日，蕭百訥致書牛津大學出版部，說英國的讀書界和圖書館缺乏一部「託爾斯泰全集」實為一大大的遺憾。他說，知道貴部計議要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毛德夫婦翻譯的託氏全集，那是最好沒有的了。他相信只有毛德夫婦才能夠譯託氏的書。簽名在蕭百訥的信後的，有英國的名人學者 William Archer, E. Barker, A. Bannett, E. Carpenter, May Sinclair, H. G. Wells, Bertrand Russell 等；在美國有 Engene O'Neill, Booth Tarkington, Sherwood Anderson, Theodore Dreiser 等。譯者毛德夫婦 (Mr. & Mrs. Aylmer Maude) 究竟是怎樣的人，我暫時不能去研究他們，我只知道他住在俄國有廿三年之久，時時去莫斯科訪問託氏，

也會和他同住在 Yasnaya Polyana，無疑地他是託氏晚年
的好友，而且他認識很多和託氏最接近的人，所以他（毛
德）來譯託氏的著作，和寫托氏的傳最為適合。毛氏在一
九零八年和一九一〇年先後出版「托爾斯泰傳」，得託氏
的夫人修改過和幫助過。

全書二十一卷，到前年九月才印行第四卷，一共出版
了十二卷。照毛氏的預定計劃，全集分三年完成，每年出
版七卷，一九三〇年年底就可以完成的了。不知是爲了預
定的人太少，還是爲了印刷上的關係，直到現在只出書十
一卷，和他的預定計劃相差了三年。

毛德夫婦研究托氏有年，這次譯他的全集，實爲文壇
一大貢獻。我國近年翻譯外國作品，其中名著也不少，但
是多數是翻譯一般流行作家的作品，迎合青年的需求。至
於翻譯全集的簡直沒有人敢嘗試，所以去年日本某作家譏
笑我國沒有莎士比亞全集的遑譯。我希望我國的翻譯界，
不要爭着來譯一些流行作品，省些精力來另譯一些重要的
著作，或作整個作家的介紹。茲將「托氏百年紀念全集
」已出版和行將出版的卷次列下，給喜歡研究托氏的人參
攷。

已出版的

第一期

卷一 托爾斯泰傳：前五十年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蕭伯訥作序

卷二 托爾斯泰傳。晚年 (Life of Tolstoy: Later Years)

Prof. G. R. Noyes 作序

卷三 童年及成年 (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

Prof. W.M. Lyon Phelps 作序

卷三 廿三故事 (Twenty Three Tales)

Madeline Mason-Mannheim 作序

卷七 劇本 (Plays)

H. Granville-Barker. 作序

卷六 什麼是藝術和藝術論 (What Is Art and Essays On Art)

On Art)

Aylmer Maude 作序

卷二 復活 (Resurrection)

H. G. Wells 作序

第二期

卷四 軍中故事 (Tales In The Army)

Shane Leslie 作序

卷八 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共三册

Hugh Walpole 作序

卷二 我的信仰和自由 (Confession And What I Believe)

Mrs. Alfred Lyttelton 作序

行將出版的

卷二 我們應該怎樣做 (What Then Must We Do?)

Jane Addams 作序

卷二 魔鬼及其他短篇小說 (The Kreuzer Sonata the Devil, And Polkushka)

Devil, And Polkushka)

St. John Irvine 和 Rebecca West 作序

第三期

卷五 地主的早晨 (A Landlord's Morning And Two

Rassars) 這部書提前出版了。

Eobert Hichens 作序

卷五 安娜·加迷里那 (Anna Karenina) 二册

第一册 John Galsworthy 作序 第二册 The Hour.

Brand-Whitlock 作序

卷三 簡略福音 (The Gospel In Brief And on Life)

Lady Sybil Smith 作序

卷二 伊文愛立次 (Ivan Ilych And Hadji Murad)

Stephen Graham 和 Prince D. Minsky 作序。

2 買舊書

踏進舊書店，就好像立身萬山中希望搜尋得一些寶貴的礦苗。假如你不怕頭昏脚酸，你站他三兩個小時，包管你可以找出幾部你心愛的書籍。上海的舊書店還不多，除了北四川路一帶幾家賣英文的書店之外，專賣中國舊書的簡直少得很。賣中國舊書的那幾家並不是看舊了的書，而是賣和「新」相對的舊中國書——即古板書。如果你想進那些舊書店買一二部你想要的書，你身上沒有十幾塊大洋就請你勿輕易進去。而且那些舊書店的夥計，日夕對了古書，不免染了名士風氣，時時對你不睬不睬，你一肚皮高興踏進去，往往是懷了盛怒出來。

現在我所要說的是在外國買舊書，並不是上海的舊書店。就說倫敦罷。倫敦的舊書店多在 Charing Cross Road 一帶。最有名的 W. & G. Foyle 就在那里。Foyle 的舊書一百萬卷分開十幾部分，任你隨手翻看。而且沒有人釘住你像看監犯一樣。你看中的書，也可以還價。如買得十幾部你更可以要求打一個八折或七折的。有時你所要的一部舊書買不到，他們可以和你找，或登廣告去徵求，但價錢比新的也許貴一二倍。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了一部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是新書而當舊書賣。原價兩個堅尼（即二鎊二先令）只賣十五先令。全書和新的不一樣。什麼叫做新書當舊書賣呢？原來英國那些出版公司，當一部書未出版前，照例送去國內那些大學者和報館主筆，有名雜誌主筆們去批評。那些學者主筆，看完了以後或許沒有，爲了沒有地方放或是別有原故，把它賣給了舊書店。所以往往一部新書出版，不久後你就可以在舊書店用低價買到了同樣的一部。有一次在 Fyfe 買到了一部班乃脫（Arnold Bennett）的“Don Juan De Marrana”劇本。是班乃脫和喬治摩亞（George Moore）夏芝（W. B. Yeats）們聯合刊行他們的著作之一種。每種只印了一千部，編了號碼，有作者的相片和親筆簽名。那些書是賣給會員的。我只花了十先令買了。這也是難得的機會。

還有二個很大的不純粹的舊書店：一個是 Mudies Select Library，在 King's Way，一個是 Times Book Club 在 42, Wirmore St. 前者舊書較多。這二家都是讀書會。你每年納一鎊的會費，就可以借書一冊，兩鎊可以借二冊。假如你歡喜這部書，等到這書當舊書賣時，你有優先權的。只要你先註冊說你要買這部，到時他們送到你屋內，然後和你收錢。這兩家的辦法都一樣，但 Mudies 的服

務比較好些。有時我要買一部書，但不知在什麼地方出版。去 Mudies 問，如果是外國的（指美國和歐洲大陸），他們不收定金和郵費，一二星期後就辦妥；是在倫敦的，他即刻去找，最多不過四小時，他就找到了幾家舊書任你選擇了。當羅蘭斯（D. H. Lawrence）的遺著“The Virgin And The Gipsy”在意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出版，該書是“Limited Edition”，只印八百零十部，其中八百冊是發賣的。我託 Mudies 即刻去買，只六天就收到了。而且買到的是 No. 31。除了書價一堅尼之外，其餘的掛號和快遞費，一個錢都不花。

3 買禁書

英美國兩國雖然是言論很自由的國家，但有很多名著被目爲「淫穢」的就不能自由出售。美國比較還好些，英國就太過板起道學的面孔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詹士朱士（James Joyce）在巴黎莎士比亞圖書公司（Shakespeare And Co.）出版的優力賽士（Ulysses）是被人家認爲二十世紀最神秘難懂的一部大著。初版限印一千部，同年十月在倫敦的 Egist Press 再版二千部，五百部寄在紐約，給郵政局燒去了。翌年正月，印第三版也是在 Egist Press，限印五百部，四百九

十九部給福斯頓(Folkestone)的海關沒收。該書遂不能在英國暢銷。要讀優力賽士的人們，就不得不去巴黎買了。一九三十年的春假，我去瑞士旅行，經過巴黎，住了一夜，沒有功夫去找買，第二天早晨就去車站趁快車了。坐在車廂裏後，忽然看見有人推着一摞報章和小說賣，我瞥眼看見“The Well of Loneliness”幾個字射入我的眼簾。我連忙下了火車，仔細看清楚，不錯，是Radclyffe Hall女士的“The Well of Loneliness”，大喜過望。問那賣報人多少錢，他說七十個佛郎，我的法郎已經花完了，身上只有通濟隆的旅行支票，和一些瑞士法郎，不得已就和送行的傅君借了七十個法郎買了。這部書是一九二八年版的，描寫變態戀愛的心理，頗為深刻。出版後即為當局禁止，法官和著作家大打筆墨官司。其實這部書並沒有什麼穢褻的地方，反而是寫得很Noble的。後來蕭伯納，吳爾美夫人等都出來為作者辯護了，可是禁令還不能取消，在英國當然買不到的。我在火車上把它讀了一半，到了日內瓦後，就沒有機會讀下去了。有一天偶然經過了Quai Du Blanc街上的一個書店，走進去瀏覽，一本大大藍面白字的書闖入我的眼簾，啊！優力賽士！在這里又碰到了。書頁裏會敲竹槓，開口就要兩金鎊，講來講去講到一鎊一先

令，給他瑞士佛郎折成金鎊，我又得吃虧了些，本來很可以給他通濟隆旅行支票的，可是沒有帶在身上，而且我又要趕快買了走去橋邊的盧騷島上的石椅上讀的，只得忍痛一下了。

講到這部優力賽士，不要說淺學如我之流看不懂，就是英美國人還有許多名家看了也不能理解的。讀者（可以說多數是讀了一半的，或幾頁後就拋開了的）讀完了後，於不了解之餘只有同聲驚訝。而作者朱士突然在現代文壇上佔了第一流的地位。雖然英國有位批評名家譏它為字紙籠，可是近日出版了不少研究它的專書了。這部書的特點可以說是朱士新開了一個小說的技巧，向來是沒有過的。全書七百餘頁，而所說的又是主人公一日間那些無謂的應酬，他心裏所意思到的書上却是附着了很多冗長的自語。（一九二八年美國的奧涅爾所寫的那篇九幕劇奇異的插曲大約是學了朱士的方法，可是這部劇本容易了解得多了。）

關於研究優力賽士的專書，就我所知道的有下列三種

1 吉爾柏 (Stuart Gilbert) 的「詹士朱士的優力賽士研究」(Juanes Joyce's Ulysses, A Study)倫敦

Faber & Fader 書店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出版。定價一鎊一先令。

2 約瓊斯蜜士 (Jordan Smith) 的「詹士朱士的優力賽士入門」(A Key To The Ulysses Of James Joyce) 美國蘭唐書局 (Randon House) 出版。

3 佛蘭克蒲金 (Fran Budgeon) 的「詹士朱士及其優力賽士之創造」(這一冊出版地方未詳。美國出版的這兩冊是近日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的雜誌室抄出的，我手頭沒有，內容不知如何。第一冊是用學者的眼光很嚴肅的批評的，也頗不容易看。)

我這一次去瑞士，巴黎，除了遊玩之外，所得的寶物(在我個人看來至少是)可不少啦。回到巴黎，下了火車後，找定了旅館，即刻就去莎士比亞圖書公司找買羅蘭斯 (D. H. Lawrence) 的「沙脫萊夫人的戀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了。這部書描寫一個爵士夫人和園丁通森，而走入了戀愛的，有一部分是非常猥褻，誠如章衣萍先生所說的「比金瓶梅的描寫還遠過之」(大意是這樣，記不清了。)的。可是爵士夫人並不是一個壞女子，她是可恕的。她和爵士結婚後，爵士就去歐洲大陸作職去了。三年後回來，因為受了傷不能生育，他覺得很對不住自

己的妻子。他就暗示她去找一個高貴的男人來養下一個兒子可以將來承繼他的爵位。可是她偏要打破階級找了她心目中認為強壯可愛的園丁。這部小說出版後，衛道的英國人士，大為咆哮起來。立刻就禁止了。本來這部書是在意大利佛羅倫斯出版，只售預約的，可是在美國也給人偷印了，價錢賣得很貴。到一九二九年羅蘭斯就在巴黎的 Leccam Press 印了普及本，每本只售六十法郎。這部書的好壞如何要等批評家去批評它的。(出版後倫敦水星雜誌和亞地非爾雜誌都給以好評，說是為英國人士一個教訓。還有羅蘭斯的好友英國近代批評界的權威穆萊 J. M. Marry所著批評羅蘭斯的那部 "Son of Woman" 就批評這部小說很對，可惜原書不在，不能列舉出來。) 華波爾 (H. Walpole) 說，近十年來只有羅蘭斯，朱士，奧爾芙夫人，赫胥黎 (A. Huxley) 四人影響英國的小說很大，確實不錯的。

幾天後，我回倫敦了，過英法海峽的船到了福斯頓，關吏查行李查得很嚴的，我這幾本禁書怎樣帶進去呢？(同時我在巴黎還買了法國 Tauernitz Edition 的吳爾芙夫人的 "Orlando" 和蕭伯訥的「人與超人」各一冊。這些法國出版的英文書帶去英國是沒收的，為的是價錢便宜。)想

道 路 月 刊

第四卷第三號
九十月五日出版

日本之市政	王紹箕
公路與民生	成希顯
東北淪亡後之公路	劉雲櫻
道路之效用	蘇秉彝
市經鐵路法	顧在埏
公路管理法	楊得任
湖南之公路建設	嚴金鏞
川沙之行	劉雲櫻
桃花江	劉雲櫻

一元二角五分大洋一册

者 版 出

號八〇六路父神勞海上

會協設建路道國全華中

來想去，沒有法子，犧牲那三本書嗎，那太令我受了打擊。如果給關吏查出了，旁邊就是巡警，拘我到警署，書本收了還要很重的罰金，也許還要驅逐出境的。罰些錢還不要緊，假使真的要驅逐，那不是太不值得？我在船上的甲板躊躇了一會，居然給我想出了一個好方法了。我就把兩本小的書（那德國版的）放在大衣的左右兩個口袋里，其餘三本堂堂皇皇的拿在手上和倫敦泰晤士報一起。上了岸，驗好了護照之後，搭客魚貫着步入行李檢驗處了。關吏高聲喊着：“Anything To Declare?”（有什麼要呈報的嗎？）我立刻叫叫脚夫停止了，我說，我有一個舊的攝影機和望遠鏡，立刻開了衣箱給關吏看看我的攝影機，和二

條在巴黎魯佛百貨公司買的領帶，開了幾句話，連我手裏拿着的書都不看一眼，像這樣的難關就渡過了。上了火車後，我就覺得好笑。聰明的英國人也給我混過了！一書禁得利害，偷買的方法也巧妙。其實倫敦的書店，也有暗中賣着「沙脫萊夫人的戀人」這部書的。當我未起程去巴黎前一天，我和一家大書店的職員談及，他說他自己有一部，索價要五個堅尼，他說是初版的。我因為第二天就要去巴黎了，所以沒有向他拿來看是怎樣的本子。這也可以看出禁書是很難禁到絕跡的了。

廿三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北平。



一個丑角

— 空

認識他，是因為同學的關係。自從中學畢業了後，許多同學的面影，在我的腦海中都漸漸地模糊了，甚至於連名字也記不起；只有他，他那副面影，他的名字，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

他給我這樣深刻的印象，說來也平凡得很：那就是因為學校演白話劇的時候，他常常扮一個丑角——一個很出色的丑角。是的，他好像很有演戲的天才，他不需要訓練，也不需要化妝，只要於派他扮演白話劇中的某一個角色——譬如私塾先生，老紳士，卜卦算命者，農夫，工人，偷兒，乞丐，以及小城市的商人，等等，他把劇中的情節稍為弄清楚了後，馬上把臉兒一抹，眼睛一睜，手兒一擺，於此，那個角色滑稽的表情和姿態便給他活現出來，就如同真的某種人物一樣。

記得我們學校第一次公演白話劇，他就被派扮做劇中的一位鄉下老紳士，首次排演的時候，他便初出茅廬似的

引我們給他很大的注意了。那時候，我們的所謂排演，其實是很簡單得很；下了課後，晚上，把兩盞煤油燈高高地掛在教室裏，教室便做為我們的劇場，那寬不到五尺的講壇，便是我們的戲台了。——當然還有觀眾，那就是住所離開學校較近的我們同學。我們坐在教室裏的椅子上，擠得滿滿的，於是排演便開始了，我們的教務主任張先生是導演，（他是剛剛從北京大學畢業回來的，也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在北京用白話文寫過許多文學的東西）他——那位同學頭一個走上做為戲台的講壇去，仍舊穿着一套學生裝，把頸子一縮，把腰背微微一彎，兩手慢慢地平叉在膝部，然後慢慢地坐下，咳了一聲，把嘴唇邊的筋肉左右地擺動了幾下，把姆指和食指輕輕地摸一摸他的上唇，令人想像到他的嘴邊是長着兩撇鬍子的，然後又把眼睛一睜，用嘶啞的聲音喊道：「喂，她，她嬌喂，倒盆水給阿爹……洗，洗臉！」隨後，把兩腳一翹，把一枝有尺來長的旱

烟筒擱上他的嘴邊，吸了幾口，又用一種嘶啞的聲音唱起土戲來，唱道：「老漢姓名顏嘯嘯——天曹，癩兩盧酒配嘯——咳——咳——番豆，老婆愛我甚嘯嘯——親厚，每夜不離肚嘯——咳——咳——貼肚。……」他這樣維妙維肖的滑稽表演，把全場的人都吃吃得哄笑起來了，我們那位教務主任張先生更笑個不止，幾乎要掉下眼淚了，教室裏充滿着響亮的笑聲和拍掌的嘈聲，不斷地連續着，約莫到十分鐘以後才得平靜下來。

那時候，雖然已經是民國十三年（我記得我是辛亥年生的，我十三歲即進了中學），但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剛剛打到我們孤懸南海的C州來，我們的學校生活也變得很快活，每年差不多有四五次的白話劇排演，每次的劇中的主角，都是由他擔任，他那滑稽的逼真的表演，也沒有一次不使全場的人盡情哄笑和喝采的。同學們都很羨慕他，我們說：「他真是難得，扮什麼，像什麼！」教務主任張先生好像也很愛他，時常對我們說：「他很聰明，很有扮演的天才，他很會學習，人家的各種舉動和口吻，他很容易便學到了。」

其實，他那種滑稽的表情，不單是在扮演戲劇的時候，在平日，只消你看到他那付怪相，便夠令你發笑了：他

整個臉部的輪廓，是方中帶扁，像一把鍋鏟；一對下垂的像八字形的眉毛，還有一對細小的像鯨魚一樣的眼睛，也是尖端向下微微斜傾的，還有一張掀起來便歪了的嘴巴，還有最令人注意的，便是臉上有許多很大塊的麻子，像塊被雨點淋過後的沙地。……而他的行動，表面上好像有點呆鈍的樣子，走起路來，帶點顛預，說話有點口吃，一句話說得像碎片一樣，滴滴答答地發出一種詼諧的音調。我們時常拿他來逗笑。

可是，平日他在學校裏，却是很沈默的，雖然只是十九歲的青年，但臉部的表情，老是那樣的平靜而帶有一點憂鬱，不苟言笑，不愛玩耍，默默地呆呆地不做一聲，簡直令人認不出他就是戲台上扮演滑稽丑角的人。他不像一般執拗子弟的同學們那樣輕佻浮囂，也沒有像我那樣孩童的活潑天真，他的家裏聽說不怎樣苦也不怎樣好，只靠他的二哥在南洋做小學教員來維持，（當然，他的學費也是靠他的二哥維持的。）他好像很刻苦用功，他的功課都吃得很好，功課以外，有時常到圖書館去很用心地翻讀國內各種新出版的雜誌和書籍，那都是充滿着五四運動後的新思潮的。有一次，我看見他在圖書館拿一本雜誌去喃喃地向教務主任張先生問道：「社會革命是什麼？……」後來

張先生對他講了許多話，我當時還不大懂。他的國文也不錯，時常發表文章在壁報上，如隨筆，詩歌，小說等。

「我有一顆並不滑稽的心……」有一次他在壁報的隨筆欄上這樣的寫着。

一年半過後，我只差一個學期便要畢業了，（在學校裏，我是高過他一年級的。）可是他却在這個時期悄然地離開我們了，原來春季開學的那天，學校出了佈告，說是已經准他休學半年，因為學費困難，不能維持。

一年又過去了，這時我已經偕大哥升學到廣州，在中山大學裏唸書。這一年的時光給我們C州的變動太大了，盤踞C州的軍閥已經打倒，現在是國民革命軍的世界了，C州到處都飄揚着青天白日的旗幟，沉睡的落後的C州社會，到處都被革命的高潮所激盪，開始向猛醒和前進的大道飛奔了，C州的青年學生，多數被革命的烈酒所陶醉，狂一樣的做着各種社會活動了。而我，薰陶在革命首都的我，也開始跟着我的哥哥，參加故鄉的肅清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的激烈運動，我們居然是一名革命的國民黨員了。

這一年寒假，我由廣州回到故鄉去。路過C城的時候，我會經過母校去拜訪校長。當我走向校長室時，我那

位扮演丑角的同學又和我相遇着，他的面部仍然是那平平靜而帶點沈默的表情，向我冷冷地睇了一眼，（因為不同縣的原故，我倆的感情是很普通的）便匆匆地走進學生會辦事處去了，後來我向校長打聽，才知道他已經回來求學，現在是母校學生會的主席，兼國民黨部委員，全城學生聯合會的常務委員，很出風頭，很活動，發表許多文字和演說猛烈地抨擊着社會的一切，居然成爲C城革命青年的中堅了。

那一年正是民國十六年，一般人稱之爲大革命時代的一九二七年。

從此以後，我和他又分別了，一直到了三年以後，我們才在上海相逢着。

我要說一說，我在民國十六至十九年這三個年頭中，過的是什麼一種生活；雖然只短短的三年，可是在我的生命史中却是充滿了血和淚的最悲痛的一頁！是的，這個意外的變動有如暴風狂雨一樣劇烈和疾速，簡直等於一場突如其來的惡夢。

還是簡直點說吧：這三年中，我坐過兩年的牢獄，出獄後，便開始到上海和南京來做個流浪者，我的哥哥也和

□□□□□□□□……

這便是我這三年來的遭遇，在一個共同的幻滅時代裏，而我那位扮演丑角的同學，也就在這個時候和我們久別重逢了。

那是民國十九年的元旦。

我趁着新年的假期，由南京來上海看我的哥哥（他和幾位友人住在一處。）哥哥像母親等待孩子一樣地，老早便在北火車站裏接我，一看見我下了三等火車便歡喜得像什麼似的，老實說，除開這樣唯一的安慰外，這個時候，我們還有什麼可樂的呢。他像情人一樣地挽着我的手臂走出車站，跳上電車，我那付無論何時也被濃厚的愁雲所深鎖着的臉孔，開始射出一線欣慰的光輝，迫不及待地對我說了許多別後的話，我在他的面前，就好像一個小娃娃在母親的面前一樣。

「大家都在房子裏等你，今晚預備過新年呢。」他溫存地說。

「啊啊……」我這時只有滿足的微笑。

「還有你一個同學也在等你。」

「誰？」

「趙維邦。你記不得他了嗎？」

「哦，他嗎？」一個滑稽的面影馬上即浮現在我的眼前，「哈哈，記得的，那位丑角嗎？」我不禁笑出了。

「是的，他很想見你，你們老同學。」

「他在上海做什麼？」

「他去年才來上海，在暨南大學裏唸書，和我很好，時常來和我談，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呢。」

「啊啊……」

這時，飛越過滿街的年紅燈光，電車已經停止在愛文義路登路口，我和大哥下了電車，朝北走了一段路，便到寶安坊。大哥急急地帶我拐進弄堂去，推開一扇朝西的後門，踏上一條窄而暗的樓梯，停止在一間狹隘的前樓的門前。我們踱進去的時候，只見房子裏塞着四個人；台吱打着汽爐，光在洗菜，昭在收拾桌子，灼在那病色的電燈下看書，他們看見我進來，都一齊停止了工作。

只不見我那位丑角同學趙維邦。我問台，台說：「他到外面去了，他說今晚菜恐怕不夠吃，便自己掏錢出來，說要添些肉來。」

「他和我們混得這樣相熟了嗎？」

「是啦，」大哥插進來答，「他已變成我們一位老朋友了。他對我們很客氣很熱情呢。」

過了一會，一陣郭郭的急促的皮鞋聲踏上樓梯，大家知道維邦回來了，他一踏進門口，看見我，便突地立定了脚步，好奇而又很愉快地注視着我，說：

「哈，是阿空嗎？」

「是啦，」我也微笑的注視着他，「維邦，還認得我吗？」

「認得。可是你高大許多了啦。」

「是的，我們不見已經有三年了。」

「呸，真快，真是三年了啊！」

他明然自語着，那雙活動的像鯉魚般的眼睛，被一種威奮的情緒沉重地壓得把眼皮放下了。

約莫再過了半點鐘，台等已經把小菜弄好，擺在一張鋪着舊報紙的小桌子上，酒杯子不夠，我們便把漱口盅當酒杯子，棧子不夠，有些便坐在鐵床上，有些站着吃，七個人擁做一堆，開始喝我們的所謂新年酒，大家好像真個要想把一年來的愁苦趕開似的，拚命的把那濃味的高梁酒灌下肚子去。

尤其是趙維邦，他的酒量本不行，然而他却很豪氣地把酒杯舉起，在我的面前一幌，叫道：

「來！阿空，今晚要和你喝個醉。」同時，很親切地

注視着我。

電燈睜着一雙黃色的大眼珠，驚訝地俯視着我們這羣流浪者的團聚；狹窄的前樓，在零亂中飄起了一片溫熱的氣息。

很快地，我們每個人好像都有幾分醉意了。

維邦歪歪地抬起他那銅錘形的臉，撐起他那下垂的八字形的眉毛，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以一種親切的抑鬱的眼光端詳着我。

「哦，阿空」他說，「你是在牢獄中長大了！」

「是的。」

「你在牢獄中受了許多苦難。」

「是的。」

「你在牢獄中學習了許多人生。」

「是的，是的……」

「啊啊……」他垂下頭，無意識地舉起酒杯，輕輕地碰在嘴唇邊。

「說到你呢？維邦，這三年來……」

「哦，我嗎？」他搖搖頭，又輕輕地自嘴唇邊擱下他的酒杯，「這就一言難盡了！」

「十六年的春季，我在母校碰見你的時候，你不是在

「呃呢，好危險的經過呀！」我驚訝地聽着，也爲他鬆出一口安全的空氣。

「以後——」他頓了一頓，一連喝下兩口酒，又繼續說：「那天晚上，我便住在附近日埠的一間小客棧裏，第二天，我又化裝做一個小商人的模樣，拱着輪船去香港。

你知道，那時候，出口輪船的旅客也被檢查的，幸而也被我一樣的瞞過了。到香港了後，又馬上換船到上海來……」

「那麼，」我詫異地插着嘴問道，「你已經到過一次上海了？」

「是的。到上海以後，不住上幾天，我身上只剩下一塊錢，我由C城逃出的時候，我的堂弟只給我二十塊錢，都統統花光了，赤條條地只剩個單身漢，生活得沒有辦法，便決定到武漢找我一位堂叔去，他在武漢做第×師政治部主任，可是因爲準備硬着頭皮賴船脚，和避免種種麻煩——那時候，長江一帶的□□□□更利害，——我又將所餘一塊錢，抽出六毛去買一套破舊襪的工人衣服——兩件藍布的短衣短褲，化裝一個工人，悄悄地下了西上的長江輪船。船快到鎮江的時候，爲難的事情來了：船上要查票，我硬着頭皮說，我是一個窮工人，沒有錢，沒有買

票，可是，我那不成熟的普通話，他們不懂，只知道我是一個不買票的光棍，那些勢利的寧波茶房，兇得像虎狼一樣，狠狠地扯我，拉我，罵我，說要把我丟下江裏去，說我一定是共產黨，最後，好像下了皇恩浩蕩的敕詔一樣，說船到鎮江便把我趕上岸去。……」

「結果，你中途上岸了嗎？」

「沒有。我被一位老太太打救了。她是廣東人，住在頭等官艙，她聽見我正和茶房吵嘴，我說的又是一口不成熟的廣東官話，又看見我穿一套襪的工人衣服，便當真認我做一個流落的同鄉，她走近來，很慈祥地問我，我說我是由廣東鄉下出來上海找一位親戚做夥計的，不料到上海後，我的親戚已經搬生意到武漢去了，現在我要到武漢去找他。我說話的時候，故意裝着苦頭苦臉，幾乎要掉下淚水的樣子，你記得我在學校做白話劇時，我扮演乞丐那可憐的形態的一幕，你不是喝過采的，那老太太見得我那樣可憐，便替我拿錢出來補一張到武漢的統船票了。到現在，雖然那幕小小的悲劇是假的，但是我還是很感激那老太太呢。」

「是的，」我也慨然地說，「那老太太真是很難得。總算你還幸運呢。」

聽了他敘述完了他三年來的經過，我纔明白：爲什麼他也能和我們混得那樣熟，那樣親熱的原因：原來他的不幸的遭遇固然和我們一樣，而他一種失望，幻滅，迷惘空虛，……的心情，更和我們一樣。

這時候，大家的酒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是用飯的時候了。我霍然地站起來，高高地舉起酒杯，喊道：

「來，維邦，今晚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晚上，我們再來多喝這最後的三杯吧。」

他一聲不響地，又感傷的一連喝下三杯。

「維邦，」我重新坐下來親切的注視着他說，「你這三年來漂泊的歷史比我們坐牢的還有趣味呢。」

「是的，所以我說過一言難盡啊！」他微笑着答着。

「我在牢獄中長大，你却在漂泊中中了。」

「啊啊，老了?!……」他不自主地把手摸一摸下巴。

「幸虧你是一位著名的丑角，扮什麼，像什麼，不然你恐怕不能脫出種種的危險呢。」

「是的。我是一個丑角，我不但演過假的舞台戲劇，而且演過真的人間戲劇；我不但演出了我的人生，而且演出了我們的時代呢！哈哈——」

他頹然地倒在床上，有點醉了。

大家匆匆地把飯吃過後，天上忽下起細雨來，在那黑暗的窗外：在一線電燈光的反照之中，只見見細雨像牛毛般地飛着。夜街又是那樣的寂靜，遠遠地只聽見「賣湯圓」的梆子聲，火車有時也嗚嗚地鳴着。這時候，不知道是因爲下着細雨而天氣驟寒呢？還是因爲感慨今昔而心中淒冷，大家都有點冷抖抖的。

大哥突然愉快的叫道：「今晚不可無詩，我已經想出一首詩來了。」

說着，便拿起筆墨，帶醉草在紙上：

——話到生平共一憂，少年豪氣尚悠悠！胸襟博浪投錐恨，心繫盧梭去國愁。江上已無楓似血，眼前惟有雨如秋。酒酣心事誰能識，默向神州數賊頭。

於此，大家都更沈默了，大家都想做詩，我頭一個先寫出來，是和大哥那一首的：

——酒盡三更起百憂，寒窗細雨夜悠悠。消魂有客詩如火，革命無人劍亦愁。貧血河山隨雪冷，渡江梅柳向風秋。撫躬且莫悲零落，欲把年頭換賊頭！

維邦從床上也霍然坐起來，喊道：

「阿空，你們都會做詩，我不會做詩，我只寫出一首詩來給你看，這是我的二哥送我別選羅來上海求學的時候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期 二 第 卷 四 第 號 月 八

新學談叢	作家的條條	寫歷史小說之難	「稗時英作風」	也談「沒有內容」	轉換期苦悶	國民語文與文學	外祖母	粽子	大眾語幾個小問題的檢討	詩選	一個老人	詩之趨	茄色的雲
李 麟	天 狼	榮 楨	靜 珍	笑 鰲	白 木	張承鴻	楊 柳	虹 飛	宋琴心	S M			

信心	夏夜的夢	卡車	算命歌	愛與恨的幻滅	雜論問題中的大眾語文學	病中的需要	喬治·基辛(作家介紹)	顏曙聊	前哨(八篇)	生活在矛盾圈裏的人	奇異的噩夢(續一)	編後贅語
柳 平	桂 崎	孤 西	虹 飛	子 蘊	天 狼	定 國	高 筠	素 秋	陽冬等	墨 汀	奧尼爾著 高倚筠譯	編 者

寫給我的，我到現在一個字也還沒忘記呢。這首詩是：

——洲外原來有九洲，蛙觀井底不勝愁。人生到處多歧路，歧路崎嶇更可憂！

你說好不好，阿空！

我說：「詩不大好，但意味却深長得很！」

他便歇斯底里似地站起來，像說禱語一樣的喊道：「

是的，是的，深長得很！啊啊，「人生到處有歧路，歧路崎嶇更可憂」，是的，歧路，啊啊，歧路，歧路，歧路，歧路，

哈哈，哈哈……」

說的時候，他又歇斯底里似的把兩隻手向空中左右一擺，比喻出那歧路的樣子，眼睛惘然地注視着我們，發出一陣含有悲淚意味的笑聲。——居然又是悲劇中一個丑角的表演姿態了。

寂靜。細雨在窗前悄悄地下着。淒冷的夜啊！

——一九三四，九，四，不眠之夜，脫稿。上海。

驚

Marie Von Eimer-Eschenbach 作
凡 譯

作者生於1860—1906年，爲奧國大衆文學的有名的女作家。她生於鄉間，所以對於鄉村生活描寫得極深刻，生平著作也很多。這一個小品是表現着她她天稟中的女性之愛的。英國Marie Borch把牠譯成英文，本文是從英譯本重譯出來的。

譯 者

「拉克斯，拉克斯——這裏來！立刻這裏來！你還可惡的惡狗！」

她一面向狗奔去，一面在她走到之前，拚命地往記憶中尋找一個可以制止狗之行動的言辭。

拉克斯是一隻短毛的，愛斯基摩種白狗。一條黑紋從它的左耳斜過面部之半。這使它現得更可厭，世界上簡直沒有狗會生得像它一樣的令人厭。它向它短髮的主人看了一下，立刻又疑視着草地上戰動着的一個小動物，它又跳了前去，朝着那小東西，用爪撲了一下。

「走開……」她的語尾拖長着。同時她用她八歲幼女的全力向狗背上打了下去。她的手痛得厲害。也許這狗的全

祖宗是鯨魚，它的背脊真像鯨魚的骨做的一般硬。

琵琶漲紅着臉，眼裏含着眼淚，跪了下去，捉起那隻小東西，吻着，撫慰着，它是——呀！這樣弱小，怪可憐的。它是一隻幼小的黃鶯。它剛從園中最老的一株楓樹頂上的巢中飛出來。這株楓樹，比那座塔還高，枝葉非常濃密，這隻可憐的，困乏了的小東西，怎能飛回去？

它似乎自覺到了它的不幸，它不時發着悲哀的鳴聲，眼睛恐懼地閃動着，身體不停的抽搐着。這個小東西，顯然受了重傷，拉克斯一定打了它，或者把它的胸腔擊碎了……琵琶未趕到之前，誰知它怎樣虐待着這隻小東西？現在，那隻可惡的東西，伸出了舌頭，迅速地向鼻邊舐了一陣之後，又把鼻管湊近琵琶的肩膀來，親熱地聞着，他的活潑的眼睛和爽直的態度，好像在表示着：「這個東西給了我吧！這是我先見到的，應歸我有。我要它來玩玩，當我用爪捉着它時，它叫得多麼悅耳呀！」

「走開……」琵琶跳了起來，拚命把狗踢了一腳。這一脚差不多把她自己的足弄脫了關節，但是，或者拉克斯只覺得好笑。

她趕快走進廚房裏去。要了些牛乳和麵包屑在餵着小鶯。伊懂得怎樣餵法，因為她會餵大了三隻從巢中掉下來

的小麻雀。那小的兩隻，似乎比這小鶯還幼雅些。但是，那些麻雀都是強壯的，粗鄙的，租界上很多的東西，不比這個美麗的，纖弱的，只能住於優美環境中的小鶯。

小鶯並不接受它的保護者給它的食物。當她用手把它的小嘴打開，倒進一滴牛乳時，它也不嚥下。

那個肥腫的，莊嚴的，醬碟一般的面孔上鑲着兩顆呆鈍的藍睛的廚婦，隔着食櫥看着，露着憐憫的神氣。「你不過使它更加辛苦罷了。」她裝着仁慈的面孔說：「把它給我吧！我可以使它脫離一切痛苦。」

「使它……？」琵琶抬起了她美麗的頭，伸直了身體，憤憤地說：「你先使自已脫離痛苦罷，你這殘忍的婦人！」

那個婦人，禽類的殘殺者，聳了聳肩頭，冷淡而輕蔑地說：「我並不殘忍。我不忍看一隻可憐的小東西受苦，因為我想玩玩它。」

聽了這殘殺者的似是而非的醜話之後，琵琶連忙出了廚房。

「因為我想玩玩它？」如果這是真的話，那麼這個殘忍的婦人的罪，會比拉克斯更重。因為拉克斯也許是無意識地這樣做，而這婦人顯然是有意的。人類都應負責於自

己的一切舉動。前次那隻獵狗福洛克病了，獸藥說是無法施救時怎樣？祖母不是對爸爸說：「可憐它吧；不要打死它。讓它安樂地死去罷。」嗎？但是，爸爸，她最愛的爸爸，竟用鎗把福洛克打死了，雖然這是他平素最愛的狗。「你是我的愛物，」她輕輕地對小鶯說，「我一定不使你受苦？我知道你們鳥類的最好的死法。你在生命的最後一剎那，還可以在想：『我是在翱翔着。』然後什麼都完了。這是你們鳥類最好的結局。」

她走過了草場，向着那座塔的管理人的房邊走去。

那個管理人，不過徒擁虛名。他是一個受恩俸的老僕人，什麼事都不做，只是睡覺，吸鼻烟。他以塔為家，並且因為自己從來未曾登過塔，只讓他的一隻大公貓，不時在塔上逡巡着。

這時管理人的門房半開着，琵琶走過時，向裏面瞥視了一眼，門裏有一座方眼屏風。從方眼中可以看見那個老人在椅上打瞌睡，大公貓坐在旁邊桌上守望着，它一見琵琶，立即跳下，蛇一般的溜了出來，輕快地跟着她。它漸漸追上了她，用身體向她足邊擦着，注意地睜着眼睛向她手中望。

它是嗅着了氣味，或者竟是本能地知道她手中握着什

麼嗎？

黑暗的樓梯上，鋪着很厚的灰塵。窗子被蛛網和灰塵遮得差不多透不進光來。不時有個東西會在眼前掠過——一個蝙蝠。她手中不時發出一種恐懼的痛苦的尖銳的悲鳴。大公貓聽見了，回轉身來，睜着黃眼向她瞧着。似乎在說：「那些我不要，這一隻你不肯給我，但是，我一定要捉住它，我有利爪呢！」

這個小女孩有點害怕，她沿着樓梯盡力向上奔。今天這樓梯似乎特別長，梯板也似乎特別崎嶇難行，她盤旋得頭昏目眩了！

小鶯很久全無消息，也不動了。

這時忽然它又掙扎起來，羽毛悚動着，小腳癱癱地抽動着。接着又不聲不響了。或者這是它死前的最後掙扎，說不定現在琵琶手中是握着一具死屍。

可怕呀！這個死的想像。她戰慄着低聲說：「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在我手中。」她把面頰凝着小鶯的頭，向它吹着氣——悲傷着。大公貓幾乎跳到她的面上，垂長着口涎，嚇了她一跳。一陣懦怯的意識向她襲來：這鳥給它吃了吧？它已死了。但是也許它尚未全死，當它被撕扯着時還會覺得恐慌和痛苦。不，永不！她堅定了起來，她預備把大公貓痛斥一頓。

「走開去！醜貓！醜貓！」她大聲喊着，覺得很舒服，因為她覺得這個罵貓的言辭用得適當。

她拼命向上奔，最後到了透出月台上去的門邊。

太陽從門縫中，射進許多輝煌的光線來。琵琶開了門，走到月台上，大公貓緊緊地跟着她。這時不再害怕了，

她再吻着小鶯的頭。

「現在我預備解除你的痛苦，你此後將永不再受苦。你將掉下去，一直掉下去——像做夢一樣的掉下去！」她說完了話，又向洋台上而望了一下。

那裏——許多層疊的樹頂，其中最高的，是老楓樹，離塔這樣近，差不多可以用手捉到它的枝葉。最高的一條枝椏上，就是小鶯的家，裏面正在騷動着，不時有一種極悲切的小小的鳴聲發出。那是你嗎？老母鶯？可憐呀！你的乖乖來了，但是，已經太遲。他已經死了。——琵琶伸長了兩手，同時大貓跳到牆頂上，注視着。

「不能給你！——不能！」她怒聲向貓斥着。同時她閉上了眼睛，一會兒，放開了兩手。

那隻小鶯，起初向下掉了一陣，後來——呀！天呀！——它並不死——它尚活着，它展開了兩翼，嘴裏發出一種驚喜交集的鳴聲，像喝醉了酒般的，不自然地飛着，但，到底飛進了老楓樹頂的它的家中，同時巢中響了一陣嘈雜的問訊聲。那些懇切的聲音，好像在說：「你好嗎？真的嗎？你有什麼不舒服嗎？」

「不，我沒有一點不舒服！」琵琶凝視着那隻貓的圓圓的，闊闊的，失望的面臉，大笑着說：「跳上去吧！捉了它吧！你這隻蠢貓！它已經安全了，已經離開了你以及一切仇敵了，它已同它母親同在了一！」

她立刻沈思一下，兩眼向遠處呆望着，口中不住地念着：「同母親同在！」

她不很懂得那句話的意義。她年紀還太小，……但是，對於一隻小鳥那當然是很甜蜜的一會事……



詩選

繾夫的歌

孤西

黑茫茫的夜，黑茫茫的河，
沿河騰，我們哼一支沉鬱的歌，
抵着腿子，彎弓着腰，
我們忍千萬回倦累，拉着渡！
我們牽別人的船渡這條河，
一天重似一天的是這兩把肩荷；
我們生活着僅是一支繾繩，
繾繩上有掙扎不完的苦楚！

自己的墓碑

宋琴心

給抹在一堆冷石中，
一箇描着孤寂的影，

他不敢抬望那時光從
晨空滾落在夕暮裏，
只默向冷石探索着生命。

他祇向冷石探索着命，
用石鑿擊碎凝固的年月，
從閃飛的金句，那火花
告訴：枯瘦的老石工
把生命鋪在別人的院階上。

砌在別人的院階上，
漆着銀珠之年月的樓閣，
珍藏着愉悅的音，畫像；
一團牆，一把壯實的臂膀，
拱護着奢侈的鑲金的夢。

還有奢侈的死，一塊碑
鑿刻着鮮豔的花朵，
在平安的藍天下盛開着。

而他自己的 一朵生命？

故園

虹飛

他逼問着空曠的山坡：
何處，容下他的墓碑呢？

再不見鴨兒戲水，
從前我散步的河邊。
後填茂盛的樹林裏，
不是還有蟬聲嗎！

蜘蛛在牆角結綵，
院子裏長滿野草了。
門外到門內，我找尋，
往日子的笑聲呢？

□□
□□□□□□
□□□□□□
□□□□□□
□□□□□□
□□□□□□
□□□□□□
□□□□□□
□□□□□□
□□□□□□

由所謂大眾語到所謂大眾意識

敘生

所謂大眾語問題，在肯定方面，雖然好像阿Q一樣，自己騙自己的，說他們是勝利，要由什麼理論階段發展到實踐的階段。然而否定方面，不客氣的，根據了一般的理論和事實，指出所謂大眾語詞意之糊塗與不通。作者是在否定方面的，前後在本刊及社會週報，很明白說出我們的意見。此否定，不止是我們一羣的意見，散見在各個報紙的副刊及刊物的，（如大晚報的火炬，申報的自由談及本埠增刊）也有不少。（自然有許多因思想與立場之不同能有若干差異）這當然，是被所謂否定方定，被稱為德高望重的海派文人，自許為革命戰士的肯定的一羣，認為敵人而說要進攻的。然而，他們的武器太不行了，他們的戰術，由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局限，也無所使用，於是，祇有自己吹唱，在打磨旋，欣賞其文章，履行其任務。

所謂大眾語的提出，是在所謂大眾文學討論的兩年後。所謂大眾文學，無疑的，是在所謂普羅文藝運動沒落了之後應有的政治任務。但所謂大眾文學，因為提倡的政治工作人員如宋陽輩，因為先天稟賦與後天培養的不足，至欣賞閱讀的大眾，不去看那政治公式的創作，而人手一本張恨水的小說，至所謂大眾文學，未生即滅。但政治的工作是不許停頓的，因白話文之走入魔道，文言文之僵尸重見，在「文字必須大眾了解」的原則下，大眾語便在自由談有人提出，而被利用為口口文化戰壘的「動向」，（中華日報副刊）以聶紺奴為表，以左翼新大將周起應為裏的，大鬧起來。

海派文人的人生，好像給沈從文「商業競賣與名士才情」的批詞註定了一樣，也跟着大倡特倡其大眾語文學。他們為了目前的虛榮，（什麼前進，德高望重的稱謂。）不惜作左傾的投機以出風頭，燒冷灶。（第五七〇之禮拜六週刊上，署名駱父的，有一篇論左傾的投機主義，什麼叫做左傾投機，說得很詳細。）這自然不能一筆抹殺，有若干的大衆

語提倡者，(一)本着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的觀念，(二)受着平民教育意念的支配。但因為他們因白話文之誤入歧途，因噎廢食而跟着有作用的人們在喊大眾語。因為對文學和教育的標準模糊，便無意中被人借用，利用。於是，大眾語運動，便被認為重大不過的問題。

所謂大眾語問題，因為否定方面把握了理論與事實，而目漸被弄清楚，狎獮的政治面目，不但見不得人，且嚇退了那些沒膽的同路人。所謂大眾語問題，便由政治的惡意，轉入方言土語的討論，方言土語的提倡，便有所謂「大眾意識」之外圍，做了保護色。

所謂大眾意識，在所謂大眾語未跳出政治圈子之外的時候，很熱鬧的被人道寫着，以「前進」「鬥爭」的政治名詞及術語，作為有力的說明。此抽象的說明，正是一枝政治炭筆所描出的模糊輪廓，不但看的不清楚，即他們自己也不大清楚。這一方面自然是主觀條件之不備，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客觀的條件在決定。

所謂大眾意識，其不通與含混，比大眾語還厲害。本來所謂大眾語問題，與所謂大眾意識的問題，是不同的。所謂大眾語，不過是文藝而至文化的工具問題，是形式的，和那思想的所謂大眾意識，是兩樣的。然而他們不知是真胡塗還是假胡塗，把兩個問題胡裏胡塗的合攏來說，他們寫的，自己說不清楚，看的人也不清楚。他們所以如此，在沒有政治經驗，沒有做過政治工作的人，自然莫明其妙，在政治魔術的表演台下，受其欺弄；然而，曾在政治八卦爐中煉出了金睛火眼的人，他們的玄虛，是瞞不過的。

他們對於大眾的解釋，是所謂勞苦大眾，因此，引伸而謂所謂意識，是勞苦大眾的意識。意義所在，當然不是文學而至文化的，而是政治的。為了政治環境之所限，也為了自己政治宣傳上的技術工作，是不能說共產黨就是大眾，共產黨意識就是大眾意識。然而，他們由代表無產階級而至勞苦大眾，當然的，自己以為是覺悟份子，是勞苦大眾的代表。然而大眾，勞苦大眾，知道不知道他們有這回事，他們能不能代表是問題，勞苦大眾要不要他們代表更有問題。然而，軍閥政客可以報顏而說他們為國為民，則共產黨何嘗不可以勞苦大眾的代表自居呢？

陶知行說：「大眾語應該是代表大眾的前進意識。」但是什麼是前進意識，意識如何的前進，陶先生不能答，不知

答。這樣抽象與含糊的說話，是很合於政治利用的。（或者是陶先生受了政治影響。）所謂大眾語與大眾意識之爲兩個問題，前面已有說過，這個說法之不可通，是不必作有什麼指說。即退一步而言，所謂「前進」，前進到那裏去？到朝黨的懷裏去呢，還是到野黨那裏去呢？抑且是百姓自己的前途呢？這恐怕陶先生自己也不能解答的。須知所謂大眾，就是衆多之人之意。有所謂前進意識是大眾，沒有前進意識不是大眾嗎？勞苦的是大眾，不勞苦也不是大眾嗎？以政治的武斷來下定義，其錯誤如此，真令人短氣！

他們將所謂大眾語與大眾意識糊塗，便來進行他們的宣傳技術了。所以，中華日報的星期專論，便很露骨的說：「建設大眾語，首先要和大眾爭取生存和自由的鬥爭，取着密切的聯繫。因爲這種鬥爭是團結大眾，充實大眾生活——即是創造將來成功的大眾語的前提和條件。所謂大眾語應該是適合於大眾生活的需要這句話，必須在和大眾目前的鬥爭聯繫着。」這個很不大衆而歐化政治化的說法，是後來努力的同志們以及投機的海派文人（如徐懋庸等。）的大眾語問題寫作大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把牠牽了政治的圈子去，說什麼「大眾目前的鬥爭」，何不明白的說：「要建設大眾語的，必須跟我共產黨一起到江西的赤區，或者各地秘密的支部去。」以一個文字語言問題，借題發揮上，改換了一個政治的問題，技術是巧妙了，然而不通何？

這個所謂大眾語問題，雖肯定方面在政治鞭撻及左傾（？）投機的同志文人們，打碎門牙和血吞，在掙扎中說勝利。然而問題已經消沉而不爲人所重視，借句話來說，已是「鐵般的事實」。其沒落的時間，就是最近的將來。一個壽終的生命，不是什麼藥物所能挽回的。

真討厭，所謂大眾語問題，這樣子很無道理的，冤枉了不少紙和墨，冤枉了幾許排字工人的勞力，冤枉了幾多作者與讀者寫閱的時間。黨團的行動，是多麼的偉大啊！

至於他們的理論與實際，自行矛盾，互相矛盾，這也不必再勞筆墨指出，到了材料搜集好了之後，另作一篇所謂大眾語問題的祭文罷！



八月的黃昏

笑 鶯

吳三爹躺在大門裏邊那張從夏天一直睡到現在的帆布床上，距離二三尺遠緊靠東牆壁的桌面上擺着一架搖頭電風扇，祇管在那裏嗡嗡的響，好像在夢裏。

大門外邊是一條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對過蹲着一口四方形黑色的大垃圾箱，由裏面蒸發出來的惡腥味一陣陣鑽到吳三爹的鼻孔裏，他已經是快要死的人了，一點也不在意的呆望着門外邊八月的黃昏的石子路上。

去年冬天，吳三爹得了病，本來已經住醫院醫好了的，究竟年大的有些孩子氣，貪吃了許多東西，春天一過，舊病又跟着發了。醫生沒對他說過病好了還會再發，這一下可灰了心。

吳三爹究竟是衰老了，病發了不上幾天工夫就不能夠動彈，一天到晚躺在帆布床上喝茶喚水，撒屎拉尿都得由姪媳婦來替他料理。吳三爹一生就愛個乾淨，這衰殘的老年可由不得他自己了。

姪媳婦肥胖胖的，上了中等年紀，血色旺得很，臉上老是那麼紅通通的，最古怪是那張嘴，不管怎樣看法都像個木魚；一頭好頭髮梳了一個已經過時的大髮髻，像是一隻四脚爬天的癩蝦蟆貼在後腦上，看去怪不順眼。但是，這樣一個舊式的婦女頂能討到人家歡喜，她服侍吳三爹比服侍誰都來得體貼，洗尿，洗屁股，換褲子，吳三爹好像是個吃奶的小孩子。

「大姑；你真會孝順呵！」

「沒有法子，嗨；沒有法子！」

「這樣挺好的；老老實實的，用娘姨也沒像你這麼稱心哩！」

「是囉，三爹是活一天算一天了，讓他舒舒服服的！」

「這樣挺好的……」

隔壁鄰居看見三爹的姪媳婦大姑這麼一天到晚的什麼

事情都會替他料理到家，常要稱讚她兩句；大姑一邊替三爹洗着屁股或者替三爹做着別種事情一邊就張開木魚似的闊嘴來應着人家，在她說了「讓他舒舒服服的」這句話過後，人家也就很滿意的被她打發走了開去。

吳三爹可真有些古怪，每聽到人家稱讚他姪媳婦好，總沒有過同意的表情，他那呆板樸實的臉部永遠是像歐羅巴的雕刻，帶着許多冷淡嚴肅的意味。

姪媳婦好像不曾留意到這個，還是照樣一天一天的很體貼的服侍下去。

夏天，六十年以來未有的奇熱；石子路給太陽晒得冒火，狗躺在垃圾桶沒有太陽的一邊像蛇一樣吐着長舌頭，口液一點一點的掉下來。吳三爹活了這麼大年紀可沒受過這樣的苦，身上瘦得祇剩幾根麥管似的骨頭，胸腔裏像藏着一盆炭火煎熬心血，時時刻刻問姪媳婦要冷水喝。病人怎好讓他喝冷水呢，姪媳婦在揮着一把汗一把汗的時候被他催逼得爲難着了。儘管吳三爹一次兩次吵着向她要，她是無論怎麼不會大胆的給他喝冷水的，這一天，姪媳婦勉強買了兩瓶鄭廣和牌子的汽水來，開給吳三爹喝了過後才算太平。

天一斷黑，姪媳婦叫了兩個夥計把吳三爹連人帶床搬

進店堂裏迎大門口放着，吳三爹不聲不響的好像沒有他這個病人似的。店堂裏沒有開電燈，四面黑禿禿的盡是些賣不掉的棺材；地下濕氣重，蚊子嗡嗡的唱歌，後來大概是肚子餓了，結了隊伍來向吳三爹借血。吳三爹是不能夠動彈的，夥計們晚上都走光了，姪媳婦這時候；躲在房裏洗澡，沒有一個人來替他驅逐那些小東西，讓他舒舒服服的；吳三爹祇好直挺挺的躺在那裏，讓那些彷彿是外國醫生用的抽血管在他身上亂戳。好容易盼望到姪媳婦的澡洗好了，但是，她熱了這麼一天這時候換了衣服去外邊乘風涼，沒有法子，吳三爹祇好閉起眼睛來餓飽那些慣會欺負弱者的蚊子。

半夜三更姪子回來了，一腳險些踹着吳三爹的頭，嘴裏嘟囔着摸進姪媳婦房裏，兩口子嘻嘻哈哈鬧了好些時候。後來，好像姪媳婦對他說起三爹熱得要喝冷水的事情。

「就讓他喝好了，早早好！」

「你這就不聰明了，白天挺在大門口，什麼人看不見人家說起閑話來，怎介是好？」姪媳婦埋怨他。

「橫豎我家的事情人家管不了的！」

「說你姪子謀他家產；」

「家產？不要鬧笑話了；一個棺材店，大大小小幾十

口棺材，算得了什麼？」姪子這時忽然想到了一件心事，連忙換了口氣問姪媳婦，「今天做了生意沒有？」

「沒有；」很快的應着。

「說是今年人災重，怎麼棺材生意反不如前呢？你說說看，唉，你說說看！」姪子心裏是說不出的煩燥。

「枉爲男子漢，枉爲男子漢！」姪媳婦一開口又埋怨他，「男子漢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明白……」

「你說說看，唉！」姪子不服氣要她說出道理來。

「囉，今年人災重，菩薩要收人；收的都是些窮骨頭！我們這裏左鄰右舍找不出一家高門大戶來，拉塌車的，做行販的，吃在肚裏，穿在身上，對過燒酒行老闆死了，買過一口薄皮棺材，想想看，生意出在什麼人家身上？囉，好嗎！」難得姪媳婦懂得這些。

「那麼往年呢？」

「往年比現在好；現在給東洋人打得一散光，老爺們千里做官只爲錢，管不了那麼許多。拉塌車的死了個把用蘆蓆捲，活該的！」

「照這個說法，棺材祇好留着自家用了。」

「用不了當柴燒；」姪媳婦笑了。

「舍媽媽的，還要說我姪子謀他家產！」吳三爹除了

棺材店以外還有一筆存款，淮安府還有些田地房產，姪子明曉得這些好處將來總要屬於他的，不過這時候他是不便說出這些來罷了。

過了一響時，好像姪子已經脫了衣服爬上床，房裏的電燈也就關了，黑得連外邊糊貼了麒麟送子的房門都不見。姪子和姪媳婦睡在床上嘍哩咕嚕着，彷彿又談到吳三爹喝冷水的事情。

「不如買架電風扇吧；」

「做什麼？」

「讓他涼快點就不要喝冷水了；」

「那不是又要化不少錢嗎？乖乖，去年住他媽媽的醫院把我心疼死了！」姪子說到心事連連嘆息着。

「喲，你還是不聰明；嗨，你真不中用。買了電風扇可以說是孝順他的，又不要我們自己化錢，將來他死了，還不是留着我們自己享福。你說說看，對不對？嗨！」

究竟姪媳婦聰明，姪子沒有話再說了。

第二天一清早，吳三爹喝了兩口米湯，連人帶床又被搬到大門外廊簷底下，姪媳婦蹲着替他洗屎洗屁股，差不多快要跪下來的樣子。隔壁鄰居天天看慣了這一套，光望她笑笑不說什麼，不相熟的走路人經過這裏看見了，就不

得不對她誇讚了兩句。

中午，熱得吳三爹祇管喘氣，擺着帆布床的地方快要晒到太陽，一股稀有的熱勁蒸得吳三爹身上頭上汗珠子像雨點般朝外冒，他又鬧着要喝冷水了。

「慢慢的來，阿虎替你買電風扇了。」

姪媳婦說着順手拿起芭蕉扇來對他搨了兩下，吳三爹稍爲覺得好過點，不回答什麼，兩個光刺了瘦骨頭的拳頭捏得緊緊的。

晚上，姪子老遠拿了電風扇幌了近來，香雲紗的短衫褲好兩天沒有洗，打了許多摺。背心上有一大塊汗乾了的白鹽斑。姪子的臉瘦瘦的，活潑一個山東人玩把戲的猴子，皮色又黃，兩隻鬼眼睛老眯成一條線，說起話來眉毛眼睛先要動它兩動擺個排場給人看看。這樣一個鬼東西，他名字叫阿虎，這不能不歸功吳三爹替他起這名字時候的聰明。

阿虎生怕走慢了似的，三脚兩步搶進店堂裏，接着使勁的把手裏提着的電風扇朝櫃子上上一擡，想對吳三爹說什麼話，眉毛眼睛動了兩下，然後用兩個指頭在電風扇的銅葉子上彈了兩記，一種金屬物清脆的響聲似乎引起吳三爹的注意來了。

「三爹；你看這多好！」阿虎兩個指頭不離銅葉子亂彈着。

「嗯，」吳三爹用鼻音呼出這兩個字來。

姪媳婦，幾個穿藍短衫褲的夥計圍了近來，大家看過阿虎買回來的寶貝，回過頭來又朝着吳三爹笑。吳三爹明曉得自己是不會長命的人了，這東西不能帶進棺材，活了一世不會用過這玩意，現在總算是爲了自己才買來的，想到這一點，吳三爹的眼淚下來了。

這一夜，姪子姪媳婦長吁短嘆了好許多時候，好像捨不得買電風扇的許多大洋錢，過後，姪媳婦有點怪不高興的說：

「將來電費又要多了！」

「唉，又多一筆開銷；」

「我到現在有點後悔了，不該買這個牢什子來；」姪媳婦加重地的語氣拍了一下床沿。

「都是你；你聰明；」姪子馬上沒有好話說。

「用了雖是他的，實在就是我們自己的；這筆浪賬還是記在我們身上，該死該死，算來算去算在自家頭上！」姪媳婦把心裏的話都說了出來，「都是我？我怎麼樣？枉爲男子漢！枉爲男子漢！」姪媳婦一肚子悶氣沒地方出，

借着這兩句話要和阿虎吵嘴。

姪子呆了些時，眉毛眼睛動了幾動說：「都是我倒楣，不要說了！」

「虧你，主意都沒有了一個！」姪媳氣呼呼的一個大翻身臉朝床裏邊哭了。

以後，吳三爹不躺在街沿下了，帆布床擺在大門裏邊，電風扇蹲在桌子上祇管嗡嗡的搖頭，好像對着吳三爹嗚咽的哭。他那呆板樸實的臉部永遠是像歐羅巴的雕刻，帶着許多老年人冷淡嚴肅的意味。

吳三爹一生省吃儉用，才創下這吳興記棺材店，十幾年來很賺了些錢，在淮安鄉下置了點田地房產，在上海一家銀行裏陸續存了幾筆款子，預備老來回家享福的。想不到前妻養的女兒受不了他第二個老婆的氣，跑出去據說自己嫁了人，到現在沒有一點音信；吳三爹總希最後妻能夠養它個把兒子，老來不至於要靠姪子，但是，後妻不但不會生養，而且也不賢慧，逼走了女兒之後，她自己就拿了吳三爹的錢亂偷漢子，吳三爹這人頂愛面子，家裏連出兩件醜事使他氣惱得發昏。

現在，吳三爹是氣得生出病來了，後妻借着朝山進香的題目和人家住在鄭家木橋小旅館裏，吳三爹料想她八月

節總要回來的。可是，吳三爹眼巴巴的盼到中秋節，後妻還是沒有見她影子，這一個最後的團圓節不能團圓，吳三爹心裏更加難過；想到女兒，那樣一個怪能討人歡喜的女兒假使這時候在他身邊，無論怎樣不會這樣孤苦，無論怎樣他不會把姪子阿虎過繼過來，他一定要把一生省儉下來的家產統統給他女兒。

吳三爹從夏天一直想他女兒想到秋天，在他那個不靈敏的腦子裏時常勾劃着女兒從童年到成年的模樣，最顯明的是那兩條長長的髮辮子，拖下來，走起路來左擺右擺的，真有趣味。吳三爹叫她「小辮子」，人家也這樣稱呼她，可是小辮子一出去永不見她回來，人家都把她淡忘了，祇有吳三爹常常想到她，尤其是病裏。

老年人需要熱情比年青人更急迫些。

現在，吳三爹雖然是快要死的人了，心裏頭還是明白。爲什麼要丟下家產給這些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壞蛋？爲什麼自己不在生前舒舒服服的快樂點？吳三爹想到這些問題，他那個像是歐羅巴雕刻的面部更加嚴肅起來了。

「用它媽媽的！」

吳三爹發了一個狠，入了秋，天天還是開着電風扇。姪媳不曉得吳三爹有用意，祇當他真的爲了熱。對

人講起來，總苦衷着臉：

「快曬，燒心血嘍！」

過了中秋節，天氣越發涼快起來，吳三爹祇管一天到晚對着電風扇吹，電風扇好像有說不出的苦處，儘管蹲在桌子上朝他搖頭，噙噙的，好像在夢裏。

後妻不曉得怎麼總不回來，女兒是任憑吳三爹流盡了

眼淚這一生不會再見一面的了，姪子姪媳婦白天裏忙着監

着裁縫趕做孝衣裳，到晚上因為天氣涼涼快快的，一早就

把房門關上，不知道兩口子躲在裏面幹些什麼鬼。

吳三爹冷冷清清的躺在那張從夏天一直睡到現在的帆布床上，呆望着門外邊慘淡的八月的黃昏的石子路上，後來祇看見有了這些傷心的事情的吳三爹在黑暗中把頭搖了兩下，那個姿勢彷彿就是他的朋友電風扇的，就這樣一來吳三爹就死了。

八月的黃昏，沒有星，沒有月亮。

八，十五，上海，草草寫成。

蘇州最高權威的大日刊

蘇民新聞

本報為吳縣社唯一之文化事業特約東西留學界諸君十數人評述世界名人言論介紹日常科學知識暴露政黨秘聞逸史批評中外時局大勢日刊兩大張隨同上海新聞報在蘇發售（蘇州新聞分館為優待蘇州閱戶起見凡定閱上海新聞報各戶均於每日清晨將蘇民新聞交由原報販提前送閱到新聞報仍收原價）並附印十大專刊（一）家庭與婦女（二）藝術與書畫（三）儲蓄與信託（四）衛生與醫藥（五）生活與職業（六）戲劇與電影（七）交通與建設（八）法律與法制（九）出版與印術（十）佛化與古跡並開旅外人士消息一欄專刊全蘇人士之旅外事業狀況京津滬漢皆須詳明調查大江南北靡不鉅細畢載准於九月十五日復版社設蘇州宮巷六號

母親底悲劇

彭子蘊

何老太太抱着女兒佩玉的信反復思考着，信裏報告的是她底病已經好了，不久便將出院了的消息——

——病已經好了，這該是多麼可喜的消息呢。但是病好了之後，不需要一點補品嗎？

但是，她知道她女兒是很會體貼家裏的苦況的。除了每學期照例必要的開支而外，她從來便不肯開口向家裏要錢，所以補品雖是她病後的必需品，可是何老太太知道，她是決不肯向家裏啓齒的。

佩玉本來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姐姐因為嫁人不遂，一年之中，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時光混在家中。因為她底性情不好，而且是長女兒的原故，自始便沒有得到母親對於佩玉一般的憐愛，若果不是骨肉情分，她這麼出嫁了後還時常混在家裏，到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佩玉的大哥在當

地黨部裏辦事，二哥在縣立中學校教書。兩個人的收入都不算很多，但是家庭的生活却這麼纔維持下去。他們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本不算壞，所壞的是她底兩個哥哥到底是男人，對於像妹妹病後必需服點補藥的這些小事未必顧慮得到。同時他們倆都是有了家室的人了，佩玉底嫂嫂，到底是外邊人，她們因為丈夫的關係，對於妹妹的花錢，雖然不敢有所表示。然而何老太太是女人，對於女人底心理她當然了解得很深刻，她知道媳婦們對於佩玉的花錢，總是有幾分不很滿意的。

由於這許多複雜的原因，何老太太雖然是一家之主，也時常感覺得難做人。她不忍加重兒子們底困難與負擔，這是第一點；她不肯叫媳婦們各懷鬼胎，這是第二點。然而她愛佩玉，她不忍使佩玉因為經濟的壓迫，而受到意外的苦痛，或竟因此而忽略了身體的調養。像這次病後之必需服點補品便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

然而，要她服補品，第一個問題是先寄點錢去。她知道像這樣的事情，粗心的兒子們是想不到的。同時，因為上述的許多複雜的困難，何老太太也不願拿出她母親底權威，命令自己底兒子怎麼辦，怎麼辦。這樣，錢又怎麼寄法呢？

她縐着眉頭在往復地考慮寄錢給佩玉的事情。她自己本來有一部份私蓄，這私蓄還是何老太爺在日積下的。自從何老太爺死後，整個的家庭通已落在她底身上，家裏的人口又一天一天地加多，而收入却反比何老太爺在日減少了。而且何老太爺在日，沒有錢了，儘可以開口向何老太爺要，如今呢？媳婦與孫兒們的眼光都集中在她底身上，而她底出路，却只是兩個兒子不多的收入，這就是想叫她在收入與支出上得到平衡，已經大費氣力，不要說再事私蓄了。幾年來，爲了暗地裏津貼佩玉，已經在自己底私蓄項下，忍痛拉用了不少次數，雖說每次拉用的數目并不多，然而合計起來，也就很有可觀了。就大體上說，何老太太還要算是一個精明練達的婦人，她在何老太爺在日，便知道積下一份私蓄，也無非爲了恐怕自己老來萬一有一差二錯之用；可是爲了佩玉，她終不能不把她自己苦心積下的錢，一個一個地拉了出來，這在她當然是抱着無限的

苦心的。

現在，又到了何老太太必須忍痛的時候了。她想了想家下的餘錢，一個個都有一種適當的分配，沒有一個可以讓她自由使用的。兒子們下個月的薪水，還要到二十天後纔領得到，別說時間不容許她再長久地拖延，同時下個月的薪水，又有下個月的開銷，也不容許她自由拉用，所以想到最後，仍只有拉用她自己底私蓄之一法了。

她把佩玉底信藏到懷中，一個人走到自己狹小的房裏。她把房門關了起來，意思是恐怕兒媳們偶然的撞入。然後再從自己底床下邊揭開一塊地板，伸手到那黑暗的地板下摸索，最後，她取出了一個小的錢子，把錢口拉開，裏面是白花花的大半鐳銀幣。她對着那許多銀幣，是照例地微笑了一會，然後再露出一點惋惜的情緒，彷彿是在暗傷那小半鐳銀幣的消失。她幾次把手伸進錢子裏面，但又不自已地拔了出來，如果這情形給旁人看了，也許懷疑那是她無意思的動作；其實，誰要是知道她這些錢的蓄積不易，那一定能夠了解她這種動作的苦心的。

是這麼無意思似地動作了多少次後，何老太太終於從錢子裏拿出了二十塊錢。她把這二十塊錢用紙頭包好，然後再把錢子送到地板下面，把地板蓋好了後，她才把那包

好了的二十塊錢藏在身上，開了房門，讓房子照常輪在那兒。

何老太太把她那二十塊錢帶在身上，假託了一個理由，從家裏跑了出來。她在附近的一張寫字攤上，託寫字先生代她寫了一封給佩玉的信，意思是說她病後，應該服點補品，這二十塊錢要她拿去購買，千萬不要省節，因為娘是很担心的。她教佩玉在覆信中不要提到她寄錢的事，只寄一張病後的照片給她，好使為娘的安心。其它便沒有什麼好說了。

信寫好了，她叫了一部黃包車，一直向郵局走去。

二

從郵局裏出來，何老太太帶着滿臉的微笑。她坐在回家的黃包車上，睜着兩隻頗有細紋的眼睛，馬上好像看見女兒已經收到了這筆錢的情況；女兒已經瘦了，她吊着眼睛淚在讀她母親的信。二十塊錢拿在手中，現出一種非常躊躇的神色，終於，她依照了母親底意思，把錢拿到藥店裏購了許多補藥回來。

何老太太所想的到有幾分是對的。隔了不到幾天，女兒佩玉底覆信來了，此外，在信中還附寄了一張照片。照

片上的服裝是她曾經見過的，只是像貌却瘦得幾乎使何老太太看了不相信那是佩玉的照片。信上寫的是說她已回到學校了，但因為病後，還不能夠作事；醫生囑她多休養一會，要她千萬不要多用思索，否則，馬上又有翻病的危險的。至於何老太太寄錢的事，她真的一個字也沒有提起，因為她深知母親底苦心。她底信寄在家中，是要被哥嫂及大姐看見的。

可是這封信却傷了何老太太底心。看了佩玉那消瘦的影子，真不知她思過了怎樣的一場重病。何老太太知道女兒一羸的習慣便是：有了病不肯告訴家裏。女兒的這種習慣，在她本身，無非是怕叫母親為她擔心，殊不知在何老太太，却反因此時常為她擔心起來，因為她擔心她有了病仍不肯告她的原故。就以這次的病來說，她也是一直等進了病院才告訴家裏的。病時既沒有詳細地把病况告知何老太太，病後的影子又是這麼消瘦，這怎能叫愛女情切的何老太太不以為她是患了重病呢？

這一夜何老太太做了一個非常痛心的惡夢：她夢見佩玉帶病回家了，病得異常地重，不知是傷寒病還是虎列拉，樣子却瘦得不成人形，兩個額骨高得來像兩個小形的山，兩個眼睛凹下去，像兩個深的水潭；頭髮脫落得只救得

稀薄的幾根；手和腳細得像曬衣的竹竿，說話的聲音也做弱得聽不清楚。何老太太看見女兒已病得這個樣子，那過分傷痛的心，不由得化爲聲音從口中叫喊了出來，

「好孩子，你怎麼病得這樣了呢？」

因爲聲音叫得太重，立刻把睡在隔壁的兒子媳婦們驚醒，同時把她自己也驚醒了，這纔曉得原來只是一場惡夢。嚇得滿身都是汗水，而且合眼不得，一合眼那相同的惡夢便又浮了上來。使得何老太太終夜不能成睡。

第二天，何老太太開始病了，病一天一天沉重，有時且弄得昏迷不省人事。每當不省人事的時候，便要瘋狂地叫喊着佩玉的名字，或者說，她要去看佩玉，或者驚叫着說：「佩玉，好孩子，你怎麼這麼瘦了呢？」

兒子們對於何老太太底病當然是非常担心的。他們給她請了幾個醫生，最後，病象才算有了轉機。但是，據醫生說，何老太太的病源是因爲神經受了刺激，醫藥之外，假使能使她底神經得到安息，那麼病便更加容易醫治了。

自此每當何老太太志昏迷，喊着要見佩玉的時候，招拂她的兒子媳婦們便說：

「請你老人家安心罷，等你老病好了的時候，一定伴

你老到上海去看她好了。」

何老太太每次聽到說話，馬上便可以安定下來——自此病象也就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

三

何老太太病好了以後，便嚷着要到上海去。起初，兒媳們因爲她底病體剛好，不肯讓她去受勞頓。以後，看看她底身已經漸漸復原，而且到上海的路程并不很遠；反正何老太太也在外邊走慣了，就讓她去，到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由於兒媳們底這種意思，何老太太終於到了上海了。這時，佩玉底身體已經復原，她先接到家裏的信，知道母親將來上海，所以特地到車站去迎接。母女相見，那一種親密的感覺，是只有當事人纔能夠體會得到的。

何老太太住在上海的一家親戚家裏。佩玉雖說在學校裏上學，但照例每下午必定要去看她一次。這時的佩玉，已經不是像片上的消瘦了；兩頰的紅暈依舊是那麼蘋果般地紅得醉人；兩眼也不再沒有光彩，依舊是秋水般地透明得可愛；前日的活潑但仍不失爲靜美的姿態，又浮現在做母親的何老太太心中，使何老太太不由地想道：

——真是一個怪可愛的孩子呢。誰要是愛着了她，那該是多麼幸福呵！但是，真地，這孩子漸漸大起來了，也該替她找一個好的夫婿才是了。

可是，事實上已不必做母親的何老太太思慮，做女兒的佩玉已經早在自己實行了。在何老太太到上海不到幾天，便已經聽到了這可喜而又可驚的消息。而且聽說佩玉這次的重病與這一種所謂「戀愛」還不無一點牽絲帶葛的關係呢。

試想，當這麼一件重大的消息臨到一個愛女情切的母親身上，還有不為之動心的嗎？所以那天傍晚，當佩玉照例地從學校回來看她的時候，她便輕輕地問她：

「孩子，聽說你已經有了情人，究竟是真的嗎？」
孩子紅着臉，微笑着，沒有說話。

「其實你底年紀也已經不小了。」何老太太又追進一句說，「只要你在外邊不是胡鬧，做娘的還有什麼不贊成的嗎？」

對方噙地笑了一聲，便一句話不說地走了。

這一夜何老太太是在一種說不出的情緒中渡過的：看佩玉那種不吞不吐的神情，知道那消息大概已不是捏造。

當然，心愛的女兒從此有了歸宿，這也許是一件可喜的

事情。而且，女兒的性情她是完全知道的，她一向便那麼慎重，所選擇的對象，大概也不會錯誤。不過，不知怎樣，在何老太太的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她彷彿早已預感到女兒已經不是自己底人了；這可愛的寶貝在不久的將來即被人從她手中活生生地奪去。雖說這種奪去是生女兒的母親所不免，然而，然而她覺得她是太愛佩玉了，一種自私的心理，使她總覺得女兒連被人奪去一天，她老年的心理便多安心一天。她覺得天公對於她簡直是太毒辣了，她不愛的大女兒，想人家奪去，偏生奪她不去，大女兒是那麼自私，不體貼人，何老太太恨不得早一天把她送出去。可是送出去了，她仍整年地頓在家中；而佩玉呢？她一向便是最能夠體貼母親的，可是，她卻將真地被人奪去了，這怎能叫何老太太不傷心呢？

不過，最後何老太太又把事情想過來了，她以為這事情也許不會成功得這麼快。「女兒不是並沒有開口嗎？等明天再問問看，便可以安心了。」

第二天，好容易等得女兒回來了。但是女兒彷彿非常怕她，老是避忌着，不和她單獨個兒在一塊，使她就是想問她也無從問起。以後還是何老太太硬拿出母親的權威，叫她到旁邊問話，她纔不得不跟母親到房子裏去。

仍是沒有多少結論的問答：

母：「孩子，昨天的問題爲什麼不好好答覆我呢？」

對方沒有話說，照例地紅着臉。

母：「你總不能夠這麼永遠不答覆吧？」

女：「那麼，媽媽，請候我必需答覆你老人家的時候，再答覆好了。」

風似地，不得母親底許可，便走了。只給母親留下一肚皮的惆悵。

這一夜，何老太太下了決心，她決定明天不問個明白，決計不肯讓女兒回去。

下面便是第二天母女的會話：

母：「昨天的問題你一定得答覆我。」

女：「媽媽，你教我怎麼答覆你呢？」

母：「你告訴我關於我聽得的消息是否是真的。」

女：（躊躇了一會，）「如果你老人家認爲是真的時候，那麼便是真的好了。」

像被一碗冷水潑在臉上。何老太太明明知道這消息應

該是真的，但是她還希望也許不是真的。如今事實既是如此，她又覺得她并不是不希望女兒得一位佳婿的。於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母：「那麼，你得領人來給我看看，至少你得如此，也好叫做娘的放得心下。」

女：「還沒有到時候呢。媽媽！」

母：「（堅決地）那不行，你得先領人給我看看，否則我怎知道你們是不是胡鬧呢？」

女：點點頭，走了。

空氣的沉寂，在表示他們母女倆的情意。

四

母親的希望終於實現了。第二日下午來看何老太太的已經不止佩玉一人，伴着她同來的是一個和佩玉年紀不相上下，面容潔白，口齒伶俐，衣冠整齊，態度溫和的年青人。

先是佩玉底介紹：

「母親，這位是胡靜安君，是我底高年級的同學。」
回頭再指着何老太太：

「這位是家母，今天特意領你來看她的。」

那位被稱做胡靜安的青年人先給了何老太太一個不少不少的九十度的鞠躬，然後是輕微微地很恭敬地一句：「伯母！」

「何老太太深知道這句『伯母！』二字是不容易接受的，然而事到如今，不接受也得接受了，她看了看胡靜安的風采，聽了聽那頗有修養的聲音，心中不由得便起了一個使人發笑的想像。

——是這麼一個標緻的青年，無怪乎佩玉要愛他了！然而，隨即，她安定了。他在使用招待生客的手腕，請胡靜安坐下之後，接着她問：

「胡先生，呵，胡先生！胡先生是那地方的人呢？」
用着一口使每一女性都要傾慕的口音：

「北平！」

「呵！北平……」這一句話裏邊包含着不少的意義：

在好的方面說：北平那是怎樣好的地方呵！但在壞的方面，却有著何老太太至深的隱痛：北平，那是多遠的地方呀！女兒嫁了北平人，將來豈有不跟他回北平的道理？想到這裏，何老太太不由的打了幾個寒顫。她知道女兒要嫁人，這是當然的。然而她希望女兒至少不要嫁得太遠，因為太遠了使等於出賣，就使有相見的機會，這機會也是不會很多的。

由於這些可怕的想法，使得何老太太很少和這位號稱胡靜安的青年人說話。根據女兒的介紹，僅僅知道胡靜安

比她底年紀大兩歲，是同一校同一系的同學，不過他比她高得兩年，所以胡靜安在下期可以畢業，而她則還要等兩年半；此外，何老太太便不知道什麼了。

這一夜，何老太太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她夢見女兒被一隻老鷹馱着，飛向遠方去了。她嚇得儘管叫喊，但是因為老鷹飛得太高，高到連地上的任何聲音也聽不到。因此她底叫喊簡直一點也沒有發生効力。

等她從夢中醒來的時候，她滿身都是汗，週身却疲倦得不能忍耐。她睜着兩隻眼睛在想夢中的情況，使她還是覺得戰慄，她想萬一夢中的情況成了事實，那老年的她，又將如何過去呢？但是，事實上，女兒現在正站這種危險的界線上，只要偶一不慎，便有被那象徵的老鷹馱去的危險的。

第二天何老太太不等佩玉回來，便先遣人到學校裏叫她。等她回來之後，何老太太開心剖腹地對她說：

「孩子，婚姻是你自己底事，做娘的也不能夠管你許多。但是這事關係太重大，娘也不能不在事先指點你幾點意見：第一，婚姻是你底終身大事，對於人選問題，你得萬分留意。昨天來看我的那位姓胡的，在外表看來，到還很過得去，同時他底態度也還溫和，或者是一個好人也說

不定；不過，我告訴你，女孩子在擇人的時候，最容易上外表的當，她們大家都只曉得愛人的漂亮，其實不知道在漂亮的外表下，也有許多是沒有一顆漂亮的心。其次，我應該告訴你的是，娘已經老了，娘所愛……的便是……便是……你這個女兒，雖然……娘不能夠……教你不嫁人，但是……你如果嫁了一個遠方人，叫做娘的……怎麼……怎麼放……放心呢？」

何老太太說了之後，隨即抽抽咽咽地哭起來，一時到把那可憐的佩玉弄得手足無措起來。

一片的沉默過後，佩玉先問何老太太。

「那麼，媽媽，你老底意見究竟怎樣呢？」

「你是問我對於那姓胡的怎樣嗎？」何老太太拭乾了淚水問。

「對的。」

「對於他，都得你自己考慮：第一，他底人雖然漂亮，但是品性和學問怎樣呢？第二，你和他由相愛而結婚過後，他是否要把你帶回北平去呢？」

佩玉爲了安慰母親，她說：

「關於第一點，我可以說，絕對沒有問題，因為我和他相識，已經有了兩年多的歷史，所以很明白。至於第二

點，我知道媽媽一定不放心，不過據他說，他舉了業後，將仍在上海作事，所以他最近是無論如何不會馬上回北平去的。」

何老太太說：

「這當然很好，其實，我也并不要求你們永久在上海附近。不過娘老了，娘眼巴巴地望着你這一個女兒。在我死了以後，當然……當然任你們……遠走高飛，反正我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如果在……在我未死以前……我便無論如何也過不去的。」

五

佩玉回到學校裏，馬上找胡靜安商量：

「我看，靜安，母親已經動心了。這機會到不可放棄，還是由你向她寫一封求婚的信好了。」

「這封信該怎樣寫法呢？」

「最要緊的是你向母親表示你在最近不會離開上海的意思，因為母親最擔心你會把我帶回北平去的。其他聽你怎樣着筆好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其它該如何寫法。因為我從來沒有寫過這種信。」

「你沒有寫過，」道我就寫過嗎？」佩玉笑着說。

胡靜安只好悶着頭走開了。

這一夜，胡靜安費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在思考這一封信該如何寫法，最後才算勉強強成功一封幾百字的短信。信裏寫的無非說他與佩玉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不得不請求她承認的時候了……等等而已，關於佩玉囑咐他的地方，他却寫了如下得力的幾句：

「姪雖生長北平，但對北平的衰老之氣，頗覺厭倦，此廷所以棄彼號稱文化城之故都而來上海求學之原因。畢業後，仍不思即回故鄉，或將就事於上海附近，良以北平之悶氣，將俾姪以過份之苦悶也。……」

這封信是第二天由佩玉親手帶交何老太太，并由她一個字一個字唸給何老太太聽的。當唸到「姪雖生長北平……」幾句的時候，她把聲音特別提高，而字音也特別吐得緩慢，使得何老太太不得不微笑着，點着頭，以表示中肯的意思。

事情就這麼走上成功之路了。

何老太太在上海住久了，本應該回去了的，兒子們也幾次來信催他回去。但是她爲了女兒的事情，却不能夠馬上起身，只教女兒替她寫了一封信回去，告訴他們她所以

必須再留些時候的緣故。

自此，爲了計劃結婚的事情，天天到何老太太的面前來，已不止佩玉一人，而是翩翩雙影了。佩玉對於胡靜安的關係，自從在母親面前取得了公開的機會以後，她也毫無顧忌地天天與胡靜安走在一起了。

不久便到了他們結婚的佳期。根據新式結婚的儀式，雙方的家長必須到場。在何老太太底本心，本來不願意前去，因爲，第一，何老太太不喜歡見生客，一見生客，她便覺得討厭。其次，她覺得從今天起，女兒已不是自己底人了，看着自己底愛寵，活生生地被人奪去，已經覺得難堪，如今在她被奪去的一刹那，還要由自己作證，這不是更難堪嗎？但是，女兒要她去的心思是那麼誠懇，她爲了愛女兒，終不願意太違背女兒的意思，所以她終於到了場。

這一天的情形當然很熱鬧，但是何老太太底心中却異常苦悶。看看客人們大家在興高采烈地笑鬧着，而何老太太心中却在流着一種不可言說的眼淚。要照她底情感，她只有立刻離開那兒。但爲了女兒的關係，她却不能不在那兒忍受活罪。——這苦痛實非局外人所知道的。

儀式在開始舉行了，何老太太被贊禮的「主婚人，就

國際貿易導報

第六卷 第九期

農作物檢驗專號要目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日版)

中國與英屬馬來亞貿易問題的研究……何炳賢
 卷頭語……蔡無忌
 青津滬漢各商品檢驗局棉花檢驗視察
 記……葉元鼎
 吾國重要棉市調查記……葉元鼎·馬廣文
 本局試訂棉花品級標準關於類別視別
 之說明……狄福豫
 棉花品質實驗……陳紀藻
 中國棉花之粗細問題……程養和
 改進棉花檢驗之芻議……顧樹華
 二年來試行棉花品質檢驗之回顧……

豆類檢驗方法……陳紀藻·程養和
 茶類檢驗……馬廣文
 美國穀類標準施用方法……胡浩川
 亞散得棉花檢驗所規程述要……葉元鼎
 埃及政府禁止參混棉花及種子條律……沈光沛
 日本茶葉檢驗各項規程……農作物檢驗組
 台灣茶葉檢驗章程……農作物檢驗組
 朝鮮米穀檢驗法規……農作物檢驗組
 吾國取締棉花攪水攪雜條例……立法院公佈
 本局棉花品級檢驗及研究報告書……

實業部 國際貿易局 編合

「一聲請了上去，這時，她知道她已到了被毒的一刹那了。」
 最後，胡靜安和佩玉也出來了。佩玉這一天打扮得分外動人，滿頭滿身都用白紗籠罩着，用中國話來說，彷彿是一位霓裳仙子，那麼嬌美而可愛，手上的一束鮮花，又是那麼卓約，更把佩玉襯托得好看了。
 主婚人何老太太這時的心理，是一種不能用言語來表示的難過，她看着胡靜安與佩玉在相對着行禮，是那麼親切地，使何老太太覺得他們每行一個禮，便是佩玉多離開

她一步的證據，禮行到最後，便是佩玉完全離開了她，而投到胡靜安懷裏的時候了。
 禮行了過後，何老太太便說要回去了。胡靜安與許多客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好要佩玉出來挽留，但任你如何挽留也留不住，終只有叫汽車送她回去。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說這位老太太的脾氣真怪，只有佩玉一人，在她臨別時，看見她的眼睛中是含有一包眼淚的。

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寫成。



兇行低能兒

鄭康伯

一
一九三四年的六月，當着放浪的夏的季節，在哈爾濱的一間古舊的木屋裏，飄來了四個生活在低氣壓裏從啞火島來的人。

特寫：

羅提亞·珂羅捷科·拉契夫斯基，中年白俄，下巴珂兒那邊兒老掛着憂鬱，掛着永恆的苦役似地；睜着深藍的珠子，棕髮。有着遠遠的愛嬌，愛嬌的使人心疼得流淚啊！

耐勒都·華倫，一個西班牙的紳士，臉子似乎吹着天末的風似地，那上邊兒刻劃着沉迷，編想；還吊着牧女之戀，戴着沉重的昔日，這會想起他的戀情來的。

藤治龜太郎，短小的太和族，博士鬚髯，整個的身子似乎將給釋烈式的仁慈浮了起來；冬瓜臉式，滿凸着不很

小的肉瘤，打個比方，那張臉子就像是一座土牆，那肉瘤也就像是掛在土牆上的爬着的薛荔。

穆克勒登，醬色臉的日耳曼人，稜形的腿，老愛抽 Chesartall 煙的，肥碩的漢子；老愛從牙齦兒笑出聲的狡黠的漢子；可是，是一個木刻的崇拜者。

二

（四個並不粗賤的，喝着並不同國籍的水的漢子跳上了紙面之後，我據了「唯物辯證法」，用着不能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的心情，撇開了紳士耐勒都·華倫，仁慈的藤治龜太郎，肥碩的穆克勒登；單單地，敘述一個善人羅提亞·珂羅捷科·拉契夫斯基先生的行品；這一篇壓在不很好的評語下的「小說」）

三

(插曲) 你懂得吧，人呀，你的擔負怎樣地重。

不要在你的疲弱的羣中找覓慰藉！

也莫把你的憂悒擱在負荷過重的胸前！

你的憂悒是你自己的，只應你自己去擔當。

——錄摩特倍格詩句。

四

有那麼一個黃昏，月子飄上來的黃昏，羅提亞從熱浪裏隨轉來，低低地吹着雷夢娜的調子，走出小木屋的門，跳進了法國槐陰下的乾草溝，靜靜的輪着，聽着遠處的跟雲雀一樣高的琉璃瓦的屋頂；於是他想起了俄羅斯，彼得堡，沙皇陛下及馬太。於是他便想起馬太，這一個猶太的年輕女人。

他哼着單調的馬亦爾加曲想着馬太：

「馬太」！

「馬太」！

「馬太啊」！

沐浴在海岸風裏，羅提亞凄苦地想着自家兒的心事，獨個地。偶而掠過一些細微的響音的時候，羅提亞便窺擊起來，於是，他便綿綿地反覆地說：

「馬太，馬太啊！你使得我如此的拘羈」！

耐勒都·華倫，藤治龜太郎，穆克勒登相繼的跳進了草溝，爭握着羅提亞的手，猛的，六隻胳膊使勁的落了下來，一同地。然後，同用着一個休止符噪着——

「羅提亞，你個白癡！」

於是，便嘻嘻地笑了起來！一同地。

「啊！兇行！啊！兇手！」

(凶！凶！凶！凶！凶！凶！)

羅提亞歇斯迭里的嚷着，當這個時候，他自己也被自家的鼓噪的吸住，同樣地，似乎那末樣，似乎有一隻潮熱的手按着他的脈搏，跟一隻冰柱似的手擰着他的心尖似地！

可是，羅提亞的身子軟熱了下來！

這場面：

德國客齋鬼穆克勒登抽着 Cheserfield 煙。險詐地笑着。透過了這一道奇特的局面在發抖着體膚的溫息！穆勒都·華倫，跛着紳士的方步，偶而，試着馬尼拉少女的草裙舞。

藤治龜太郎，用着阿列布油擦着野羔皮鞋。

沉思着迷惑地似在夢中，似乎一種輕輕地麻麻地激動襲着他似的。

「馬太！馬太！……啊！瘦弱……」

羅提亞繼續的叫着，眼珠子骨落骨落的轉動着，藤治龜太郎懷着被激動的心走了過去，岸然的筆立着，那麼一個曖昧的身影，一個老練與精明的集合體，詳見了也得埋下腦袋，這一點威儀藤治龜太郎先生亦夠驕傲於一切有着善良的靈魂的人們之前哪！

藤治龜太郎先生筆立着，然後，朦朧地，更是帶着淡淡的酸楚說：

「羅提亞·珂羅澠科·拉契夫斯基先生！神經衰弱症現在，你又覺着你神經末梢又染了污穢嗎？」

羅提亞像是聽到了蘇維納的按摩之後，激動極了，用着木強的口音喃喃地說：

「現在尚不，藤治先生，請安心地坐着！爲了天帝，我將說起馬太了！」

一種古銅色的，木莓氣息的，林檎，棧子，梳篦的總和味的氣分，遊離在這草薄的空間。

「藤治，穆克勒登，穆勒都先生，我不曉我將怎樣來

說這一個故事，這一個故事是如此的真，如此的長！——羅提亞·珂羅澠科·拉契夫斯基咕嘟地咽了口嚼黏涎子。

「是的這一個故事是如此的真，如此的長！告訴你，先生，我在彼得堡是個中等職位的文官，那時候，我結識了一個『安那其』主義者的空閑少佐克洛克金，那個人，真是童話中的人，那是個挺結實的漢子，一個從西比利亞山岩間跳出來的漢子。頑長，剛勇，果敢，幾乎能將他的身子虛浮起來。嗓子嚶朗得有點淫，因爲退職久了，所以流浪亦很久遠了，有着一臉的旅人的顏色。因爲克洛克金有着一副好心腸，他還能愉快的結實的過着日子，啊！這不是一個奇蹟！」

可是，克洛克金始終是不承認有政府存在的，他論證着，歸納着，輾轉的白着他的思想，可是，我總厭倦得獨個兒在打盹，然而，他會那麼——

「羅提亞！爲了天帝，聽着，這是個有力的證據！」的說着，一點點兒也不傷害他的信心的！

羅提亞·珂羅澠科·拉契夫斯基站了起來，去了黏在身上的草莖子，輕輕地噓了口氣，然後，又突着他深藍的帶着淡淡的威傷的眼烏珠子說：

「可是，他犯罪了，殺了一個舊同僚，可是，他自己有一個系統，竟由彼得堡運到波蘭去；可是我，不曉克洛克金的質樸的底層會伏着紛擾；被逮捕了流放到西北利亞去了。那麼沒理由地！」

「然而，我的悵鬱是我自己的！」

「那一個時辰，我被裝進了囚車，伴着多少高加索的囚徒一整列一整列的放逐到西北利亞去，一重山，一道水地。」

囚車，是如何使人嘔吐的東西，挺硬的輪盤，轆着硬土，發着沙澀的聲音，那末的沉悶，被拘在囚車裏，我們唯有各自的，獨個兒想着亞伯拉罕的時代，他的時代和他的羊羣，在穩靜中想在這荒寒的氣息中聽出咩——咩，不是吧？在混沌中也顯得癡蠢了！

囚車是我的家，囚車跟我是一個家，我們之間維繫着向心力，這力量支配着我們相互黏合着。

在西北利亞，懷着一顆承受一切惡運的心，承受着罰下來的苦役！

一年。八個月。

一年。八個月後，我又回到彼得堡了，這一度流放，

使我的心火熱起來，使我的身子瘦了起來，可是，亦使我清白了！

然而：

「這災禍是如何沓來的呢？」

「這災禍是如何沓來的啊！」

這是神話的趣味，這一個名教的罪人克洛克金竟在我回彼得堡後的第五日遇着，這第五的故事竟是如此的荒唐！

在彼得堡大街上踏躑着，踩了一個黑臉的亞利安人跟一個波蘭人的脚址，列車樣沉重的步址可真沉甸甸地，表示了歉意，於是嘆息着遇着了這樣賠錢貨的日子！

在乾草市場瞧着克魯克金的矯健的影子，猛孤丁的粗野的噪着：

「克洛克金，我回家了，我如非洲駝鳥樣柔馴的受難了！」

「啊！受難了！」

在一間木屋裏坐着，這兒有一方土牆，泥土剝他的可以了，不時地，粗魯朴直的「托落——托落」的落下，這一股舒困的節拍！

這兒，小木屋的木欄發了霉，不時地，吐着壓人的氣息，屋頂下交錯地結着蜘蛛網，剛飄過牛毛雨，那上邊兒黏着殘塵，蠕動的衆星似地。

克洛克金敬了我兩高脚玻璃杯伏特加，並四片鮮檸檬，爲我祝福，用了晚禱的心情爲我祝福，而且，同時地，說一個友朋爲他受難是如何使他自家兒苦痛的事！

我——

「不，我在生活裏需要這樣的刺激」喃喃地說！

過後，我的悵鬱超過一切，蓋過一切，我苦痛的吊下了眼水，克魯克金沉默的坐着，一個浪子蹲在天帝的面前似地！

從極度的悵鬱裏醒蘇了過來，我無理由地歡快了起來

我們由「安那其」主義談到雅各賓派，學院派，百科全書派，談到希特勒的空頭支票……白銀問題……日本的新興的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礦工的鶴嘴鋤……阿刺伯的名詠……馬加彈姆式的沙石馬路……以至談到流線式的拉莎爾的新車，及姆西歌的跳舞……

五

這裏：我將說起馬太這繩子了！

在西北利亞被赦回的五月，我將我自家兒的心跟身子關在乾草市場附近的一間小木屋裏，心跟身子一同地！抖着嘴唇兒打發着日子！

浮着重沉的濕霧的某個晚上，在昏黃的，朦朧的，沖淡的街燈下，在突着紫石的街上，我士敏土塑像似的走出了馬加人的咖啡館，悄悄的踏着街泥，轉過了一條曼長的冷峭的巷子，踏着輕快的秋意走向乾草市場去，猛孤丁地在巷口的轉角上我瞧着了一口蹲着的黑灰灰的生物，我低低地打着口哨，彎下了腰，向着那生物輕輕地吹着氣，靜靜地，這墊伏着的生物紆緩地動了起來，猛的，一張龐壯的女性的臉影顯了出來。

「啊！女人！」我心裏邊兒粗魯的嚷着。

我塑像似的站着，端詳着這健康的女人的臉色。瞧着她的黑眼珠子，黑的頭布，黑裙子，黑的南島橡皮鞋，跟一個全黑裏的一個白純的靈魂一同地。可是，我開始對於這女人興趣起來，可也是感着厭倦起來，于是我的高加索人的血性暴露了出來，我無理由的歧視了這個在我思想上，趣味中的女人；在嫉冒着一股水酒的氣息刺激了我的鼻

神經以後。

「啊！一個醉昏的猶太女人！」

這時候，我心裏邊兒估計着，站在我腳趾邊的是一座低矮的黑大理石的塑像，或是一座位矮的立體的銅雕，於是，我心裏邊兒湧起了懷疑主義，達達主義，惡魔派……

蓦地，這女人紆緩的抬起了腦袋，仰着發着黑的臉子，撕着滿是酒味的嘴，嘴犄角兒掛着嘴黏涎子，一隻手扯着黑裙邊緣那邊兒的吊着的八角形的草夾子，面着我，膝颯地，古怪地，嘶澀的嘻嘻地笑了起來。

我眩惑的瞧着，心裏邊兒起了個離奇的震盪，可是，我嘻嘻着說：

「笑嗎？瑪達喀斯卡島來的醜女人！」

可是，她——

「你不懂得我的，爲了你的罪，天帝該處罰你的不懂事的嘴的」這麼咬着舌尖兒嚷着，隨後，她便掛下了寂寞得發愁的臉，笑勁兒給我那麼輕輕的幾句話攪走啦！

我憤怒得發抖，我開始舉着自家的腳趾，邁步的走去，可是，心裏邊兒卻——

「戀啊……！」

「八月的戀啊……！」

「媒婆……！」

「戀人啊……！」

「你的戀人……！」

「酒是你的媒婆啊……！」的嚷。

（戀！戀！戀！戀！戀！八月的戀！）

（媒？媒？媒？媒？酒是我的媒婆？）

我的步趾竟給這可笑的心語絆住，我打回了腦袋，捧着發醉的心情，猛的閉上了眼珠子朝那猶太女人的部位衝去。

我紅着眼珠子，鼓着腮幫兒，傍着猶太女人坐着，她的黑臉子發着光，這光揉的我心疼，我開始覺察：她是個挺美的長髮的猶太女人，傍着這樣一個女人我開始想到是貼着一帖柔夢！

「爲了天帝，我想起了你的名字！」

「我嗎？馬太，一個不十分好的名字！」

「爲了天帝，我可以問起你的家嗎？譬如：你的丈夫

？兒子……！」

「我嗎？一個比單身男子還孤獨的婦人！」

「唉！我，愛着你啊！」

「真的嗎？是嗎？是如此嗎？」

她一點點兒也不責備我的唐突的吐着氣。

（可是，她的聲音裏滲入了一些東西，譬如是一些砂粒，或者，是一些辣味的加厘，……這些，使得我青年人的心開始盪漾哪！）

「我可以吻你吧？」

她仰起了臉子……

「啞！」

「啞！」

「啞！」

（一袋，一袋的，戀的紅粉，從迷濛的空間，猛的朝這兩張臉子發了過來；這給濕霧浮起了的秋巷也給染紅啦！）

六

跟馬太同居了一年二個月，得着了多少愉快，同時地，也得着了多少苦惱！

馬太，每天仍然是酗酒，而且，也會了嚼煙草跟吸鼻

煙；更甚的，馬太這妮子竟然是由喝水酒而到伏特加；可是，因為我十分愛她的緣故，所以，我也饒恕了她這一切的過失！

我看切身的利害都像個荒遠的夢，我竟讓馬太這妮子放任下來了！

某一個禮拜日子，我丟了理性的走向禮拜堂去，做完了彌撒回來，聽着禮拜堂高聳的塔尖，咀嚼着早春的密味，對着這種切的流行色，我的臉子發亮了。

踏進木屋，鎖着木柵；跳進了內室，馬太抬着發了霉的臉色儘瞧着我，轉動着蒙了層黃霧般的眼烏珠子，曖昧的笑着；過後，她——

「羅提亞，你愉快嗎？如果，是在你趣味上的話，我將教給你很長，很真的真理。」這麼地說着。

我沉迷地似在夢中，躺上沙發，不耐煩地兀自點着腦袋。

「羅提亞，一個貴族是怎樣的呢？」

「榮譽的！」

「羅提亞，一個賤民是怎樣的呢？」

「下賤的！」

馬太狡點的笑，笑，笑！

接着，馬太提了銀鈴似的聲音清朗的嚷：

「是的，一個貴族是怎樣的呢，榮譽的，一個賤民自然是下賤的；可是，誰能丟了自己貴族的身份而做一個賤民呢？有的，在一個不知是什麼年代，不是沙皇陛下的年代，有一個白俄羅斯人，有着一個赤俄的妻子，在莫斯科屋頂下過着貴族的日子，可是那男人是一個有着中古騎士風的曠野的男子，可是他佔有着一個文官的職位跟一個赤俄的童貞女，可是，說句笑話兒，大概他喝了女人的下體的沸汗吧，他丟了赤俄的童貞女，戀着一個猶太的下女，於是，丟了官位，被降到下賤階級去：Ho-He-He」

「這是證據呢，」馬太從插袋裏取出了兩個紙袋，「這，名譽證書，這，退職書」馬太說着，猛的將兩個紙袋擲了過來，我按捺不住了鎮靜，猛的站了起來，揪住了這惡女人，便——

「噯！惡念，噯！惡行！」這麼嚷！
接着，我柔軟得一注石棉似的躺上床去，無力的嚷着

「噯！大俄羅斯的沒落！」

明天，在一個在職的軍官朋友的那邊兒注滿了伏特加回來，插袋裏藏着根一九三四新式 Made in Germany 的勃朗甯，漲着腦神經跨進了內室，先偶而聽到伏爾加船夫曲，可是，等得我跨進了三和土的室地，馬太這妮子便纏着撲克臉，翻着灰色的眼珠子，要不是想使自己裝做正經的話，真夠我笑彎了腰哪！

我聖像似的站在她的腳跟兒邊，說着：

「有沒有說完的話嗎？馬太！」

她古怪地翻着她灰色的眼珠子。

「那麼，你說，誰使你要翻我的……」

「克洛克金，一個老實人，說了又怎樣？」

馬太倔強的，爽朗的說着。

「是嗎？是如此嗎？」

馬太狡黠的笑，笑，笑！

我憤怒地，激奮地擊出了勃朗甯，從開着的百葉窗外放進的嬌艷的早春的太陽迴照在這金屬上，發着積鬱的，雄渾的，淳朴的光。

我開始看出馬太的不安，手指跟嘴唇抖着，一柱閃柱的苦哭跟急促的心跳一同地！

猛的，她撲了上來，我一胳膊給推了轉去，她水母般

靜的臉上沙發，閉着眼珠子；口邊吐着「下賤」「白俄」的名詞。

我對着她，舉起了勃朗寧，對着太陽穴，猛的撥動了板機……

我鎖了內室的門，跟跣的走向克洛克金的居室去，那兒，一本阿佐林文粹掉在地上，克洛克金在寫着一篇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論文，我細着副正經臉站着，瞧着他古怪的笑着。

我站到他後邊兒去，瞧着他寫着「Anarchy……傅立葉，聖西門，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私有財產論者蒲魯東……」

我全不懂他寫些什麼，可是，一重輕微的憤怒襲着我，我猛的掏着勃朗寧瞧着他的腦袋，手抖了抖，一粒子彈打我掌間滑了過去，接着，一只染血的耳鼓吊了下來……我鎮定的坐着，惡魔派的雕刻似地。接着，捏着派克在原稿紙上寫着：

「克洛克金君：

我爲你而遭放逐，我爲你而受難；可是，你可還指使人擱發我的秘密。你這沒有善良靈魂的魔鬼！

我很愉快，我的退職書可用名譽證書來取個平衡。我希望你：用你殺人時的心情來被難！」

交還了勃朗寧，少了二粒彈子說是打了鵝鵝。

這一天起，於是我離了彼得堡，經過莫斯科，經過波蘭，經過夏威夷，在夏威夷我聽到了克洛克金跟馬太結婚的消息。

是的，克洛克金跟馬太結了婚，因爲他們都沒有死，一些，一些輕傷而已，是的，他倆多有結實的身子！而且，他們的結婚在我也彷彿買了個缺陷似的！

現在，我也傷心；我相信，馬太也傷心，克洛克金也傷心；而且到一樣的程度，一樣的深；雖然，在趣味上是不同的！

現在，我將自己打開了，我的情感，我的感興，都宜於孤獨，我年輕，我還有很多年月的過活，可是，我將一年彷彿一日似地，流落在支那尋活，我在支那，我還須捧出被逐到西北利亞時的承受一切惡運的心受難，工作！

可是，我有過惡念，有過兇行，可是兇手，不，殺了兩個沒被殺死的人，在兇手中，還得算兇行的，低，低能

兒！

羅提亞·珂羅連科·拉契夫斯基淒苦地說着，過後，囑了三個眼色給耐勒都·華倫，藤治龜太郎，跟穆克倫敦。

西班牙紳士耐勒都·華倫重復地在草溝內踱着紳士的方步；肥漢穆克倫敦不可捉摸的狡黠的笑着；藤治龜太郎苦痛着閉着眼。

可是，羅提亞·珂羅連科·拉契夫斯基淒苦地吊下了淚水。

喝着不同國籍的水的四個流浪在天外的漢子，各個地拾起不同的心情，做着輕便的消遣回去，草溝被扔下了穆克倫敦的吉士牌的煙蒂兒跟一片法國梧桐的落葉一同地。

可是，羅提亞一直淒苦地吊着淚水。
老了的哈爾濱睡着了！

一九三四，八月廿六日，南通惠情室。

政治月刊

第一卷第六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要目

- 從歷史上研究中國的國難……………蔣靜一
中華民族的出路……………用之
經濟恐慌與政治恐慌……………穆巖
意大利法西斯的土地政策……………汪浩
蘇聯土地人民委員部的組織和演變……………瞿晏仲
對抗黃色貿易的威脅之世界戰綫……………黃明明
荷子政治思想的探討……………吳實明
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的陣勢……………張少垣譯
戰爭與經濟（續）……………葉翔之譯
愛與死……………翼仙
盲人……………戈旦

定價每冊大洋壹角伍分

社址 南京傅厚崗一〇之一

塔與流星

鄭康伯

一 塔

五月的季候，一個人時常在橙色的空氣中去爬古塔。

——在短期的孤僻裏，常想去體念到一種精進的溫暖。早霧中，黃彩的月日光的輻射線在這地帶伸展着的時候，那邊處同時的會轟着青銅色的荒煙，那時候，不很輕微的曉風，吹着簷鈴，——誘了金的簷鈴，於是，便——「丁甯！丁甯！丁甯！」的響着古舊的聲音。

這時候，是我挺喜歡爬上古塔的時候！走向那古塔，是被圍在陳舊剝落的古剎之間；這地帶是古剎，是有着羅馬故宮一樣的零亂情味。陡的，一種遠年史實的優美部份被我認識了！登第一級的時候，霧氣在潮濕的空氣裏浮瀉；寂寞，昏黑，沉壓在木板上，一種靜止的波動，遊散在塔世界的角落；我噓了口氣。二級……三級……在四級上的時候，我神經質的被一尾蜥蜴怔住了，好一會，我意識的精進使我聽着了五層上的聲息：在腐透了樓板透視過去，一個僧服的青年蹲着，精黃的面色像久經沉在煩鬱的寂寞裏，跳着足，不安寧的舞動着手……一個女性的剪影瀉

下來，於是，我穩穩地墊伏着，穩穩地閃下頭，穿過了一道短思想：「這個該不是僧尼吧！」「哦！不，沒有修道士的姿勢……」我像是抓着了——一個上古的美麗的故事，這時候，我站在另一個美麗的夢裏，然而，不一會，我又從這多年前的時代裏醒了轉來！

「農婦！」在我第二次板障中看到副龐腫的黝黑的女性臉的時候，我懷着一個神秘的思想走了；我——「以後的時代裏，這塔影裏，有永遠抹不去的笑柄！」——這思想。從這座塔走回的正午時候，看到遠的森林裏燒着野火，而且，我時常發現廟角一兩個方形的深土洞裏，一個兩個的：左手提着腐了的木塊，右手挽着一提籃的蠶豆的野童竄出，朝森林的方向走去。

我沉默了一會，撇開了幾個思想；在冥念裏走。臉子半露在地帶，半隱在合掌裏，靜寂的在冥念中走；週圍似乎躁着成千的薨薨羽虫和蜥蜴。於是，我滿蹠着徐緩，苦苦的太息了！——「不愉快的心情，竟有這不愉快的煩惱。」

二 流星

在夏夜，我們圍坐在竹榻上納涼！

這樣的夜，是最不適於沉默，於是各人從自己最陳舊的記憶裏掘起一些零星的傳說，和一些斷殘的記憶，傲慢地向衆人說起來：

「從前，有一個年青的人出門去，遇到一個美麗的公主……」

或是：「我幼小的時候挺愛蜻蜓……」

在夏夜，輪上榻，仰天臥着，看着蠕動的衆星，想從熱度的靜穆裏如某詩人聽着衆星流動的聲音；偶然，看到一兩個流星的時候，便孩子氣地希奇的叫了起來。

這時候，母親會叫我安靜下來，然後，綿綿地說：

「你幼小的時候，不懂得一切的美。在夏夜，老愛躺上木桌，喃喃地私語着指着衆星，偶然聽到一兩個流星的時候，便噪動起來，有一次竟由桌面豎立了起來，想去摘星，終由桌面滾了下來，跌破了嘴唇。」

母親說着，輕盈地笑了起來！

我穩穩地聽着母親的話，數着母親的話句，在母親的聲音裏我聽出了美麗，生出了大我；同時地，想像地將自

己的身子縮小起來，將自己的年歲，思想揀棄了起來，將整個的自己適應到這個童話似的故事裏去！

當我聽到「跌破了嘴唇」的時候，我竟可笑地摸着嘴唇，然而，唇皮並沒有破，也並不疼痛，並不麻木，而且身子還好端端的堅定的坐着，於是我想起了這是醫生在多年以前的事，便涎着臉嘻嘻地笑了起來，是愉快，是趣味，也是羞澀！

「有過這樣的事嗎？」

「怎麼沒有呢？」

在一陣希奇的沉默以後，我便又苦痛地想了起來，我悲哀着，現在，我對於流星有着更濃厚的愛好，可是，愛這星的心情已不是跌破了嘴唇的時代的了！

所以，現在，聽着母親說起這一個流星的故事的時候，或是看到一兩顆星由一個定點而曳長而終至消滅的時候，我的心似乎被拖得長而終於下沉了！

桂林紀遊

持 大

一 赴桂林途中

四月五日，即清明節。晨七時，由柳州城渡江，乘赴桂林之小汽車，衝霧東行。車費每部小洋六十餘元。自柳赴桂，計程五百四十里，短於自邕來柳一百三十餘里。車夫云：途中須渡江者七，其五無橋梁，須以木舟載車渡，故到達必較自邕至柳為晚。因用力疾馳。而連日陰雨，車路泥濡，掀簸特甚。

行數里，霧氣尙重，遠望峯巒，祇見其脚；自腰以上，則模糊霧罩，隱約迷離。李君喜曰：霧既重，無細雨，前途或有日出。

無何，抵三門江渡口，去柳州城三十里，兩岸陡起二三十尺，水闊深闊。江即柳江下游，乃自梧州通柳水道，可駛電船。桂省河水，皆清綠，汲桶中，較井水尤清，與江浙以北所見諸河水，黃濁不可飲者大異。渡江時，雲起

峽中，霧飛岩上，漁舟釣綠，河草鋪青，映於眼者，一幅春江晨釣圖也。

再三十里，抵雒容縣，渡雒容河。雒容居民，言語複雜，城中有說國語者，說廣語者，說客家語者；惟鄉下多說獮語，而文化風習，與漢人同，已不分辨為獮漢。更二十里，抵腳賓州，渡賓州河，而寬四五丈，纔得雒容河之半。九時許，過鹿寨市；市屬雒容縣，居民一千六百餘戶，為桂省一大山市，繁盛僅次盧墟。

自鹿寨東行不遠，馳入亂山中，皆土阜，幾無峭峻者。自西走東，起伏重疊，蜿蜒不斷。十時許，抵榴江縣，距柳州一百五十里，於車站前停片刻，購甘蔗糖餅，與諸游伴分食，略充飢腸。此縣在叢山中，向多伏莽，民不安居，今已清除無餘，行旅不復視同蜀道矣。更前行，渡榴江，忽遇疾雨。行八十里，抵三江市。再七十里，於十二時抵荔浦縣。計自鹿寨東行將近荔浦，路長幾二百里，皆

邱陵起伏，山脈綿延，車行亂山中，約二時許，此升彼降，左轉右旋，以掀簸過甚，頭爲之暈。

荔浦縣，爲荔全，荔賀，荔榴三路起點地，亦一交通中心，商業頗發達。本地人說國語，而經商者多廣州南海人。余等停車中山街北口，入集樂飯店用午餐。店，粵籍客家人所開，架木爲樓，尙潔淨。膳味與粵同，計共七人，既用茶點，復飽食飯菜，而所費不過小洋三元，堪稱經濟。坐樓上，向東北望，則數里外秀峯林立，昂首嶸嶸，景色佳美，卽所謂杜莫圩諸山也。

一時許，車別荔浦，沿荔全路，向北行。時，雨已霽，天尙陰沉。馳三十里，渡馬嶺河，青樹一灣，秀嫩可愛。既渡，復馳入亂峯中。初至諸峯，頗具特色。峯有土爲麓，而秀插碧空者，則爲石。且有一土麓上，聳聳峯頭十數，表現集體精神者。

繞峯穿谷，馳七十里，於二時許，抵青厄河。既渡，行不一里，見兩石峯時立路旁，尖削如羊角。自此北去，前後左右，峯巒環立，崖皆垂直如壁，其石裂痕橫劃，層次整齊，如疊磚爲牆然。二時一刻，抵陽朔縣。下車觀覽。附近諸峯，崇高圓整，如萬筍參天。昔人論桂林負郭諸峯，謂不如陽朔佳勝。蓋以青山綠水，圍繞映帶，煙蘿石

嶽，空翠撲人，面面相屬，人住其間，如住蓮花心裏。而唐人吟咏，亦有兩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之句。余未到桂林而所見陽朔諸峯，已足歎賞不置。符君云：陽朔峯巒，宜於遠望，倘舟行江中，沿途鑑賞，更覺奇美。

復前行，三時半過良豐市；四時，抵桂林南門，果如李君所言，早已天朗空澄，夕暉滿地。自荔浦至桂林，路長二百四十里，沿途峯巒連亘，踴躍來迎，令人應接不暇。因於車中得詩一絕云：「巖疊峯聯處處迎，翠雲飄雨盪塵襟。遙馳五百四十里，飽看奇山到桂林。」

至桂南路下車，寓榕湖飯店。地方雅淨，房間寬敞，設備既佳，侍者招待亦周到。每日房租僅小洋一元二角。晚飯後，李君以電話請其友林君來。林爲粵大浦人，現任十九師部秘書，人甚誠懇，爲余等談桂林山水情形，並訂明日導游名勝。

二 入桂堂訪古

次日，卽四月六日，上午九時，用早膳畢，偕林秘書開始作桂林山水之游。今日決先游入桂堂，獨秀峯，風洞山諸名勝。

八桂堂，雖非勝景，乃一古跡。秦始皇統一中國，擴張版圖，初置桂林郡。山海經云：「桂林在番禺東，即今粵西之地，最宜桂，大者十圍，終年蔥蒨，秋風起時，四遠聞香。」桂林之名，蓋取義自此。而八桂所在地，又爲桂林標誌。梁范雲咏桂詩云：「南中有八樹，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雲苦，安知零落悲。」唐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詩云：「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湖南。水作青蘿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輪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騶。」是則八桂之名，見詩人吟咏者已古；無怪來游桂者，輒欲先游八桂堂，一瞻此數千年來之遺跡也。

堂在舊藩署內，今爲十九師師部，距旅館不遠，幸有林祕書爲導，不致望牆興嘆。入師部頭門，東北行數十步，卽至堂所在地。堂結構崇敞，陸幹卿昔奏凱旋，曾召集梨園子弟，歌舞其中，大會羣英，坐花醉月，爲一時盛事。堂東爲八桂廳，廳下列植八桂樹，一爲新栽，餘七株翠葉撐空，高二三丈。林祕書云：此非古幹，乃近數十年所植，每歲春秋，各開花一，清芬四播，惜今非其時。廳南五六步，新建八角亭，李品仙榜門曰八桂；兩楹懸聯云：「黛色參天，不藉春風能煥發，綠蔭滿地，每逢秋日愈清芬。」亭中置八角石泉及石凳，桌面鐫絕句云：「北伐雄

師共枕戈，旌旌雲擁渡湘河。復回民國償初願，八桂廳前奏凱歌。」乃民國五年，陸幹卿出師援湘，反對洪憲，凱旋回桂時所勒者。陸雖椎魯不文，而反袁一役，不無可取，讀其遺碑，想見當時得意之狀。環亭植樹數株，壯幹較古。南爲抗日亭，樓懸聯云：「內憂方殷，同袍要師劉太尉；外患日急，吾輩莫讓李將軍。」八桂亭東北，過石橋，爲花神祠，道光中某藩所建，壁嵌石碑，略云：曾命人於署內鑿地爲池，得骨一具，不知爲誰，擇地埋之。是夕，夢一佳人來謝，自稱姓阮，字風篁，原爲女校書，生於秦中，流落粵右，與寒士王玉峯定情有約。吳三桂叛清，桂城陷，王生被血刃，己亦投環以殉，今所埋者卽其遺骨。及醒，感其用情之篤，命人圖像於石，立祠祀之，並記原委於石。末題一絕云「名園珍重出牆枝，小傳曾刊倚壁碑。葬玉埋香多韻事，有人親志郭公姬。」此事哀豔感人，亦八桂堂邊一韻跡也。祠東又建小亭一角。時風日清美，升亭休坐，神志澄淨。此地清幽靜雅，再行加意經營，蒔花種竹，甚宜爲公餘休憩讀書之所。旋下亭，隨林祕書出師部；至門首，見壁上書一聯云：「喫飯穿衣，那一椿不是人民供給；安良除暴，這兩點要歸我輩承擔。」話甚貼切。

三 獨秀峯登高攬勝

既出師部，先游獨秀峯。初，南朝宋顏延之守桂，曾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峨峨邕邑間。」峯之嘉名，蓋肇於此。峯孤立城中，登高四望，則遠近諸山，環拱於煙雲杳靄間。故游桂者，宜先登此峯，以攬數十里之奇勝。明徐靈客足跡遍天下，桂林負郭諸勝，探訪殆盡，而獨以未登獨秀為憾。蓋獨秀所在，昔為靖江王城，非王允許，不能涉足。今則江山共有，王城闢為公園，任人游覽，斯亦吾輩生齒客後者之一幸也。

自師部西出數十步，折而北，循大馬路，約數分鐘，卽至靖江王城西門。城周圍約二里，南北修百餘丈，東西廣約六十丈，牆高幾十尺。城樓為宮殿式；路旁列植蒼松，頗具北平景象。今省立第三高級中學，實驗小學，第二女子中學，幼稚園，第一圖書館，及中山公園，皆設城中，可謂爲一文化小城。

先入第三高中游覽。校址原爲靖王邸，滄桑多變，舊時宮殿，蕩然無存，惟遺殿址及石欄杆供人憑弔而已。民十一中山先生至桂林督師北伐，曾駐節於此，足爲此地添一勝跡。

自三高中出，東北行數十步，至中山公園。園中有中山紀念堂，內懸先生遺像。堂爲舊時貢院，壁嵌乾隆詩碑，鐫乾隆貢院詩四律，筆跡頗娟秀。全園稍具亭池花木之勝，而內容尙嫌簡陋，招引游客，賴有獨秀一峯耳。

峯卓立公園西北，坐北向南，捲地約二百尺。全體皆堅石，北背滑直，南面寬七八丈，石級橫疊，自脚傾斜至頂，如梯形。每級石上，翠蔓叢絡。東西兩側，窄而銳，如斃劍刺天。昔人謂峯之正面，狀如黻冕，有王公貴人象。余則笑其大腹便便，似一市中富賈，俗不可耐。惟望其側面，尖削凌霄，有奇士劍仙，遺世獨立氣概，是可取耳。高奇峯陳樹人諸畫家，皆舍正畫側，雅人慧眼，所見略同。

峯之東麓，新建小亭一角；西南麓，倚崖建崇樓，方竣工。頂上正疊石爲牆，以建危亭。林秘書言：李白諸公，以桂林負郭諸名勝，亭臺多已傾圮，不足增風景之美，特籌款三萬元，鳩工修築，今先從中山公園及風洞山着手云。

步至峯下，仰望東側，石上，鐫大字，一曰南天一柱，一曰孑然獨立，又一曰紫袍金帶。峯東數步，立中山先生紀念碑，碑延闕書石。峯脚東南角，石凹入成岩，高巍

容人，深數尺寬可二丈，是爲宋顏延之讀書岩。岩壁多游
客題字，筆跡甚古。中列石凳，坐其中，涼快無比。夏天
至此披卷，酷暑不足畏也。出岩，仰視石上，鰲頭及肖像
。林秘書指峯南桃花林曰：惜已過開花時節，不然，景至
美。繞峯南脚，至西南角太平岩。壁上刻詩數首，一爲袁
子方作，詞曰：「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峯登南斗。桂
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峯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顛，一城
烟火來眼前，青山尙且真如弦，人生獨立何傷焉。」詩乏
神韻，而筆跡娟逸風流，足見作者品性。入岩，穿山腹，
自北背出。復繞脚自西南角路口，拾級升高。石徑尙安穩
，螺旋蟻折，紆迴而上。升八十餘級，得小亭，曰小謝，
倚崖西向。旁豎石碑，一曰秀春羣峯，一曰第一山。更升
二十級，石鐫螺磴穿雲四字。自此盤紆轉折，或東或西，
時南時北，乃登峯顛。途中轉折處，每建小門。石上鐫詩
詞甚多，范學義一律云：「一柱鎮南天，登臨四望懸。風
雲生足下，星斗到胸前。拔地山千仞，環城水一川。憑高
發長嘯，聲徹萬家烟。」

既臨絕頂，縱目曠覽。南瞰桂城，萬瓦鱗次，呈現眼
前，無一遁匿。西南明鏡一方，春波蕩漾，是名西湖。一練
澄瑤，環東郭以南奔者，爲灘水。城之四外，峯巒登翠，

擁抱環環，以鞠獨秀，如衆星拱北辰。林秘書乃爲余等手
指口說，以覽諸山。東南近郭，巖然象立，俯首伸鼻，東
汲灘水者，曰：象鼻山。象鼻之南，麓插江潭，檉棟烟雲
，左右兩山，揮羽相鬥者，曰：鬥鷄山。東望爲七星山，
斗列灘水東岸。三峯相次，位花橋之南，肖斗柄者，曰月
牙山。石顛一峯端直，峭拔若劍狀，稱劍山。位花橋之北
，四峯方列如斗者，曰：普陀山，合月牙普陀，乃稱七星
。東近爲伏波山，突起數百尺，西跨桂城，東枕灘水。近
在東山，橫列如屏，山石層層橫斷，如積疊錦綵者，爲臺
探山，亦曰風洞山。其北里許，獨立灘江西岸，頂圓如卵
者，曰虞山。東北稍遠，延袤山野，若龍蟠虎踞之形，崇
高偉大，爲萬峯領袖者，曰堯山，亦名獠山。此山連亘千
餘里，畫數邑界。桂山百里皆石，此山則積土以成，獨顯
奇姿。據云：天將降雨，則山上雲霧四起，遽巡風雨立至
。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爲卜期。更向北望，下廣上
銳，高矗雲漢者，曰：寶華山。腰登平台一方，云孔明台
。俗傳諸葛亮南征至此，曾登台上點兵。西北近處，昂首
碧空，鬚眉顯露者，爲老人峯。連亘城西，自北走南，聳
翠競秀者，曰：西山。凡此，皆有名可稱者。此外，奇峯
怪巖，無名可指者尙夥。或森如劍列，或轟若笏呈，帆張

雲奔，虎踞鳳舉，詭麗萬狀，不勝贊紀。是日也，白日懸空，晴天凝碧，春風吹袂，胸臆廓然。遠望郊野，平畝鋪青，千林織錦，賞此悅目，使人觀覽留連，久而不懈。徘徊至一時許，始循原徑下峯，往游風洞。

附——唐張固咏獨秀峯詩云：「孤峯不與衆山儔，直入青雲勢未休。曾得乾坤融結意，擎天一柱在南洲。」明袁崇煥一絕云：「玉筍瑤簪裏，茲山獨出羣。南天撐一柱，其上有青雲。」

四 游風洞山

風洞山位桂城東北隅。自公園出王城北門，更半里，至山門。北望兩峯聯立，左爲風洞，右爲疊綠。疊綠者，一峯屏列，翠石積疊，橫分層級。每級石高七八尺，仰生青草。草青石翠，上下相間，全山遂如疊綠而成。山門之東，小峯孤立，如柱，上建危亭。自山門拾級北升，徑旁石上，鐫江山會景等字。行數十級，先至風洞山。山石磅礴，疊積壁立，青樹蒼蔚，翠蔓搖綴，倚崖架棟，右懸飛閣，左浮湧殿，飛廊相連，曲檻掩映。入殿門，北行數步，至風洞南戶，石壁穹空，高丈餘，廣亦如之，如半規形。步入洞中，深闊有光。兩壁塑佛像，可數十尊。行丈

餘，折而西，壁上臥一石佛，廣額方面，張口大笑，狀似彌勒。佛石殷紅，堅且滑。俗謂撫摩此佛，可生男子云。又折而北，出洞北戶。戶高三丈餘，深與廣略如之；其狀如剖大甕，北向而立。戶前正依岩勢，建崇亭，工未竣。右壁刻袁子才一詩；其詞云：「泱泱天大風，誰知生此洞。古劍劈山開，千年不合縫。我身偃僕入，風迎更風送。折腰非爲米，縮脰豈爲凍。偶作警咳聲，一時答者衆。旬旬非扣鐘，弁鬱如裂甕。石乳挂纓絡，陰水凝蠅蝟。游畢再登高，出洞如出夢。一筇偃又豎，兩目闌復縱。遠山亦所媚，橫陳怪石供。仙鶴不可招，明月猶堪弄。底事急謀歸，雲濕衣裳重。」

乃坐洞口，品茗解渴，披襟當風，涼快無比。炎暑既息。舉目攬勝。數十步外，青峯孤矗，圓整如柱。稍遠爲虞山，翠然突起。堯山遠臥天際，作金紫色。灘水自虞山東北，蜿蜒南來，經疊綠山下。江岸草青沙白，雲樹滃勃。西北附近，亂峯競秀，劍戟森列，自成一羣，景頗奇麗。欣賞未已，繼以清談。涼颯扇人，坐不思起。

已而復入洞。南壁有竇，窄繞通人。乃躋石磴，偃仰以入。行約數步，又出山北。出口亦爲一洞，曰：太極，得在風洞之東，山腰上，自此環山腰，東行約七八步，得

一崇亭，建石台上。石徑，台下有降通風洞。乃重入風洞，循來時徑，出其南戶，東行入景風閣。閣懸疊翠山腰，甚雅靜；下爲華軒，結構精麗。西南孤石上，危亭一角，飛廊通之，曰：一卷亭。立閣中，可攬象鼻門鷄，月牙普陀諸峯巒勝概。閣壁嵌碑十數，筆跡頗佳，因稍留觀賞。旋下山，歸寓，已下午五時矣。

徐霞客游記云：「疊翠山踞省城東北隅，山門當兩峯間，亂石層疊錯立，浪花花萼，騰簇眩目。上爲佛殿，殿後一洞屈曲穿山背，門南向，高二丈，深倍之，北透小門，忽轉而東開。洞前下瞰城東，江水直漱其足。洞內石門轉透處，風從前洞扇入，寒吹凌人。土人稱爲風洞。石門北向，當東轉之上，仰見石板平度，上透圓竇，若樓閣再觀。予與靜聞分道趨，各會層樓之上。其處東復開隙，垂乳列於西，乃從圓竇中墜空下，出後洞，北躋磴上，南越洞頂遂登絕巘，則越王台也。是爲桂山。上皆石萼蟲發。一石峯前支起，謂之四望山。西一石峯，高與此峯並，峯半有洞高懸，望之杳然中空。亟下，仍從風洞山寺，由寺西坳中，復登西峯。峯半洞東向。透峯腹而西，經十餘丈，高十之四，由其中望，東西洞然，惜絕頂地少窄，未能微闢全勝耳。最名于越山。」如徐所記，風洞山尚有奇勝

，余等未及遍尋，殊以爲憾。

五 游伏波山探還珠洞

四月七日，晴。

本日作東郭之游。晨八時，先借諸游伴及林秘書至中山公園拍一照，人立獨秀峯東，務將峯東側全影攝入。八時半，自公園出，北行，折而東，約半里許，下灘江瀾，至伏波山，俗傳馬伏波南征交趾，載鸞苜回，曾登此山，然實附會無據。山西跨桂城，東枕灘水，東北兩側，綠波縈澗。周數十丈，高與獨秀相伯仲，而較爲尖削陡峻。遍體皆石，聳豎高滑，無徑可登其顛。倚東崖築紫台，掩江二三丈。台上列間館三，皆東向。館上浮飛閣二，背負峯石，而瞰江流，朱檻飛雲，畫屏映日。南崖亦建屋舍數棟，現爲十九師軍醫院院址。

林秘書導余等入院，曲折升石徑，穿館上閣，稍息其中，可憑欄攬勝。前爲灘江，寬二十丈，春瀾滾滾，自北奔南。中浮沙洲，青草鮮嫩。洲西三數漁人，乘木筏，載鷺鷥，鼓枻順流而過。江岸有婦女蹲而浣衣，搗衣石上，其聲拍拍。東望江瀾，平野鋪青，烟村蒙綠，峯巒競秀，崖巖夸美。以日出未久，水氣浮湧，故東峙千峯，其腰及

麓，皆作乳青色，如籠輕紗，混成一片，無分彼此。峯頂較顯明，頂與頂和連，成一凸凹曲折之黛痕，橫劃天半，景極奇麗。南望諸峯；其色幽紅，淡煙迷濛，若隱若現。

已而下飛閣，循石徑南行，經伏波祠。祠建崖下，甚矮小。其旁石壁，鵝竹畫一幅，李秉毅所作。竹右刻詩一首，上半云：「城邊一峯拔地起，嵯峨俯瞰灘江水。江流到此忽一折，百道灘聲鳴自底。鑿磬如聞戰鼓悲，喧騰似入鼓人市。迴看古塔凌山腰，傑閣突兀高凌霄。」自祠循石徑下降，出軍醫院，乘小艇，探還珠岩。

岩在伏波山北脚。山西下嵌綠水，凹入成洞，上縱下橫。縱者爲千佛岩，石高拔水上，無級可登。橫者即還珠岩，口高丈餘，闊約三丈，狀如穹廡，下石浮水上，敝如平台。泊艇岩下，登石上，循曲徑，步岩口。岩口石柱自上垂下，距下石尺許，其尖滴水。傳爲伏波試劍石，謂爲伏波所斬斷。及名狀元石，俗謂柱尖觸下石，則地出狀元。說皆荒誕可笑。岩中石上有巨人跡，紋理如刻。後壁有紅白紋若縷，蜿蜒數丈，狀如二蛟相向。復有圓暈如珠者三顆，恰當蛟首。或即以此而岩名玩珠。而俗人又傳，昔有漁翁入此，遭睡龍，竊其珠，懼而還之，龍猶未醒云。壁刻范成大（？）詩一律云：「天斬神剗不記年，洞中風

景異塵寰。江波蕩漾青蘿帶，岩石虛明碧玉環。地接三山真跡在，天連合浦寶珠還。重來悅似乘槎到，慚愧雲門夜不關。」

岩口有竇，僂僂而入，其中漆黑，以手電燈照之，壁上石乳紛垂，尖滴清水。行五六丈，折而北出，則爲千佛岩，口窄而崇，穹高三四丈，壁塑佛像，云其數爲千。立岩口，俯瞰深潭，遠眺翠嶺，涼爽幽邃，清絕塵俗。林祕書云，每屆夏天，男女學生來此披卷者甚衆，蓋一絕妙避暑地也。又云：政府禁麻雀基殿，前曾有人來此大開竹戰，自謂地非塵世，當非軍警緝及。迄後，仍被捉到，處以重罰，今更無再來嘗試者矣。旋循原徑出還珠岩，下艇，鼓棹而南，復登伏波山麓。

六 東渡春瀾

自伏波山南趨城垣下，約一里，折而東，出水東門，上浮橋，則月牙，普陀七峯連峙眼前。浮橋橫臥灘江，爲桂林八景之一，即所謂東渡春瀾者也。橋之架，蓋以木艇數十，縱列江中，以兩鐵練聯其首尾，而於艇上架木板，縱橫相接，遂成長橋。舟過橋時，則收板，移艇，沉練江底，法至簡便。既過橋，入花街，舊爲枇杷門巷，烟花三

月，昔號繁華，舞扇歌衫，地稱誇施，今政府已令女校書輩移居城南特別區內，此街遂形寂寞。特別區者，桂省政府於鄉下嚴禁賭博，惟於各大城市設一特別區，所有娼妓賭徒，集中區內，不准消雜市中，以防賭風煙習之延蔓。余等在街上飯店內，各食米粉兩碗，以當早餐，時經街上往東郊捕魚者，絡繹不絕。自花街東出，是為花橋。橋為堅石砌成，修數十步，高二三丈，寬與高同。其下原有一溪流過，今水已涸，僅留沙洲，為馬蹄市場。立橋上眺望，溪邊樹綠，檻外山青，景頗可賞，橋之東端，有孤石聳立屋角，高二丈，堅瘦如斷柱，上生翠樹，名芙蓉石。自橋端更東趨數十步，至月牙山門。

七 游月牙山

入山門，南繞山脚。山脚巖石高聳，虎怒鳥企。茂樹森列，蔚然成林，枝撐雲峯，根蟠石窟。躋石徑，拾級而升。徑如修蟒，蟠附山之西腰。初過小亭，亭北向，門榜入勝兩字。更南行數十級，降而復升，至小臺亭。再行，至寺門，即月牙洞所在處，寺建築山半，崇樓傑閣，聯疊參差，背負絕壁，面瞰綠野，結構精巧，較伏波山為勝。

既入寺，先觀月牙洞。洞口西向，高三丈餘，深闊亦如之，團圓如半月，故有月牙之名，洞中央建龕曰畫桂。樓前築廣堂，曰清輝堂。皆西向。堂右為華軒，背崖南向，門榜小蓬瀛三字。畫桂樓左，洞壁上，刻詩詞數首，其一題為題罷釣歸來圖，信宜林德均作，詞云：「半床明月，一席清風。酒浮樽白，茶熟爐紅。放眼天外，鑑影波中。狎鷗為侶，餌魚呼童。釣竿在手，詩味滿胸。旅懷雪洗，歸興山濃。依然鼓棹，何礙收筒。先生此去，桃源仙翁。」頗澹逸可誦。

自樓南側上梯，登樓江閣，更上為影波樓，蒼牙啄石，畫棟飛雲，孤懸天半，俯視鳥背。下瞰千仞，岩枕深潭，翠蔓披拂，粉紅駭綠，古幹自山腰拔出，斜枝屈曲，如龍翔蛟舞，倒影潭中。展眼遠望，澄江綠白，城郭蔥蘢，遠峯近巘，競秀碧空，雲樹江山，皆迴技獻巧，以效於眼簾之下，為景殊勝。旋下影波樓，過襟江閣，北穿浮廊，至倚虹軒；軒即在清輝堂上，寬敞清淨，楹懸竹聯云：「舉頭望明月，盪胸生層雲。」集句甚妙。又一聯云：「流水斷橋宜畫取，煖風晴日有詩無。」坐軒中，與諸游伴品茗清談，並囑山僧備素菜，以供晚餐。已而下軒，循原徑降山，向普陀山而去。

八 普陀山探七星巖

普陀山在月牙山北，相距數十步，最南一峯，石似疊綵，而圓聳如筍，高數百尺。四峯之麓相聯，周五六里。山門西向，榜曰普陀。入門，升石徑，仰望石台聳立山腰，其上亭翼然，曰繁翠。上石台，過繁翠亭，北入挹秀軒，遠眺綠野，遶廓舒暢。軒背爲叢翠堂，寬敞雅靜，結構甚佳。堂柱懸馮君武一聯云：「城東佳景，常繞夢魂；曠半世飄零，遂與名山成久別。嶺表舊都，屢經離亂；望故鄉英俊，共籌良策致昇平。」自記云：「民國十七年夏，偕諸友人至桂林講學，別故鄉三十年，始爲歸來之第二次。俯仰今昔，感慨不勝，書此聯於普陀山以記之。」柱上又懸一聯云：「開窗延疊嶂，憩石挹飛泉。」自堂右出，得永泉亭。望堂背，洞戶藏閣曰披雲。亭前循石階而降，下爲幽洞，中藏樓曰碧虛。與樓相前，位其右者爲延虛台；台右爲霞飛閣，皆背崖建築，高懸山半，清幽靜寂，宜爲潛心讀書之所。

延虛台後壁，有大洞，曰四仙岩，穹高丈餘，爲入七仙岩所經之口。時已有導者三人，持竹筒，中貯油，燒火照路。而林祕書預知竹火光力不足，已囑帥部勤務兵提汽

燈來，光芒四射。乃隨燈火入洞，歷級而升，行四五丈，忽轉而西北，則豁然中開，是爲上洞，上穹下平，石乳懸竪，如柱狀。洞口建亭，曰壁立。過亭，歷級墮下數丈，是爲下洞，即七星岩之口。口崇赫三丈，寬衍約五丈，西北向。兩崖石乳凝結，刻畫景物，頂懸金鐘，首尾鱗態，唯妙唯肖，勢欲騰躍。又有凸出團欒者，曰太陰太陽。層台高疊，曰老君台，上置老君像，轉爲唐明皇所置，故又名仙李岩。自洞口深入，窈黑無光，賴有燈照路，乃提心吊胆，躡接而行。其中皆大洞相通，曲折盤旋於山之腹。余等行其中，有如蠅虫在人腸內。洞之高，皆丈許，其狀多如穹廬，亦有半圓如城門者，可昂首而行，須僂僂過者，尙少。四壁及頂，皆堅石，地下或爲石，或爲土，增磴傾滑，本亦難行，幸着布鞋，稍便升降。初過天門三層，沿途石乳，幻化爲種種景物，攢雲錯綺，交撐層峙，詭變萬狀，瑣瑋百態。導者一手舉火，一手逐步指景物，揚聲呼其名號。曰羅漢，曰雲台，曰石土地，曰烏龍取水，曰仙人鐘，曰仙人鼓，曰路燈台，曰金榜，曰仙猿，曰八仙朝海，曰摩天嶺，曰菩薩，曰香爐，曰獨台，曰仙人打球場，曰仙人球，曰仙人扇，曰獅子，曰駱駝，曰香象，曰田鷄，曰姜太公釣魚，曰漁父施餌，曰寶塔，曰南蛇出洞

，曰二龍爭珠，曰西嶺山，曰金瓶插柳，曰石麒麟，曰虎頭山，曰白臉觀音，曰仙馬，曰石榴亮，曰佛手掌，曰包公照妖鏡，曰金山，曰女媧娘娘，曰文王卜卦龜壳，曰真珠山，曰仙人床，曰仙人田，曰蓮花山，曰蓮藕，曰波羅，曰鐵柱鎮金山，珍禽怪石，萬變千奇，不勝紀極。蓋皆導者就其形所肖，隨意命名，鬼斧神工，亦有宛肖人間所有諸物者，然餘多附會可笑。而最可記者數事：洞中路旁有潭數處，其水沉沉，深不可測，人墮其中，難卜生死，故行經潭畔，必特別注意。中有一潭，導者云，其水可通廣東連州，荒誕未可信。洞中有井，口爲傾斜長方形，水甚清，亦深不可測，據云：中有大魚。又有一井，其上下石，以火照之，金光閃爍，星星炫目，想係有金銀礦質藏石中所致。又所謂仙人鐘仙人鼓者，乃石柱自岩上倒垂，舉足敲之，鏗然發金聲。洞中時又水點自岩上滴下，如屋漏，擊地爲孔。又有數洞，蝙蝠飛翔其中，見火光，則唧唧不絕。不知彼輩在洞中，何以爲食。如飛出洞外覓食，則洞路曲折盤旋，如在八陣圖中，將何以出耶？

余等行洞中，爲時已久，忽聞人聲闐然，舉火遠照，見男女學生數十人，方自洞之另一口入來。彼等人多火少，又無汽燈，乃有肩負小童者，真冒險探奇，人有同好矣。

。時導者中之一老丈，已流鼻涕，烟癮大發，即欲導余等出洞，謂已探盡矣。林祕書止之曰：尚有未游之洞，不得偷懶，乃繼續探尋，曲折躡攀，再行半小時，始盡窮其奇。將出，衆諸徐君於洞中唱天女散花一曲，踴而聽之；曲終，皆鼓掌大笑。起尋出路，攀升洞口，則身在山之南麓矣。皆放聲浩歎曰：誠天下奇觀也。計自十一時入洞，至十二時半出洞，行洞中，爲時九十分，則洞之深遠，至少亦有五六里。林祕書言，前年伍梯雲來游，自云足跡幾遍六大洲，而如此幽邃神奇之洞，實平生僅見。林又言：桂城北郊更有一洞，據云較此更深邃，彼曾往游，行二里，僅盡其十之二。導者爲附近村人，自謂渠等留此洞爲避難之所，故不願導人入其底云。余等合賞導者每人五毫，乃下山，繞麓東去。

九 佛刹茶話

行數里，至山脚東北之祝聖寺。寺爲古刹，弘慈佛學院在焉。中有僧十餘人，余等至時，方在講堂上課，講師爲廿四五歲之青年僧子，據云，文筆甚佳，佛理亦明了。旋入客廳休憩，囑知客僧泡茶解渴。廳壁懸一聯云：『靜觀本無我，隨處自有真。』署爲江南韓亞一口書。字甚堅

瘦，其勢飛騰不羈，不謂以口合筆作書，亦能妙好逾手，與山東某人以舌作畫，同爲奇技。然中國人每擅此無用奇技，而科學厚生之具，絕少發明，聰明誤用，自亦可歎。旋知客僧贈余等書兩本，一爲白尊者開示錄，一爲徑中徑又徑微義，皆宣揚小乘佛理者。又出八指頭陀遺像，交余等閱。據云：八指頭陀俗姓馮，初出家，甚愚魯，不通文理。迄後，修行甚力，燒去二指，以示皈依佛法決心，結果由定生慧，諸理明了。某日，忽得「洞庭波送一聲來」斷句，從此揮筆爲詩，無不精妙。有詩集行世。民國六年，在北京創佛教會，爲內政部阻撓，遂氣死。觀其遺像，眉秀頤豐，白髯甚美。畫上自題一律云：「六十餘年變幻身，幾多歡喜幾多嗔。儘容蔑戾車成隊，轉與阿修羅結鄰。青嵐山前聊葬骨，白蓮花裏且栖神。獨體擊碎渾無事，大地何曾着一塵。」觀竟，與知客僧問答，詢其出家之故。云：原籍容縣，出家已十年，自幼多病，吃素則癒，吃葷則發，因爲僧。清談至下午二時，賞僧茶資，出寺，繞山麓行。山之北背，青壁千仞，傾斜百餘度，甚岌岌。下爲深潭，泉自山底流出。至山之西北麓，有堂曰清潔，乃尼姑及節婦修行之地。堂背，一峯豁然，高懸山半，無徑可上。復行，過棲霞寺下，經普陀山門，卽登山時所入者，至此，已繞普陀山一週矣。

(未完)

新壘文藝月刊

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優等紙面平裝一厚冊

每卷實價大洋一元

新壘半月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優等紙面平裝一厚冊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國內函購郵費不加，掛號另加八分。存書不多，購請從速。

發售處 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

新壘文藝月刊社

公道

夢白

中午，一陣東南風給晴朗的碧空塗上了一層濃厚的雲，遮滅了淡金色的陽光，把徐行鎮緊緊的包在灰白色的氛團裏，空氣和光線都使人異常感覺到昏沉。這個悶得死人的天氣，即使小孩子也會知道須要一陣暴雨的巨點纔能打開這緊密的雲障，重見光亮的天明。

這時候鎮東的護塘河邊的長堤上，忽然噪起了一陣嘈雜的人聲，人聲沿着河堤一步一步的闢向鎮上來，一行共有十二個人。一個五十幾歲矮矮的老頭走在前面引着路，他穿着一身青灰色土布的短衫褂，赤着雙腳，褲管高高的捲起到膝灣裏，胸口敞開着，一條小辮子繞在一個紅皮山羊式的頭上，滿刻着皺紋的醬色臉在發着愁！額上的汗珠一顆顆的往下爬，很艱難地經過着一條條深刻的皺紋；一對失神的眼睛裏反映出一絲絲的怒火，脚步走得很急促，明顯地可以看出我們一切聽天由命的忠厚老頭，今天

遭遇到了無可忍受的變故。跟着他後面走的是四個年輕漢子，兩個穿着老藍布的短衫褂，後一個是穿着一身白土布的衫褲，一個穿着條柳條布的褲，肩頭上披着一幅像時髦女人當做飾品樣的黑洋布。他們四個的褲管都高的捲起着，壯健的肩頭上抬着一扇門，門板上睡着一個受傷的人，身上覆着一條印花老藍布的單被，只露出上半身的三分之一，和一顆頭。頭上滿是鮮紅的血，把扎在頭上的一條藍土布也浸得濕濕的，看上去好像黑的顏色。人在門板上微微的呻吟着，後面跟着五六個差不多裝束的人，有的赤着腳，有的穿着鞋，有的是光頭，有的留着新派的頭髮，五六個人中簇擁壯年的漢子，看上去約莫三十幾歲，身上穿藍條子洋布的短衫褲，腳上是青灰色的線襪，藏青布做成的小圓口鞋子，把一雙腳裝得像兩條尺來長的墨魚，粗野裏帶着些裝作斯文的樣子。藍條子白洋布衫的肩頭上，撕開了一條五寸長的裂痕，蟹壳式的臉上顯露着傲然的

微笑，好像事情很有勝利把握的神氣。最後跟着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婦人，白土布衣服一直拖到膝頭底下，藍布的褲腳管下罩着一雙腳背隆得高高的小腳，頭髮團聚着，跟在大隊的背後，面孔漲得紅紅的很吃力地走着，脚步有些帶跳的樣子。

在一陣陣喧鬧嘈雜的聲浪中，他們一行人進了徐行鎮。鎮上的人憑他們經驗的思索，很知道又是來找二老爺的。

鎮路的老頭很迅速認真的向前走着，約莫五分鐘的光景已到達了我們二老爺的大牆門口，在門前大家停下了步，老頭子扯起衣角朝眼睛裏一陣擦，揩去了眼角的眼污，重又把衣服在面上一陣揩，抹去了臉上和頭脛裏的汗水。四個抬門板的年輕人把抬着受傷人的門板，抬進了牆門，平放在院子，他們蹲在地下休息，用自己的衣服和披在身上的黑布，抹着汗，一面看護着門板上受傷的人，老頭子率領著五六個同來的人和穿着藍條洋布短衫褲的壯年漢子，一同走進了第二進大門，喧鬧聲和雜踏的腳聲驚動了大屋子裏的人。

「什麼啦？德保！……」一個穿灰色愛國布衫的高個子，從側門裏跑出來朝着穿藍條子洋布的蟹壳臉壯年間，

手裏拿着一本「孟姜女尋夫」，面孔煩惱裏勉強裝作一付應酬的笑容，眉頭微蹙着，心裏很不愉快，他剛才唱到「……別家夫妻團圓聚，我家丈夫造長城……」的時候，給這陣嘈雜的人聲和脚步聲打斷了。

「噢！福榮哥……一些小事情，又要麻煩你家二老爺了，」德保陪着笑，下氣低聲的說。

「你們種田人總是這樣愛鬧，人家老爺又不是吃你們飯的，專門來給你們管閒事！」福榮惱怒地說，眼睛向老頭子斜了斜，好像表示話專對他一人講的。

「福榮哥！抽支烟。」德保從短衫袋裏摸出了一匣紅錫包香烟，很和氣的近到福榮面前，又拿出火柴來給他上了火。

福榮嘴裏抽着德保敬給他的烟，很輕慢的吐着烟霧，又斜着眼睛看看老頭子，鼻子裏像要哼出聲音的樣子。

「好！你們等在這裏，我去請請二老爺看……他在小菜家裏推牌九呢，不知有沒有空來管你們這些閒賬！」福榮氣忿忿的說，顯然的表示他不願意走這一趟冤枉路。

福榮去了，老頭子和一行同來人在靠牆的長檯上坐下，一些聲息都沒有，臉孔上有些顯露出失望的神氣，頭髮

團散亂得披滿肩頭的婦人靠在牆上喘着氣，身體微側着，兩隻眼睛呆呆地看着門外，可怕得像一個吊死鬼！德保一個人坐在他們對過的長橙上跳起着脚。嘴裏衝着支紅錫包香烟，臉孔上露出驕傲的笑。

這樣的經過了半點多鐘，福榮大踏步的從門外跑了進來，眼睛向下的看了看靠在牆上的婦人。「好！二老爺說過了，叫你們到街上去看他……他沒空回來，現在橋東何五郎家裏……你們要去就去，把打傷的人抬到春生堂去叫胡先生醫治驗傷……」福榮吩咐着話，眼睛又看了看靠在牆上的婦人。

老頭子漠然的看着福榮的臉，他有些頭昏，大房子的光線對他是不適宜的。

「喂！人家和你講話，聽見吧？……春生堂？橋西，朝北門面！」

老頭子點點頭，慢慢地立起身來，率引着回來的一行人跑出了二老爺的大牆門，走向街上去，到半路分了手，老頭子和一行男的向東走，婦人跟着四個抬門板的朝西去找胡先生。

何五郎是鎮上的二等人物，他開設着一個大烟館。因為老婆生得漂亮，招待又很週到，所以生意特別發達，差不多全鎮的體面人沒有一個不天天到他家裏抽幾筒的。他這烟館竟成爲了徐行鎮上的政治中心，又好像是一個司法衙門，鄉下人一切糾紛的是非都在他那裏判定的。我們的何五郎，因此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他起先本來是一家大烟館的伙計，現在戴起珊瑚頂子的瓜皮帽，長衫馬褂穿得很整齊，已經是一個正正式式的體面人了，看見鄉下人總是斜起着眼睛，他已經是徐行鎮的二等紳士了。

老頭子和德保一行人，走到了何五郎的家裏，雜亂的坐在堂屋裏的檯子上，休息着，靜候二老爺的吩咐。

十幾分鐘過去後，內室裏傳出了二老爺的話，吩咐老頭子和德保兩個人進去，餘者都在外面等。

德保扯了扯衣裳，規規矩矩的在前面走，老頭子跟在後面跑，未進鎮前的火氣已全盤的消滅了下去，只擔憂着二老爺會不會給他一個比較公道的判斷。

德保跑進大烟間，走近床前，恭恭敬敬的叫了聲二老爺！老頭子也來了這一套，但他的態度沒有德保來得大方，叫人的聲音有些啞啞的，又有些像一隻生病的貓叫，顯見得一個是見過世面，一個是沒有見過世面的。

二老爺躺在雪白單被鋪着的床上抽着大烟，兩隻腳擱起在床面前假紅木面湯檯上，何五郎坐在床前小方檯上剝橘子吃，他的老婆橫在床上，給二老爺燒烟泡，床沿上還坐着一個瘦瘦的紳士，在偷偷地摸着她一雙尖尖的小脚。

德保和老頭子的叫聲，二老爺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樣的，只微微地抬起眼睛朝他們看了看，身子略微的轉了轉，依舊抽他自己的大烟。

何五郎老婆手裏燒的三個烟泡依次吸完了，她對着二老爺做出一個妖媚的淺笑，二老爺也笑了笑，於是纔坐起來，整了整洋府綢的短衫，拿起烟盤裏的小茶壺來喝了一口濃濃的紅茶，何五郎的老婆又剝了一片橘子輕輕塞進二老爺的嘴，二老爺才舒適的立了起來，移身坐到面湯檯旁的椅子上，身體斜靠着面湯檯。於是坐在床沿上的瘦紳士，躺下去補了剛才二老爺躺着抽烟的那個地方的缺。

「哼，又是什麼事情？一天到晚給我纏不清……連清清靜靜吸筒烟的工夫都沒有了，現在做紳董的人真倒霉！」二老爺一面孔嚴肅的神氣，大烟抽飽了，喉嚨特別高，姿態有些像茶館裏說書的。

老頭子剛跑進來的時候，給二老爺一望已經望虛了胆，心裏忐忑地跳着，腦子裏弄得糊糊塗塗的，這時候再

給他這樣的一嚇，更有些發呆了。

「老頭，你叫什麼？」

「徐根元」

「好！你先說，你們究竟爲了什麼事這樣吵鬧？」

「是的！回二老爺的話……今天早上德保家的長工牽了一頭牛到我們的旱田裏喫棉花……給我大兒子看見了。他走上去阻止他，於是兩個就爭吵了起來，他們吵得很利害……二老爺啊！田地是鄉下人的性命呵！今年稻子種不出什麼錢，我們就只有希望這棉花……二老爺！我的大兒子是頂忠厚頂會做人的人呵！他看見自己一滴汗一滴血的辛辛苦苦地種出來的棉花，給牛喫去了一大堆，他怎能不肉痛呢？況且他的牛不止喫了我們一次了啊……」老頭子嗚嗚而乞憐似的說，閒話嘮哩嘮噠的，把二老爺聽得有些不耐煩。

「不要講什麼米啦，棉花啦，我又不和你講生意經，只要把你們的事情講清了就算數，誰有工夫來聽嘮哩嘮噠的話！」二老爺惱怒的說，生意經三個字引得床上做烟泡的何五郎老婆和瘦紳士都止不住的笑了起來，何五郎在注意着將橘子上的橘絡，沒有留心到。

二老爺給他們一笑也幾乎笑了起來，但終于忍住了，

臉板得更緊，接着更揚高了聲浪說：「你們鄉下人總是這樣噲噲噲，我只問你如何打起來的啦！」

徐根元在二老爺兩隻發威的眼光下聽着訓話，二老爺一對眼睛和一副專門扮給鄉人看的臉面，使得他身子有些發抖，他嚅嚅的說：「是的……二老爺……就是在他們鬧嘴的時候，德保跑到田岸上來了，……他！他！不同情由的就幫着長工罵人。後來他們三個就打起來了……二老爺！我的兒子是頂忠厚的，……他怎經得起兩個打一個呢？……等到我聽見隔壁割草的孩子金元告訴我後……我趕到田裏去看，我的兒子已被打倒在地上了！……滿頭滿臉都是血，傷勢很不輕呢！」他在二老爺一對神威的眼睛下，很吃力的說着。

「噢……德保你說。」二老爺有心無意似的聽完了根元的訴說，眼睛望望德保，吩咐他講自己的理由。

「是的，二老爺！根元的兒子確實是我打的……但是他先罵我，他罵我是狗養的，他說我的牛有意到他田裏去喫棉花的，他說我強盜……」

「……沒有！沒有！二老爺！我們的大兒子是頂忠厚的，他決不會罵人……他說……」德保說到這裏，根元急接上去申辯，但是說到「說」的說字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

，就被二老爺禁止住了。

「根元！你說半天還不夠！……讓他說完了再說，來不來得及？……看你的樣子就像頂會詐人的！……德保你說下去！」

根元被嚇斷了話頭，德保又接下去說：「他還罵我說牛喫了他的棉花要絕子絕孫的！要天火燒的！二老爺！你想他這樣的死惡咒人，什麼人也要火冒了，是不是？因此我們就打起來了……真壞呢，那個根元的大兒子，我還沒有打他三四計，他就自己躺下地去，用一塊石頭打破了自己的頭，老爺你想這人壞不壞？會不會詐人？……」

「不要聽他的話！老爺！他是瞎說的！我兒子的頭是給他用石頭打傷的……他用石頭打傷了我兒子的頭後就把石頭拋到了河裏……老爺！我們父子是一世忠厚的啊！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忠厚的，我們決不會詐人的，老爺！總要給我們伸伸冤啊！我一家都靠他一個，假使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呢？老爺！總要你給我伸伸冤啊！……」根元哀求地說，眉頭微微的皺着，口水從嘴角逸泛出白沫，眼淚冒上了眼珠。

「好！你們的事我都清楚了，不用再……」二老爺裝出公正廉明的樣子，說到後頭愈沉重着語調，表示事情看

得很清楚，而且很有判決的把握。

三

天漸漸的夜了，窗外落着暴雨，一點點巨大而有力的雨點，猛向黑暗衝打，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黑暗的雲障反因暴雨的衝打而一層層的加濃起來。瘦紳士已冒着雨回去了，何五郎老婆坐在床沿上擦烟槍，她看看天色夜了，吩咐伙計長根點上了燈。婦人和拍門板的四個年青人也跑了進來，她頭髮上濕滿了雨水，長長的黃臉挂着兩條淚痕，他跑進來就在二老爺面前叩了個頭，又跑到何五郎老婆面前照樣的跪了下來。

「二姑娘啊！你是好心腸的啊！總要求你救救我，大郎的爹，胡先生說他傷勢很不輕哩，如果有三長兩短的話，叫我怎麼辦呢？……二姑娘！總要你發發善心，替我伸伸冤啊！這真比到普陀燒一趙香還要好呢！……」他求着，跪在地上叩着頭，淚水索索地往外流。

二姑娘嘆嗟地笑了笑，伸出一雙白嫩的手似扶非扶的往下伸了一伸。她這雙肥白的嫩手是使鎮上很多的人顛倒，尤其是我們的二老爺更是頂崇拜的一個，他時常對他的同輩說，「到何五郎家抽煙，看看那雙手也可以多抽兩

筒哩……」其實我們的二老爺和二姑娘的關係又何止兩隻白嫩的手呢。

「起來啦！你何必如此呢！有話好講的，二老爺是頂公平的人啊，決不會使你們喫虧的……」二姑娘說着，斜勾起眼睛看了看二老爺的臉，微微的笑了笑，好像是問他悲維得是否舒服似的，二老爺輕輕的把嘴撇了撇，兩個心暗暗地互相會意著。

婦人聽了二姑娘的話，好像心裏得到了些安慰似的，連聲道謝地立了起來。

這時候的二老爺已一切都預備好了，他很有層次的吩咐着：「根元！你關照回來的人都給我回去，女人亦回去，晚上在這裏不方便的，……把你的大兒子送到保衛團去歇一夜，我這裏拿張卡片去就興的。」二老爺一面掏卡片，一面接下去說：「此地只剩你一個人就夠了，或者留一個人賠陪你，你也不要嘈嘈囂囂的，事情總是今夜把他解決的好，不然送到城裏去大家沒有好處的……」

當然，二老爺的吩咐，根元不敢不照辦的，於是他同外面的人，道謝了他們幫忙的辛苦，同時傳達二老爺的意見請他們先回去。

四

根元出去了，房子裏靜了許多，德保很迅速的從腰包裏挖出了十五塊錢，在面湯櫃上拿了一張漏龍頭水的黃粗紙包了包，很輕快的走到二老爺面前，笑着臉說：「這一些些不能算什麼的，只算是臨時的茶資，望二老爺賞個臉！事情了結了一定重謝二老爺的……」

「何必呢？這又何必呢？」二老爺很客氣的說，一面把銀放進了面前的方檯子抽屜裏，腦子在想德保家裏的五十幾畝田真不差。

跟根元來的人，都遵着二老爺的意思回去了，只留下一個堂姪在這裏做陪。他媳婦因為丈夫的傷勢很重，起先無論如何吵着不肯回去，後來總算給衆人勸醒過來，答允跟着他們一道回去。根元又重復的進了房門，兩隻眼睛呆呆的看着德保的臉，德保在抽着紅錫包香烟，臉上露出驕傲的微笑。他想二老爺已拿了他的茶包，就是今天根元的兒子死下來，也不怕什麼呢。哼！老根元，你自己不盡量自己的力量。

「根元！他們都走了麼？你坐下來……」二老爺吩咐他說。

何五郎出去吩咐街上的老寶興飯店備夜飯了，他想今天的菜一定要配得特別豐富，德保家裏很有幾個呢，不敲他一下敲誰？二姑娘斜躺在在床上，蹣跚起着一雙穿着白絲襪的小脚，腳腳管直滑到腿灣裏，樣子很有些誘人。

房間裏靜寐了三四分鐘，二老爺又扮起威嚴的臉，眼朝着根元說：「根元！這事情我看是如此的，德保的牛到你早田裏喫棉花當然是無心的，這些不要去說他了……」

二老爺！他，不是一次了呵！他，他是常常如此的啊！不然我家大兒子決計不會和他打起來的啊！……」二老爺的話還沒有說完，根元就很着急的接了上去，他心裏明白今天二老爺的樣子有些兩樣。

「混蛋！我在這裏和你講話你還敢這樣亂吵，怪不得人家都說你人老心不老呢，倒真是一個刁頑的東西！」二老爺突出着眼睛，本來已經給鴉片吸青了的臉，這時候更鐵青得可怕。

根元已很明白的知道今天的事是不與了，他心裏很難受，一腔怨火把渾身燒得發燙，眼淚泛上了眼睛，溢出了眼眶，嘴裏無可奈何的說：「是！老爺！我那裏敢呢！……」

「哼！……據你說他打傷了你的兒子，但是據他說呢，

是你兒子自己用石頭打傷的，我也沒有看見，也不知道誰的話對……」

「老爺！確實是他打傷的啊！……」根元又切斷了二老爺的話搶上去說。

「不許你多說！你還要說，……好！不服你今天給我圍毆裏住一夜，明天讓我送你們城裏去，看你有便宜！」二老爺給根元兩次切斷了話，心裏很氣忿，他想根元這東西到真可惡，他竟敢又我的嘴。

根元在二老爺的威風下，嚇得有些發抖，兩隻迷糊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二老爺的臉，「唔！老爺！但是……」

還沒有等根元說出但是什麼，二老爺又接着說：「但是你的兒子總算受傷了，不問是不是他打的，我總叫他給你些醫藥費，」二老爺說到這裏回頭看看德保，「德保！給他些醫藥費你看如何？」

「我不敢作主，一切聽憑二老爺的吩咐……」

二老爺看着德保的臉孔，聽他說完了話，又回轉頭再看根元，繼續的說：「照我看呢，根元的兒子先罵人，照理講先罵人當然是錯的！但是現在這些不去講他，由我作主，叫德保給你六塊錢醫藥費，你們仍舊好好的回去，仍舊是鄰舍，和好如初！……啊，你看如何？」

……

「二老爺！我兒子的頭被打得傷很重！恐怕還有性命之憂呢？怎麼賠了六塊錢醫藥費就算數呢？老爺！總要求你伸伸冤啊！……」

「性命之憂！哼！叫德保家財一起送給你好不好？老實告訴你，這裏判出了六塊錢就是六塊，多一塊就辦不到的，你不願意的話，明天送你到城裏去，看你有沒有便宜！……」二老爺更忿怒的說，手敲着桌子，「哼！敲竹槓，你兒子罵人家強盜，罵人家天火燒，人家還沒要你保險呢！」

二老爺一頓痛罵，把根元氣得響都響不出聲，他頻頻的搖着他的頭，過了些時才忿忿的說：「怎麼這樣就算了呢？……六塊錢！他傷得很重哩！……」他在這樣嚴重的刺激中，想起他的遭遇，一身忠厚待人，却給人欺了一世，他想到兒子傷勢的沉重，他想到他媳婦的可憐，他想到他們父子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耕田不得一飽，他想到一身經歷的悲痛和不平，他忿怒到了極度！胸頭燒起一把充滿着抵抗熱情的火，像電流一樣的把他衰老的軀壳佈滿了青年人的盛氣！他堅決地說：「不與！這不與！打傷了一個人怎麼五六塊錢就可以了結呢？他被打傷得這樣重！……」

這太不興了！」他的聲浪很高，充分流露出堅決反抗的色調！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他從小到老，從來沒有這樣勇敢過的！

二老爺很以為兩聲響亮的話，一定可以把他嚇退了，那知非但沒有辦到這一點，而反遭到了一個出乎意外的反響，但是這個反響對於二老爺的尊嚴多麼妨害呵！尤其是當着二姑娘的面，我們的二老爺是更要裝面子扮威勢的呢！這一來簡直把他氣憤得像隻負傷的野獸，他重重地敲着桌子：「根元，你真的不得！明天我把你送到城裏去，看你有多大本領討得便宜回來！」二老爺怒吼似的說，聲音可怕得像隻叫春的雄貓。

根元知道二老爺已完全翻了臉，事情在這裏已毫無希望，他慢慢地立起身來朝着門外走去。

「且慢！沒有這樣容易！……來給我到團部去叫兩個團員來把他們帶到團部去。」二老爺說着，兩隻眼睛向德保斜了斜，德保當然很明白二老爺的意思的，根元已很知道這事情決無勝利希望，他索性橫下了心，他想，好！我頂多拚這條老命不要，聽你們擺好了！他心一橫，胆子也大了，「好！由你們怎麼辦罷！」聲音很堅硬。

保衛團員來了，把德保和根元帶了去，但是德保沒有

一刻多鐘，就給老寶興飯店裏似真似假的保了出來，根元沒有人保當然在裏面住，陪在外面的堂姪，見兩個團丁把他叔父押了去，他嚇得臉轉了色，趕快跑回家裏報信去了。

今天二老爺夜飯吃了四碗，雅片烟吃了二塊，再加何五郎家的伙計和二老爺家裏傭人的小費，保衛團的酒資，一共是十八塊錢，統統由何五郎代付，德保認了賬。

五

天已停止下雨，但月亮和星仍是沒有，天空仍是濃濃黑暗，根元被關在團部裏的那間房子，和他大兒子的一間，裏面泥土地，潮濕得有些發霉的氣味。他兒子依舊睡在抬來時的門板上，門板安放在牆角邊潮濕的一塊土地上，底下一些都沒有鋪什麼！牆壁上掛着一盞線紗心的玻璃火油燈，火油燈放着淡淡的黃光，烟煤把牆壁薰黑了一大塊。

他兒子平睡在門板上，依然是印花老青布的單被覆着身體，頭上仍舊纏着剛才家裏出來時纏頭的布，不過從他的嗅覺上知道香灰已換上了一些藥粉。

他的兒子昏昏沉沉的睡在門板上，嘴裏不停的啊！啊

「呵！呵！……地呻吟着，根元跑進去的時候，腳聲驚動了他，他無力地微開着一雙紅腫的眼睛，朝進來的人望了望，他凝神的看出了進來的人是他父親的時候，他負傷又疲倦的身體突然地興奮了起來。」

「爹！——事情：事情怎樣了？」他兩隻紅腫得可怕的眼睛注視着他爹的臉上，很輕微很遲慢的說。

「噢，沒有什麼，您不要去想那些，你好好的養息養息你自己的身體，爹一定會給你翻本的啊！」他低聲地安慰着他的兒子，剛才進來時橫了心的一股血氣，現在給這個陰慘的景象和兒子悲忿而疲乏的聲音壓下去了，一層忿怒而痛苦的眼淚，浮上了眼球，很快的流下了臉頰，他把頭扭轉了，深恐他兒子發見他的祕密。

「爹！我痛死了啊！……德保狗養的！我好了總要翻你的本的……」

「好兒子！你好好的靜養吧，你不要管旁的開賬……爹在這裏陪着你哩……」

「但是我總要翻本的啊……嗯！我好了總有一天要翻本的……」

「媽的！這時候還不睡覺，哩哩啦啦的講個不停，有什麼話明天來不及說了嗎？……你放心今天閻王還不

會請你去哩……」守夜的團丁給他父子倆鬧得不能入睡，動了氣厲聲的說。

他兒子剛在興奮的時候，給守夜的團丁這一衝，心裏異常的忿怒，他想德保是有田地：他和二老爺，保衛團原是一夥兒的，他想到這裏忽然覺得團丁在幫德保的忙，他氣得渾身似火，頭漲得像劈開樣的痛，他想坐起來，但是不可能，他緊握着拳頭敲了一下門板，咬牙切齒地說，「操你媽！難道窮人連話都要悶在肚裏不許說嗎？」他瘋狂似的怒吼着，他從來沒有像這樣過的。

「你這野鬼！這裏也是你撒野的地方嗎！？真是想昏了你的頭！」守夜的團丁高聲地罵。

根元恐怕他兒子又要反抗，早就搖着手制止他，嘴裏輕聲地說：「你少響響吧，時候不早了……現在只有他們的世界……我們只好吃虧啊……好，你好好的休息下去吧，不要瞎想旁的事了，身體要緊，可曉得……」根元勸慰着他的兒子，其實自己心上也異常的難受。但是爲了恐吃眼前虧，只能自己忍着氣安撫着受傷的兒子，他心想，早晚得如此，也不到鎮上來和德保理論了，倒反省得受這一場鳥氣，老古話：「窮勿和富鬧，男勿和女鬧」真是一些不差的啊！

這邊沒有回聲，守夜的團丁，「操你妹子」！「我操你妹子」的罵了幾聲也就不響了。

夜過去了一半，根元是很疲倦了，眼皮闔起來，慢慢的入了睡鄉。他兒子因為頭痛，雖然疲倦，但是睡不着。初秋的天氣，蚊子雖然少了些，但是留下來的却特別兇，一針針刺在他身上，好像尖光的鋼針！他就這樣的呻吟着，一直到天明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早上天仍下着濛濛的細雨，到中午的時候，團裏又把根元送到了二老爺那裏，結果二老爺還是維持昨天的威信，一些也不允變更。

「我說了六塊就只有六塊，我素來說話只有一句的！一些小事要這樣纏不清還了得！」二老爺盛氣的說。

根元想事情弄到後來總是窮人吃虧的，就這樣承認算了吧，但是想到底氣不過……他想到一大堆被牛吃了的棉花，他想到年來愁飢挨寒的生活！……他想到昨天晚上上呻吟了一夜的兒子……他又抬起頭來，看看德保那副騙人的樣子，他心裏氣忿到了極度！他想好了，窮人橫豎活着也是苦，就和他拚了吧！也許到城裏逢到清官，他腦裏忽然幻起了在鎮上聽說書先生講的一包龍圖的樣子，面孔黑黑的……于是他堅決了到城裏去見官的

意旨。

「二老爺！我兒子給他們打得這樣重傷，至少要德保替他醫好，還要叫他一個人替我兒子的田忙，還要發還我利市！賠還我棉花……根元高聲的對二老爺說，腰身直了直。

「哼！這樣，你只要天天叫兒子去和人家打架就有飯吃了，好！給我立刻把他們解到城裏去……我看他有便宜！」二老爺盛氣的望着團丁高聲地說。

於是兩個團丁又把根元押回了團部，德保也跟着去了，根元的媳婦也趕到保衛團裏，在柵外看着丈夫和公公儘流淚！根元心裏想忿到了極點，他很替他媳婦的遭遇可憐！但是嘴裏却裝着硬說：「要你趕出來做什麼？不會叫他們來跑一趟的，女人家又幹不了什麼事？」

媳婦不響，只是流着淚。從內衣袋裏摸出了四塊錢，外面包着幾層厚厚的紙，她顫抖着把錢遞給根元，悲切的說：「這錢是後村顧寶家的會洋，我去借來的。」

根元伸出手來接錢，兩隻手抖得像大雪天的乞丐，硬忍着眼淚，因為不好意思在媳婦面前落淚！他告訴媳婦，現在已決定要到城裏去了，叫她趕緊回家去叫幾個人來幫忙抬傷人。

「爹爹還是不要去吧，我們總不會有便宜的……」她婦含着淚說。

「你們女人家懂些什麼？……快去叫人來抬！不會錯的。」根元否定了他媳婦的提議，同時催促的說。她媳婦看看事情沒有辦法就含着淚到木柵邊望了望丈夫慢慢的走回去了，她心裏充滿着失敗的黑霧。

一點鐘後，請的人到了，仍是昨天的原班，只換了一個披黑洋布的人。於是他們抬起了門板在前面走，保衛丁押着根元德保跟在後面。

門板上睡着的受傷人，一眼看見德保心裏異常的忿怒身體一動幾乎從門板上翻了下來。

「好！德保你好！我總有一天要報你的仇的！」德保沒有理會，嘴裏吐着紅錫包的烟霧。

到城裏已四點半，當晚受傷的人被送到了紅十字會醫院，德保有人具保，宿在城裏的小客棧，根元却被關進了看守所。

夜裏看守所裏熱得可怕，地上也和鎖上的保衛圍看守所一樣潮濕，牆壁上也是掛着一隻琉璃火油燈，兩樣的就只是這裏有更多的囚犯，有的還帶着鏈條和腳鐐。

半夜裏又忿怒又憂愁的根元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看

看守所裏被關着的人，大部份是坐在地上，幾個鎖着鏈條帶着腳鐐的人，身上發出鐵和鐵交擊的聲音，外面一些聲音都沒有，這環境陰慘得很可怕。

六

這糾紛延長到了三個月還沒解決，根元却已破了那個本來已是勉強維持的家，他的媳婦因在家裏無法生活，已到城裏的富戶人家做了女傭，他的兒子傷雖然好了，但是人已發了瘋！德保家裏爲了官司也買去了十幾畝田地，老爺却新近買進了一塊屋基。

天氣已經穿着夾襖還有些冷，根元身上還是穿着單褲袴，打官司已使他完全的失了望，他也再無勇氣去上衙門，官司也就這樣似了非了的宕下去了。一個晚上根元從城裏探望了他發瘋的兒子回來，天色已很黑，一顆星也沒有，他一路帶着失敗的頹傷的心情慢慢地走，樹頭吹起的冷的風，從根元的單布衫外直刺進他的骨髓，他渾身顫顫着，手裏雖然提着燈籠，但是他的腦筋已給不幸刺激得發了木，這一條走熟了的從他們鄉下通到城裏的官道，也幾乎摸不清了。

他回想着三個月的生活，他覺得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做了一場糊糊塗塗的惡夢，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如此做的，他對德保到反原諒了些，他覺得德保雖是可惡，但他還只能算毒蛇的爪，害人也害得並不大，最利害的是二老爺和城裏的官，他們一天到晚，總是在顛倒黑白的找好處，誰犯在他們手裏，就是誰倒霉！他們真毒得像毒蛇的牙，咬一口爛一塊的。

兩旁的樹呼呼的哨，一張黃葉打在根元的臉上，把他嚇得一跳！他毫無把握的向前走着，他一顆充滿着空虛和悲苦的心，也想不到究竟走回自己的家呢，還是走到那裏

眼前不時耀着一星星的火光，平時他一定認為這是鬼，有些可怕的，但是今天連那些鬼也沒心思管了。

他心裏的想着三個月來經過的一切，他想被人打傷了，得不到什麼賠償，兇手也毫不犯法，自己反因此拆散了家，二老爺却買進了一塊屋基，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德保雖然也賣了十幾畝地，但並不是爲的他，他一些也沒有從德保買田地的錢裏得到一些賠償，都好了二老爺他們一般人！想到這裏，他又痛恨德保

了，都是他一個人闖下來的禍殃！這惡鬼，他不知前世和我什麼對頭，要他賠些醫藥費他不肯，情願把錢去花在二老爺和城裏的老爺們身上……他又想到這三個月裏在城裏和牢裏看見的一切，街上走着和坐着車的老爺小姐奶奶們，都身上穿得頂好看的，手伸出來又白又嫩，他們不要種田，他們只知道有飯吃，根本不知道有田，當然他們也不會有牛去喂他們的田，也不會有誰敢打破他們的頭的，他們一天到晚不做事，只是尋快樂，還要用着人伏侍，這福氣不知前世如何修來的。他又想到被關在監裏的囚犯，長得像野人樣的，黑面孔，長頭髮，多怕人！頭上一條鏈，脚上一條鏈，把他們鎖得動不得，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天下既有犯罪的人，爲什麼打傷他兒子的人不犯罪呢？那末如何才算做犯罪呢？那些有錢人爲什麼不會犯罪的呢……他愈想愈不懂，愈想愈糊塗！他伸起一隻手緊拉着一把頭上疏疏的頭髮，他自己問自己：「這世界究竟是一會什麼事呢？這究竟是什麼世界呢？……」

他一面想，一面提着盞燈籠儘向前走，他簡直毫無目的向前走，他好像要跑完這漫漫的長夜似的。

劉太太坐在太師椅上，瞧着劉老爺底遺像，眼淚便會不停的落下。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啾啾地自語着。

劉老爺死得太早，祇留下劉太太孤單單地一個；但劉太太一個子也活下了數十年，現在頭鬢上底白髮可也不知道有多少。

這幾十年的苦也就夠劉太太受，可是劉太太依舊過了下去。不過這幾年的苦頭對劉太太是太打擊了，於是每週到心不如意處便坐在太師椅上瞧着劉老爺底遺像直哭。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

劉太太現在的日子可真不容易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在前二十年劉老爺在世的時候，一切有劉老爺作主，而劉老爺又有的是錢；誰個不說劉太太這是（劉太太前幾年的稱呼。）是最幸福的人。可是劉太太不知在前世作了什麼孽：在她三十歲，劉老爺竟過世了。



泡影

墨汀



劉老爺沒死的時光，劉太太最歡喜打兩張麻雀。然而劉老爺死了，孤單單地一個，什麼勁都沒有——劉太太一顆野馬似的心完全收藏了起來。沒事的當兒，便坐在太師椅上呆視劉老爺底遺像，不時起陣無名的惆悵。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

劉太太每逢感到前途渺茫，自身的悲哀，便禁不住啾啾地自語。久而久之，這句話幾乎便成爲她的口頭禪了。

「有個兒子就好了。」

腦內往往轉着這個念頭，在劉老爺未死的當兒，劉太太就盤根兒沒想到兒子這一回事，並且在當時小孩是她所厭惡的，她說小孩是最累人，因此她自己也以爲沒兒子是回幸福的事。但是現在思想反常了：自從劉老爺死了以後，總是逗着鄰居的小孩玩耍。

「有個兒子就好了。」

這個念頭不僅是煩悶在她的腦內，她的親戚朋友差不

多全知道，於是在一個正午，劉太太底朋友趙太太過訪劉太太，順便問起了小孩的事。

「劉太太，距星里四號亭子間底陳太太在大前天又產了個男孩。」

「哦……」

「陳太太着實產得太多，家庭負擔不起，所以這次產生的小孩，很願意送給清白的人家……」

「呢，陳太太底小孩可否送給我？」

「哈……是呀！陳太太也是這麼說：最好是劉太太能要。——呢，劉太太，那個小孩相貌是生得頂神氣，哈……」

「趙太太接連的打着哈哈。」

「真是的，多虧趙太太留心。真謝謝！」劉太太底臉也露出笑紋。

「不，——哈哈……」

趙太太接連的打着哈哈走出劉宅，臨別時還鄭重的叮

囑劉太太：「陳太太：距星里四號亭子間。」

「祇要有個兒子那就好了。」

劉太太底身雖然在家，不過一顆心早已飛馳入距星里四號亭子間。她想自己也對得起劉老爺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假如這事成功的話劉老爺，總算是有個兒子了。

這一晚，劉太太並沒有睡熟一會兒。心口兒不時有個糢糊面目不清的嬰孩亂攪着，使得劉太太時時莫名其妙臉紅着。她想：明天這個時候，她就是一個嬰孩底母親，這對於她還是一種新的滋味。

第二天一清早，劉太太喜沖沖地從陳太太家裏無代價的抱了個嬰孩回家。

劉太太是開始做母親了，現在一顆心是永遠放在孩子的身上。嬰孩是那麼會哭，哭的聲音始終沒有停過，劉太太憂愁的望着嬰孩的一副營養不足而瘦削的臉便往復的嘆道：

「哭壞的，哭壞的。」

於是便想出種種使嬰孩不哭的方法，但總不見效：嬰孩懂的什麼，哭對於嬰孩毫沒損害，嬰孩原來個個是哭死寶，不過劉太太不知道這些：她以爲哭是要傷元神的。

有了兒子，劉太太着實沒有空閒的時候。四小時一次的勒吐精乳粉，就要忙得她透不過氣來。家裏的傭人她是不信任的，她以爲傭人絕對不會關懷她兒子底好壞。

「哇！哇！……」聽見嬰孩底哭聲，即刻拋却一切事務來抱嬰孩。手輕輕地拍嬰孩底身子，嘴裏哼着寶寶要睡覺的催眠曲。這麼着，一直待嬰孩睡熟了，劉太太才把他

放到搖籃裏。

天黑了，劉太太比較空閒些，因為嬰孩一到晚便要睡覺；可是劉太太總是在十二點鐘以後才會睡：十二點鐘須沖一次勒吐精乳粉。

劉太太靜坐在搖籃旁直瞧着嬰孩，一天底勞苦早已忘了。

瞧着，瞧着，劉太太底眼似乎有些發花，一個腦袋似乎也沉重了下去，漸漸地嬰孩底面龐胖大了起來，穿着挺整齊的西裝從門外走了進來，那副模樣，光景是二十開外的青年。

「媽」，瞧着坐在太師椅上底龍鍾的劉太太親密的喊了一聲。

「媽，這二百元是這次月底的月薪，媽藏起好了。

——這紙包的是暹羅蜜橘，盒子裝的是蛋糕——媽年紀也大了，沒事的當兒，儘管睡在床上，老媽子會做事的，……」

「哇！哇！哇！……」嬰孩狂大的哭聲驚醒了劉太太底幻夢。

「寶寶睡覺……媽媽喜歡寶寶……」輕輕地搖着搖籃。

「兒子總是的，寶寶將來準會孝順我的。」回味着剛才的夢境，劉太太自忖道：

「啊，寶寶將來長大了……也讓我好享享後福。」逗引着嬰孩，那副神氣似乎是做到了老太太。可是嬰孩依舊：

「哇！哇！哇！……」張着細小底喉管直喊。

「阿，寶寶要睡覺阿——寶寶不哭：哭壞的，媽心痛。」

「哇！哇！哇！……」

嬰孩不停的哭聲，似有把刀在劉太太底腦內亂舞，使她不住地騰眼，對於這，她絲毫不厭倦。劉太太始終是抱着：吃了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宗旨；尤其是想到日後的後福，更覺得要義不容辭的爲小孩勞苦。

可是劉太太真不知在前世作了什麼孽：寶寶在六歲的時候，竟發了場寒熱病，那小小的身軀幾乎斷絕於病魔中。

劉太太是那樣的着急。她祇有這麼一個兒子。晝日夜的眼皮沒闔一會。心裏不時有一堆堆的黑影在移行着：

「寶寶不能死，寶寶死了叫我老太婆怎好過日子。——阿，一死兩個。」

那時候，一日如一年，十日如十年，劉太太摸摸兒子的寒熱：

「三十九度五」

「三十八度七」

「三十九度二」

整日夜的沒闔過一會眼皮；一日如一年，十日如十年，提心吊膽的過着。兒子是不能死的，日後的日子劉太太是要靠兒子底福。

「三十七度三」

「三十七度」

劉太太見着這個熱度，嘴角邊漏出了笑容。

寶寶病愈的結果：

醫藥費五百元；

劉太太眼邊加了雙黑圈，高的顴骨從面頰上聳突出來，一個月的工夫，劉太太顯得蒼老多了，似平添了幾十歲。這個，劉太太都漠不關心，她關心的便是寶寶愈形瘦弱了。

「寶寶，」劉太太憂鬱的望着寶寶。寶寶底臉色的確

難看：白裏泛青。就是身軀也沒塊肉，祇賸個骨頭撐着。

——寶寶的瘦弱，實在使劉太太擔憂。寶寶始終是瘦弱。醫生說的補藥完全吃光了，但仍舊是瘦弱底寶寶；這不是要使劉太太焦急嗎？她想瘦弱底人大都是性暴躁而易發怒，所以寶寶無論如何不再使他暴躁而發怒；否則再瘦弱下去，那可成個什麼人。——因此寶寶在家裏簡直成了個活菩薩。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

劉老太太坐在太椅上師想想往事就要搖頭，瞧着劉老爺遺像眼淚便會不停的落下，一幕景象又在她腦內映了出來

那是一月前的事

寶寶嗎？沒人稱呼了，已是二十歲底年青伙子：劉鳳豪。劉鳳豪可真不爭氣。接連的被兩個大學開除，劉老太太對於這個開除的原因也不大明瞭。據親戚朋友說：劉鳳豪寫了封信給個學生；不過劉老太太知道劉鳳豪的品行一向是不好。

「鳳豪，二十歲了……不要再，」

「唉，開除又不是一定羞恥的。——媽的，學校裏的

先生同我作對。」總是強辯。

「呵，先生就偏偏同你作對。」

「唉，真要命，囉哩囉呢，同你講不清楚。」

劉老太爲着這個便嘔氣，鳳豪對她總沒好話說。可是究竟是自己底兒子，兒子底好壞，做娘底是要負責任的，可是兒子是聽厭了，並且有時反而罵劉太太兩句：「這個老太婆，頂多嘴了。」你看，這是多麼使劉老太氣憤。……

現在鳳豪是在××學院念書，至於在××學院的功課如何，劉老太是不得而知。

「又要買書……洋書……」

「怎麼今年書特別多……鳳豪，家裏的環境是一天不像似一天——你……」

「啊，正經的問你要錢買參考書，——不答應，四十元的書費有什麼希奇。不買祇好不讀……」

「不，不是這麼說——買，買，書怎好不買。……我是說今年讀的特別多。」

可是劉老太終究不知道是個什麼謎：今年讀的洋書特別多，並且書的價錢，不是四十便是五十。兒子一點也不知道錢是來得多麼艱難：如果兒子果真是拿錢買書，這倒

……

鳳豪能進××學院，××學院辦學的價值也就由此推測。祇要你肯化四年底費用，××學院底學士文憑便會降臨到你底手裏。它培養的是上等游民教育，所以鳳豪在學校底根兒就沒想到買書。從劉老太處騙來的錢一元三跳地送到舞女袋裏。

鳳豪所中意的舞女便是奇華底金翠，鳳豪爲她所化的金錢也不在少數。——事情也就是這麼發生：

一天深夜，奇華底爵士音樂永遠的奏着。

金翠伴鳳豪舞着，隨後坐着鳳豪底椅子，（坐椅子便是舞女坐在舞客底身旁，每時五元；在這坐椅子底時間內，舞女是不能伴別的舞客跳舞。）可是不久，周百萬底兒子家驊來了，他也是鍾情於金翠的。

金翠看見周家驊的臨來，隨便要離開鳳豪。

「喂，金翠，你是坐我底椅子。」鳳豪溫柔的聲音，但這聲音中是包含了無窮的憤怒與嫉妒。

「豬羆！誰希奇你這兩個錢！」

「再說，你敢再說。」鳳豪擱下了笑臉。

「豬羆，豬羆！……」

「拍！」劉鳳豪老羞成怒，頓時一片鍋貼加於金翠底

臉上。

「好，好！打人！……好，好！金翠底尖銳的叫聲，引起全場人底注意。」

於是劉鳳豪在平庸的生活中，意外的得着一件事：
罰款五百元。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

劉老太坐在太師椅上，瞧着劉老爺底遺像眼淚便會不停的落下。

劉老太想想往事就要搖頭，幾十年的勞苦等於一旦費盡。兒子也有這麼大啦，可是一些不知娘的苦衷——唉，自己也有這麼大的年紀啦，整天還要受兒子底氣……以後的日子將怎樣過，劉老太想想就要搖頭。

劉老太現在真懊悔二十年前的舉動：討距星里四號亭

子間陳太太底嬰孩。否則現在孤單單地一個……不過要有個兒子也是爲後福着想，可是誰料得到鳳豪是這麼的。

「有了兒子也不是一定好的。」

劉老太是看穿了享後福的幻夢早已在她腦內消失了。兒子在她底腦內，簡直是個討債鬼。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

瞧着劉老爺底遺像，眼淚便會不停的落下，劉老太想自己實在對不起劉老爺。兒子之對於劉老爺，祇有增加劉老爺底污點。劉老太真懊悔在二十年前未曾答應育嬰堂底捐款……瞧着劉老爺底遺像眼淚便會兀住不停的落下。

「前世作了什麼孽——活受罪——兒子有什麼用？」

廿三，八，廿九。午，於昭德堂。

負生散記

丁雲山

一 雨

天空沉默的板着憂鬱的臉，那麼陰霾的。

雨是從夜裏已經在開始浙瀝着，一滴滴悄然從陰沉的雲色裏飄下來；像是孤獨人們涕零的眼淚，使人感覺到悽冷和悲哀。

——荒涼的心田裏，誘起一種苦思。

人類掙扎在社會裏，還不是像一顆雨滴，從雲端裏一交跌在空虛裏一樣。沒有人顧念，沒有人體貼，沒有人同情，沒有人提攜，就是那麼一任風的飄蕩而終於落到地面上的泥土裏。

是呀！孤獨人的空虛生活，騙有什麼不使人唏噓呢！欺一團的社會裏，除了物質與享樂，是沒有什麼充實生活的，除了經濟的關係，是沒有所謂親與愛，朋友與家庭的。

初夏的雨兒，是多麼含有詩意的象徵。領會的人兒的心弦，也許因激動而崩斷了。

下雨的天，像是世上的一切都因為上帝的悲哀而休息似的，寂靜中儘只是雨滴的響聲，其餘甚麼動靜都沒有，大地是在靜默呢！

自己在這迷離的環境裏，只是疏懶的躺在牀上做着迷離的幻想。

生活的虛空，是早已感覺到了，但是什麼是充實呢？又有什麼法子好把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呢！

要達觀的話，固不妨做樂天派的驕子，讓日子流水般的逝去，在自己的臉上一天一天的增多着皺紋；但是，那也是多麼可憐的生活呀！

「到底如何呢？」自己常問着自己，自己常磨難着自己的心；然而歸根總是找不到解答。有時對別人冷眼看一下，自己偏是搖着頭：「生活並不是如此吧！」

「人生之謎」誰能擺脫去理解呢？

——一陣冷風掠過，窗口飄過一陣雨霧，自己也不由得打個寒顫。

仰起頭望着灰色的天空，自己覺得一層灰黑的雲遮蔽在心頭；什麼都是灰色的。

雨滴打在石階前的石頭上，像是有着同心的節奏；搖曳在雨裏的樹枝子，似乎也是有同樣憂鬱的心情；我苦臉

的笑容問：

「你在秋風之前，感覺到了甚麼？」

自然，樹枝就是那麼木頭生長的不回答，不過，個中自然是知道個中滋味呀！

雨天就是這麼愁容慘淡的，腦人的情緒，水紋湧着浪花，靈魂的悵惘，有甚麼是可以安慰的！

有人說雨天是上帝拖着淚水幽默一下，這話也許有道理，原因，個人有個人的認識呢！

——對於生活是如此，我只有呆着苦臉。

二 一學期

記得來此的時候，正是雪壓梅枝的寒天，白皚皚的世界，有着那麼一脈使人驚惕的魔力。如今，偏生生在黑雲的尾巴上，灑下這麼一絲絲的雨來，雨是多麼使人悽迷悵惘的淚水呀！

就是這麼的：衣服一件件的丟開去，火爐費換來了汽水瓶，一學期便算完啦！

一學期，這是多長久的時刻呢！

光陰就只是舍來了太陽的足痕，悽楚暗然的消逝去；我沒有抓住牠的衣袖。

是時光欺騙了自己呢？還是自己欺騙了時光？我放下了手裏的茶杯，我只是空着十個指頭，那是時光給我遺留下的贈品？

「空虛」，我開始感覺到的時候，我早已在臉片上流滿了淚水，但是，甚麼是「充實」呢？沒有人告訴我，我頹然了。

春初來的時候，像是剛換上裝的姑娘，有了那麼使人迷離的一刻。

——我悲哀的是：春光那麼無情意的走了，悄悄地；桃花落着紅淚，燕子也在哭泣了。但是消逝的春光，你回來不回來呢？

一學期，就是在這花開花落風飄雨淋的當兒結束了。生活的迷窟呢！我什麼時候才摸索到洞口！

當然，我是還會有另一「一學期」的。但是是另一學期能否給我什麼力量呢？我知道自己是會悲哀而失望的，因為這一學期告訴的我太清楚了。

零亂在桌面上的書本子，就是像毒蛇一般的咬着我的心。——父兄的血液，自己的靈魂呀！

——前途是一塊沒邊際的雲，只要一雲眼，我會知道那不測的變化的。但是自己是在和時光作比賽呀！光陰一

寸一寸的消逝，自己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的活下去。

「生之苦難。」我常是在太息着，但是有什麼用呢？上課的鐘兒，又是紳士們的喉嚨似的在叫了。——這欺騙的魔鬼，青春是被你吞嚥了。

雨是一絲絲的飄着，落在屋脊上，靈魂似的飄渺着。

「一學期」，還想着從雪到雨，從冬到夏。

——反正自己是掙扎在苦海裏，時光，我要忘記你吧！

三 青春的火焰

大了的孩子，是有着所謂青春的火焰吧！

一顆熱的心，燃燒着生命的火花，在渴望着滴落在水面上時激起一個水泡似的虛幻呀！

——這只要生活咬住了你，你咬住了生活的時候，便會看穿了這層幕。

實在，那一個青年沒有野心呢？不過，一隻神祕的巨靈之掌把牠擊碎了！

你自己有一顆上進的心，偏生有使你沉淪的機會，你自己有多少奮鬥的勇氣，偏生有使你氣竭力疲的方法；你自己明明的在渴望着前途，但是偏硬將你迫到陷阱去；你

強硬的想法，却一股力量在拚你到死之路上。

事實這樣，又有什麼法好使呢！每一件事情總是給你一種失望和悲哀，一顆渺小的心田怎不會因壓力太大而破碎呢！

固然，青年人是應該有青年的勇氣的，但是，事實却毫不吝惜的把這勇氣消磨了。

一朵嬌嫩的花兒，怎會禁得幾度秋風呢！

只要有路子可走，無論路子是若何艱難與苦痛，當然誰都有掙扎的殘喘的；然而現在却是半條路都沒有，有的僅只是滅亡的繩子，那麼，誰還能在衝突之餘而不疲憊呢！

在追求着，在廣大無際的宇宙裏，想獲到愛情，麵包，享樂，愉快。

因為是年青，於是在自己面前預備下一個幸福的園子，讓光明閃耀在園牆裏，自己用了年青的力量，慢慢的散佈上幸福的種子，一顆一顆，自己是希望着牠能一粒粒都能長成一株帶了美麗花朵的樹兒，很滿足的使自己的生活上實着，美滿着。

於是在青春的火焰裏，燃燒起一團「希望」來。

這希望使得年青的人們，忘記了環境，忘記了社會，

新 文 藝 月 刊

第 一 期 卷 四

革 新 增 大 號

輕烟	太和服	牛絃	三絃	孤琴	宋琴	宋琴	桂平	飛烟	西素	楊柳	靜	周	榮	天	狠
.....
.....

編後	疑	途	鎮	兒	女	省	前	神	母	橫	天	木	國	奇	奧
.....
.....

忘記人情的險惡和經濟的魔力；只是像單有自己和「希望」在這整個的宇宙似的，喜在心裏，笑在臉上；毫不吝惜的把自己的命運安排到幸福的境界裏去。

「青年人是應該幸福的！」像自己決定了自己一生是幸福似的樂了。社會在不息的帶了罪惡轉變着，日光流水般流去，一切的一切，似乎已經爲這「希望」掩避了似的；年青的人們，不屑的丟開去，不理會一絲兒。

——但是，你錯了！青春的火焰，只是像雨。

於是火熱的情緒冰樣的冷下去，希望成爲失望，光明變爲灰色，生之周際，都像失去了生之色彩；終結你不能

不垂下頭而深深的嘆一口氣！

生活的鞭子，落在人身上，留着一條條的傷痕；負傷者直至連呻吟的力量都沒有的時候，生之路便算完啦！

誰也不願意消極，頹廢；但是一顆心經不起多少壓力呀！

青春算得是什麼寶貴的時光呢？因爲生活的重量很早就放在身上了。青春的火焰，就是這麼一天一天的銷沉下去。生活，找不到出路，還有什麼挽救的力量呢！

生活，貧困的生活，並沒有給青春多少生命力呀！

(待續)



梅花嶺

徐梗生

這篇東西，是根據戴南山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宏光朝鄭東官傷后及黨禍紀略，云亭山人桃花扇傳奇，及明季稗史而成，除略添一點作者想像及篇中時日以行文便利較諸書稍有出入外，一切重要關鍵，絕少更張。抑作者尤須聲明者，作者之爲此，初無對古人骸骨迷戀之意。只是深深地感覺到，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現在，明代亡國的迷轍，很值得我們加以嚴切的注意的。

這時，暮春的揚州，在人們的心目中，已不再是花酣柳醉，山温水軟，使人魂迷魄蕩的揚州了。這正是大明末葉宏光元年三月的中旬：滿清的大兵，差不多已佔領了整個的北方，大明的江山差不多已去了三分之一了。在這嚴重的國難的關頭，揚州一帶，兵力的單弱，朝廷接濟的斷絕，將領的彼此猜忌不和，都造成了居民恐怖的原素；把一向只知道偷安享樂的揚州民衆的心，塗上一層黯淡之色了。雖然還有丞相史可法在這兒辛苦坐鎮着，算是給了他們一點安定力，但是這個歷史有名的南朝羅曼思的都市，像花一樣美麗的幽怨的都市，殘暴與驕傲的滿洲兵，那些

像狼一般的遊牧民族，也計早已垂涎二尺了。於是史丞相所給予他們的民族的自信心，他們一想到這裏，便立刻會動搖起來。男人們像幽靈，三三兩兩地在街頭巷尾探聽着戰事的消息，估量着史公領導下的軍隊的實力，他們所得的結果，老是千篇一律的太息，搖頭。女人們的思想比男子們又要複雜些，她們心目中的滿洲兵，個個都是彪形大漢，個個都強健有力，而且在某種方面個個都特別富于男性的粗魯與殘暴。她們下意識着，城破後男子們一個一個的被屠殺，女人們，則除了那些老媽子以外，——總之，他們的靈魂，這時全被神祕的恐怖整個地吞噬着了。

整個的揚州，淪陷在神祕與恐怖的氛圍中。

不覺老淚縱橫，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這時鼓樓上已敲過三更，淒苦的月亮，照着帳外「這老督府院落中，古槐的醜惡的枝幹，照着槐枝上無數的稀稀的黝闇的靈魂，照着夜巡的貓頭鷹和蝙蝠的輕捷的魔鬼般的黑影，照着這古院的樹根與石隙間寒光射人的野貓與狐狸的毒眼。陰森和冷寞，佔據了這整個的庭院，渾化成爲一種死一般幻滅的淒涼的氣氛，對着老丞相的心坎四面襲來；於是也不期然而然地微微地嘆息了一聲，像有着什麼吸引似的，把目光移向郭外的梅花嶺去。梅花嶺是他駐揚州時的校場和公餘之暇唯一的游散的地方。他本是一個不會講究個人娛樂的，他雖然是科甲出身，但是吟詩作對的斗方名士的習氣，却一點也沒有；他的一生也是一首悲壯慷慨的詩哩！像阮大賊輩的蓄養聲伎，賣弄文詞，編刊什麼燕子箋，去結媚權貴，自矜風雅，就殺了他也是不肯幹的。他的全部的文學天才以及所謂閒情逸致的文士式的情性，都已經簡單化凝固集中爲國家爲民族存亡而奮鬥犧牲的一點忠誠之上了。他所有的只是忠誠的爲國家爲民族而奮鬥犧牲的整個的信念，整個的人格，此外他無所寄心了。他有老母而奉養久疏，他有愛妻而經年離別，他行年四十連孩子都沒一個也不着急。所以在過去他雖然常

常會到梅花嶺去，却和普通所謂達官貴人的捧戲子或攜伎遊山，而把國難放在腦後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然而這個唯一的他勞苦之餘的疏散的地方，也還許久沒有涉過足哩！因此，在今夜望中的梅花嶺，到給了他一特殊的感覺；牠矗立在這死城的外圍，牠擁抱着冰清玉潔的幾千本梅花，牠不與羣山競秀，不與凡卉爭妍，這正象徵着一個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哩。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當局者沒有山岳的精神，梅花的骨氣，是決不足以肩擔復興的重責的。於是我們的老丞相，又不免興奮起來了。一種更有力的決心支配着他「不要灰心罷，只有一個幹字才高於一切哩！」幹，幹，幹！他決意從明天起，把部下的工作，重新給支配一番，把老成練達的黃日芳，調來和他同住，面決一切機宜，然後依着他們的最高決定，雷厲風行。

月亮已漸漸沉西了，澄空萬里，一碧如瀉，滿天星宿縱橫，烟燦刺人，只有紫微垣裏面的星子，却都暗而不明。我們的老丞相也和中國歷來的兵家一樣，懂得傳統的星宿學的，現在紫微星垣諸星皆暗，分明是天子開弱，權臣當道的象徵；而且前幾天監紀推官應廷吉就對他說過「夏至前後，南都多事」的話，這樣看來，恐怕一二人縱有決心，畢竟是難於挽回劫運的哩！爲了這種渺茫的刺激，老

丞相又陷於沉思與憂鬱的泥潭裏了。這時，職方郎中黃日芳從一個耳門內走了進來，他是一個老莊哲學者，他曾屢次勸過丞相節勞養性的，他就住在緊靠院牆的一間房子，今晚聽了丞相澈夜的脚步聲，委實不忍再睡下去了，丞相年老，國事如麻，不能節勞養性，把精力靡費得太過，是與大局絕對的有害的。所以他決意走過來，再給他一度說教。

「丞相，四更都已經打過了，還沒有安息嗎！」日芳說。

「哦，日芳！」丞相見是一向早睡的日芳居然破例的到這時還不會睡，心中暗暗不免吃驚。「你來得正好，我明天還預備找你呢。」

「什麼事？丞相！」

「我預備自明天起，從新分配各級官佐的工作。你是一個老成練達的人，從明天起，調你來和我同住，而商一切機宜，以省過去公事往返的麻煩。現在是非常時期，一切措置我們要力避衙門的氣習纔對。」

「丞相的計劃極好，而且我曾屢次向丞相獻過議，說是發書草檄，幕僚中已是濟濟多才；徵兵問餉，有司又各自負有專責；不必要丞相事事都親自過問；只要一總其成

便夠了。老實說，我對丞相的像現在這樣把精神隨便浪費，是非常認為不妥的。至於要日芳來天天隨從左右，因為日芳年老，這：這事，日芳似乎難：於遵命——」

「哈哈！日芳！我早已料到你們是怕勞苦，喜歡安逸的哩！」丞相對於日芳的嫻縮的答話，感到失望，但他的偉大與寬恕的態度，却絲毫也沒有改變。

「不然！」日芳見丞相誤會他是偷懶，連忙解釋說：「兵是殺機，故當以樂意行之；將是死官，故當以生氣出之。當年郭汾陽聲伎滿前，窮奢極欲，又何曾誤過事呢？日芳所以勸丞相節勞養性的意思是在此而不在彼。」

丞相知道這個老莊哲學者要強他再多担一點責任，是沒有希望的，便對他笑了一笑。隨即憂鬱地把廷吉的話和剛才的所見告訴他，而且最後沉痛地嘆息着說：

「日芳！我看天意如此，結果恐怕我們的一切努力，都要歸諸白費了！」

「丞相！這一點我的意思到又不盡相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這分明說天地是沒有意志的東西，既是沒有意志的東西，我們何必過於去迷信牠。至于丞相所說今晚的現象，實在在去年的冬天，便已這樣哩。因為我不相信，便也沒有對丞相提起，不過我會聽得廷吉

說過，垣星雖然失耀，上相却仍是光明，廷吉是對星相的學問有研究的人，看來或者沒有妨礙的罷！」

「垣星象徵輔弼，輔弼都暗，上相雖然光明，也沒有獨自生存的道理呀！」

他們正在這樣嘆息地對視着。應推官廷吉，匆匆地從外面走了進來，臉色蒼白得可怕，他以顫動而急促的語調對丞相說：

「丞相！消息惡劣極了！……」

「什麼事？」問這話的時候，丞相的語調與態度，依然是沉着而堅定。但日芳却未免有些失常。

「上諭在此，請丞相看！不知裏面說些什麼。」廷吉說着，雙手遞給丞相。

「唔」日芳聽了只是上諭到了，才稍稍把心情鎮定過來。他心裏有點怪廷吉過甚其辭，故略含輕蔑意味的發出這樣一聲。隨即把眼睛釘住丞相讀上諭時的表情。

丞相的表情仍舊是堅定與嚴肅，他反復地看了幾遍，便遞給日芳，若有所思的望着天空。他表面雖然堅定與嚴肅，但他的滿腔的忠貞與熱血，在那裏熬煎與騰沸，却無論如何是掩飾不了的哩。終於他慨嘆地說：

「兩位的意思怎樣？聖上說『西警方急』，叫我『專

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奏凱」兩字，真是談何容易？這分明是阻止我入朝的暗示，這樣一來恐怕真不知要到那一天才能相見哩！」

「報告丞相！還有緊要消息……」

日芳聽了廷吉還有報告，失常的心情又立刻恢復。

「怎麼樣？」丞相的堅定與嚴肅的成分，也顯然是減少許多了。

「連日謠傳，許定國的軍隊快到，他要完全殲滅高傑的舊部。剛才據巡哨報告，高營兵士，都已武裝起來，好像就要有什麼動作似的。」

「趕快再去打探——」丞相說

「還有報告！」廷吉的聲音，幾乎哽咽似的了。「據高營裏面傳出來的消息，清軍前鋒已從盱眙直據天長，尅日攻打揚州，望丞相趕快設法解決高軍，然後決定攻守。」

廷吉的話剛剛說完，忽然一片吶喊聲，由西向東，捲馳而去，丞相和日芳廷吉飛奔到高營看時，已是一個兵士的影子也沒有，原來他們已趁着五鼓，斬關而出，奔往秦州去了。

二

因爲高傑部隊的出走，謠風更熾烈起來了。整個的揚州淪陷在更神祕與恐怖的氛围中。但在秣陵，這偏安的南朝的都城，却充滿了文恬武嬉的太平景象。馬阮的政敵周鑑和雷鎮提出斬首了，他們所領導的「復社」的重要份子，陳定生、吳次尾、侯朝宗也監禁起來了，整個的和馬阮反對的「復社」已無形解散了，在京城中現在是青一色的馬阮的勢力。尤其使他們高興的，是左良玉的軍隊在坂磯已經給黃得功殺敗，而促成他們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成功。他們全忘記了清軍正在計劃着集其全力進攻揚州，威脅秣陵，大明宗社，轉瞬便要瓦解的危險，他們只顧在爲着內戰的勝利而瘋狂地慶祝與享樂，他們簡直是在火山上跳舞了。

薰風殿裏的榴花，紅得像火一樣的榴花，掩映着無數的宮娥們的俏臉，酡顏；初夏的薰風，把昏醉的君臣的每一個細胞都給吹得酥透了。在這裏沒有白晝沒有夜，葡萄酒夜光杯，簫鼓箏瑟的急管繁絃的合奏，淫蕩的富有誘惑性的歌喉，粉香肉香的燕子箋的演串，早把他們的靈魂，帶到另外一種縹緲浪漫的藝術之國了。這現實的當前的

國難，他們早忘記得乾乾淨淨，他們全沒有想到這些紅樓翠殿，水裙風帶早已操在戰神之巨大的手掌中，他們的理智已給燕子箋的亡國之音所麻醉。他們正在夢想着長江天塹，虜軍不能飛渡，王室可以偏安；因此，他們把史丞相一封一封血淚滿紙的告急書，簡直就等于擲進惜字爐裏面一樣了。吳梅村有兩句詩「王氣於天塹，邊書棄御床」，真是爲當時昏亂的君臣們的寫照呀！

一方面向朝夕告急的沒有回聲，一方面徵各鎮救援的全無效力；雖然丞相並沒有一點兒失望和懼怯的表示，他接二連三地出着安民的佈告，親自到各商店勸告商民開市，勸告繼續信任政府，不要自相驚擾；他甚至於沉痛地流着眼淚割切地說：「我史可法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萬一有不幸的事變發生，也決不連累你們老百姓的。」但是怯懦的揚州民衆，如何能夠給他以充分的信任呢？朝廷的救兵不至，各鎮的觀望不前，以這樣單薄的揚州的守備，去抵抗滿清百萬長勝之師，不是以卵擊石一樣的危險嗎？他們心中未免對丞相埋怨起來，「以你的地位，以你的資望，爽爽快快地和許定國李遇春一樣投降了北朝，不是很合算的事嗎？許定國李遇春的加官進爵，難道一點也不能動你的心嗎？何必固執你一個人的意見，弄得我們全城雞犬不

「不過在丞相堅定與嚴肅的態度之下，他們這種要說的話，一衝到喉管，便終于又縮回去罷了。」

整個的揚州城陷在神祕與恐怖的氛围中。

這是四月十五的一個下午，滿清的軍隊裏，派來了一個使者，他自稱是庚辰年湖廣的陳進士，帶了豫王的信要見丞相，就在這時，都督府的白虎堂中，開始了一場激烈的外交戰。參加的人物陳進士外，只有史丞相和黃日芳。他們寒暄了一頓，陳進士便起立發言。他說：

「貴國崇禎皇帝，崩駕已近一年，你們臣民聽他靈柩荒城，凌夷紳士，不去發喪，這是第一樁大罪；我國興兵勤兼，轉戰萬里，和貴國報仇雪恨，你們臣民竟不徵我國同意，擅自迎立福王，這是第二樁大罪；我國一方面既為貴國剪除勁敵，他方面又為貴國崇禎皇帝發喪掃葬；你們臣民不但不知報謝，反而連一個使者都沒有派遣過，好像簡直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這是第三樁大罪；本人現在代表敝國對貴國提出質問：敝國君臣素仰史丞相德高望重，尤其願意史丞相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答覆，越日撤銷南朝政府，削號歸藩，敝國對於史丞相將有極大的借重。敝國政府，雄兵百萬，現在敬恪守汛地，偃旆息鼓，恭候史丞相的推誠的一言。」他說完了，將驕傲的目光，對丞相和日

芳掃射了一過，他下意識在懸想史丞相的答覆是如何地軟弱與順從，他甚至為「弱國無外交」的成見所支配，對史丞相表露着輕蔑之色了。

日芳對於這位進士的肺腑是都給看得洞透的。他爲了他開口敝國閉口敝國的肉麻字句，聽得發膩了，很想幽默地問他一聲：「閣下既是庚辰的湖廣進士，閣下的『敝國』就是滿清嗎？」但他還話終於沒有說出來。他的話爲史丞相的義正辭嚴的答覆所遮斷了。

「貴國豫王的信，早已經看過了。裏面和閣下剛才所講的話，大同小異，都是顛倒黑白，滑亂是非。」

丞相的話是這樣堅定和嚴肅，他的銳利的目光，虎虎有威的態度，襯托得他這樣的決斷的語調，就好像每一個音素都如千鈞的磐石向東進士驕傲的心上擲來一樣，陳進士完全做了他精神的俘虜了。

「現在，且就你們豫王所提出的幾點，給以答覆，」丞相繼續說着，但於堅定嚴肅之中，却也不缺乏誠摯與和藹。「本來貴國豫王從前也曾來過一封信的，春秋，大夫無私交，所以我沒有直接回他，這點望閣下回去代爲致意。」

「是！」日芳見進士這樣羞慚滿面的答覆，竟不覺冷

笑了聲。

「貴國陳王在這封信裏引春秋來責備我們，我們很佩服。但佩服之點，只是像貴國這樣橫蠻無理也知道中國還有春秋而已。至於援引春秋，責備我們迎立新主，建都江南，則純然是斷章取義強辭奪理，抹殺春秋大一統的精義掩飾你們武力侵略的面目。現在中原鼎沸，倉卒之間，出兵靖難，為建立中心信仰而迎立新主，維繫人心，號召忠義，有何不可？我們現在的皇上，是神宗的孫，光宗的猶子，大行皇帝的兄弟，在國破君亡的今日，晉登大寶，掃蕩妖孽，收復失地，復興我中華民族與國家，又有何不可？」

「是是！」陳進士的聲音。

「丞相！還有點補充意見。」日芳窺見丞相一反向來對內反對立福王的主張，而對外却表示得這樣強硬，知道了他對內委曲永全的苦心，於是站起來說：「紫陽綱目是仿春秋而作的，那裏如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號之類，都是在國仇未雪的時候，先正位號的，而紫陽全承認他們是正統，並沒有斥他們是擅立，這正可以做我們這次擁王建都的正確的說明。陳大使也是我們大明的進士

出身，紫陽綱目，應該是研究過的。」

但陳進士這回却没有做聲，他的慚愧的紅傘，直從面部延到耳根，十分不自然地把頭低了下去。而寬大的史丞相，對於日芳的有刺的話，却沒聽見似的，他仍舊長篇大論地推演下去。

「而且」他說：「貴國以賓客的地位，憑了什麼來干涉我們擁王建都的內政？至於說貴國會幫助敵國剿匪，那我們很感謝，契丹和宋，回紇助唐，有例可援，將來年輸令縉，永結盟好，我們決然不會背信。如果像來信所說，儼然以中國主人自居，想憑暴力，侵略我國的土地，蔑視我國的國格，這是貴國以義始而以利終，這是貴國執事，已做了闖賊第二，則決非我大中華民族所能容忍。我們絕對自信我們偉大的民族毅力，足以克復當前的任何困難，爭取最後的真理的勝利。希望閣下剴切地將這意思轉達貴國執事。至於說我們久缺使問，這也不是事實，我們的使者早已僕僕道途，現在大概已到燕京，也請轉達貴國放心。」

「是，是，是！本人一定轉達。」

滿臉的羞慚，滿懷的內疚，陳進士就這樣狠狠地走出白虎堂回軍報命去了。他心裏在暗暗地贊服「史可法真是

中國一個鐵血男兒。」幽默的黃日芳原想再刻薄他幾句，說是「史丞相也是大明進士的出身，請轉告貴國政府，不要誤會了凡是進士，都是奴才。」但是他已經走得很遠了。

這一樁外交挑戰立刻傳遍了揚州城，但內幕如何他們却全不清楚。他們所風傳的只是和議可成，戰爭可免。他們都在做着昔日的揚州的繁榮之夢了。但是，等到十六日黃日芳的徽四川將領胡尙友韓尙良的率部營案夷蕩；應廷吉的率諸軍會屯瓦窰舖；十七日何剛的隊伍又已開到；十九日調何剛劉肇基入城守衛；二十日又調李栖鳳高栖鳳應廷吉梁以樟張鏞施鳳儀甚至連禮賢館諸生也加入城內防守組織，才知道和議已經絕對無望。等到清兵以大砲未到，暫駐斑竹園的消息證實，則不但是揚州民衆，就是連防守的將士們都個個已經魂飛胆寒了。

戰爭粉碎了揚州民族和平的偶像；戰爭粉碎了升官發財主義的揚州防守將士們的心。民間瀰漫着祈禱和平的空氣，將士們早已下着開城降敵的決心；甚至無恥的李栖鳳高岐鳳剛剛進城，就安排着武力劫捨丞相投降滿清的毒計。後來還是丞相誠摯地痛哭地對他們宣誓，說揚州是他的葬身地，他要和揚州城共存共亡；同時他不阻止人們另圖

富貴的升官發財的道路，才激發了他們的天良，放棄了劫揚的計畫，漏夜拔營而去。

因此，揚州便更陷於神祕與恐怖之中了。

三

李高部隊整個的叛變之後，城裏統計，連禮賢館的諸生一起還不滿三千人。而滿軍的紅衣礮是已經運到了。紅衣礮真是一個神祕而且充滿恐怖性的名詞呀！民衆的祈禱和平，將士的開城降敵，由於這種神祕與恐怖，其希望與決心益發增加其成分了。重以丞相接二連三的拒絕滿清和平使者，民衆與將士對於他的反感，就如對於神祕的紅衣礮的恐怖一般，成爲正比例的發展。

與平軍逃走了，李高的部隊叛變了，現在兵力合總還不滿三千人的這樣的危城，再發生意外出來，豈不是整個地瓦解嗎？而這種意外却充分地有發生的可能。這在丞相的心裏又何曾不十分明白，然而這要在奮鬥中求出路才對，城外投降是如何的卑劣與可恥呀！於是他覺得這個民族是太沒有希望了，民族的惰性是被傳染得太深了，他犧牲自己的時機已經逼近目前了；他決定着把自己的血去洗滌這個民族的靈魂。他在李高叛變的第二天晚上請了

副將史得威進來，沉擊地握着他的手，不覺號啕大哭起來了。

他爲國事東奔西跑，屈指已二十八年了。在這二十八年之中，家事早已給丟在腦後。自從結婚以來，就很少在家裏歇過，就很少享受過室家的温情；所以行年四十，子嗣猶虛，雖然夫人屢次勸他另置側室，希望一面他能夠生下個把孩子，接續後代香烟；一面也得隨從服侍，聊慰宦中寂寥；可是他篤於伉儷間的精神的相愛，終於否定了夫人的意見。而現在是死別的關頭，爲了安慰安慰太夫人和夫人的心，他確乎是不能不有一個名義的兒子，於是才忽然想起史得威來。得威是一個至性中人，收他做兒子，是可以把太夫人和夫人相託的，是決不會辜負他自己的遺命的，所以他毫不遲疑地這樣幹了。但這意思得威却完全沒有明白，他見了丞相的這樣對他，只是哽咽着說：

「丞相您放心罷！得威決不是像李高一流的人物，您老如果爲國殺身，得威一定跟着同死。」

「得威！得威！」他聽了得威的坦白的誓言，幾乎感激得不能再說下去了，但是終於咬緊牙關說：「你萬萬不能死！我爲國亡，你應該爲我的家存。我的母親老了，我沒有兒子，希望你能夠做我的兒子，希望你能夠代我侍奉

我的母親，替我減輕二十八年奔走國事不能盡孝盡養的罪過。我決不能有負國家，希望你也不要負我！」

「得威決不敢負丞相的。」他堅決地激動地說：「不過得威世居江南，不和丞相同宗；而且又沒有奉着父母的命令，怎樣好就擅自答應丞相呢！」

這時性急的劉肇基正在旁邊，他看了得威的固執的態度，實在有點不慣，便拭了眼淚嚴正地對他說：

「得威！你既說不負丞相，就該答應丞相的要求。丞相爲國不能顧家，才把家付託給你；你不順從丞相的意思，還說不是負了丞相嗎！」

得威聽了肇基的斬截的話，便立刻鬆了丞相的手，跪伏在地下答應着了。

丞相見得威已經答應，連忙揮淚扶他起來。當即起草一道上宏光皇帝的表，然後又接着寫了給太夫人，夫人，伯叔兄弟等的幾封絕命書，付給得威。同時又再叮嚀着說：

「得威，你別忘記我死後須葬在太祖高皇帝陵寢的旁邊；萬一事勢不許可，就葬在郭外的梅花嶺上罷！這是我死前最後的幾句話，這是我靈魂的叫喊，得威！你千萬別要忘記。至於將來，我不希望你如我般做着死國的烈士，

只希望你做一個鄉里的完人，」

得威一一拜受。於是他便如釋重負似的，同了肇基帶着幾個隨從軍士巡城去了。

這正是三更時分，他率領着肇基和幾個隨從軍士，雙擊着他的失眠的老眼，踽踽地在城上走着，城外的江山，城頭的淒苦的下弦月，使他就如踏進了死沉沉的悲慘的夢境一般。自己年來東奔西跑，調馬催征，精忠爲國的苦心；所獲得的就是目下強虜雲集，軍逃客散的淒涼的結果嗎？國事既不可爲，自己的鬚髮已是星星地白了！忠不足以化君，孝不足以養親，勇不足以克敵，誠不足以動衆，自己已在宇宙中，已是完全成爲一個孤零者，這樣的一個宇宙，未免太悲慘了罷。他想到此，他的無邊無際的愁恨，幾乎要把這城池整個兒給壓碎了。

他們各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各自拖着他們的瘦長的影子，各自踏着他們的堅定的脚步，機械般的向前走去，不覺已來到一座女牆的旁邊。一種激昂的談話聲，使他們不約而同的停止了脚步，不約而同的側着耳朵聽着：

兵甲：「丞相越老越胡塗了！我根本不明白，北兵屢次派人來求和，他竟屢次都給人宗碰釘子。」

兵乙：「是的呀，那個什麼陳進士給他攆走了，李遇

春來又給他罵跑了，甚至前天兩個老百姓拿了豫王的信勸他歸降，他也叫人連人信都擲到城外的濠溝裏去。他這種舉動，我簡直莫明其妙。」

兵丙：「我想這老頭兒一定發昏了，他想把我們三千人都變做北兵的紅衣賊的炮灰，他想把我們三千人去抵抗北兵的百萬人馬，他簡直是白天做夢。」

兵乙：「我看這鳥城子，橫豎早晚要被北兵打破，咱們還不如儘早歸降了北兵過點舒服日子去。他們當官的像李栖鳳高岐鳳們都可以投降，我們這些無名小卒，爲什麼偏要在這兒捻着肚皮等死？」

兵甲：「嘿！投降，這還是第二着。儘着這幾天還沒開仗，夥同大家弟兄們，搶他媽一頓痛快，再去投降，也不爲遲。」

「安當！安當！」兵乙兵丙同聲贊成。

兵甲：「事要快，那末，明天咱們就動手罷。」

這些危險的字句，他們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了，性急的劉肇基，他的寶劍已經拔出鞘了。丞相連忙制止他，暗示不必做聲，同時拉了他和隨從們開了城門，直向梅花嶺走去。丞相心裏是雪亮的，他曉得光是靠殺決不是根本的辦法，他要趁一個羣衆集合的機會，把自己的肺腑赤

裸地地呈現出來，使他們親切地知道他們自己對於國家民族所負的使命的重要。所以一到梅花嶺，他便命令掌號升砲，集合操演。同時命令中軍，拿着弓箭，調集大小將士，齊到梅花嶺聽候點卯。一會兒他們都到了。他們懶懶散散地雜排在將台的下面。今天本不是傳操的日子，他們各自的心在盤算一定是有什麼特別事故的發生，但是他們彼此都懷着一個難於言說的鬼胎，就是他們已不願意爲了這座烏城而犧牲，這種無益的犧牲的信念，已經爲乘機打掠，望風投降的發洋財的信念所克服了。一種離心力的衝激，已經使他們對於這位老丞相的一舉一動，都不約而同的發生煩厭之感了。

戎裝整束，堅定而且嚴肅地，史丞相踏上了將台。他叫中軍到面前說：

「近日北信緊急，天長淮城，都已失守。揚州是江北的要地，一有疎忽，京師就難於保全。你趕快傳令五營四哨，點齊人馬，各照汛地，晝夜嚴防。如有造謠惑衆，一律軍法從事！」

在往常中軍傳令的時候，台下將士的應聲，就如春雷一般，山鳴谷動。這次不然；中軍把話傳畢，台下只是寂然無聲；第二次再傳，也是一樣，第三次高聲傳誦，仍然

還是一樣。第四次中軍受命擂鼓傳令，則除了切近台前的幾排，稍有稀落的應聲外；其餘還依然是動靜全無。於是丞相才真正着急起來了，高傑和李栖鳳高岐鳳的部隊，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們的叛變，是不足爲奇的。而現在連這同甘共苦自己一手訓練成功的三千子弟兵，也不服從他的指揮，前途還有什麼希望？他的熱血沸騰了，他的熱淚泉一般的傾注了，他瞪視着他的前方，就如天翻地覆似的，他暈倒在將台之上了。

「啊呀！丞相吐了血了！丞相吐了血了！」中軍和幾個隨從一面扶着半入昏迷狀態的丞相，一面高聲地這樣吶喊。

這時劉肇基實在忍不住了，他拔出佩劍，一躍登臺，怒髮衝冠地對着臺下心理已在轉變的將士們說：

「你們一點愛國心也沒有嗎？你們一點同情心也沒有嗎？丞相痛苦到這般田地，一點也不能感動你們的心嗎？那個要投降北兵？那個敢叛變丞相？我劉肇基今晚決意死在這梅花嶺；決意和那無恥的禽獸拚命！……」

劉肇基的話還沒有說完，臺下「服從丞相」的呼聲，已經瀾漫了，衝破了這梅花嶺的沉寂的夜空了；他們一齊蜂擁上前圍繞在將臺的四周；一齊流着懺悔之淚跪倒在將

豪的四周；他們一齊發誓願意從丞相的命令，不避任何的犧牲；他們願意始終跟了丞相同進同退，同生同死；他們興奮地不約而同地高呼着「丞相萬歲！」高呼着「甯爲戰死鬼，不作亡國奴！」——幾月以來，死氣沉沉的揚州，在這三千個健兒一夕的沸騰蓬勃的忠誠義憤之中復活了。

這些健兒們忠誠與義憤的誓言，把丞相從絕望的悲哀中挽救過來了，使他頓時忘記了剛才的痛苦，忘記了他自己剛才的血和淚已沾滿征袍；他興奮地掙扎地離開了他的座位，同時和蕩地叫着環繞他而跪伏着的他們站了起來，而且開始着沉摯與激切的演說了：

「各位弟兄！我感激你們的勇敢的覺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已經危險到這樣的地步，唯有憑了這種勇敢的覺悟的精神，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才可以得救。我們不要懼怕敵人的長槍大砲，憑了我們三千個有覺悟的健兒做前鋒，無數的有覺悟的民衆做後盾，最後的勝利，畢竟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要以爲敵人真正有怎樣的厲害，他們縱使可以殺盡我們三千個弟兄，但他們決殺不盡我們以外的無數的民衆。我們縱使戰死了，將有無數的民衆替我們復仇；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犧牲；我們的姓名將跟着我們的歷史永遠存在。現在我們的戰略是將三千人馬，分配

爲一千人上陣接戰，一千遊擊，一千守城，上陣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盡。希望各位注意！今天的時候不早，各自回營休息，明天聽候調遣。」

在真誠與正義交互聯結的昂進中，這個集會結束了。這種完滿的結果，是丞相起初所不及料的。於是，他心裏充滿了一種新的熱力，增加了許多向前邁進的勇氣，他才感覺到人間畢竟還是有真情的對流的時候，他才感覺到自我的生命的充實。天色快亮，他從容地打梅花槍步行回署，一路上曉風殘月，草蟲露珠，在他的眼中，都已經充滿着濃情蜜意的呢。

幾月以來，死氣沉沉的揚州，在三千個健兒一夕的沸騰蓬勃的忠誠與義憤之中復活了。

四

這是大明宏光元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殘酷的可詛咒的四月二十五日！

血紅的初陽，照着城外含烟籠霧的垂楊樹，照着頹垣敗瓦雞犬皆無的無數的殘破的村莊，照着漫山遍野騷擾兇狠的無數的滿清的獸兵，照着戰死的中國健兒們的廢尸與碧血。城門是關閉得水泄不通了，食糧是盡了幾天了，雖

然李成棟劉澤清田仰儘管是駐在鄰郡的高郵和淮安，但是希望他們發兵來救終於只成爲城內一種空虛的憧憬了。然而城上的將士們還是沉着地苦戰着；城內許多熱血的民衆還是披髮跣足，毫無恐懼爲着將士們的供應而奔走。他們不怕飢餓，他們在敵人強弩與大砲如雨如雹的射擊之下而前仆後繼，士氣是夠了，民氣是夠了，但是他們的人數畢竟有限，他們的有限的人數，畢竟不能夠抵擋兇狠的無千萬萬的敵人的泰山壓頂之勢，這座四面受敵的孤獨的揚州城是危如累卵了。

史丞相張着他的血淚都枯的眼睛，張着他的聲嘶力竭的喉管，在城上往來督戰着，高呼着：「放射呀！發砲呀！」城上的健兒們箭如雨一般地射到城外，砲彈如雹一般爆炸在城外，但是幾天幾晚的繼續的苦戰的結果，箭是射完了，砲彈是放完了，將士們一個一個是都已經精疲力盡了，而這個城子的危險，依然是跟着時間的飛逝而節節加深。城外是饑厲的招降的叫喊；是慘酷的屠城的警告聲，這種聲音，跟着城外的強弩與大砲穿破了重復淪陷於神祕與恐怖氛圍之中的揚州民衆之心了。就在這個時候，揚州民衆奉到了史丞相的「一人當之，不累百姓」的牌諭。也就在這個時候城的西北角因爲清軍強烈的砲火的猛攻是給

崩塌下來了；忠勇的劉肇基率領着的四百健兒，是忠勇地巷戰而死了！

殘酷的可詛咒的四月二十五日，使精忠與赤誠的史丞相一切的希望都被滅了。他仍舊在女牆的上面，他張着他的血淚都枯的眼睛，張着他的聲嘶力竭的喉管，而着西南的京師哭拜着，面著西南的母親和家人哭拜着，然後拔出佩劍自刎了。可是幾日來澈晝澈夜的苦戰，他早已和其他的將士一般精乏力盡了，他本是一個文弱的書生，他受着幾日來澈晝澈夜的非人的勞苦，他的手臂，並不能支配他的生命，他的劍並沒有斫中他的要害，已被在他旁邊的參將許謹和史得威奪下來。他們扶掖着他，他的頸血已經飛濺在許謹的鐵衣之上了。他要求得威再給他一刀，滅免他與死神掙扎的痛苦，實現他死在揚州，葬在揚州的計畫，但是得威這時心胆都碎了，他不忍他的父親就這樣死去，他不願意這大明的柱石，這真正爲國家民族生存而奮鬥的鐵血老臣就這樣死去，他終於於不忍服從他的命令，和許參將簇擁着他走下城樓，指揮着幾十個負傷帶劍的騎兵，保護着向小東門疾馳而去。

四面八方都是兇狠的滿洲兵，他們逢人便斫，逢人便殺，許參將們和他們的坐騎，這時身上已帶滿了箭傷了，

他們的連人連馬倒在地下，有的仍舊咬緊牙關，拔去箭鏃，死跟着得威挾著丞相進命前進。但是他們終於被兇狠的滿洲獸軍，斫殺的斫殺，生擒的生擒着了。他們營救丞相的赤誠，保護丞相的力量被滅滅得乾乾淨淨！

「我就是史丞相！你們饒了他們罷！你們趕快殺了我罷！他們都是沒有罪的。」丞相鼓着他的血淚都枯的眼，張着他的還沒有割斷的喉管，對那些禽獸一般的兇狠的滿洲的劍子手說着。

但是他們也和得威一樣，沒有答應他的要求，這個大明的柱石，這個國家與民氣的慈父，已變成他們眼中的一宗奇貨了：他們簇擁着他赴新城樓去見豫王，那殘暴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領賞要功。

他——史丞相，依然是那樣堅定與嚴肅。他的血不斷地從頸間汨汨地流了出來，染紅了他的鬚鬚，染紅了他的戰甲，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痛苦，他堅定與嚴肅地和豫王對坐着。他的忠貞與壯烈，使得這殘暴的魔王和他的左右們都感動得流淚了，他們的心中都在暗暗地嘆服，這真是中華民族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

在一個短時的相對的沉默中，終於豫王首先發言了，他說：

「史先生！從前託過許多人把信給你，都不蒙答報。現在先生忠義都已圓滿，本朝極願借重先生收拾江南，先生也有意嗎？」

「不能！」他堅決地說：「閣下看錯了。我史道那乃是天朝重臣，今日的敗，死有餘恨，豈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請閣下趕快殺了我罷！」

「史先生！你太興奮了，暫且請在敵營休息幾天，想明白罷。像現在你們朝廷的腐敗無道，早就失了民心，我們希望先生的忠勇不要浪用！」

「敗軍之將，不足言勇；負國之臣，不足言忠；士各有志，請閣下快快殺我，不必多說！」

「先生！何必這樣固執？」這殘暴的魔王，見他仍舊堅決的抗議，於是轉變語調說：「中國的百姓，仰慕先生的威德，都和神明慈父一般，先生縱不和我們合作，對於一班百姓，就真忍心忘情嗎？」

他聽到說起「百姓」兩個字，提醒他該有一種必要說的話，對這魔王鄭重地說了。於是他堅決而又近乎要求的神態說着：

「一切的話，閣下都不必說了。我是一個再無面目去見中國百姓的人，我死之後，能見先帝於地下，願望已足

。不過這次揚州事件，責任完全在我，和揚州的百姓毫無關係。現在揚州既然又被你們侵略了，請閣下能夠以寬大的態度對付他們。我的話盡於此了。現在請閣下殺我！否則，我將以頸血濺閣下於五步之內！」

他說到這裏，忽然怒目切齒地站了起來，對豫王作着一種撲擊的姿勢。但是一剎那間，他已被那些衛士們的無情的亂劍，給斫得血肉模糊了。

這個一代名臣，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慈父，就這樣地在滿清戰軍的亂劍之下犧牲了！過後得感戴了他的遺囑，安葬在梅花嶺上，但是却没有找着他的忠骸，只是替他建立了一座衣冠塚；在孤峭挺拔的梅林中，籠罩着千古的民族哀愁，隱隱的吐出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六個大字：

「史忠正公之墓！」

一九三四，六，二于崑崙關

光華書局郵購部

服務務青米神

本書局聘有專門人才，辦理外埠讀者一切委託代辦書籍事務。凡有賜顧無不竭誠歡迎，務求迅速。而一切折扣定價，與原局毫無差異，務祈全國讀者界踴躍賜顧是幸。

(一) 郵購手續：外埠讀者欲通信購買本局或他家書籍者

，請詳細開列書名，著者，價目，出版處及其地址，收件人姓名地址（字跡須清楚，地址須詳細）

，連同書價及郵費，一併寄交本局郵市部。如係「光華基本讀者」，須將「常年優待券」同時惠下，俾按折扣計算。

(二) 匯款辦法：外埠函購，凡郵局銀行通匯之處，書款均須用郵局或銀行匯票；

遇有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國內通用之一分至二角者為限。

(三) 郵購寄費：照書價總數加十分之一，另加掛號費。（五元以內八分，逾額每五元以內加八分）

上海光華書局

四馬路中市



陳公博也談文化

馬 兒

真是一個稀有的奇蹟，陳公博先生發了什麼五年計劃十年計劃的夢嚮之後，也寫『提倡什麼文化』的文章。

說到什麼是文化的問題，陳先生

以為要分拆來談，可以成一本專書。但聰明的陳先生，大概不是沒有這能力和學問吧，祇有『極簡單』的說說而已。

陳先生以為中國人對於文化的觀念，第一是空虛，第二是抽象，第三是雜亂，第四是保守。他的主張，第一要從進化方面去提倡文化，第二要從組織方面去提倡文化，第三要從生活方面去提倡文化，說來說去，還沒有對人『提倡什麼文化』的題目有所解答，自己陷於空虛抽象雜亂之中。

□□□□□□□□若果叫陳先生寫一篇革命評論式的革命八股，或者寫篇煽動的政治文章，有其立身起家的本領在，還不覺得如何吃力。然而談到了這自己不能而不懂解答的問題，那就有點僵了。

陳先生是聰明的，要做官，又要

說話；既做政客，又想做文人；當然力有未逮之處。那嗎，聰明反被聰明誤了。陳先生寫了此種文章，他的囁嚅，一定以為我們的領袖博學能文，但天下人不是那些囁嚅那末不學無知，於是，陳公博也談文化的一句便成為笑話了吧。

□□□□陳先生□□□□□□□□□□□□有本事做了部長，自然有其所長。好官自為，在不知者，自然莫測高深，予以崇拜的。但醜態出露，不是半世英名，盡付東流了嗎？我想，部下職員那末多，吃飽了飯沒事做，不妨叫他們再弄一些什麼計劃出來□□□□□□□□□□□□，何必談些什麼文化呢？不知者不談，何必自充內行！然而，陳先生也談文化，不但造成了民國二十三年的奇蹟，而且成了一九三四年的奇蹟了。

投降了白語文的大眾語

翰秋

有於曹聚仁陳子屜之流呢？

社會週報的「語文專號」中，左君先生有一篇爲改革語文進一備忘錄的論文，說白語文是有數千年的歷史背景，纔能演進出來的。所謂大眾語的歷史背景在那裏呢？（大意如此）於此，大眾語的健將們紛紛打着燈籠，替大眾語找歷史背景，曹聚仁陳子屜之流大寫其大眾語歷史背景的文章。

起初，我聽見大眾語也有歷史背景，不覺驚喜交集，以爲「奇蹟」要發現了，後來仔細一讀曹陳諸君的文章，纔大大的失望，「奇蹟」並沒發現，倒發現了一個「臭蹟」。原來他們所列舉的大眾語歷史背景，完全是剽竊白語文的歷史背景得來，如什麼寒山拾得，白居易的詩等等，胡適之

在白語文學史一書中，已經老早的說得詳細，曹陳諸君不過從其中偷天換日地抽出幾段來說說，而改其名曰大眾語歷史背景罷了。我看，如果胡適之先生能夠將就一些，將好幾年前他所著的那本白語文學史，改名曰大眾語文學史，拿來重新出版，一定可以做大眾語運動的唯一主帥，更何

「灞橋一聲」的動向

煥然

以中國文字寫作中國文章的人，中國的文字基礎是非有不可的。否則，除了鬧笑話而外，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我們的文壇作家，他們的文字基礎，是由五四運動後出版的書本上得

孫悟空跳了一萬八千里，結果還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掌中，同樣，大眾語跳了一萬八千里，結果也沒有跳出白語文的範圍內，不但沒有跳出，而且由於剽竊白語文歷史背景這一行動看起來，簡直是默默地投降了白語文了。

大家何必無聊的標新立異，而不要老實實地做一點改革語文的有益工作呢？
(九，九。)

來的。於是，寫別字，用錯典的作家，居然在報紙上發見。黎烈文時代的申報副刊自由談，給他們所鄙棄的禮拜六派在譏笑，是去古未遠的事情。
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在一天的文章，用了一個「灞橋一聲」的成語，

重提而已。如果將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來說，曹先生最後不過站在歷史的後段，並沒有在前面，因為這是民國八年的問題，不是民國二十五年的問題。

「站在前面」，和「前進」「光明」的語詞，不知引誘得許多沒有實際見解而好虛榮的文人。站在歷史前面，是文學家應有的念頭與工作。但如何站在歷史前面呢？這，跟着人家的尾巴來跑來嘍是不行的，須要正確

阿Q式的勝利

陽 冬

有一天，好像當面聽過曹聚仁先生這樣沾沾自喜地對人說：『品報有一篇文章，說大眾語無結果而散，其實大眾語那裏沒有結果？大眾語運動是要把文言文及白話文的房子完全拆掉，文言文及白話文經過這個運動，

其人生觀，豐富其社會觀，在熟思詳

慮之後，找出一個結論做主張，如

廚川白村所說，『暗示着偉大的將來

』。如此，才配說站在歷史的前面。

□□□□□□□□□□□□□□□□

□□□□□□□□□□□□□□□□

□□□□□□□□□□□□□□□□

□□□□□□□□□□□□□□□□

□□□□□□□□□□□□□□□□

□□□□□□□□□□□□□□□□

他：這種勝利，叫做阿Q的勝利。

那天，曹先生同時很高興地說：

『我們已經有人在動手以紹興話來將

阿Q正傳編劇了。』以紹興話來編劇

，便算是大眾語文學，我真不知道他

們要置各地方言戲劇於何地。如果這

樣便叫做大眾語文學，那麼，上海大

世界劇場中的蘇攤：紹興劇，揚州劇

，杭州劇等，已經老早有之，用不着

曹先生等費九牛二虎之力來提倡。阿

Q式的勝利，畢竟是不可思議的。

也許曹先生又說，先發展多元的

方言文學，必可漸漸地變成一元的大

衆語。然而，上海大世界劇場，已經

開設了十幾年了，蘇攤，紹興劇，揚

州劇，杭州劇等多元的方言文學也已

經存在了十幾年了，在這悠久的十幾

年中，我們總沒有看見那些多元的方

言文學變成一元的大衆語文學，蘇攤

還是蘇攤，紹興劇還是紹興劇，這來

乃答應開幾個天窗，這不是結果嗎？

『言下有一種表示勝利的快感。可是

如果有人也這樣的反問曹先生：『你

們大眾語運動是要完全拆掉那間房子

的，但後來却以開幾個天窗爲結果，

這是什麼勝利？』那麼，我可是答覆

未免有一點奇怪；大概還需要大世界中的「魔術文學」來參加，才會變成吧。

投機的大眾語的提倡者

辰波

大眾語文學，因其理論之淺薄與其出發點之欠公正，當其叫號得很響的時候，我們使已料定牠底壽命是不會長久的。果然，時至今日，他們已漸漸消聲匿跡了。現在，對於大眾語，雖還沒有到蓋棺論定的時候，然而牠底前途怎樣，已不待智者也能代其估計了。

對於所謂大眾語，本刊是放過反對之第一炮的。當大眾語正熱鬧得有趣的時候，本刊即從理論上證明所謂大眾語，只不過是左傾的投機主義之表現，現在，理論的時期已經漸漸過去了，我們并不想再多費唇舌，這裏只不過想舉出幾個事實，以證明所謂大眾語之為投機主義而已。

於此，我們的阿Q，便永遠勝利了。
(九月十日)

這裏第一個想舉出的便是提倡大眾語的健將曹聚仁了。大概誰都知道，曹聚仁一向是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的，他的缺點便是沒有主張。老實說，他底作文，如果不掉書袋子，那他便沒有文章可作了。可是說也奇怪，以這樣一位慣掉書袋子的人，這回偏要提倡起什麼大眾語文學來，這正如外國人接吻，要嫌口短鼻子長了。這回他總算咬牙，因為要提倡大眾語，書袋子算少掉些，可是不幸，偏生有一個挾有政治實力之某報，向他攻擊，他一間此擊，馬上便嚇倒了。也不再管什麼大眾語不大眾語，便先寫了一篇文言的覆信給某報，以為剖白。以

一個提倡大眾語的健將，只要一開攻擊，馬上便可以放棄自己的主張，并不惜投降於開倒車之文言文，未免太左右逢源了。

其次應該提及的便是提倡大眾語的小鬼李梨了。他在大美晚報的「文化街」上作了一篇文章，叫做「大眾語是搨得出的」，他雖然在這篇文章裏並沒有說出大眾語為什麼是搨得出的理由，可是他那種肯定的態度，可以證明他彷彿真是一個對大眾語忠實的人。他在該文末尾還說反對大眾語的是某一派人，彷彿要這樣才可以嚇住人家不反對大眾語似的。也許某派真是在反對大眾語，但是并不是反對大眾語便是某派，正如說糖是甜的，而甜的不一定便是糖一樣，李梨的狗屁論是誰也可以分辨得出的。不過，李梨既說這樣的硬話，他自己便應該不是某派，可是不幸，李梨却在社

會週報「語文專號」上用水音的名字發表了一篇反大眾語的文章，說大眾語只是一種夢想，（此消息見社會週報第二十四期），這樣看來，如果說反對大眾語的一定是某派的話，那麼，李梨其人便應該也是某派了。以一個人，能說兩種相反的硬話，這種人

貨色問題

提倡大眾語的黨派同志海派文人，因為大眾語問題本身的含混，他們是沒有辦法弄得清楚的。所以，一遇到他們敵人高叫「拿貨色來看」，便有點手忙腳亂了。

不兌現的支票，凡有支票簿的人，無論什麼數目都可以寫的。然到了要兌現的時候，那問題就發生了。所謂革命要人，在野的時候，什麼好聽好看的文章都寫了出來；然到了上台

簡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呀！

由此可見所謂大眾語的提倡者，上至健將曹聚仁，下至小鬼李梨，其兩重人格下所表示的原不過如此，則其他所謂大眾語的提倡者，當可想而知了。則我說大眾語是投機，誰說不對呢？

紅僧

之後，他們的行為就另外一樣了。還要面子的，說了許多環境困難的話，不要面子的，簡直提也不再提；不已，且自己嘴巴的否認以前的一切，政治如此，文壇何嘗不然。

在提倡大眾語的人們，有政治任務，自然為任務而工作；沒有政治任務的，也為風頭而工作；話隨便可以說，責任可以不負。但當今之世，槍砲不能愚民，筆頭可以愚民嗎？老百

姓對政治既有兌現的要求，則文壇當然要求拿貨色來了。然而這例要拆穿我們努力工作的同志及德高望重的文人的西洋鏡了。

於是，第一個辦法，就是斥人。是心急的朋友，叫人不要心急，緩緩地等。這是很高明的，然而，你自己在說你的貨物如何好的時候，顧客自然要看貨色，準備購用的。但你拿不出貨色來，反斥人心急，不知根據了一些什麼理由。說大眾語，拿不出大眾語來，叫人在等，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沒有貨色，何必在誇傳你有貨色呢？這可以如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文壇的騙子，不過騙人在永恆地仰尊之如偶像而已。

第二，迫得急的時候，劣貨便拿出來了。動向刊了幾篇上海話廣東話寫的文章。據作者自己說，他的母親也聽得懂，原來他的母親，就是大眾

他們的「技術」，委實有點進步了。

不過，「國民文學」不僅是這一生疏的名詞可貴，貴在「國民文學」的真精神；如果光來冒牌偷取個把名詞，而不能夠也許根本不會做到「國民文學」的真精神那個地步，也是枉然的。掛羊頭賣狗肉，爲了討好主子的歡心，不惜斷了人家研究學問一條道路，未免手段太過卑鄙毒辣了。

我希望牛鬼蛇神們要有一種信念

唐，吉訶德的整容

所謂大眾語文學，大眾的範圍如何，大眾語是什麼樣，大眾語文學是怎樣一個姿態；主張着愈論愈不通，愈說愈胡塗。這站在否定立場的刊物的文章，已經很明白的指出，此地似不必再有什麼說明了。

然而，寫慣了傳單標語的政治工

，不要朝秦暮楚，忙着改變花樣
□□□□□□□□□□□□□□□□
□□□□□□□□□□□□□□□□
□□□□□□□□□□□□□□□□
□□□□□□□□□□□□□□□□

對於讀者，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為讀者有如商店的賓客一樣，眼力最充足，鑑別力很靠得住，但是，爲免除渾淆起見，希望讀者記住「緊防假冒」這句老話吧。

九，十正夜，上海。

大馬

作人員，政治思想幼稚，文學見解膚淺的黨派奴隸，三句不離本行，無論談到什麼問題，不是阿Q就是唐，吉訶德般，以政治囁語作武斷。整容先生，是所謂「文化鬥爭的一翼」的英雄，當然一向是這麼樣的。

他的「建設大眾語文學的現階段

」的大作，肯定地說，「已經從理論階段進到實踐階段了。」理論至今還沒有弄清楚，便侈說實踐，簡直是欺人欺天。不錯，這「也許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然而，他自打嘴巴，承認自己的「還是理論的文章。」說「一談到如何建設，就意見分歧。」其神經緒亂到如此，要找出他的理論系統，當然是很難的了。

大眾語文學和文學大眾化是兩個問題，但他胡塗地混爲一個，便很自得的說「獲得極大的同情與擁護」，不是瞎了眼瞞，除了和整容同一「翼」的同志，以及魯迅系的囁囁曹聚仁徐懋庸輩的左傾（？）投機份子而外，無一不加以鄙棄與反對的。不錯，以聶紺奴爲表以周起應爲裏的中華日報副刊動向，是擁護與同情的。方與類聚，同一綱領下的同志，當然而又當然的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這不

是談論文學，而是在發政治的狂飆了。

大眾語問題的發生，「由於大眾目前生活的需要」，不錯，葉容這話，作了後來徐懋庸等等作文的根據。大眾目前生活所需要，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不是「站在大眾立場上的智識份子」筆下的東西：什麼文學著作，政治傳單。「全國的勞苦大眾」，祇有生活的掙扎問題，所謂「文化鬥爭的問題」，是奉行政治綱領的智識份子的玩意兒。（也是工作）囚年食肉糜，是黨老爺的生活，不是勞苦大眾的生活。勞苦大眾，沒有辦法與智識知道「同志們」為他們鬥爭，知道的，不過以勞苦大眾為工具的黨而已。

葉容所謂「實踐」，着手之方，又是不離本行說組織，基本的組織。自己感覺到「這組織僅限於現有的覺悟的智識份子，這運動是必然的要散

失牠本身的意義，」於是要以「現在參加這討論的人作基礎」，「到農村，工廠，礦山，以及交通運輸的工人大眾中去。」這是一個工作大綱的入股，又抄了出來，在沒有政治常識的海派文人，也許要望之而頭痛。但在「同志們」，下一個命令給支部或小組便行了，何必再來什麼組織，將此

告心地狹窄的紳士

文學批評，應該是大眾都有的權利，然而有些文學紳士們却太侮辱和蔑視這個權利了。

最近傅東華先生編輯的文學月刊，關於「文學遺產」及「我與文學」等問題，給申報本埠增刊的幾位作者下過批評，於此便引起文學的一位華先生跳出來對罵式的辯論。

不管申報本埠增刊的作者對於文

黨團的力量來浪費呢？

以神經錯亂的人，討論意義含糊的問題，祇有愈說愈不清楚。然而，在利用文藝做政治宣傳的任務，是很必要的。這在我們的葉容同志，工作的任務是完了；可惜大眾沒有知道，對腦根清楚的人發生不了什麼作用耳！

卡 斯

文學的批評，是否都完全正確，但華先生之為文學辯護，態度應該是很靈心而嚴正的。然而華先生却以什麼「蠻腔」什麼「登龍」之類的謾罵名詞加上批評者的頭上了。華先生說：「所可慮的，是心急的朋友並不心急於功利，而是心急於登龍。他們把登龍之類的書當作正經，（也就因為太心急了的緣故，）當真以為罵人或批評人

是登龍捷徑之一，而却未嫻習罵人的藝術，於是不管好歹，且掉他幾句蠻腔，發洩發洩胸中的氣忿，也叫大家認識認識我老子的利害。……」這是一種十足的心地狹窄的紳士的口吻，拿這種口吻來做辯論的工具，我認為是可恥的。

我是一個打抱不平的第三者，我要告訴華先生，心地不要太狹了，不要以為人家的批評盡是「蠻腔」，是「登龍捷徑」，而氣忿忿地跳出來吐

告中國批評家

一篇優秀的作品，牠之所以成功為優秀的原因，當然不外乎形式與內容兩個條件，可是現在一般批評家們都只重視着後者而忽略了前者，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呀！青野季吉說：「沒有獨自的形式的獨自的藝術是沒有的

責，像紳士罵人的樣子。文學是需

要互相砥礪，才有進步，大眾的批評，縱然只有三分說得對，也應該虛心接受和尊重的。然而，等到我們回憶起去年因為「休士」來華問題，傅東華先生領導文學社諸公向魯迅先生磕頭謝罪的時候，則又覺得紳士們的心地又未免太太順得令人起敬，有人說，愛踢人屁股的紳士，同時也就喜歡拿屁股給人踢。這語也不無道理吧？

(九月十日)

魂影

「。(註一)然而中國底批評家却僅在「沒有內容」「沒有內容」的嚷着

。現在就暫時的撇開形式而來談一談內容吧。所謂作品的內容，也就是該作者之意德沃羅基(觀念形態)，

因為作者底生活環境種種之不同，所以反映在作品內容裏也當然各各異樣，然而中國底批評家們心目中的內容，不過是描寫暴動，罷工，義軍抗日，淪瀝血戰而已。合乎此的作品，則意識前趨且尖端，反之，「沒有內容」的帽子必逃不掉矣。

藏原維人在關於藝術作品底評價一文中說：(註二)

「評價藝術作品時的三基準

一，作為直接的煽動

二，作為歷史的認識

三，作為藝術的形式

藏氏乃日本之左翼理論家，所以有第一項的說法。然而中國底黨人批評家們却只知道第一項而忘記了其他，豈不可嘆而又可憐，縱使藏氏所說的話對，中國底黨人批評家也只做到三分之一罷了。(其實作為煽動的作

品，根本失去了藝術底意義，所以藏

氏底話只有二，三兩項是對的。）

批評家們，你們應該要知道你們責任的重大，千萬不要僅僅做着劊子手來殺人呀！以黨底文藝政策以教主底律令和公式而來衡量他人底作品，這是愚蠢而又不可恕的事。

我們需要技巧圓熟，思想正動的

徐懋庸案得離奇

徐懋庸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一篇雜文叫着「請看客觀環境」，引證兩個和尚故事，極口爲目下「邱之貉」的提倡大眾語者呼冤，說什麼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所以能一蹴即就，因爲客觀環境好，市民階級有了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許多便利，成功自然較易，現在的大眾是沒有那麼好的客觀環境，不能立刻就會拿出「貨色」來，提倡大眾語的目下是幫着大眾做做

作品，然而這的確要看中國底黨人批評家們能不能放下他們底屠刀了。

(註一) 王集叢譯新與藝術概論

四五頁

二之本譯新寫實主義論文

集一一七——一

二一頁

方舟

而已，并不相信自己能夠造出大眾語標本來。最後，徐懋庸還自作聰明的說，「道地的大眾語，是只有提高了程度的大眾才能建立的」，「要成功，先是應該創造良好的客觀環境。」

徐懋庸這種說法，驟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正是不通之極的說法，我真不相信徐懋庸會案得如此離奇。

第一，提倡大眾語人們既然知道

沒有白話文運動那樣好的環境，爲什麼還盲目的忙着搖旗吶喊？

第二，既然知道大眾語要生產在大眾有了良好的客觀環境之後，爲什麼現在居然有許多自命爲大眾語專家在故紙堆裏忙着尋大眾語歷史的「根據」，又爲什麼創作（？）了那些四不相的什麼浦東，上海的方言的大眾語文來。

第三，大眾語一開頭，從來沒有聽見過經一個提倡大眾語的人自供過不想替大眾「代庖」，而是忠實的幫着做做而巳的，在這時候，遇到人家叫拿出「貨色」來，這才老羞成怒的嚷着沒有這回事了，非空虛無聊而何？

歸納徐懋庸的幾個說法，無異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不過徐懋庸實在笨得太過離奇了，連這一點點小道理都弄不明白罷。

「八股文研究」正誤

劉如水

文學第三卷第一號，亦即文學一週紀念號，是一個很厚很厚的本子。爲了這，我買了牠。打開目錄看，標題也的確多，小說之部，我不大喜歡看；散文，詩歌，因爲篇幅短，是先看的。然後，就只好看大概是應該有點內容的研究論文，在這一部分，我先看了「八股文研究」一篇，這原是因爲近來時間什麼八股之流毒以及洋八股之興盛等話頭，到底不知八股文究竟是一幅什麼樣子，而好奇底想看看的。

看了「編者的介紹」，對本文寫作意義是不生誤會的。這篇文章並不是指導讀者怎樣作八股文，是要使讀者知道怎樣防備無意中中了各種變相八股文的遺毒。因爲八股文既然依

附着考試制度而起，那末，它的借屍還魂的機會是刻刻要提防的。現代的青年雖然都知道八股的害處，但因根本不知它是怎末一種東西，中毒的可能性就夠了。「這的確，八股文」是

怎末一種東西呢？我急看下去，本文節目上共爲六項；一，考試制與八股，二，八股釋名，三，八股的內涵，四，八股的例子，五，從散文上觀察八股的形成，六，八股的流變限制及弊害。於是，先從第二項看起，特別注意第四節的八股的例子，然而，我還是不能對八股文因此而有所了解。

父親在前清曾作過八股文的，我想，請他解釋，不料他已經把那篇研究看了。在飯後閒談中，他提出那幾

篇文中舉例之錯誤處，就聯想到今之動輒示人以「是什麼東西」者，往往亦不自知「是什麼東西」，這真是可怕！「文學」流行甚廣，讀者滋衆，以訛傳訛，諒非原作者所樂爲，但知識所限，失之偶然而已。此處代爲更正一下：

第一個例子舉的是茅坤作的「人無遠慮」篇，茅坤是明時人，右上角註一「名」字代替「明」字，不知是作者筆誤，還是手民排錯，總之，是錯了。此其一，再者，八股文在明朝尚未成定格，據顧炎武日知錄載：「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屬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而茅坤乃嘉靖進士，按明史，成化二十三年至嘉靖元年，三十五年，在此期間，八股文往

多至十股以上，『如人無遠慮』篇，已經不只八股了。但是作八股文研究的人，却舉了一個特殊的例子來，這是不是合宜？倘若舉例者其意即在舉一個特例，則加以申明是不可少的。而作者在舉例的一節中只這末說：

『現在我們從清俞桐川編的可儀堂百二十名家制義裏，選兩篇來作例。這和明清幾百年間所作的八股文章，大體都屬同一典型。』

可知作者原意是在舉同一典型的代表作，到底因為認識不清，適得其反！

第二例舉的是清朝人徐乾學作的

『大哉堯之爲君也』一篇，可稱代表作。但因『破題，承題，亦著者所加』，於是乎錯了。如『承題』原應該到『何足以盡堯哉』爲止的，却被指到『故不可得名也』處。繼此，一起講『應註在『有特隆者也』處，『而擬議所獨絕矣』爲起講之煞脚。『以余尙稽古，不能不稔然於堯，』一方爲入題。『以上前比』四字應註在『則操治者宏也』之下。『以上中比』四字註亦應移後，加在『莫測其大矣』處。這樣，才算大致不差了。

正寫此文時，被父親看見，說是並無意思，因認識八股者，當然知道他舉例的錯，不曾見過八股者，就是糾正給他，也還是不明白。這話固然是對，然而，假若有人願意對八股文研究研究的話，不將一錯再錯而不可收拾麼？我覺得，不知，無知，都此一知半解好，站在學術的立場上，錯誤的知識，是應該給以糾正的。我雖無知，但樂於求知，這篇文字只是對『八股文研究』那篇文字說話，寫出來，可以求教於明達。

八月十六日，於蘭封。

道 路 月 刊

第十四卷一號

十月十五日出版

目 要

公路經濟的研究	韓伯林
公路工程設計與實地情形之關係	小魯
最新關路汽車修理術	竹直
日本在東北四省交通上之侵略	楊得任
公路管理法	
道路材料索引(經委會公路處編由本期刊起按月發行)	
尚有法規路市建設插圖等數十篇字目未詳載	
最新出版	
中華全國最新公路圖	每册三元
道路建築學	每部一元三角
編輯發行所	
上海古拔路七十號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	

珠江的夜

一 空

我們到了廣州的第二天，便是版歷元旦。

「每逢佳節倍思親！」在寂寞的旅館裏，天一亮便被一陣陣的爆竹聲催醒了，擊碎了我一夜纏綿的鄉夢。我懶懶地起了床，傾聽着那四處不斷的爆竹聲，我的心頭是像霧一般的輕浮，也像鉛一樣的沈重，——那種說不出滋味的懷鄉病啊！

倚着欄杆，我默默地站在晒台上。

畢竟是南國特有的情調：一到了「年頭」，氣候便是那樣暖洋洋的，天空像一片碧海般的晴朗，飄着幾縷鮮嫩的春雲。柔和的南風，微微地拂着我的衣襟，癢癢地搔着我的心頭。明媚的陽光像無數靈活的小鳥般在四周跳躍着。

晒台下，靜悄悄地躺着一條長堤的柏油馬路，商店都停止了營業，店門安閒地半掩着，門前堆聚着像落紅般的爆竹碎紙。平日的汽車聲，人聲，叫賣聲，江邊的輪船汽笛聲，……一切嘈雜的都市的叫囂聲，都突然地消逝了。只有三三兩兩的穿着簇新衣服的男女市民們，帶着天真爛

漫的小孩，在街上照例的「逛年」。有些「蛋家」女人，穿着木屐，也在堤邊嗵嗵地騷蕩地走着。堤邊，密密地泊着像螞蟻般的蛋家艇，每一隻艇上都飄着紅色的「喜旗」。珠江是靜靜地躺着……

這種天氣，這種過年的情況，江邊的艇子，市民們的服裝，尤其是那發出嗵嗵的悠長節奏的木屐，……一切都和我的家鄉一樣，我默默地站在晒台上眺望，便緊緊地想起了家，那離別了八年的家。——雖然也是位置在這南海之濱的省份之內，可是那裏面却老是被無數的豺狼盤據着，使我們一年年地不能回去。

飄起一絲快意的微笑，我便想起那個家鄉的豺狼之一的吳泉，不錯，那傢伙在廣州已被我們的一個青年朋友勇敢地叫警察抓他到牢獄去了，可是已經兩個月了，法院還沒有判決，雖然那傢伙十年來禍鄉的罪狀，是被我那同鄉朋友一一都在法官面前控訴過了。

這時候，我便猛地地記起，現在該可以找我那個勇敢的朋友來晤談了。他看見我們來到廣州，應如何地快活啊。爲了這案子，他是很自豪的呢。他常常寫信到上海給我們，說：「好啊！你們十年來沒有做到的工作，我已經一個人勇敢地做到了。不是嗎？那個貪官酷吏董士豪劣紳的

吳泉，一個誣殺了我們許多同志壓迫我們數萬鄉民的仇人，我們幾年來沒奈何他的，現在，我已經把他弄進牢獄去了。……」

我霍地離開晒台，回到房裏來，寫一張簡單的條子叫茶房送到燕塘軍校給我那勇敢的朋友去，我說：

「士英：我們已到了廣州，住××旅館，請你晚上來談談，因為今天我和同行的旅伴們約定到觀音山，黃花園各處遊覽，下午五點鐘才能回來。」

我們由黃花園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了。

同行的旅伴蘇君還提議再到東山去逛一逛，但我拒絕了。

我說：「不，我已經約定了一個朋友在五點鐘的時候到旅館來見我，我馬上就要回去的。」

「什麼朋友？哼，這樣的重要！」蘇君輕蔑地嘲笑我。

「他嗎？」我急急地分辯，「他是一個勇敢的青年，他是我們十年來生死與共的患難同志，他在廣州把我們的仇人捕獲了，無論如何我是應該去看他的。」

「那麼，遲一點去也不要緊的。」

「不，我已經約定了，遲一點去，他會失望的。」

「哈哈！失望？」是蘇君慣發的響亮的嘲笑聲，「你們還夢想不失望嗎？看看那黃花園烈士吧，看看你剛才憑吊過的寂寞的烈士們吧！這世界，一部分的人是該死的，而另一部分的人却應該活，你還夢想這世界是我們的嗎？」

「無……無論如何，我的朋友是……是勇敢的……！是值得敬重的……」我囁囁地說，我的心焦灼得很，我急急於要回去，我沒有工夫再和蘇君辯論，他是個怪人，他時常對我們發出那富有哲學意味的議論，但我却不大贊同他。

結果，他們到東山去了，我一個人踏着舖滿夕陽的外馬路，走到長途汽車站，搭車回到長堤的旅館來。

我一跑上樓，便遠遠地看見我那朋友坐在樓前的會客處了。

我歡呼道：「啊，士英，你已經等了好久嗎？真對不住，我不是叫你五點鐘以後來嗎？」

我倆的手馬上緊緊的握着了。他笑着說：

「呵哈！我接到你的條子，真快活極了，我已經來了三次了，我簡直不能等到五點鐘，我希望馬上就看見你。」

我開了房門，引他到我的房子裏去。

他岸然地坐在我的床上，胸脯在灰色的軍裝裏挺起，是一個標準的強健的軍校學生，這時候，他好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一樣，露出一種不可一世的氣概，他的眼睛射出自豪的榮耀的光輝，臉上充滿微紅的血色，口上老掛着一片愉快的微笑。他顯得比我年輕得多了，雖然我們今年是廿三歲，八年前當我們許多人在家鄉攪革命運動，把那些軍閥時代的土豪酷吏打得七零八落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現在我們都長大了，而他，一個素不爲人注意的青年，竟幹出那樁勇敢的驚人的事來了。

他覺得很口渴的樣子，一連把三杯茶喝下去後，才欣然地說：

「你爲什麼不早點通知我呢？你不知道我今年是很快活了，中午的時候，我剛才和軍校的老同學們喝了許多年酒，猜了許多拳，你不聽見我現在的聲音還有點啞嗎？你不看見我的臉上還有點紅嗎？哈哈——可是，吳泉那傢伙現在恐怕還在牢裏吞黃米飯呢。一空，你不覺得愉快嗎？你所嚐過的味道，現在已輪到他嚐了，哈哈——」

他得意地又吃吃地笑了。

這時候，街上的電燈已經燃得通亮，從窗口望出去，

可以看見開始浮起的一片珠江的夜色。

我便請他出去吃夜飯。我們走到那燈光如畫的長堤來，踱進金輪酒家，揀一張清潔的桌子坐下，他脫下軍帽，解開皮帶，又豪快地說道：「好！今晚要和你喝個二十杯！今天又是新年，我們又剛剛會着了。」

吃過飯後，我的意思是想回到旅館去靜靜的談，他却興緻勃勃地說：「不，旅館是寂寞的。我和你到海珠橋去，這是新近的偉大建築，著名的珠江鐵橋，你還沒有去過嗎？在那裏遊人很多，我們且可以乘乘涼。」我當然也是答應了。

於此，我們沿着長堤，朝西走去。涼爽的晚風，吹醒了我幾分酒意，我們一面走，一面娓娓地談着。

我問他：「你怎麼把吳泉那傢伙捉到了呢？」

「哈哈！那個駝背的傢伙嗎？哪，就在那條馬路哪，」他仰天笑了一下，他手指指着永漢馬路的方向，然後以一個無敵將軍敘述他的戰績那樣的態度，愉快的說：

「你知道，我已經著志要捉他的，我不是曾經寫過信給你們表示我這個意思嗎？我們十載的仇人，全縣平民的大敵，他在家鄉做惡，我們沒法子奈何他，難道到了廣州，我們有機會還不該幹他媽的一下嗎？我們應該爲被壓迫

了十年之久的民衆們伸一口冤氣啊，他們苦悶得要死了！空，你說是不是？」

「是的！那當然是應該的。」我隨便地答着，我有點慚然。

「可是，那傢伙來到廣州後，行動很秘密，我查了許久都沒曉得他的地址。有一天，那是星期日，我由軍校出來，我走到永漢馬路，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駝背的穿着長衫的人在蹣跚地走着，我心裏一動，便想：莫非就是他？我急急地趕上前去，仔細看他的臉部，一張扁扁的嘴，一雙閃閃的鼠眼，果然就是他！可是我還不敢造次，我還恐怕認錯了人，你知道，我們十五歲的時候便被趕走出來了，現在已經過了八年，或者也會認錯的。於此，我便走近他的跟前，操着鄉腔很和氣的問他：「你是吳泉先生嗎？」他覺得很陌生的樣子，他一點也認不得我是誰了，是的，我們十五歲的時候還是很矮小的小孩子，現在長得高高大大的，體格和容貌都變了，他還認得我嗎？可是，他料不到有什麼意外的，他以為我是一個新來廣州的普通同鄉，便很安閒地答道：「是啊！敝姓吳。同鄉你貴姓啊？」我說：「我姓李，我叫做李士英。」我一說出我的名字，他才知道是碰了對頭，他好像着了一聲霹靂一般，

臉色變了，呆呆地站着。我繼續對他說：「吳先生，我有點事要和你到警察署去！」他他知道我要捉他了，身子開始發抖了，背子好像更駝起來，口吃得更利害了，他表示反抗地說：「我……我……有，有什，什麼事……」我不管他，我拉着他的手，要他走，可是他死也不肯走，我便叫幾個街上的警察來，我說：「這個人是一個逃犯，請你們把他捉到局裏去。」這樣，那幾個警察便把他抓去了，我也跟他到局裏對質去，是的，一空，好在我記得說他是逃犯，不然，警察也不肯捉的，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你仍在廣州不是把他捉了一次嗎？可恨共產黨暴動，便給他越獄了，回到故鄉便狠狠地報復我們！」

談到這裏，我們已走到一個像穹廬樣的地方來，我的朋友停止了談話對我說：

「這就是珠江鐵橋了。」

我仔細地看，原來這個鐵橋的首端是跨過馬路的，我們彎過馬路的北頭，才慢慢地走上橋去。這是比上海的白渡橋還長幾倍的鐵橋，高高地跨過珠江，把河南和廣州連絡起來了，橋上來往的人確實不少，兜風的汽車亮着一雙大眼睛嗚嗚地奔走着，交通是便利了，但除此以外，我們看見附近珠江的艇子，以前如來往如織的，現在却稀少了

，那嘈雜的蛋家婦的攪生意聲消失了，江面上只看見疏落的艇子的燈火在無精打采地閃動着，好像已經被這個長長的跨過珠江的怪物所吞噬了。

我眺望着鐵橋的南端，那河南的地方，燈火稀少，依然是黑暗的，江南也好像蕭條得多了。而我的朋友，却老是眺望着那繁華的光亮的橋的北端——廣州市，他指着西邊一串塔樣的電炬，那是長堤上最光亮的地方，他說：「你看，大新公司就在那裏，今晚一定很熱鬧的呵！」我們揀着一處比較僻靜的橋邊站住了，江上的晚風，是很涼快的。

玩賞了一會珠江的夜景，我便繼續問我的朋友：

「士英，以後呢？你和你那傢伙對質怎樣呢？」

「哦！對質嗎？那更有趣了。」他緊緊地接下去說，眼睛望着橋下嘩嘩的江水。「首先當然是警察署長先問我，我便將他如何禍鄉，如何殺人放火，如何魚肉市民，如何誣害忠良……一五一十的說了，說了一個鐘頭，還覺得有許多事實遺漏了。我說完以後，署長便問他，是不是做過公安局長，做過軍閥的營長，做過這樣那樣的事情，他却答非所問的，很狡猾而又很笨拙的口吃地說：「他，他是共產黨，請署，署長，把他，他扣留——起來……」

「他說這話時，恨恨地釘視着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一般，他照樣畫葫蘆，又想把紅帽給我戴，便可以將我扣留了，可是他那慌張的態度，那笨拙而狡猾的答語，却引起那署長輕蔑的掩着口笑。……以後，公安局便把他解到法院去了，一直到現在。」

我疑慮地問他：「聽說有人在這裏和他運動，叫法院釋放他是嗎？」

「是啦，」他並不介意的樣子，「就是吳健那傢伙，你還不曉得嗎？那個被你父親救過他的性命而後來却向你們下井投石的賊胚！他在市政府做點事情，他跑向警察署長說，這件事是我們意氣之爭，要勸我們精誠團結，和衷共濟，你說笑話不笑話呢？」

「可是，那傢伙也得留心的。」我說。

「那怕什麼？我校裏也有許多高官幫忙我，他們也很爲我們抱不平呢。他們說，現在省內正到了厲行澄清吏治的時候，這是「三年計劃」應有的工作，像吳泉那種人是應該懲戒的。你看，這還怕他嗎？」

「唉！現在政治的事情是很難說的。」我微微的嘆息了。

他幾乎咆哮起來了，「什麼？」他憤怒的說，「難道

那個罪惡貫盈的老賊，便會被法院釋放嗎？難道十年來我們被他殺死的許多人，被他剝削的無數血汗，便白白地犧牲了嗎？」

停了一會，他又忿忿的說：

「一空，你們時常說，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整個的黑暗沒有解除，局部的黑暗是無法解除的。可是，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把大問題解決，把整個的黑暗解除呢？我們的痛苦已經是水深火熱了，恐怕我們的努力還未成功，我們的人已無瞧類了，你想，我們已經飄泊了八年，忍耐了八年，我們究竟得到什麼阿？我認爲我們已經管不了許多了，我們能力可以做到什麼地步就做到什麼地步，我們是有把握的！」

他的氣概越來越銳了，他的聲音越說越大了。鐵橋上的行人們，都驚異地驻足注視我們，我硬拉他離開那橋邊。我們徘徊了一會，便下了鐵橋。那時候，已經是八點半鐘了，他要回學校去，臨別時，還豪氣勃勃地拍着我的肩說道：「你放心吧！只要鄉裏有代表上省來控告他，我相信一定可達到我們的願望的。大後天是星期，如果你還沒走，我再來看你。」

我目送他搖着那健旺的身子踏着豪邁的步伐在珠江的

夜色中消逝了。

回到旅館，同行的旅伴蘇君劈頭便問我：

「怎麼？會見你那位勇敢的值得敬重的青年朋友了嗎？」

「會到了，他和我談了許多話。」

「那麼，他一定不會失望了。」

「是的。」

蘇君却向我做個輕蔑的鬼臉，我才覺悟他說的話是不正經的。他雖然老是這種脾氣，可是他的心腸是很好的，他時常愛幫朋友的忙，當我記起他是個法律學士，而且很老於世故的時候，我便將那件案子告訴他，叫他貢獻些關於法律的意見，以便給我那朋友做參攷。然而他却說：「如果法律還有用的話，我老早已貢獻意見給你們；可是在這個沒有法律的時代，叫我怎樣說呢？我的一空先生！」

他那滑的語詞，反而引起我嗤嗤地笑了。

「不要儘管呆想了，」蘇君接着又嘲笑我說，「我們還是來個八圈，以消磨這珠江的長夜吧！」

我們在旅館裏一直等到廢歷初四，還沒西行的江輪開

駛。這一天正是星期日，晚飯後，我正是房裏靜靜地讀着□□□名劇夜未央，門外突然有一個奇異的顫弱的聲音在叫喚着我的名字，隨後，便懶懶地推開我那扇房門，我那個勇敢的青年朋友果然又來了。

他那片陰沈的臉色，好像連那僅有的殘餘的陽光也被他趕走了似的，他給我的房裏撒下一個灰黯的網。他有氣無力地把軍帽脫下，皮帶解下，便頹然地坐下我的床上。像一隻病貓一樣的蹲着，眼睛發出兩道蹙弱的光。

我驚訝道：「怎麼？十英，有什麼事？……」

他木然地坐着，搖搖頭，還是沒有說出一句話。

我湊近他的身邊，摸了他的額部，問：「病了嗎？」

他再搖搖頭，讓他的身子斜斜地靠在床上，「唉——」

「地嘆了一口氣，然後，頹然的說：

「糟了！……」

「什麼事情糟了？」我急急地問。

「唉！就是吳泉那件案子！」

「難道發生變化了嗎？」

「是的，變化得太快……」他說到這裏便停止了，兩隻悵悵的眼睛注視着我，好像不願意提起下文。

「難道他已經被釋放了嗎？」我更驚訝了。

「釋放倒沒有，不過……」他還是有氣無力地一句句地慢慢地說，「不過，今天法院送我一張傳票，叫我下星期去做最後的審判，並叫我帶家鄉的代表到庭，他媽的，他不知道我們家鄉離省城很遠的嗎？代表就是來，也沒有這麼快。我知道形勢不對了，我今天跑出來向各處調查，才知道這事的內幕。我跑回學校去，和那幾位同情我的長官商量，他們也搖搖頭，表示內幕複雜，愛莫能助！」

「怎麼樣的一個內幕呢？」

「內幕嗎？那很簡單！三千塊錢的運動。他們有的是劃了無數地皮得來的金錢，而我們只靠半文錢不值的正義！」

「哦？難道法院敢受他的賄，準備釋放他嗎？」

「也不直接是法院的事。他們運動的是一個可以支配法院的有力的人，法院也只得準備釋放。你知道的，法律是活的，官有兩個口，他可以說是稽延多日沒有據，他可以閉着眼睛不去調查，不等候家鄉的代表來到。」

「他們既然已運動成功，就是家鄉代表到庭也沒用處的啊！雞蛋碰石頭，還不是徒然的嗎？」我也太息地說。

「就是啦！釋放倒也算了，聽說他們一不做二不休，還打算控訴我一個告誣反坐罪，一空，你想還有什麼天理

八條不值錢的生命

周野萍

水，白茫茫地，沒有邊際；像浩渺的湖，在田土裏蕩漾。

沒有田岸，也沒有苗。水，真大啊！衝坍了堤，淹沒了低窪的田。

船夫們真會儉懶，唱着悠閒的歌，搖着船；沙拉，沙拉，船底擦過桑枝，在田裏駛行。

孩子們高興極了，赤着腳，整天的在較高的水田裏奔跑；拿着竹絲編的畚箕，或者是小小的網，兜捕那游着的鱖魚和跳着的蝦。

水，還是繼續的漲，憂慮襲取了各個人的心。

稻苗是淹死了，桑樹也不中用了，明年用什麼來飼蠶呢？

施家宕成了水鄉，其實除虎山麓的高地外，所有的村莊，都成了澤國啦！

秋收已明顯地沒有希望，飢餓不久就要追迫着；這數

十年來未有的大水啊！吞去了無數的勞苦農民。

祇有那幾家種山麓高地的，他們是喜歡着。不用費力，田裏常鋪上一層的水，不像往年，整日整夜的流着汗搶水，緊防烈火般的太陽燒焦了他們的稻。雖然有時也同情地埋怨着水，實際不過視為一個奇蹟吧了。想着自己田裏的稻又高又黑，人又舒適，睜花着眼，嘻嘻地笑。

炎炎的夏日，隨着蟬聲逝去，水也慢慢的退了。

好哪！水已退了，可是，被淹的田，不見一顆稻；輕風過處，茂盛的嫩綠的水草搖曳着。

洪生站在田岸上，溼然地凝視着，全家生命所維繫的田。他想那高高的草，要是稻的話，多好；可是明明是水草，好好的生長着。

遠望着山麓的稻，都掛上了鄭重的穗，彎了腰，金黃色的一片，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太陽曬着，閃爍的淚珠，一顆顆的從眼眶裏掛到雙頰，從雙頰落上草的葉，風

一吹，拋到地上，和泥土併家了。

稻開始收割了，有收成的，比去年少了四分之三，可是揀穗的，却特別的多。

成堆的人羣——都有着一副憔悴的菜色臉龐的老老少少的一羣，鵠立在虎山脚下的每條田岸上，注視着，誰家田裏收稻，就沒命的爭上前去，搶那人家遺留下來的不要的一枝二枝的穗。年小的擠得直哭，喊着媽；上了年紀的，跌到在地上，嘸嘸咕咕的咒罵着，可是誰都不管誰，各人理會着自己的事。

——阿狗！你怎麼儘踏我的腳……

——你推人嗎？小鬼！……

——這穗我先看見，你不能搶……

——臊你娘……眼睛啦！……

——殺千刀！你還兇，偷了我籃裏的……

吱吱喳喳的，麻雀一樣的爭吵着。

淘氣的孩子，和手脚零碎的女人，偷偷地去摘稻棵上的穗。收稻者本來討厭着這一羣，偶而給他瞥見了，像獄卒拷打囚犯似的，提起扁担，拍拍拍的鞭着；被打的好像負傷的狗，尖厲地狂叫。

——老王！得啦！打幾下跑了就算啦！

——算！不脫死他娘，不會認得你爺。要是不給一些利害，一轉背，又來偷了。誰又瞧見晴天白日豎着人偷東西的；這年頭可真變了，人一窮，臉都不要了。要是給看見，老子就鞭斷他的腳脛。

——哼！誰又能保誰享一輩子的福呢？——四公看得不服氣，帶譏帶笑的教訓着——本來，吃得飽，穿得暖，誰又願意去偷。餓着等死，你老王也未必肯啊！幾枝稻穗，也用不到使這樣的大勁。

——那末，照你講，是應當讓你們這羣狗東西偷的了……

——老王還是惡狠狠的。

——狗東西！嚇……四公不屑似地冷笑着。

——打……打那王八！……雜亂的閑聲，從這餓之羣裏爆發起來。

——好了，老王，犯不上同他們吵嘴，挑着担子走吧

——同伴的阿清，看着勢頭不好，恐怕鬧出亂子，打發老王跑了。

洪生的三個大孩子，跟着爸媽，一清早就跑到田間去，雜在黑壓壓的人羣中，像冬天的烏鴉一般多的人羣中，

搶掠稻穗，到月亮上了林梢，才拖着疲倦與饑餓的身子回家。

再有三個小的，丟在家裏。最小的，出了娘胎，跑到這塵世上來，還不到四個月；把他躺在用幾塊高低不平的木板鋪成的床上，沒有被，也沒有蓆。不時的哇哇哇哇哭着，倦了，合上小眼睛睡覺。夢中，躲在媽的懷裏，吮着奶，小嘴一拉一拉的嚐着。

大一些的二個，整天的在地上打滾，到處拉着屎尿，濃而黃的鼻涕，吊到嘴唇上，用舌頭舐着，身上髒得像泥糰子。哭與喊，交織着不斷的在小嘴裏迸裂出來；他們是煎熬不住饑餓的鞭策啊！

有誰理會呢，這可憐的小生命！

年老的人都這樣說過，前清長毛造反——洪楊之亂——大家要逃命，田沒有人耕種，全都荒蕪起來，後來糧食完了，大家就拿草根，樹皮，觀音粉——一種烏黑而細膩的泥——來充飢。有的立將孩子殺死了拿來當食料。

豐饒的施家宕，已漸漸的陷入這悲慘的命運中。

孩子儘是整天的爸呀媽呀的哭喊着，大人聽着那無力的慘聲，心好像給尖刀刺着。但是有什麼方法來安慰他們

呢？家家戶戶都鬧着饑餓，除了幾家豪富是例外。

「拳頭大，臂膊粗，那裏沒有飯吃。」這年頭可不成啊！洪水到處都氾濫着，饑餓的人，整千累萬的堆着，有了氣力沒處賣。可是誰都不願意乾乾脆脆等待着死之來臨，終想維持這朝不保夕的生命，殘留在世上，讓別人把自己的血汗，慢慢的榨取。

洪生他們也挖着草根來度日，可是那青澀的味兒一刺進鼻管，就打着嘔心，哽在喉頭，不能下咽。

唉！想不到竟會到這一步……男們懷想着以往的生活，帶着幾分感傷的情調慨嘆着。

女的，眼圈兒紅紅的腫着。

嘆氣，有什麼用呢？還是想辦法。

——有辦法，還等到現在嗎？

——難道李家不可以去走一趟嗎？——她想到向人家低頭的鄙夷，病黃色的臉上，不禁泛上一層淡淡的紅霞。

——誰好意思去。

——當然，你是不好意思去，難道就沒有別人了嗎？

大寶！好孩子，你到李家去跑一趟。

——我不去，怪難為情的。——孩子顯着不願意的神氣，牙齒咬着右手中指的指甲。

——難道你已不覺到饑餓的難熬了嗎？那裏還管了許多，好孩子，聽媽的話。李家太太人是挺和氣，量也大，你把咱們家裏的情形告訴她，多少總得幫助我們一些。

——要是沒有呢？

——那祇有再說說——去吧！早去早回來。

孩子很不如意的，踏着緩慢的脚步，向李家走去。饑餓把一個活潑壯健的孩子，煎熬得像苦萎無力的衰草了。

大寶回來了，欣喜地，帶着三十個銅板。

——大寶！怎樣？

——李家太太說：她現在手頭也很難，比不得從前了，不能幫助我們。後來給我三十個銅板，讓我去糶一升米。

——一升米，誰吃了好呢？

——人心真是沒有知足的一天，雖說少，總得點一點餓，比沒有勝多啦——停了一回，女的接着決斷地說：

——二十個銅板一斤麵，到街上去買斤半麵好了！

——媽！我不去了，累。

——原也不應再使喚你了，二寶！你去。

洪生找了一隻籃子，把三十個銅板，用一根細而軟的

稻稿結起來——防孩子在路中拋了。——一起交給第二個孩子，同時再教了他幾句話：

——二寶！你見了麵店的老闆對他說：咱們一家八個人，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今天好不容易弄到三十個銅板，請他發發慈悲，多給我們一些。

——記好！別忘了。——女的也跟着叮囑孩子。

——老闆！買麵。麵

——多少？

——儘這點銅板。

老闆接了孩子的銅板，鬆開稻草，鋪鋪鋪，從右手遞到左手，迅速地一五一十的數着，錙銖錙……都拋到錢筒裏。

——老闆！我爸爸說的……——孩子把父親教他的話，低低啾啾的像鸚鵡般向老闆訴說。

那老闆心念兒倒是挺好的，聽孩子講得那末傷心，稱給他麵四斤。

——八個人，斤半麵，怎麼夠呢？孩子！我現在多送你二斤半；要是明天沒有錢，你同你爸爸說，我這裏不比別家，仍來稱好了。——老闆嘴裏說着，一面把麵裝進籃子

子。孩子懷着感激的目光，說聲謝謝，提着籃子走了。

老闆瞧着那破碎的衫子，顛頡的形容，同情的慨嘆着

——可憐的人！……

孩子似乎不相信自己這樣的無用，拿着四斤麵，走不到幾步，已經覺得很累。

出了街，在一個墳旁的草地上，放下籃子，坐下來歇着。

無神的眼珠，凝視着籃裏的麵；肚子裏嘖嘖咕咕的嗚咽，嘴裏湧上一口唾沫，一線線的掛到籃裏。滿染塵穢的手，翻弄着麵，手指觸過的地方，就留下了一個黑色的指印。

——他已受不住那麵的引誘，雖是生的，那可管不了，草根也挖來吃呢！長長的，搞短了，抓着一把一把向嘴裏送。他覺得實在夠味兒，又香又軟；嚙到肚子裏，怪舒服的。在他短短的生命歷程中，他覺得還是第一次遭受到這樣的快感呢！

抓幾把，停一回，再向籃子裏瞧一瞧，可淺了沒有。小心翼翼的，不敢放胆的吃，回頭怕給父親察覺了，免不了又要消受一頓棒。

當他站起來，提着籃子再走的時候，手脚都感到非常輕鬆。

回到家裏，把前後的情形，向全家人訴說了，可是並沒有提及在路上偷吃了許多生麵。

在這一家愁眉不展的氛圍中，居然也看到幾絲笑容。大家默感着老闆的大恩。

一天的光陰，是很容易消逝的；第二天，已悄悄的從黑暗中跑來。

饑餓毫不憐憫的緊追着他們。孩子的哭喊聲，又震響着屋子。

由麵店老闆的好意，又送了幾斤麵，充着饑。

今天算是過去了，下去的日子長着，怎麼辦呢？……

——晚上孩子都睡了，妻低低的對洪生講。

——唉！……——洪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沉默着。

——無辜的孩子為什麼小小的年紀，就要嘗盡那人世的苦味呢？照這樣下去，八口兒遲早會餓死的。

——那是必然的，死已緊緊地跟在我們後面了。本來，窮人的生命，原不如富家的狗，隨時隨地都有死的危險。反正是一死，還不是……

——還不是，怎樣呢？

——還不是嗎？乾脆趁早死，免得在這現世地獄活受

罪。

——不死又怎麼辦呢？

——死是很容易的，刀，繩……什麼都可以很快的完

結你的性命。

——孩子呢？難道也要他們這樣死嗎？

——自然囉！

——你好狠心啊！……——眼淚簌簌的如泉般湧着。

——不狠又怎樣呢？——洪生禁不住拋着滴滴辛酸之

淚。

——一個個親手撫養大的孩子，仍由自己一個個的弄

死，這是多殘忍的事啊！他們，都是我的血和肉啊！……

她右手支撐着臉頰，很利害的抽抽着。

——誰又願意幹這慘酷的事，不過過在這世上，還不

是給他們更多的痛苦嗎？

——啊！天啊！你竟給了我們這樣的下場，謝謝你的

賞賜。

——趁着這黑暗的夜，讓我用一條繩，帶走這八條不

值錢的生命吧！——他燃着火，解下掛在牆壁釘上預備收

稻用的長繩，仍把火熄了。雙手捏着，這是他們生命的歸

宿之所了。

——哎呀！……：狠心的……人，……你真——真的……要

——這樣幹……嗎……：她淒厲的叫聲，幾乎把孩子驚醒。

——不用悲傷，準備着吧！這萬惡的世界，還有什麼

是值得留戀的。現在，讓孩子先走一步。

——我的……肉……呀……：……

他摸着小小的腦袋，把繩打好圈兒，預備套上，可是

手瑟瑟的顫抖着，已失了主宰。

——兒呀！原諒吧！不是你爸不肯撫養你們，實在是

沒有力量。這世界，這年頭，窮人是沒有立足餘地的，你

們會埋怨你爸不聽這這辣手，斷送你們小小的生命；要知

他又何嘗願意呢？然事實已不允許我們再作苟延。我的心

，正像給千萬尖刀在戮着啊！——他閉上眼，硬着心兒，

咬緊牙齒，把繩圈套上孩子的頸，用力一抽，祇見孩子的

四肢，沒有幾下伸縮，躺在床上，就不動了。

——瞬息間，六條小生命，就停止了他們的呼吸。

——別哭吧！現在該輪到我們自己了。

——孩子……啊！……：等着……你娘也……：來啦！……：……

——大寶娘！你是明瞭我的，定能原諒吧！女人嫁人

，一方面是幫着丈夫做事，但一方面也為着自己的生活啊

！十幾年的辛苦，博得如此結果。我對不起你，現在也不

必再嚙嚙了，……

他把繩子剩餘的一端，打成兩個圈，一個套上妻的頸

，一個套上自己的頸，兩手拚命的一拉，完啦！靜靜的，

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黑暗的夜，長長的繩，帶走了八條不值錢的生命。

國民語文與語文統一問題

段光軍

從新學與社會週報上知道中國語文問題，久已在南方文壇上起了莫大的喧嚷；可是從北方文壇的情形看來，似乎對於這個嚴重的問題，還沒有一點聲響。若要考究其中原因，也許正如沈從文的「從小學讀經到大眾語問題的感想」那篇文章所說：「對於文言白話的得失，文字普遍化，簡字，俗字，……能說話的還應當有些人。但這些人（所謂北方文人）在這一串問題上皆有發言的機會，却無發言的興味，這熱鬧不能不說讓給南方人獨佔了。」我是一個南方人，現在却又居住在這沉默的北方；對於這個「熱鬧」沒有趕上，這又不能不說是有發言的興味，却無發言的機會了。

這個「熱鬧」的開幕，僅僅根據社會週報的語文專號的敘述，彷彿知道是由「大眾語」的提倡者曹聚仁等打的開台鑼鼓，接着就有好些個角色「袍笏登場。」對於「大眾語文運動」的理論基礎以及建設原則，我雖未曾直接地拜領過；但間接地也明白了個大概。第一我就要反對廢漢字拉丁化這個辦法。其次我更反對那個由多元而一元的土語方言的原則。關於廢漢字拉丁化這個辦法的如何表現是「因噎廢食」，以及由多元論而一元論的應用土語方言的原則如何表現是「削足適履」之處，社會週報的語文專號內已經深切地論述過了。我的意見大致也是如此，故不在此多贅。現在我所要提出來討論的就是這個「語文與語文統一問題」。

現中國的語文之所以有問題，與其說是白話文走上了魔道——歐美日本化與繁冗卑陋化，不如說是白話文沒有統一起來。——也就是中國語文沒有統一的問題。

回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就牠的表面上看來，確是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但是細細考究牠的骨髓所在，據我看還包含一種「語文統一」的精神在裏面。不幸，白話文在取文言文而代之的時期以後，中途受了阻滯和摧殘，倡導者既

未「再接再厲」地完成這個偉大使命，而後起者亦復散漫疏忽，以致積年累月地到了現在，白話文就成了這個不文不白，非中非西的怪物在文壇上出現了。大眾語文運動家們的淺薄理論，已經給「大眾語文」本身一個命運的估價，我不作一個「落井下石」之徒，再來給他一個「流產」的指責。可是他們——大眾語文運動家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引起了人們對於牠的重復注意，也許因為這次的注意，中國現今的語文問題得到一個澈底的解決，基於這個解決，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以後能夠慢慢統一起來——這個偉大的功績，是不能不說歸他們先得一點的呀。

徐生君說得好：「一國的語文，就是一國的文化工具；此工具的使用價值，是決定於是否可以做發展文化的利器。」然而，一國又有一國整個的文化；文化既是整個的，若沒有整個語文，換句話說：就是統一的的文化工具，如何能使這整個的文化發揚滋長呢？我國的語言和文字的懸殊，在科舉以至於五四以前的時代，可以說是絕對的「天壤之隔」了。口中所說的未必能盡筆之於書，筆於書的就很少是口中所說的，甚至於看都看不懂，至於聽起來，更是不知寫的是什麼符咒了。那時代的所謂中國文化，除了一些對皇上游樂歌功頌德的老八股以外，還有什麼真正能夠代表那時代整個民族的智能發達的文化痕跡？中國在世界文化的地位上，號稱是老前輩，然而現在與國外比擬，什麼也不如人家，其所以如此落後的原因，固然很繁雜，但缺乏一種語文統一的文化工具這一點，在我看也確是重大原因之一。

試觀歐美的語言和文字，早就統一了。口中說的，盡能筆之於書，筆之於書的，大都是可以拿在口中來說。祇要是認得字的人，沒有看不懂的困難，對於任何種學問，沒有向隅的弊害。他們的智力，不耗費在字面的形式上面注入到內在的思想方面。這樣看起來，語文統一的結果，第一，可以使一國的教育易於普及；第二，可以使一國的文化絕對地發展。至於其在文學上的影響更是顯明易見的表现了。

語言，文字都是人類互相傳達情思的工具；人類的感情和思想，若是表現於口則成語，若表現於筆就是文；二者的形式雖不同，可是功用則一而二而一了。我們從社會進化的觀點看起來，原始社會是先有簡單的言語，經過若干年以後才有基於言語的音所建造的文字。這樣看起來，語言既是文字的基礎，論理在一個言語相通的國家或民族以內，二者是不應該有隔閡的。我國語言，文字其所以懸殊到這個程度，當然是由於那專制時代，執政掌權者強迫的結果，這

與自然的趨勢大相違背的。若是我們因為這次的運動，把中國的語文又統一起來，真是像解放了一個爲腳镣手銬，束縛得不能動盪的囚犯一樣，語言文字在那自由的王國裏面，一定要比以前進展得迅速，發育得完備一點。

寫到這裏，我記得英國詩人喬治侯博特 (George Herbert) 在一篇英文自修論文裏面會大胆地這樣說過：「英文自修，最主要的必須從語言做起；因為我們常常要談話，語言就佔住了生活的全部。人們無論貧富忙閒，得到語言訓練的機會總是一樣的。那根據社會的要求和許可所產生的強力的衝動，確實的，在有些場合中是不能有的，但「說話」的衝動是可以如願以償的，祇要學習者有一種堅定的意志。……那末，你就該注意你的言語了。這就是最需要的一點。至於對於言語的品質，那幾點是應該知道注意的，現在我舉出三個：正確，毫放，與豐富是。」這種把語言文字打成一片來訓練的論調，我國在五四以前固沒有文人敢這樣主張過，就是白話文盛行一時的現代，也很少發現這樣痛快淋漓的主張。其中原因，我不敢說是現代文壇，對於舊文學還有點留戀，不願意挺身這樣主張；主要的理由，我想，還是因爲一般人尙未曾注意到語文統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祇知道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的不健全，不美滿，走入了魔道，但尙未找出其所以不健全，不美滿，走入了魔道的根本原因來。一個大夫，對於一種沒有診斷清楚的病症，當然不會有藥到病除的方案開出來。難怪一般「大衆語文」的運動家們的空泛激揚，充斥了這些時。

語文統一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牠的理論根據，既略於上述，現在我們就該繼續討論如何統一的辦法了。

語言既是文字的基礎，若是要語文統一起來，無疑地，最先條件就須要一種大家都能說能懂的語言。這，問題就發生。中國語言之複雜，各省有各省的難懂語言，各地復有各地的流行土語，到底採擇那一種語言作根據呢？但仔細想起來，實在一點困難也沒有。我國不是一種通行的國語嗎？長江與黃河流域各省，若是能把各處夾雜的少許方言土語洗除盡淨，就差不多是完全使用着國語的；雖然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之間，在聲調上也有不少差別，然而，最低限度，彼此總可以通用的。若是我們從那差別的聲調上加一番改革的努力，正統的國語是不難產生的了。這就是語文統一運動的好基礎了。

關於以國語爲基礎的見解，正與徐生君所提出的國民語文建設的意見相同，不妨在這裏完全引用他的原則：「對於

國民語文的建設，我的意見是：以通行的白話，即國語為基礎，而採用滲附以淺明易解的文言文的字彙成語，由外國輸來的語彙詞彙，以及有文理可解而具有較大的普遍性的土語方言。」——國民語文與文學

這樣說起來，我站在語文統一的立場，是有贊同徐生君所提出的國民語文運動的原則的必要了。若是中國知識界的青年，真能照着這種原則去從事寫作，不要在技巧上矯揉造作，很平淡地，亦頗地照着口中的語言，一字一句寫到紙上，若是不成爲一篇大衆能看得懂，聽得懂，說得出的通俗的佳作，那才是怪事哩。真正的國民語文，祇要這樣的努力就可以產生了；國民語文產生以後，反過來，又可以統一全國的語言；於是無論是在橫的方面，縱的方面，語文的統一工作，就徹底完成了。

最後，我誠懇地希望對於中國語文問題注意的青年，以後繼續將這個問題展開起來，以期達到我國語文統一的具體實現而後已。

八，卅，卅三，脫稿，濟南

模範文學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謝六逸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上下二冊，上冊精選世界各國翻譯名著，下冊精選國內優秀創作。每篇均詳加註釋，後面加作者小傳，作品研究，小說作法，詳細說明，每一篇之意義及結構。篇首並加編者序文，內容形式俱上乘，實爲近代國內優秀之小說讀本。

模範小品文讀本 林蔭南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精選國內外的優秀小品文數百篇，編者將其分爲五類，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寫景的，有的是回憶的，均由編者有系統地分類，文情並茂。每篇後面由編者加以銳利的批評，尤爲特色。

模範書信文讀本 林英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朱湘，汪靜之，周作人等數十位作家的書信，每篇後

而附編者介紹及註釋。這本書非特可以作爲模範的書信文讀，亦可知道各作家思想演變的歷程。

模範日記文讀本 謝美雲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著名作家胡適之，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張資平，田漢，周全平，郁達夫，郭沫若，等日記數十篇。編者將全書分爲三輯，有的是遊歷日記，有的是讀書日記，有的是文藝日記，每篇後面均附有編者的說明。

模範議論文讀本 陳梅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搜集自五四新文壇運動以來的文壇上論戰的新文字，分成五輯，一爲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二爲道德論戰，三爲人權論戰，四爲文藝論戰（上），五爲文藝論戰（下），每篇後面均由編者詳細說明，讀了這本書非特可以學習議論文的作法，而且可以看出中國新時代思潮的規跡。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奇異的噩夢

(續)

奧尼爾 (E. O'NEILL) 著
高 倚 筠 譯

達里爾

(淡漠和枯燥地)

我們不能虛廢了時間來傷感了，馬斯頓！她一會後就下來的，我有很多話要和你說。

(馬斯頓似乎又想辯護)

甯娜對你有真的親愛我想你對她也是的。那末你也會像我一樣的想把她矯正。她是一個有彈性的女子。她應該有很好的機會享幸福一生的。

(然後尖銳地說出他的話)

但是她現在所處的情形是沒有機會的。她堆積了太多破壞的經驗。再這樣她將會潛身入溝渠去取保障，將使她知道她已經觸着地底了不能再下去了！

馬斯頓

(厭惡和憤懣，一半站起來)

達里爾，如果我去聽你這樣可笑的敘述我真是要打入地獄

了！

達里爾

(簡潔地——很有權威的)

你怎樣知道那是可笑的？自從甯娜離開了家後你認識她多少？但是在她未來和我們一起在當看護之前三天，我就覺出她真的應該來做病人；自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去研究她的情形了。我想你是應該聽的。

馬斯頓

(凝結地)——

我在聽着。

(帶着預料的恐怖)

溝渠：她是嗎？我希望他不會和我說！……

達里爾

(想着)

我要和他說多少？……不能和他說及她的雜亂是不成熟

的誠實：他不是寫實的：沒有一個作家是在他的書外的：和他把他調和吧：但不要太多！：

寧娜的行爲是日見趨於不健全的渴望去殉難了。這殉難的理由是很明白的。戈登死了沒有一晤，讓我們說是沒有和她結婚吧。這戰爭殺死了他。剩下她浮掛着。然後她開始譴責自己要犧牲自己同時把快樂給各種在戰爭犧牲了的人假裝着愛他們。那是一個很美的理想，但是沒有做到。寧娜是一個不行的女伶。她不能使那些人們信服她的愛——或是一個罪惡傷害的良心和更決意的責罰她自己！

馬斯頓

(想着)

他的什麼意思？：她達到什麼程度？：有多少？

(很冷淡和輕蔑地)

我請問你你有什麼根據說她有這種特殊的舉動？

達里爾

(也冷淡地答他)

在她的很明顯的表示着要接吻，搔首弄姿，撫愛——隨便你怎樣說都好——對一切都癡癡愛愛——和那些注意她的病人們

(譏諷地——想着)

癡愛！：這個字多少有些不切合她的事情：但是夠狂烈的。使這太太似的人一嚇了！：

馬斯頓

(痛苦地)

他在說謊！：他想遮瞞什麼？：是不是他也是其中的一個？：她的愛人？：我一定要使她離開了他：使她和伊文斯結婚！：

那沒她就不應該再回去你的醫院了，那是當然的事！

達里爾

(很快地)

你是不錯的。這是我所要你督率她實行的。

馬斯頓

(狐疑地想着)

他不要她回去：我一定是看錯了：但是這里一定有些理由他爲什麼要放棄她的：

(冷淡地)

我想，你把我對她的影響看得太大了。

達里爾

(熱心地)

一點都不會。你是最後的一條線和她有關係的，在她是小孩子的時候而在戈登未死之前。你是很密切地交結在她的心裏，有幸福的保障，有健全和安靜的心境的一個人。在她談及你的話語中我就知道。你是她唯一的尊重的人——和真愛的人。

（馬斯頓受了驚好像有罪的很忙亂地望着他——笑着）
啊，你用不着受驚。我的意思是說那種愛是她感覺得對於一個叔叔似的。

馬斯頓

（憤怒地想）

受驚？……我是嗎？……她唯一愛的人……而他說「她感覺得對於一個叔叔的愛」……差利叔叔了現在是！……上帝丹他！……

達里爾

（探視他）

似乎很失魂的……我猜他想推卸一切責任……他是這種人……什麼都好！……他只有很渴望的把她平安地結了婚……

（粗魯地）

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切了。你應該要幫助把她從這環景中救出來。

馬斯頓

（痛苦地）

如果我問，用什麼法子呢？

達里爾

這里我只看出一條路。使她和森慕。伊文思結婚。

馬斯頓

（吃驚）

伊文思？

（他做出一個怪手勢行去門邊）

（紊亂地想着）

達里爾

又弄錯了：爲什麼他要使她嫁那？這是一種詭計……

是啊，伊文思。他是在愛她。而那種愛你可以看出是非自私自利的。她也歡喜他。像母愛的，當然哪——但這正是她現在所需要的，有人可以給她做母親的掛念着使她管理着家務。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也許給她一個機會可以有小孩子。這樣她可以找到她所渴望着犧牲的正常出路了。她需要正當的愛情對象，因爲戈登的死使她有情感的生活受到了障礙。現在使她和森慕結婚這把戲是應該做的。應該的。很自然的，沒有一個人能說不是。但我想他的不自私的愛情和她的真實喜歡他聯合起來，漸漸地使她會回歸穩定。

的路和感到值得再生活着的，只要她得到這樣，她就有救了！

（他所說的是含了勸告的感情。他很熱望地問他）

你看這是不是好辦法？

馬斯頓

（狐疑的——乾燥地不干脆地）

抱歉得很我處的地位不能怎樣說。我對於伊文思一點都不知道。

達里爾

（加重地說）

我知道。他是一個優美而強健的孩子，清白和天真未鑿的。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可以證明他是會成功的。他一次抬起了身就會再彎身下去做。他現在不過是一個大孩子，但他所需要的一切是要有點自信和負責。他現在有了很不錯的職業，只要想想他正在起始了他的廣告的事業——那就很夠他們生活的了。

（微微地一笑）

我促進這結婚也是和羨慕在開藥方呢。

馬斯頓

（他的勢利行為發現了）

你認識他的家庭嗎——是怎樣的一種人？

達里爾

（有點抑制）

我對於他們的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十分認識的。他們是較上等的鄉下人——種田和種菓子，我相信是過得去的。雖然我沒有遇過他們，但是我確信他們是簡單和健旺的。

馬斯頓

（有點着羞——很快的轉了題目）

你會向寧娜提議過這親事嗎？

達里爾

是啊，近來很多次是一半含着開玩笑的說過。如果我是很嚴肅地說，她一定不願聽的，她會說我是命令她。但是我想我所說的她已經把它種在她的心裏以為是可能的了。

馬斯頓

（狐疑地想着）

這個醫生是不是她的愛人？……想在我眼前來偷疑陣……

利用我來和他預備一個方便的三角？……

（粗糙地——但嘗試着發出開玩笑的聲調）

你知道什麼使我去疑惑嗎，醫生？那是你自己也許在愛着寧娜！

達里爾

(驚愕)

你真魔鬼！什麼使你這樣想的？並不是什麼人不應該愛寧娜。他們大多數是愛她的。但我并不。而且我又是不能的。在我的心裏我以為她總是屬於戈登的。這可信得是因了她的荒謬不移的理想着他所生的反響。

(突然地，乾燥和粗魯地)

而我不能共有一個女人——甚至是和一個鬼！

(諷刺地想)

不要涉及那些活着的人有了她！……森慕并不知道他們的……我可以賭得過他是不相信她這樣的甚至她自白了！……

馬斯頓

(困惑地想着)

又弄錯了！……他并不是說謊……但我覺得他遮瞞着什麼似的……為什麼他對戈登的記憶這樣的憤怒的說着……為什麼我表同情？……

(奇怪挪揄的諷諷的聲調)

我很能了解你對戈登的感想。我也不希罕同鬼共有一個愛人。這一種死亡是這樣的不能傷害地活着的！甚至一個醫

生也不能殺掉它，唔！

(他笑着——然後帶着友好的信託的聲調)

戈登是這樣的一個異乎尋常的鬼。寧娜的父親對於他也是這樣想的。

(猛想起那死人——含着悔過和悲哀的聲調)

你不認得她的父親吧？可愛的老傢伙！

達里爾

(聽見穿堂有聲音——警告地)

咄！

(寧哪進來。她給他們一個古怪的，迅速的，尋求的注視，但是她的臉像一個灰白而缺乏表情的面具一切感情上相應的人生的接觸都沒有了。她的眼睛似乎是動作着爲了它們的緣故不停地，搜尋地，記錄地的一個工具。那兩個男子站起身很熱望地注視着她。達里爾向後退着直至他站在上一幕馬斯頓所佔的地位，馬斯頓則站在她父的地位，而她則站在上一幕的一樣。暫時沉默。然後，在這兩個男人之中有一個正想說話，她就回答着好像她是回答人家的問題)

寧哪

(奇怪而無味的聲音)

是啊，他死了！我的父親——他的熱情創作了我——他開始我——他結果了。這里只是他的結果活着他的「一死」。它活着拖近我，把我拖近牠。使造成我的結果！

（此後一個古怪的扭歪的微笑）

我們可憐的猴子嘯，在所謂字的聲音的後面隱藏着自己！

馬斯頓

（驚駭地想着）

她真可怕！……她是誰？……不是我的寧娜！……

（好像要使自己安心的——怯弱地）

寧娜！

（達里爾給她做出一個不耐煩的姿勢，要使她說下去。她所說的使她感到有趣，而他覺得在說出了後於她是很有益無損的。她望着馬斯頓一會，驚駭地好像她不認識他的）

什麼？

（然後確定了他的地位——充着真的愛情，那是像給他一個煩惱的激勵）

親愛的老差利！

馬斯頓

親愛的丹差利！……她歡喜使人痛苦！……

（於是發出一個微笑——安慰地）

是啊，寧娜，加拉寧娜！在這里！

寧娜

（微笑）

你似乎看驚了的，差利。我覺得古怪嗎？那是因為我驟然的看出了欺騙在那聲音里所謂字的。你知道——悲哀，憂鬱，愛情，父親——我們的嘴唇發出那聲音而手則寫出那種字。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你用着它們。近來你有寫小說嗎？但是停止去想吧，你正是那個不能明白我意思的人。在你，欺騙是變成了唯一誠實的事物。而我猜度那是整個的模糊的混亂很合邏輯上的結論的，你看是不是？你明白我嗎，差利？說 *Life*（註1）

（她說出）

Life！現在說！*Life*（註2）。*Life*！你看！「生活

」是正正一個長音從「欺騙」拖出來挾着一個鼻啞的音符在後面的！

（她笑）

馬斯頓

（駭異的苦痛）

她真苛刻！……像娼婦！……把污穢的指甲來撕你的心！

：我的甯娜！……殘忍的牝狐！……有一天我總會忍不住！……我得揭出每個女人的真相！……比那些一塊錢貨的心不見得仁慈些！……

（然後很熱情地懊悔）

母親，請你恕我！……我並不是說個個都這樣！……

達里爾

（現在他有點受了煩擾了——勸告地）

爲什麼不坐下呢，甯娜，也可以使我們坐下啊？

甯娜

（敏捷地和機械地望着他微笑）

啊，好，納特。

（她坐在中間。他行前坐在凳上。馬斯頓坐近書案邊。她繼續着諷刺地）

你又和我開藥方了，納特？差利，他是我寵愛的醫生。他在天國裏是不會幸福的，除非上帝叫他進去因爲上帝知道了些事！你認得一位年青的科學家嗎，差利？他相信如果你拾取一個欺騙把他打碎了一片片，那些片就是真實！我歡喜他，因爲他是這樣殘忍的。但是有一次他吻了我——在一種肉慾的弱點中！我受了驚駭好像給木乃伊吻了一樣的！然後他自己很痛苦地的！我不得不笑了！

（她向他微笑含着一種憐憫的輕蔑）

達里爾

（好脾氣地微笑着）

那是對的！把牠抹去了！

（受了擾亂，但又感到有趣）

我已經忘記那接吻了……後來我是很痛苦……

也是很漠然的！……

甯娜

（昏迷地）

你知道我在樓上做什麼嗎？我嘗試着去祈禱。向現代科學之神祈禱。我想着百萬元來那盤旋着的星雲——這一個地球挾在其他很多地球之中。但那上帝怎也辦得到來管理這生死的可憐的小事？我不能相信他，就是我能夠我也不願意！我甯可學他的不關心來明證我。有最尋常的特點！

馬斯頓

（煩擾地）

甯娜，你爲什麼不躺下？

甯娜

（嘲弄地）

呵，讓我說，差利！記住，這里只是有話語！很多很多的

話靜跳入了我的思想在我那可憐的頭裏！你還是讓它們溢出來好不然它們就會把堤岸沖破的！我要相信上帝是要有一些代價的——一堆石頭，一個泥塑像，一張壁畫，一尾魚，一隻鳥兒，一條蛇，一隻——甚至是一個好人宣講那簡單而陳腐的真理，那些福音的話語我們是歡喜那調子的但它們的意思只好給那些鬼魂去依着為活！

馬斯頓

（又再——半站起，受驚地）

雷娜！你應該停止說話了。你將會使你——

（他憤怒地望望達里爾，似乎是要求着，他既然是一個醫生，應出來說句話的）

雷娜

（很悲哀地失望）

啊，很好！

達里爾

（回答了他的望——想着）

你可憐的蠢材！……她宣洩了她的主義那是對於她很好的；然後就可以輪到你把她帶給森森……

（行去門邊）

我想出去散步。

馬斯頓

（驚惶地——想着）

我不要再和她單獨地在一起！……我不了解她！……我怕！……

！……

（抗議地）

唔——但是——坐下吧——我相信寧哪將——

寧哪

（麻木地）

讓他走。我已經對他可說的都說過了。我要和你談談，差利。

（達里爾很輕靜地出去投給馬斯頓一個有意味的眼光——一停）

馬斯頓

（戰慄地想着）

這里……現在……我希望的什麼……她和我在一起……她將會娶的……我安慰她……為什麼我這樣地怕？……我怕誰？……是她嗎？……抑或我？……

寧哪

（突然地，是憐憫又是輕蔑）

差利，為什麼你總是這樣地羞慚的？為什麼你總是驚怕？

你怕的什麼？

馬斯頓

（惶恐地想着）

她潛入了我的靈魂裏去偵探了！……

（於是勇敢地）

好，在某方面應該一次有些真實的！……

（羞怯地）

我怕——我怕生活啊，寧娜，

寧娜

（慢慢地點着頭）

我知。

（一停後——古怪地）

那錯誤之起始就是上帝製造了一個男的塑像。當然哪，女人是從這一方面看他的，但是男子們應要很有紳士風度地想念着他們的母親，去使上帝是一個女子！但上帝的上帝——那領袖——總是一個男子的。那使生活是這樣的墜落而死是這樣的不自然。我們應想像生活是在母親之神的生產痛苦中創造出來的。然後我們將明白爲什麼我們，她的兒子們，有了遺傳的痛苦，因爲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之節奏是在她的偉大的心裏擊動的，分裂出愛和誕生的痛苦。

而我們會感覺到死的意義不過是在和她聯在一起，回到她的本體，血和她的血，安甯和她的安甯！

（馬斯頓很迷惑地聽着她。她發出一個奇怪的微笑）

這不是更合邏輯和滿足，比較上帝是一個男子他的胸部顯赫地自大着他困憊了的頭部完全覺到不舒服的嗎？是不，差利？

馬斯頓

（充滿着奇怪的多情的切望）

是呵！真的，會的！會的，甯娜！

甯娜

（突然的站起來行去他——帶着一種可怕的悲哀的孤

獨）

啊，上帝，差利，我要信仰一些東西！我要信仰然後我才能感覺！我要感覺他是死——我的父親！我不能感覺到別的，差利！什麼我都不能感覺到！

（她跪撲在他的身邊，把臉藏在她的手掌裏在他的膝上開始啜泣——那音調是窒息而急進的）

馬斯頓

（彎下，顫動着的手拍着她的頭，說出顫震不定的話語安慰她）

我知道你會的。親愛的老利差！

(他畏縮地驚起)

什麼？

(她仰望着他的臉)

馬斯頓

(微笑——諷刺地)

刺痛——風濕病——老了，寧娜。

(很痛苦，想着)

親愛的老差利！……又再打入地獄了！……

(然後帶着沒精打彩的口氣)

你爲什麼要責罰呢，寧娜？

寧娜

(一種奇怪的不停的口氣，不仰望着他，但望着天花板)

板)

因爲是太荒謬的醜態了，差利。爲了給了我的冷酷的清潔的身體給男子們，他們的手是熱的，眼是那樣的飢餓的，

那些他們叫做愛情！哼！

(她的身體一震)

馬斯頓

(帶着驟然的痛苦想着)

那末她幹了！……這穢物！……

(沒精打彩的聲音)

你的意思是說你——

(然後答辯地)

但是不是——達里爾吧？

甯娜

(有些簡單地的驚愕)

納特？不，我怎能夠？那戰爭並沒有使他受了殘廢。那是不適當的。但是我和其他——啊，四，五，六，七個人，差利。我忘記了——但不要緊的。他們都是一樣。算他們是一個吧，而那一個又是鬼。我是這樣的。他們對於自己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得記清楚。但我忘記了。

馬斯頓

(悲哀地想着)

但是爲什麼？……這污穢的小賤人！……爲什麼？……

(沒精神的聲音)

爲什麼你是這樣呢，甯娜？

甯娜

(帶着一點悲痛的笑)

上帝才知道，差利！也許在那時我知道，但我忘記了。那

是很混亂的。那里有一種熱望表示仁慈。但那是很可怕的不容易去給予，而也很令人驚的去接受！而給予愛情一個人的——在這世界是不行的！男子仍是很難去使他們歡悅的，差利。我似乎覺得戈登是靠着牆包紮着眼而那幾個人們是一羣小戰隊，他們的眼也是包紮着的——只有我一個能夠瞧！不，我是那最盲目的！我不會瞧！我知那是一個愚笨和不健全的事，我比他們更是殘廢，真的，那戰爭把我的心擊碎了，裏面的一切都跑出來了，而我也知道我是使這些痛苦的人受痛苦，已經是不健全的超感覺的了，他們憎厭我的殘酷的嘲笑的禮物，然而我繼續着，一個又一個，像愚笨的給人趕走的禽獸，甚至不久以前的一夜我夢見戈登從天空裏的火光掉下來，他望着我，他的眼睛是怎樣悲哀的燃燒着，而我那些可憐的殘廢人們，也似乎痛苦地注視着我，我醒了，哭着，我的眼燃燒着。然後我覺得我真是蠢材——一個罪惡的蠢材！所以請你大發慈悲的責罰我！

馬斯頓

（帶着悲痛的擾亂）

我希望她沒有和我說這個：這使我非常煩惱！：我應該即刻就回家：母親在等着我：啊，我怎樣的歡喜來

恨這小娼婦！：然後我能夠責罰：我希望他的父親活着：「現在他已死了，這里只有你」：她說：「我需要你」：

（緊張的悲痛）

現在是親愛的老差利爹爹了：嘎！：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我！：

（然後突然地一種若有其事聲調那是嘲弄的像她父親一樣的）

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較量過可否，我將很決意地說那最合意的事！

甯娜

（假寐地——她的眼合着）

你的聲調真像父親了，差利。

馬斯頓

（像她父親的聲音）

——是你和那年青的伊文思結婚。他是一個很優美的男子，清白和稱氣，而且他有優良的性質，他可以發展自己的前程，如果他能找到了一個內助，她會鼓舞他的好效能和使他的潛伏着的才能可以發出在表面的。

寧娜

(假寐地)

森慕是一個優美的孩子。是啊，那將是我的前程帶給他一個他表面的前程。我將會很忙的——表面的生活——不再有的了，去取悅上帝！但是我并不愛他，父親。

馬斯頓

「溫柔地——像她父親的聲音」

但是你歡喜他，寧娜。而他是專心地的愛你。到了你有小孩子的時候——小孩子來了，愛也會來的，你知嗎。

寧娜

(假寐地)

我需要小孩子。我應該要做母親我才可以把自己獻出來。

我是厭惡疾病的了。

馬斯頓

(活潑地)

那末一切都解決了？

寧娜

(假寐地)

是。

(很思睡地)

謝謝你，父親。你真仁慈。你把我太容易放過了。我覺不

到你好像有很嚴厲的責罰我。但我永遠的永遠的不再犯了，我應承——不再，不再——

(她熟睡着有些輕微的鼾聲)

馬斯頓

(還是帶着她父親的聲音——很父親的——低望着)

她有了一個難過的日子，可憐的孩子啊！我抱她上去她的房吧。

(他站起來，寧娜很安靜地睡在他的手臂裏。在這一

剎那森慕·伊文思從右邊進來手裏拿着一包藥)

伊文思

(露齒而笑——尊敬地)

這裡是——

(當他看見寧娜)

啊！

(於是刺激地)

媽暈了嗎？

馬斯頓

(仁慈地笑向着伊文思——仍是帶着她父親的聲音)

靜些——她睡着。她哭了然後睡去——像一個小女兒的。

(然後溫和地)

但是起初我們談及你一些，伊文思，我確信你有很好的理由去希望的。

伊文思

(大喜過望，他的眼望着他移遞着的脚和旋轉他的帽子)

謝謝——我——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謝你才好——

馬斯頓

(行去門邊——現在是他自己的聲音了)

我要回家了。我的母親在等候我呢。我只把寧娜抱上樓躺在她的牀上和她蓋上一些被。

伊文思

我可以幫助你嗎，馬斯頓先生？

馬斯頓

(愚笨地)

不，我自己來。

(當伊文思感到迷惑和驚愕，他就加上了一個刺諷的自嘲笑的快樂)

以後你還是叫我做差利好了。

(他自己很悲哀地微笑着出去了)

伊文思

(望着他的背後一會——然後不能制止的一種喜悅，活潑的跳躍——快樂地)

好人——好的老差利！

(他好像是聽到或是猜是，馬斯頓的痛苦的笑從走廊的末段回來)

幕下

(第二幕完，全篇未完)

(註一) Lio 英文即欺騙。

(註二) Life 卽生活。

編 後 贅 語

爲了出版期間的變換，我們才將這三四兩期合刊；又爲了擴張藝術的園地，我們除另換封面外，并決定從本期起，每期酌增畫刊若干幅，以引起讀者欣賞藝術的興趣，由郭谷尼君主其事。本期爲介紹名畫家倪貽德君作品專輯，倪君作品凡百幅左右，於九月中曾舉行個人畫展於大陸商場，頗得好評，這裏所收集的不過是全部之二三罷了。倪君藝術上的成功最有希望，值得推薦。

不過，正爲了這個原故，却將我們原來希望此後不再脫期的希望又不得不意外地打破了；我們因爲這新的擴張，固然使我們不得不多用去一些時間準備；同時，因爲稿件的增加，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方面，也不得不特別慎重，因此時間也特別就擱多了。

此外，還因爲時間急促之故，所以被抽去之各處，一時來不及設法彌補，只得暫以口口符號代替，我們希望下次在時間上不會這麼急促，我們更希望下次不再有這許多被抽的地方，那麼，這種情形也許不會再發生了。

這一期裏有兩篇小說是值得介紹一點的：

第一篇是徐梗生君底歷史小說『梅花嶺』。誰也知道寫歷史小說是不很容易的，徐君在千萬里的遠道寄來給我們，我們覺得很感激，所以特地把他刊登了。

第二篇是墨汀君底『泡影』。墨汀君是最近才開始在本刊發表作品的，他今年還只有十六歲，這使每個人聽了，也許都要吃驚。『泡影』這篇作品技巧雖未十分成熟，然而，假如他能繼續努力，可以說是前途無量。

再：凡關於畫刊事件，請直接與郭谷尼君接洽，信可由本社轉交。

木刊定價

新

壘

第四卷第三 四期合刊
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本期合刊零售每册四角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每期：

二角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

郵費：

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國內不加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
編輯者：新壘文藝月刊社
通訊處：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七四六號

發行者：新壘文藝月刊社

印刷者：上海廈門路三號
惟一印刷公司
電話九一—三七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
光華書局

總經售處：上海四馬路中市
現代書局

代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局

木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1/4面
底面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外面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四)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五)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六)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七)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箱第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